

地 理 叢 書

東 北 亞 洲 搜 訪 記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71398

地 理 叢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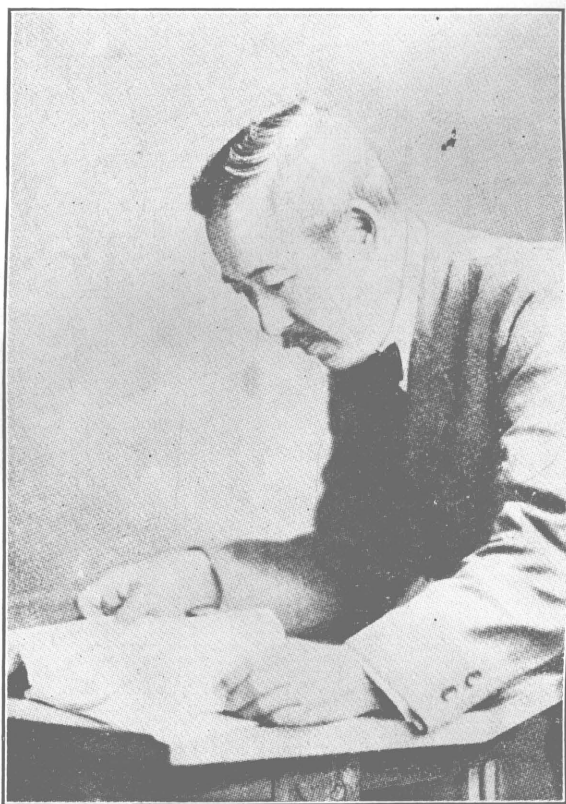
東 北 亞 洲 搜 訪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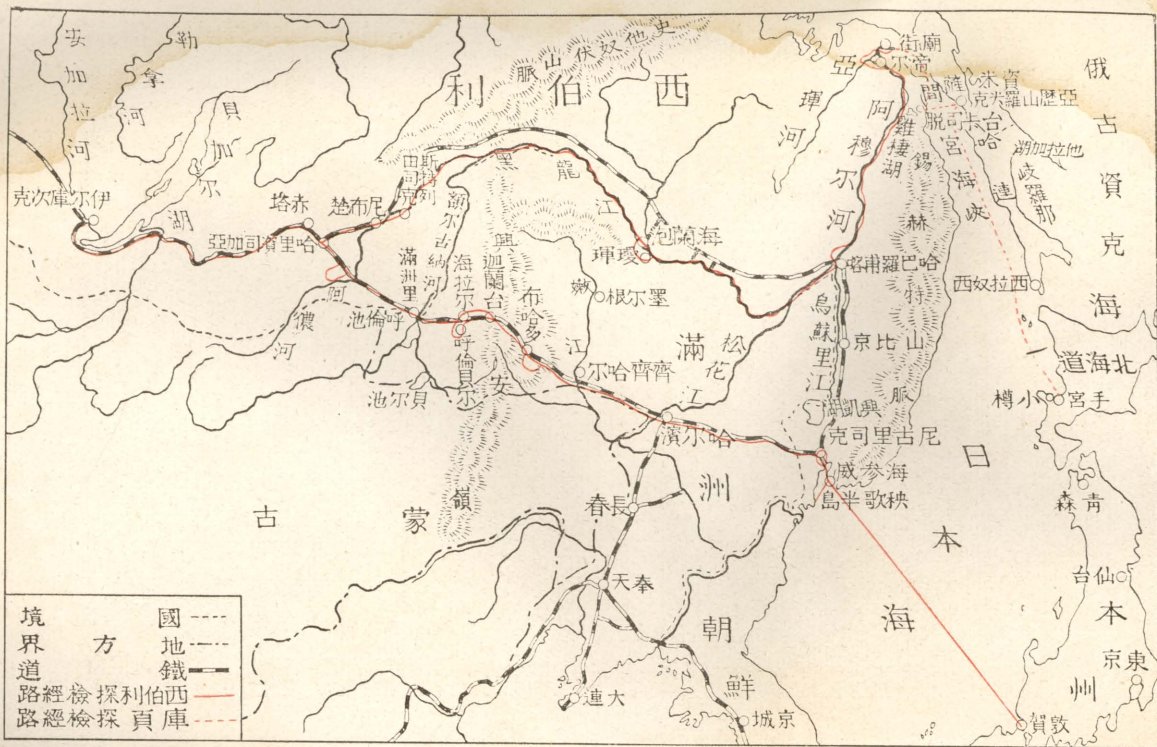
湯 爾 和 譯 述
日 本 鳥 居 龍 藏 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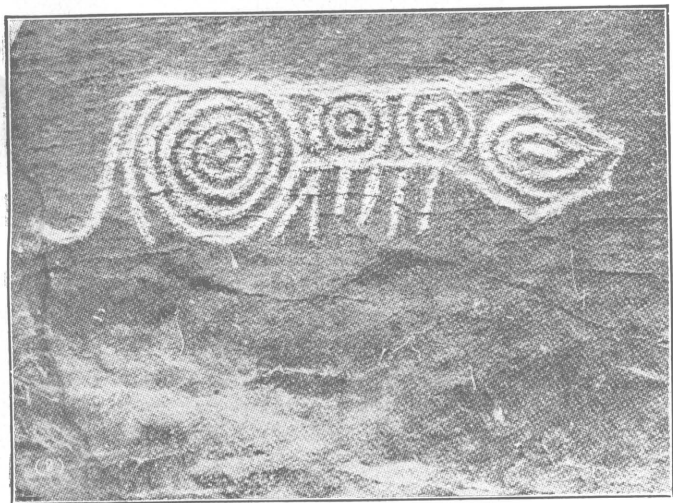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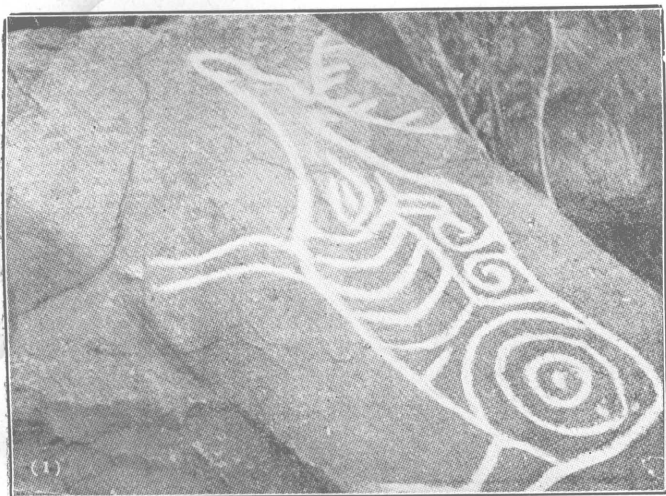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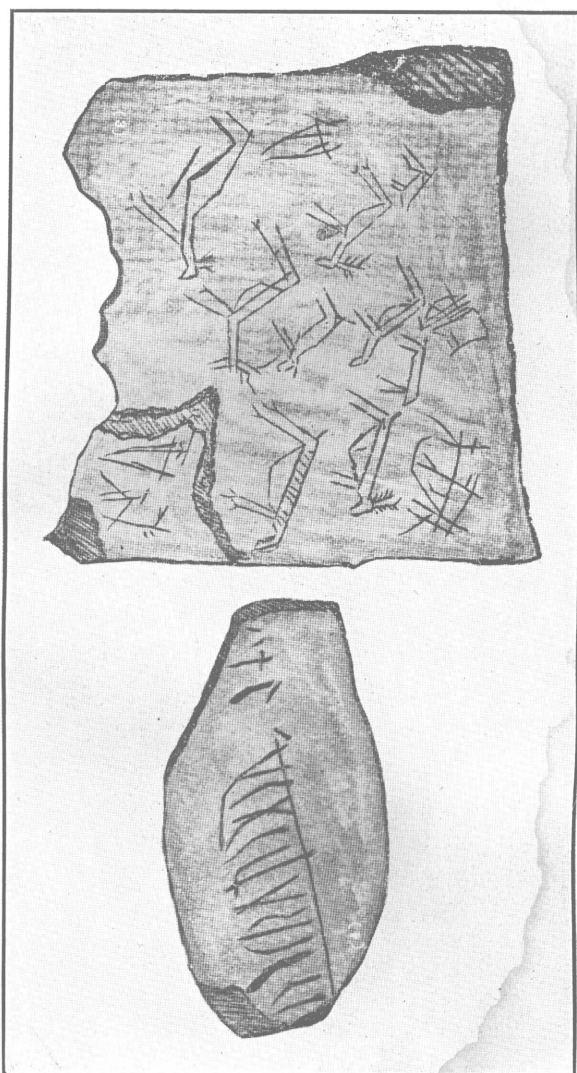
上 海 圖 書 館 藏 書

~~1581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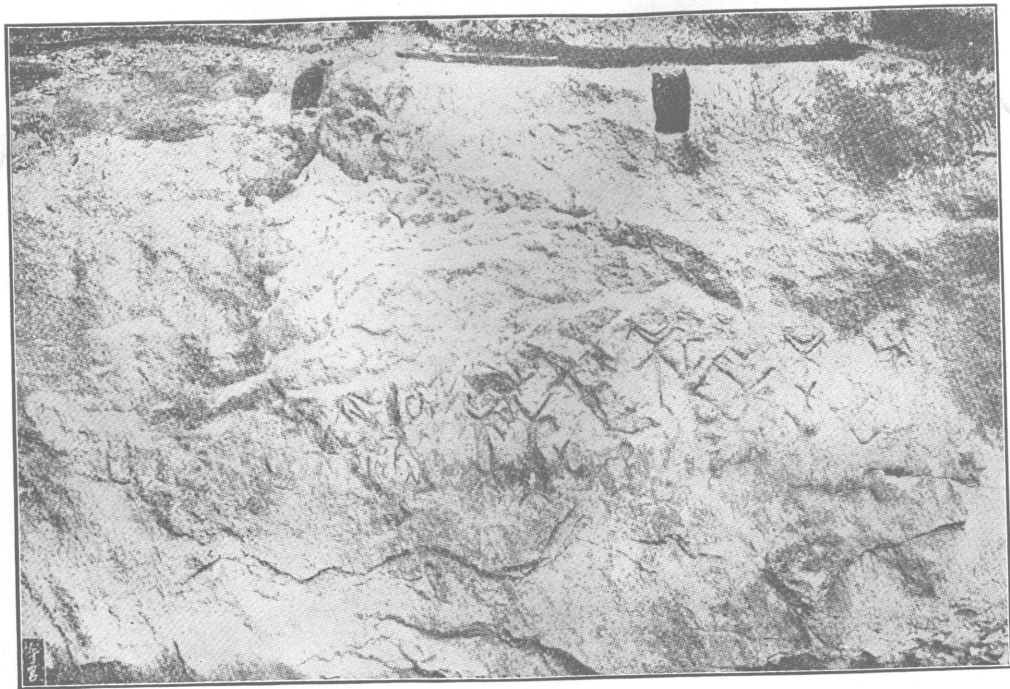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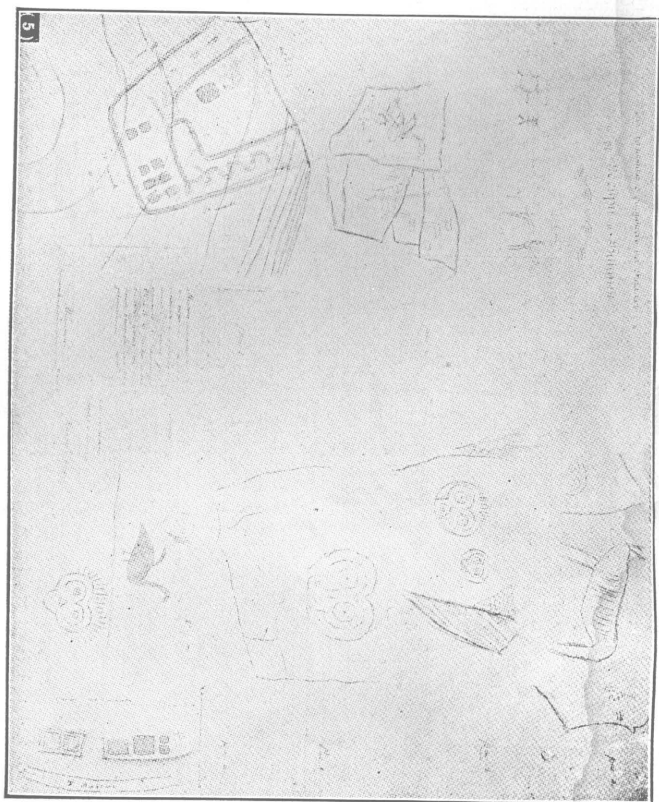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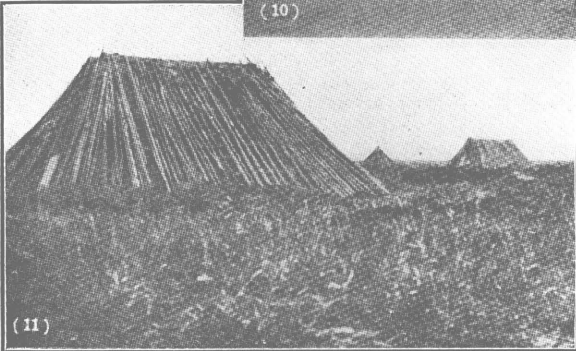
Figur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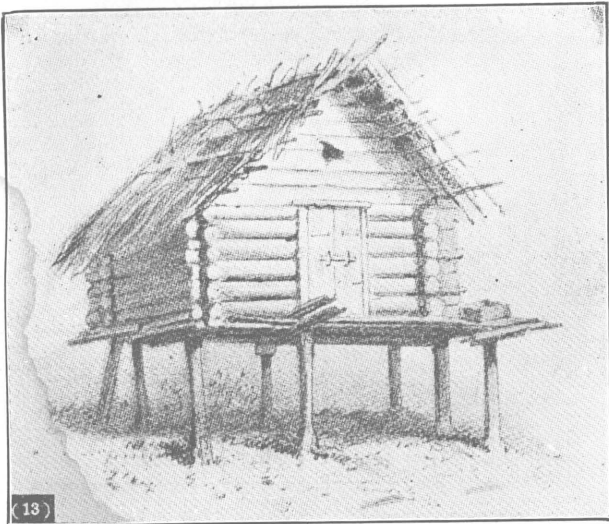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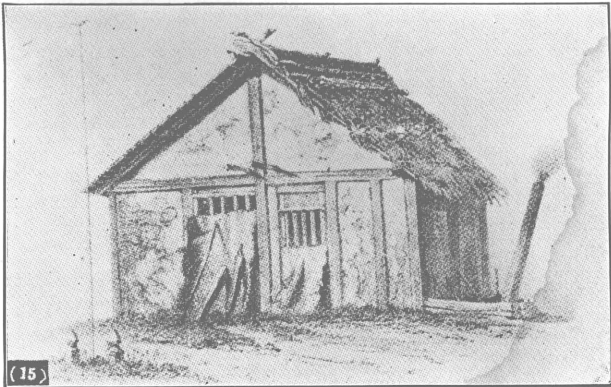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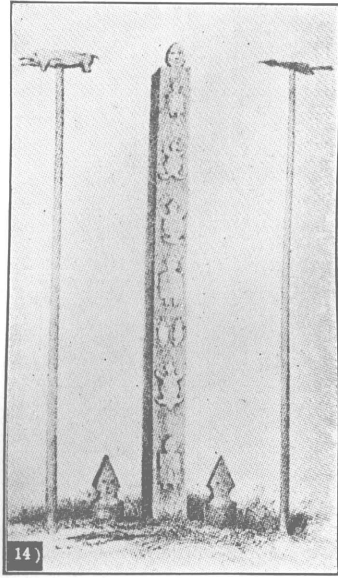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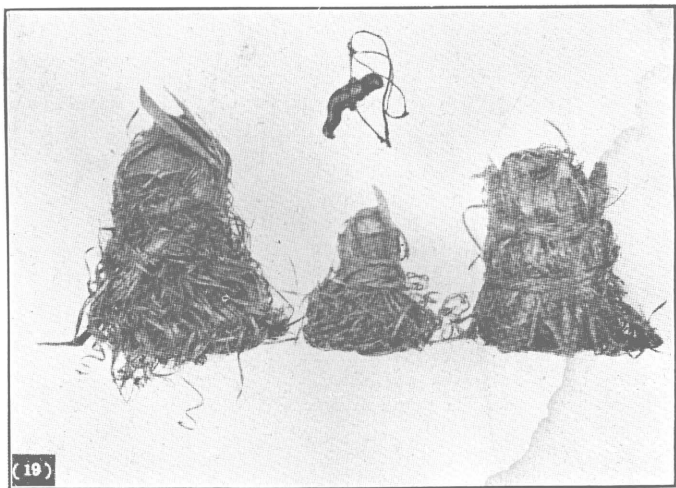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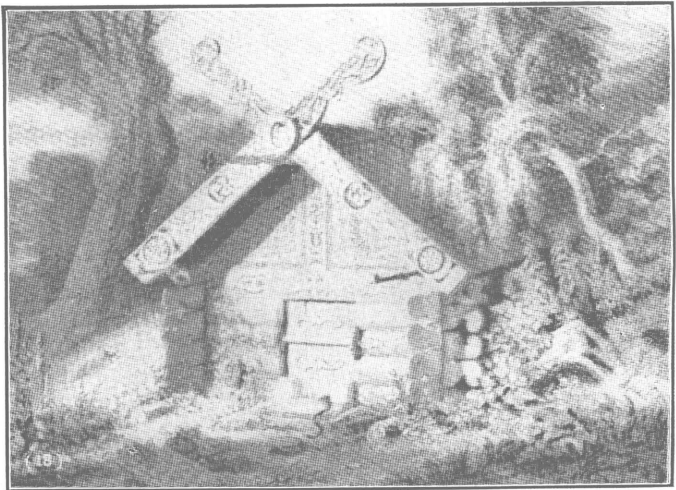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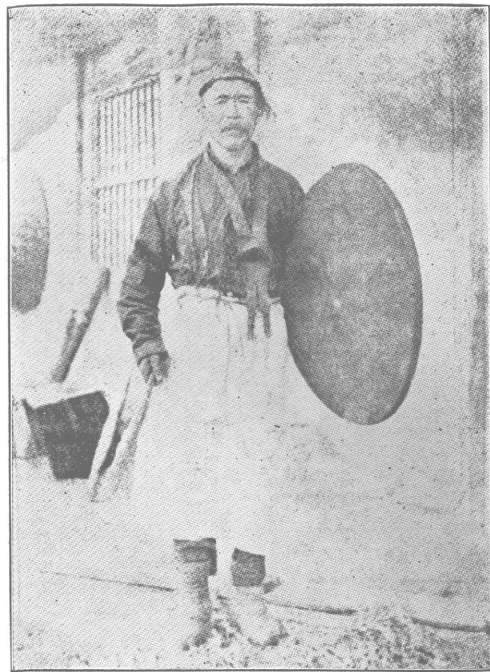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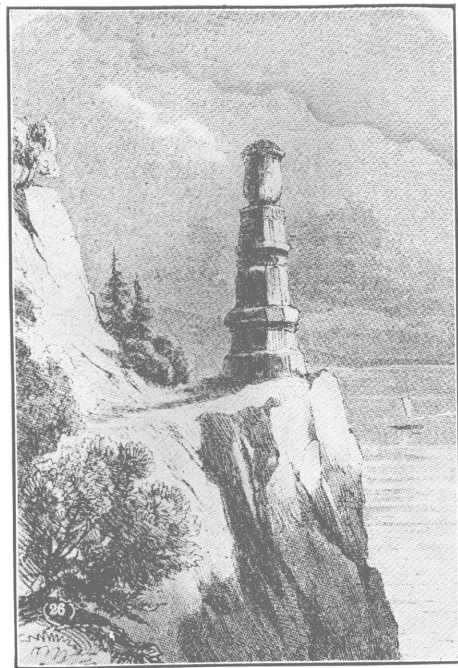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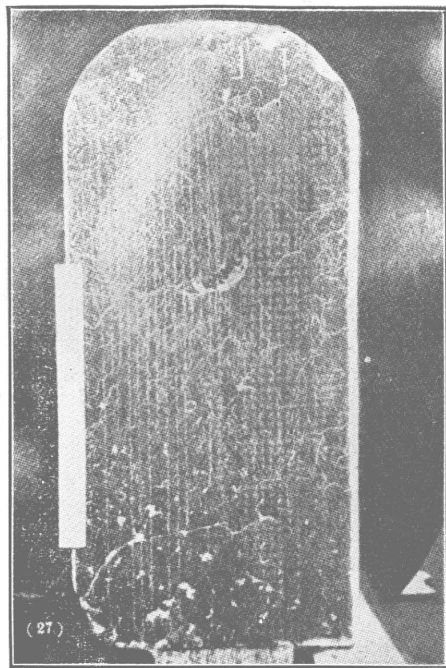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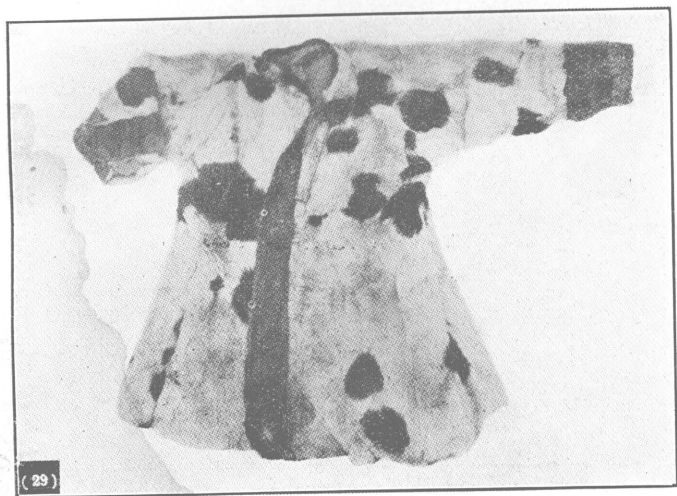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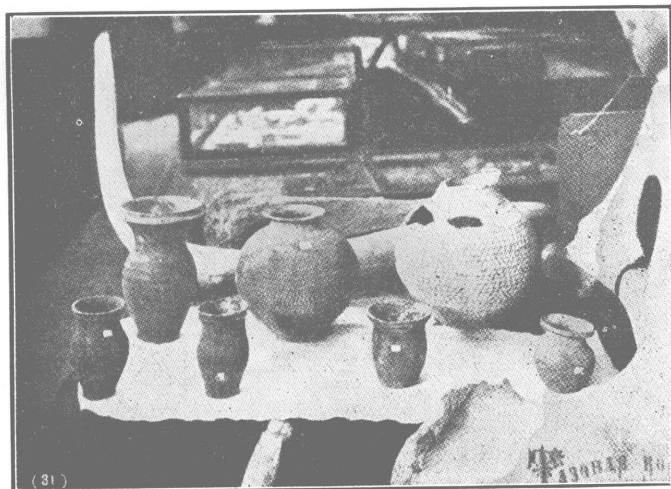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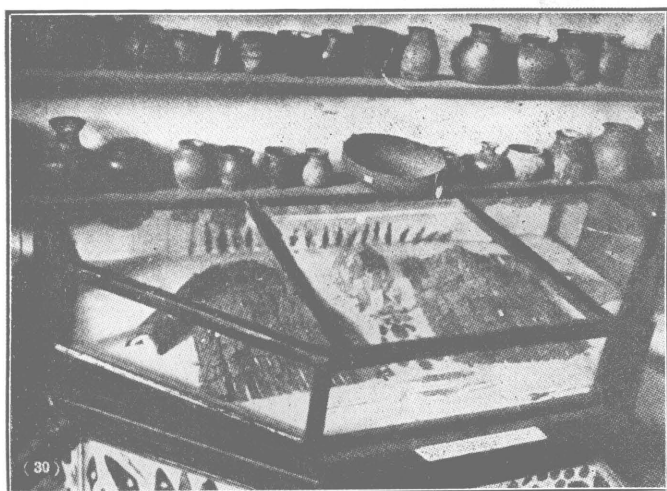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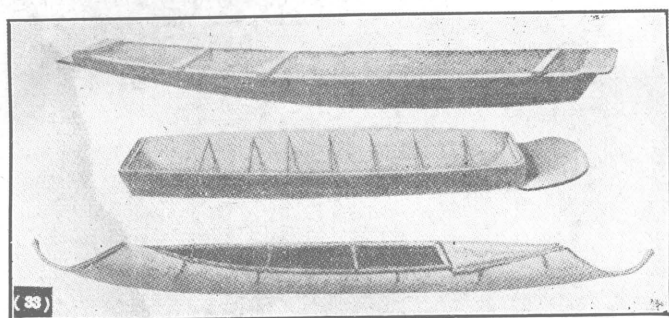












譯者之感想

一、西伯利荒寒不毛之地，而在俄人手中，到處有博物館、圖書館。如人類學、人種學、考古學、土俗學、分門別類，各有專門大師，董紀其事，而以地學協會攬其大綱。博物館所在之地，凡人種、風俗、歷史、地理，以及動植物，旁至山川險要、道路交通，無不綱舉目張，有條不紊，此固不足爲怪。所可異者，吾人於此等施設，乃竟充耳無聞。如尼布楚，如赤塔，如伊爾庫次克等處，晚近數十年間，國人不少身經其地者。詢其大體，無不曰茫茫大漠，除教堂外，無所見聞。即言東方之哈巴羅甫喀、海蘭泡、廟街、薩哈連州，以至雙城子、海參崴等處，據吾人懸想，亦不過爲商業大市，甚則爲俄人軍事根據地而已。其文化設備，從未聞有人道及者，寧非異事？雖俄人政尙隱秘，不容外人窺見；然亦未始非吾國人民，對於科學絕無興趣所致。又以中國內地天產之豐饒，歷史之久遠，民族之複雜，土俗之紛歧，若能稍事搜羅，實足以震驚世界；顧未聞有博物館之類，足以供世人之參考者。此可歎息者一也。

二、日本學者，利用歐戰時期，西伯利出兵之機會，深入禁地；而其軍隊，對於大學教授，親若家人，尊同師保，無處不加以承迎，無地不予以便利。我國虎狼之兵，與之相較，感慨何如此可歎息者二也。

三、俄國在歐戰以前，經略極東之野心，自西徂東，節節爲營，揣其方略，非囊括亞洲不止。今則時移勢異，情狀不知如何？我國朝野，方酣於內爭，從無人往覘其狀況，而爲今昔之比較者。秦之無人，其又何說？此可歎

息者三也。

四、黑龍江流域自明以來，即爲中國所管轄；比及俄人東侵，日人北展，我國乃退處於聽命之地。此可歎息者四也。

五、庫頁島自明永樂用兵征服後，久知其爲海島，與大陸不相聯屬；而日人以及西人，遲之又久，直至清嘉道之際，始有明其真相，而欣欣然報告於世界者。中國自視，實爲先進，足以自豪；然而我有宮室，弗洒弗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而已。先知先覺何補乎？此又吾人所感喟不能自己者也。

以上感想，連綴成篇，書之以當弁言。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一日浙江湯爾和志於北京

插圖說明

著者小像

此像爲大正八年著者探訪西伯利時，即在當地應俄國照像人之所求攝影者。

東北亞洲概觀圖

第一圖 自哈巴羅夫司克市東北約二十里（瓦耶德村及高里特人部落，塞加區亞里昂村附近）亞摸爾河岸露出之自然巖面，所雕馴鹿之象。巖上尙刻有其他動物及人面。人面施以文刺，與日本石器時代之土偶面貌酷肖。據羅巴丁氏謂：此等巖面雕刻，屬於有史以前；與今日附近居住高里亞特等之面貌，大爲不同云。

第二圖 刻於前圖馴鹿之反面者，蓋虎也。

第三圖 伊爾庫次克博物館所藏，在貝加爾湖西，安加拉河岸所發見者。雕於正方面之赤色砂巖上，示馴鹿等之狩獵。右方上下隅及左方中央之雕刻，爲土耳其族，在維格耳文字以前，所用之盧尼克體文字，余常稱之曰古突厥文字。

第四圖 海參威博物館之陳列，於尼古里司克市附近發見者。刻於綠色石面之盧尼克體文字，推定爲渤海時代物。古突厥文字，在尼市附近發見，可推知當時兩地方往來之關係焉。

第三第四之下(手宮)圖——爲日本北海道小樽手宮岩窟之深壁所刻者，余已名之曰古突厥文字。以第四圖之刻文，置於中間，連綴觀之。當時土耳其古文化之入於韃靼渤海，其狀況如何，不難想見矣。

第五圖 沿海州烏蘇里流域比欽附近之露出岩面上，所刻之圖(黑龍沿海兩州學會雜誌所載)。右側第一段，爲馴鹿與人面；第二三段，亦爲人面；最下段示人面與水鳥。凡此皆與第一二兩圖雕刻，爲同一民族，同一時代之物。人面與日本石器時代之木蒐式土偶相似，饒有興趣。右下隅之地圖，示遺物所在地。左方之圖，亦刻於岩面者。上段爲乘於大動物上之人物，表示龜類等；中段示水鳥；下段地圖，爲遺物所在地。左側圖推定其較右側者時代略近。

第六圖 西伯利耶克脫州之耶克脫人(土耳其族)家族聚食之圖。可注意彼等之容貌、風俗、器物等。

第七圖 黑龍江雞棲湖附近之基里亞克男子。

第八圖 黑龍州高里特之夫婦與小兒。

第九圖 耶克脫州居住之通古斯人(稱爲北部通古斯)及其家屋。自愛尼賽州至貝加爾州之通古斯人，風俗亦同。

第十圖 黑龍江畔高里特人之家屋及校倉式高倉。

第十一圖 北庫頁奧洛克人之村落。

第十二圖 吉林琿春河上游滿洲人之男女與家屋。門戶似日本之牌坊，須注意。

第十三圖 曼根人之校倉式高倉，與日本古代校倉極相似。高里特人住家之旁，大概皆設此倉（據馬克氏之圖版）。

第十四圖 住居松花江河口附近之高里特人家門前所立之神桿（據馬克氏圖版）。此等神桿，滿洲人及朝鮮人，亦自古有之，皆由薩滿教之信仰而來。

第十五圖 前圖人家冬日之家屋（據馬克氏圖版），與第十二圖滿人之家屋相似。門前立神桿，桿頂載鳥像。於朝鮮邊鄙，今尙見之。

第十六圖 耶克脫人之棺及其明器。

第十七圖 耶克脫人之墳墓。

第十八圖 曼根人薩滿教之墳墓（據馬克氏圖版）。墳前樹幣。可觀其墳墓之爲校倉式，雕刻及樹木。（附）基里亞克之墳墓，式亦相似。死者付諸火葬，其骨灰盛木箱中，納入墓內。

第十九圖 北庫頁基里亞克人之神體。下三個爲簡單之木製人形，上掛稻穗。上部一個木形，亦彼等之神體也。

第二十圖 高里特人之巫女，手持者爲薩滿之大鼓。

第二十一圖 高里特人之薩滿巫人。彼等之間，薩滿教信仰極盛，每村必有事神之巫。本圖巫人之頭裝，其所附之鈴，掛胸之鏡，皆神秘的裝飾，所以表示神位。其行神事之際，常作舞踊。其時所發之鈴聲，

鏡光，信爲一則使神喜悅，一則有使鬼神惡魔恐怖退避之力。此與日本原始神道之比較研究，爲重要之事實也。

第二十二圖 奧洛姬之女巫，胸掛鏡而手提大鼓。

第二十三圖 奧洛姬之巫人。彼等無不用鏡，於原始神道之比較研究上，實多興味也。

第二十四圖 示耶克脫人之風俗，衣服及其附屬品。中央爲圓形木函。其左右，爲薩滿巫女之模型。其縫紉及雕刻花樣，極美妙之致。

第二十五圖 通古斯之巫人。右下爲其頭裝。

第二十六圖 帝爾之斷崖絕端磚塔尙存之際，俄人初到此地所畫磚塔之形。此塔今已崩壞。在昔時，塔旁有觀音堂及永樂、宣德二碑。

第二十七圖 帝爾碑文之一，永樂碑文之裏面。右半爲漢文，中央爲女真文字，左半爲蒙古文字。海參崴博物館所藏。

第二十八圖 高里特人之魚皮衣服（夏服）。

第二十九圖 基里亞克人之犬皮衣服（冬服）。

第三十圖 哈巴羅甫喀博物館之陳列品。上部二段之土器（除中央之銅盃），自有史以前，迄於歷史時代之物。玻璃箱中者，於哈巴羅甫喀附近之黑龍江畔，鐵橋工事中，從古墳發掘者。中央爲顱骨，左

右爲鐵製之鎧。列於顛骨上者爲鐵鏃，其前爲小鐵刀。其人體係着鎧而葬者。於其旁更發見刀、劍、鏃，且有土器。以上推定爲靺鞨時代。

第三十一圖 同博物館之陳列品。照相所示八土器，皆有史以前（石器時代）之遺物。

第三十二圖 北庫頁基里亞克族，乘刳木舟處。

第三十三圖 黑龍江畔土人所造用之舟（據馬克氏圖版）。下爲樺製，今日基里亞克多用之。

東北亞洲搜訪記

目次

第一章

- 一 閉鎖於秘密中之東部西伯利……………一
 - 二 著者於東部西伯利之五任務……………三
 - 三 自東京至海參崴……………六
 - 四 在海參崴時余之任務……………七
 - 五 東洋學院……………八
 - 六 海參崴博物館……………一二
 - 七 秧歌阜半島之貝塚……………一七
 - 八 自海參崴向伊爾庫次克……………二五
- ### 第二章
- 一 安靜之伊爾庫次克市……………三一
 - 二 伊爾庫次克博物館……………三二

三 自伊爾庫次克向赤塔·····	三七
四 赤塔與李里亞人·····	三八
五 自赤塔向海拉爾·····	四〇
其一 在多利亞·····	四〇
其二 滿洲里之 Uriage (映景)·····	四二
六 海拉爾與極東重心點·····	四四
其一 古遼金之回想·····	四四
其二 呼倫貝爾政廳·····	四六
七 索倫探訪·····	五二
八 巴爾喀蒙古人之調查·····	五九
第三章	
一 奧洛匈之探訪·····	六二
其一 奧洛匈之分布·····	六二
其二 箱根的布哈多·····	六三
其三 興安嶺中之彷徨·····	六四

其四 奧洛甸之存在有無	六六
其五 探訪之結果	七三
二 齊齊哈爾附近之探訪	七四
其一 滿洲風俗之省城	七四
其二 多爾之調查	七八

第四章

一 自齊齊哈爾向哈爾濱	七九
其一 不規律之汽車	七九
其二 哈爾濱與猶太人之活躍	八〇
二 自哈爾濱再向赤塔	八
其一 三渡嫩江	八一
其二 孛里亞之車上觀察	八三
三 赤塔博物館	八五
其一 四日間之調查	八五
其二 石器時代部	八六

其三 歷史時代部……………八九

其四 政治犯之館長……………九二

四 阿儂河流之探訪……………九二

其一 馬哥驛之達旦……………九二

其二 古墓之發見……………九四

其三 亞更司柯……………九六

其四 喇嘛寺……………九八

其五 峻坂終端之所見……………九九

其六 連綿之長柵……………一〇二

其七 英雄山之登臨……………一〇六

其八 水澤之燕子花……………一〇八

第五章

一 邊古斯之探訪……………一一〇

其一 李里亞化之民族……………一一〇

其二 什爾喀河之上流……………一一二

其三 斯來頓司克……………一一三

二 黑龍江下航之一……………一一四

其一 什爾喀峽谷之絕景……………一一四

其二 船中之人種的觀察……………一一七

其三 中國人之筏……………一一七

其四 江上之獨木舟……………一二〇

其五 船客之紀念會……………一二一

其六 住於附近之諸民族……………一二一

第六章

一 海蘭泡市及其博物館……………一二二

其一 黑龍州之中心點……………一二二

其二 余與克魯趣金氏……………一二四

其三 隱僻之博物館……………一二五

其四 土俗方面……………一二五

其五 考古學方面……………一二六

其六 有史以前之中間地帶……………一二八

二 愛琿探訪……………一二九

其一 日就衰敗之愛琿……………一二九

其二 自黑河向愛琿……………一三〇

其三 愛琿雜觀……………一三一

其四 歸路之齟齬……………一三二

三 黑龍江下航之二……………一三三

其一 廣闊之大觀……………一三四

其二 小興安嶺之峽谷……………一三四

其三 錫赫特嶺附近……………一三五

第七章

一 在哈巴羅甫喀……………一三六

其一 政治的都市……………一三六

其二 哈府博物館……………一三八

其三 陳列品之概觀……………一三八

其四 哈府圖書館……………一四〇

其五 哈府雜觀……………一四一

其六 哈府附近有史前及靺鞨時代之遺蹟……………一四二

二 高里特人之探訪……………一四三

其一 通古斯之雄族……………一四三

其二 水澤之居住……………一四四

其三 通古斯河岸之高里特人……………一四五

其四 哈府之學者……………一四七

第八章

一 黑龍江下航之三……………一四八

其一 沿岸之高里特人……………一四八

其二 魚皮套子之乘船……………一四九

其三 高里特與基里亞克之境界……………一五〇

二 在廟街……………一五一

其一 作爲漁港之廟街……………一五一

三 帝爾及基里亞克之探訪……………一五三

其一 帝爾之歷史的遺跡……………一五三

其二 基里亞克之風俗習慣……………一五六

四 黑龍江下游沿岸之調查……………一五八

其一 奈格達人之訪問……………一五八

其二 基里亞克之村落……………一六〇

其三 帝堡之基里亞克村落……………一六一

第九章

一 再至廟街……………一六四

其一 黑龍江畔之仲秋……………一六四

其二 考古學者佗那愛夫氏……………一六四

其三 加牟拉遺蹟之探檢……………一六七

其四 梯奴羅夫之探訪……………一七〇

其五 凱塔河畔之石斧……………一七三

其六 與廟街告別……………一七四

第十章

一 黑龍江之溯航……………一七六

其一 光景之變化……………一七六

其二 高里特人之村落……………一七七

其三 再溯航……………一七八

第十一章

一 再客哈市……………一七九

其一 蒐集圖書……………一七九

其二 再調查博物館……………一八二

其三 與羅巴丁氏會談……………一八七

第十二章

一 自哈巴羅甫略至海參崴……………一九一

其一 烏蘇里鐵道……………一九一

其二 海參崴之形形色色……………一九二

其三 與阿塞奈夫氏會談……………一九四

第十三章

- 一 尼古里可克市之探訪……………一九五
- 其一 軍團中心之市街……………一九五
- 其二 土城之調查……………一九八
- 其三 渤海東京之遺蹟……………二〇二

第十四章

- 一 自海參崴向東京……………二〇五

第十五章

- 一 薩哈連州之探訪……………二〇六
- 其一 自東京至亞港……………二〇七
- 其二 亞爾古之調查……………二〇八

第十六章

- 一 大陸薩哈連之探檢……………二一〇
- 其一 台卡司脫之豎穴……………二一〇
- 其二 自台卡司脫向尼港……………二一二

其三 重訪帝爾……………二一四

其四 自雞棲湖橫斷森林地帶……………二一六

第十七章

一 再至北庫頁……………二一七

其一 亞港附近之調查……………二一七

其二 子母河流域之探訪……………二一八

其三 俄古資克海岸地方……………二二一

第十八章

一 基里亞克與奧洛古人(奧洛匈)之居住地……………二二三

其一 珍杜拉地帶之調查……………二二四

其二 再至俄古資克海……………二二六

第十九章

一 子母河之溯航……………二二八

其一 自弩衣阿至善布尼……………二二八

其二 自善布尼至亞丹子母……………二三〇

其三 自亞丹子母向亞港……………二三三

第二十章

一 北庫頁之土城……………二三四

其一 土城之發見……………二三四

其二 南庫頁之土城……………二三五

附錄

一 北庫頁及黑龍江下游之民族……………二三七

其一 基里亞克……………二三七

其二 奧洛古……………二四四

其三 通古斯……………二四八

其四 耶克脫……………二四九

其五 現在過去之民族……………二五〇

二 間宮林藏氏與庫頁及東韃地方之關係……………二五一

其一 天明文化當時之日本形勢……………二五一

其二 俄國東部西伯利……………二五三

其三	古克 拉伯爾 高橋作左衛門	二五四
其四	松田間宮二氏之庫頁探訪	二五六
其五	間宮氏東韃地方探訪計畫	二五八
其六	自庫頁出發經加姆喀塔——牟西——塔八川——哈爾馬	二五九
其七	黑龍江本流——台倫	二六二
其八	歸途之亞琿河口——帝爾之石碑	二六二
其九	間宮氏與人類學之關係	二六三

東北亞洲搜訪記

日本文學博士鳥居龍藏著

浙 江湯爾和譯

第一章

一 閉鎖於秘密中之東部西伯利

與日本隔一衣帶水之東部西伯利，政治上、經濟上、及其他一切方面，皆日本國民所最須注意者。且在研究人類學、人種學，以至考古學者尤然。著者之欲實踐此一方面，而為種種調查，自昔已懷此想。故關於此一方面，己所專攻之論文，或旅行記等，應有盡有，取而熟玩之，以備將來參考。惟著者雖欲親履其地，為己所專門之調查，無如為俄人所不許。苟以鉛筆記諸簿冊，或以照相機欲從而攝影時，俄官即視為密偵而逮捕之，處以嚴刑。故外人入境，非常困難。且如日本人者，俄人疑忌，尤為深切。故無論何人，於西伯利，無能為充分之調查者，誠大憾也。

然著者不知何時已動調查此一方面之念。例如十年以前，俄國設中亞及東亞之調查機關，其本部在聖彼得堡；更於英、法、德、意，其餘歐洲諸國及美國等設分會，於日本亦嘗勸其加入。嘗示意於東京帝大，其會

之成績及年報規則等，亦同時送來。其辦法，苟欲於俄領中亞及西伯利等處，爲人類學、史學、言語學、考古學等調查者，可加入此會。爲會員者，可向此等地方，自由調查。俄政府對於此等人，竭力與以便宜保護。又凡此學者，於某地方，發見遺蹟古物時，至發表報告爲止，與以四年之猶豫。在猶豫期間，不問何人，無發表此物之權利，其用意周到如此。總裁由俄皇自任，會長爲拉德羅夫，書記長爲基里亞克之研究家有名之史倫堡氏。其報告，主要以法文發表。本部集報告於一處，每年刊行報告書一次。關於此事之交通文書及出版，相約以法文爲主。會員皆其國中第一流學者，互通氣脈。其勸導，當時經駐俄本野大使之手，自該會而至東大，其通知先至理科大學方面，著者由當時之學長，得見其書，其規約之類，譯載『東京人類學雜誌』，意將決行，送往京都帝大，但其後殊無定議，等閑置之。其時俄國瓦解，若使日本能成立分會，以爲甚多便利，著者嘗與之周旋其事，然目的未達而俄國已革命矣。若此情形，故著者對於西伯利，於人類學上，大有研究之希望，與夫興味，又自與日本之比較上觀之，此念更爲深切，日盼達其目的。以前所從事之滿蒙朝鮮調查，益足使余傾向西伯利方面。易而言之，在吾等立足地，若使東部西伯利之事實，不能明瞭，則研究上之比較，參考上之便利，終覺不能窮盡之感，益見其深切。維時俄羅斯以歐戰結果，國勢大變，帝政因而瓦解，其影響舉西伯利陷於無政府狀態。向來俄羅斯爲警察國，爲軍閥國，於西伯利，更加以非常之戒備，使他國人不易插足之狀態，立爲打破。而日本以援助捷克共和國之名義，與各國公同出兵西伯利。於是西伯利之狀態急變，日本之勢力，及於伊爾庫次克以東，有時且及於奧姆司克，妥姆司克。當是時，在吾人實爲千載一時之遇。空前固不待論，

或竟絕後，亦未可知。於是昔所思維之西伯利調查，意更深切，無論如何，必往此處調查之念，勃然而起。於是謀諸大學，並商諸朝鮮總督府，終乃得陸軍部參謀部之許可，遂決定爲東部西伯利之調查旅行矣。

二 著者於東部西伯利之五任務

余之往西伯利，爲從人類學上，考古學上以至古代史上，加以調查，余固興會無窮，且深信必有所獲。何以言之，蓋迄今所謂東部西伯利者，從學術上觀之，亦屬於暗黑界，爲未發之寶庫。一握其鍵，則於一道光明之下，可得意外珍寶，不言而明。故余既自知其任務重大，而又深幸其工作之可欣。余乃豫定腹稿，東部西伯利之調查事業，分爲五種而實行之。第一、力所能及，務向種種地方，實地調查。第二、擬精查各地方博物館之採集品。第三、擬訪各地方之學者，叩其蘊蓄。第四、涉獵各地方之圖書館，力所能及，蒐集資料。第五、擬收買屬於余所專門之圖書是也。

第一、欲普徧踏勘各地，在東部西伯利，迄於今日，爲最困難之一。可謂幾無一人，能達此目的者。任向何處，爲俄國官吏猜疑之眼光所監視，既不能有所繪畫，亦復不能攝影，故困難非常。但首先探訪世居西伯利之人類，如通古斯、蒙古等民族之部落，自彼等之體質以及日常生活狀態，與夫風俗習慣，從而調查，爲我所最宜用力者。且與貝加爾以東各民族相接觸，尤爲吾人之所期待。更有埋沒於土中之遺物及遺蹟，例如石器時代遺蹟之類，詳言之，即有史以前之遺蹟，或原史時代，歷史時代遺蹟遺物之類，吾人無論如何，非實

際調查不可。且吾人研究上最希望者，爲有史以前之遺蹟。在東部西伯利，存有何等有史前之遺蹟，實地踏勘，從而發掘，或能採集遺物時，其結果以爲不但日本而已，於極東之研究上，當有非常效果。同時對於各地之土人，測定其體質，又觀察其體質，爲人類學上關於體質之記述，亦我輩所不能不爲者。次則調查彼等之風俗習慣，是即屬於第一項之條目也。

第二，所謂擬觀其博物館者，俄國自一方面言之，雖似藝術文學之國家，自別一方面觀之，則所謂科學之研究，亦復發達。且俄國一經領有西伯利，同時即於此地，在各地方設勅立之地學協會，統一於中央，使爲種種調查研究，極有成績。例如伊爾庫次克縣、沙貝加爾州、阿穆爾州、沿海州、薩哈連州，此外之各州，皆有此設備。會之事業，在建設博物館。就貝加爾以東觀之，伊爾庫次克縣之伊爾庫次克地方，亦有博物館；沙貝加爾州之赤塔及尼布楚，亦有博物館；且如尼布楚博物館者，在尼布楚條約締結之際，以中俄兩使臣會合之屋，充作博物館者，實爲歷史的建造物。在阿穆爾州，則於海蘭泡，有博物館。若問沿海州如何？則哈巴羅甫喀有博物館，海參崴亦有之。其分派，在雙城子以及廟街均成立（此博物館今已無有），其中心爲哈巴羅甫喀。此館規模最大，兼阿穆爾州及沿海州，爲兩州學會之本部。其次在薩哈連，則於亞港設有博物館，日俄戰爭時焚去，今無存。其於各州重要地方，徧置博物館也如此。

在此種地學協會之博物館，果陳列何物？即人類學、人種學、考古學、歷史、動物、植物、地質、鑛物等涉及各種學問，其地方所有標本，皆列於其中。且如動物者，陳列許多剝製，如土人者，亦仿其生人之形狀，使其容貌

風俗，如在眼前，甚至土人常用之俗器，亦復陳列。又自土中掘出之遺物、石器、土器、金屬器等，亦皆陳列。植物之類，則置押葉。地質方面，亦陳列多數標本，使本州之地質狀態，可以一目瞭然。化石陳列，亦復不少。鑛物之類，則蒐集州內多數鑛石而陳列之。故一入其博物館，徧覽此等陳列品時，州內之自然狀態，歷然現於目前。此館之陳列品及其所藏，欲知西伯利之過去及現在者，非大加注意不可。但迄今以日本學者而論，除神保博士等外，往此博物館中，而觀其種種採集品陳列品者，尙無其人。在日本學界，關係非常深切，故吾人於此，非大加注意不可。故余意徧訪此等博物館，其所藏物，爲之寫影，爲之繪畫，收其材料於我之簡編，愈覺其爲重要。觀此等博物館之陳列品採集品，則雖不履其地，而此處有何事物，皆可知之。實地調查固屬必要，若不能往時，則此等採集品，亦有詳知之必要。此余所以欲覘博物館也。

第三、擬訪問各地學者，向來所謂西伯利之事情，吾人除由英、法、德文書知之外，別無他道。由俄文所書，即俄國學者之工作，我等不易知之。是不獨日人而已，英、法、德之學者，所感亦復相同。抑可爲文學者之一弊者，凡能讀英、法、德文所書之論文，則俄文所書，雖不知亦無碍之思想，歐美學者，亦復有之。職是之故，凡用俄文所書者，幾不能入於心目之中。但自日本人方面觀之，則大不可。且以俄文記西伯利事情，可謂爲當然之事，而其地必有學者，亦爲吾人所逆料。惟在東部西伯利，於其地方最有關係之學者，姓名不可得聞。雖然無所聞，要必有人存在，可以無疑。故與此等人相會，欲觀其研究之狀況，且欲聯其意見。又此等學者，對於日本之比較研究，作何感想，對於日本學者，有何希望。凡此種種，亦我輩所欲知者。此即第三之理由也。

第四、欲觀其圖書館，則在西伯利，果有何書出版？此吾人所首欲知之者。雖求之不可必得，然至圖書館，則可明知其內容。亦有吾人僅知其書名，而實際不易見其書者。若此類者，亦思見之。又近時對於西伯利，有何等人類學上、考古學上、歷史上之研究？是否已有專書？亦欲知之。是即第四之條件也。

最終之第五，余欲以個人購求專門圖書者，俄國在當時變為擾亂之巷，如西伯利者尤然。方是時，重要書籍，若非置之手中，則必有散佚之虞。俄國各地，書店雖尚存在，但何時倒閉，亦未可知。既有此種疑慮，則專門書籍，或雖非專門而間接有關係者，亦欲集之。此外則凡此書籍，均為俄文，不易入日人之手。故蒐集此等圖書，今實千載一遇，故能力所及，意欲行之。

要之余以上列五者，欲以此次從而實行，竊本此意，以謀東部西伯利之調查旅行者也。

三 自東京至海參崴

余既整齊一切準備，漸於大正八年六月八日，出發東京，而上東部西伯利遠征之途。於此旅行，得陸軍部之許可，又承東京帝大、朝鮮總督府，以及早川千吉氏之介紹，得三井家出資之便，實可感謝。既至敦賀，料簡各事訖，十一日乘臺中丸而向海參崴。敦賀不但今日為日本之要津，自昔即為與大陸關係極深之地。大陸之人，越日本海之波濤，往來此處者，歷史上昭然可考。今余亦自敦賀拏舟而為大陸之客，不能無所感慨。漸次遠行，回顧敦賀，憶其在古代，已為日本之要港，而想像當時之狀態。又或遠眺日本海之蒼莽波濤，當時

渤海人之幾經往來，以及肅慎人之侵入，皆迴旋於腦中，而漸向日本海深處進行焉。

十三日晨抵海參崴。登甲板遠眺時，已見海參崴附近之山，黛色凝於曉空之裏。船行漸近，而其翠可挹，余出照相機，爲之攝影，船乃漸漸傍岸。因思僅在一年前爲止，入此地者頗爲困難，何況照相。今則自由出入，自由攝影，其愉快爲何如。余蓋確信終以日本勢力及於此地之故。西伯利出兵之目的如何，姑置不論，日本之勢力，因此而及於此地，雖余亦深知之，故西伯利出兵，不能謂爲全無意味。然如何利用，則爲日本人之任務，若漫然看過此機會，而無所利用，則西伯利出兵，不復得其效果矣。故欲使西伯利出兵，爲有意義之動作者，不獨軍隊而已，日本國民亦非加以利用不可。若竟不能利用，則西伯利出兵，匪管軍隊失敗而已，以日本國民言，亦不得不謂爲失敗。吾人立於第三者之位置，其感想如此。

離臺中丸而上陸。在船中與慰問軍隊之議員諸君同在一處，並約在海參崴時，同宿同行。遂乘軍司令部差來之摩托車入市，投中央旅館而爲其顧客。此後留海參崴者十八日，即至三十一日爲止，客居於此焉。

四 在海參崴時余之任務

海參崴云者，俄國以欲出東海之意所命名之市街。即如其名所示，爲俄國極東之最終市街（俄名烏拉西司島克）。道上鋪石，兩側有宏大之建物，既有政廳，亦有博物館、會社、劇場、公園等，凡都市之設備，整齊無所遺憾。俄國多年志在東漸，終貫徹其希望，於日本海岸，設有俄國絕東之大市街，以俄人言之，當爲最足

紀念者。市之周圍，幾盡以要塞包之。蓋即武裝之市街也。在今日以日本出兵西伯利之故，吾人於此，可來往自由，但至歐戰以前爲止，不易闖入。俄既參加歐戰，駐在遠東之軍隊，悉數調赴前敵，幾於不留一兵，其兵營，與空屋無異。且俄自政變勃發，此堅固之要塞，變爲無效。國運之隆替，有使人感慨無量者也。

余留此十八日，以種種工作，種種遊覽，消費此光陰。如海參崴人口，或其狀況之類，世間已各有記述，余不必更記。惟自人類學考古學之立場，余在海參崴見聞之結果，擇其得益者記之而已。

余留海參崴十八日，果以何術消費之？余蓋先定有四種目的。即第一、縱覽博物館圖書館之陳列品採集品及圖書，第二、訪問東洋學院，第三、就實地調查秧歌阜半島之貝塚，第四、買收自己專門之圖書是也。海參崴至最近，雖爲俄國極東之一大雄鎮，然在昔不過一寂寞之漁村。若言俄人未占領此地以前，果爲何如狀態？不過爲通古斯一部族，所散居之處。其後華人來此，自此處海中捕新鮮海參，故名之曰海參威。有中國人之漁村，亦有朝鮮人雜居其間。時俄人繼至，遂成今日之狀態。一方面爲軍港而兼商港，收海上之利，一方面以鐵道與尼古里司克連絡，自尼古里司克以烏蘇里及中東兩鐵道，與西伯利內地十分連絡之故，發達迅速，成爲繁華之地。以此關係，在海參崴附近，已不能見通古斯民族矣。其住民除俄人外，有猶太人。亦有中國人。入其鄉僻時，亦有朝鮮人聚族而居者。職是之故，余在海參崴，以調查上述四項爲主。

五 東洋學院

在海參崴自吾人學問之立場，首宜注意者，即此東洋學院。俄國在極東之研究，以此處爲根據而創立者。觀其建築，已非常宏大，所藏圖書，亦異常豐富。有教授數人居此，爲種種研究。東洋學院之事業，以余觀之，一爲研究，一爲語學。此二者實學院之特色。自俄國之東方經略上觀之，此二條件，尤爲切要也。

在此處之學者，一名史巴因，一名西門子，皆專門家。史爲日本語先生，西爲地理先生，若此類者，尙有數人。就此校言，應注意者，可分爲二。其一係作爲學校之東洋學院，又其一則作爲東方研究之東洋學院是也。

第一、作爲學校之東洋學院，所教並非高尚之物，概言之，首爲語學。自俄人言之，其程度實爲外國語學校。所教科目，以中國語、滿洲語、蒙古語、日本語爲基礎。其分組有中國語科、滿洲語科、蒙古語科、日本語科、朝鮮語科之類，與日本之外國語學校，同一程度。入學生之學力，有程度爲小學卒業者，亦有與中學卒業相當者，種種不等，但主要所學之科目，厥惟語學。故其性質，與外國語學校極似。入學之生徒，有男有女。其與日本之外國語學校不同者，爲其中加入滿洲語。今之滿洲語，已成絕滅之象。學之有何利益？大費研究，毋寧爲學者所應研求之物。然東洋學院中，有滿洲語之科目，而滿洲語之生徒，較他科爲多。有妙齡女子而入此科者，是亦有趣味之現象。嗣據所聞，則其原因，以習滿洲語時，試驗容易而已。次則自他國學者觀之，滿洲語殆爲死語，非實際上之用語，僅於學術上，或有必要；但在俄人則不然，此說後更詳言。凡滿蒙交界，如所謂呼倫貝爾地方，充領事館之書記生者，必能操滿洲語，且須能讀能寫。又中俄領土之間，亦必通曉滿語。由此意義，故東洋學院中，設滿洲語，而學此科之生徒，亦係應此需要者。決非由學術上之必要，而俄人習之。其教師則教

滿語者，主要爲蒙古人。其他如蒙古語之類者，其教師有蒙人，亦有俄人之善蒙古語者，更有卒業生教蒙古語者。此等亦係養成人材，爲關於蒙古與孛利亞之用。此外如中國語、朝鮮語，最適於實用，故設此科。此等學科所用之教科書，皆東洋學院出版者。東洋學院之印刷物中，蒙文活字、滿文活字、朝鮮文活字所出版者甚多。日本語科等日本字典或關於日語之教科書等，亦用此學院所出版者。操日語者，雖不完全，然其人不少。且如史巴因氏者，院長而兼日語教授，日語甚爲嫻熟，多讀日本書，蓋精通日本事情者也。

似此情形，東洋學院，以學校言，實爲少數人而設者，其程度如日本之外國語學校，即教授中國、滿洲、蒙古、朝鮮、日本等言語文字者。此處之卒業生，於俄國必已大呈功效，蓋卒業生所作之報告論文，由學院出版，由此而可知之。

院中之出版物，有定期報告書，而臨時出版物，亦甚多。主要爲語學類，不然者，則爲旅行記或歷史，有名之鮑特乃夫氏蒙古旅行記，即於此處出版。此外關於蒙古、西藏、日本、朝鮮、中央亞細亞等出版物，亦不少。且關於西藏之出版物中，有用藏文活字印刷者。關於日語者，亦有出版。凡此種種，則此院迄於今日，曾爲何等工作，實吾人加以注意之極好機會也。

東洋學院附屬之圖書館中，所藏圖書，關於西伯利者，自不待言，關於日本、中國、朝鮮之英、法、德、俄文書，及日本書籍，收集亦不少。日本書中，博文館、三省堂、富山房等之出版物尤多。凡此等等，多爲普通書籍。但可注意者，拳匪亂時，從中國及滿洲所得之滿文書件，且有鈔本而未印刷者。其中有康熙、乾隆之文書，束而投

諸一隅，大概不易整理。俄國大約欲加以整理而取來者，似未能如意行之。文書之中，包含許多種類，有滿文而附以漢譯者，亦有滿、漢並書者。康熙、乾隆時代之官文書，大約亦似此寫法。其中不少有用者，亦有毫無價值者。要之似不遑選擇，捆載而來者。此必日本人而能讀滿漢文，又熟知中國近世史者，始能整理。在俄人手中，意其未必能成此業。館員及教員，亦復云然。謂何時可以整理，雖不可知，要之取來爲是。若置諸中國，或且毀滅，亦未可知。庚子亂時，取得此數，遂擱置於此云云。此類圖書，於日本學者，且研究近世史，欲知滿洲與中國之關係者，大抵非常重要。總之非甚舊之物，而屬於康、乾時代。故日本學者而從事於中國近世史之人，若有時間，能往此處之圖書館，讀此種文書時，宜往調查之。能利用暑假前往，以爲尤多興趣也。

東洋學院中，可注意之日本人有二：一爲本願寺布教師菅舜英，又一人爲前田女史。其中尤可注目者，爲前田女史，蓋即受俄探之疑被殺之前田氏夫人。以其夫被慘，非常悲痛，其結果歸化俄國，今爲東洋學院圖書館之書記。俄語極其純熟，整理日本書籍時，爲重要人物，余得益不少。歸化以來，一切均作俄國風，獨居於圖書館，或爲圖書之整理，或管理在日本定購之書籍，或則編造日本書目。更有一人姓菅者，爲東本願寺僧，北海道人，隨西伯利遠征軍來此，任滿後，變爲東洋學院助手，餘暇意欲用功，故留此地。凡日本部分之事，幫助前田女史，有暇則意欲比較日本之佛教與蒙藏之佛教，力所能及時，且欲研究俄語，謂將以俄文翻譯日本藏經云。余從菅氏亦獲聞東洋學院種種事業，而研究上亦得種種便利。此二人之從事於東洋學院，爲日本人所必須知悉者也。

東洋學院之組織，由教授與助手而成立。數其教授中之重要者，日語科爲前述之院長史氏及孟德鄰氏，中語教授爲西門子氏，兼教地理。蒙古語、朝鮮語教授，爲徒司大溫氏，英語、史地教授爲邱乃爾氏，凡此皆其主要者。如前所述，名稱雖曰東洋學院，但以學校言，在今日，語學爲其主體。惟教授則於其所擔任之事項，亦且研究，亦且發表論文。此處出版之報告書，如前所述，頗多有益者。教授之外有助手。中國三人，朝鮮一人。中國助手三人中，一爲魯人，教中語，一爲滿人，教滿洲語，一爲蒙人，教蒙古語。中國三人而漢、滿、蒙各得其一。語學中有英語而無德、法，蓋以各中學皆有之，於此處無關重要。英語則向多未習，故特設英語科。又聞俄國生徒中，將來爲英語、蒙古語教授者，有二人云。教各國語者爲晝間學校。日語在最盛時，生徒約有四十人，今則以男子悉爲徵兵所吸收，故以女子爲多。今之日語科，約二十人之譜，但此科大有發達之望。中語科之生徒，約五十人，滿、蒙各十人。朝鮮語三十人。英語自五十人至六十人之譜。是爲晝校。夜校則以史地爲主之文科大學，設有一處。自世界地理與歷史起，教以經濟、哲學、法政、國際記、算術、簿記等。夜校中，女生反多於男子。蓋俄國讀書人，女子本多於男子，好讀文學之類。讀書人女多於男，實可注意也。

東洋學院之事業，大致如此。余在日本時所想像者，以爲係專門研究所，觀其實際，乃一語學校，俄政府最初設立此院之目的，一則專供研究，一則以滿、蒙、中、日各種語言，使青年學之，多少可爲事業。而今日則成爲純粹語學校之形式矣。

在海參崴，除東洋學院外，可注意者，爲博物館。余於此館，夙有所聞，但實際其價值如何？所藏何物？意欲調查，故往訪之。適此館爲法國軍隊駐屯之處，故未開門。館內之陳列架等，曾不移動，法國兵即起臥於其間，不易入而觀覽。雖自日本官憲向俄官交涉，請其通融，准予參觀，而答復之詞，輒謂法軍以救援捷克共和國而至，宿於此處，難於如命。若法兵方面，無所不便，則亦未嘗不可云云。於是與駐在海參崴之法國領事相商。領事爲李爾戈氏，曾任法國駐日大使館員，嘗居東京，於余亦略有所知，以此關係，與言其事。幸法兵適將變更駐屯，行且出館，余乃適逢其會，此於李氏不能不爲之感謝者也。時余雖往博物館，然在駐兵之後，種種紊亂。俄官非常注意，清拭玻璃，整頓廚架，種種準備以迎余。自此以後，余乃以數日光陰，費於博物館之調查焉。更有適宜者，則博物館中，今無適當之館長，亦無專門家，但向爲哈巴羅甫喀博物館長之阿塞奈夫氏，適在海參崴。聞余往博物館，特來相迎，一一爲余執說明之勞。此人爲土俗學者，且爲高里特、奧爾綳等通古斯族之專門家。亦稍旁及考古學，要之爲土俗學者。如高里特之土俗學調查報告，或烏蘇里流域旅行記，皆氏所作，頗有聲譽。且修倫格氏所著阿穆爾論文中，小塔林山脈中人種之分布，大有問題，氏曾別爲分布圖之類，此人極可注意，亦非常重要。故氏現爲英、法、德等人類學會、地理學會等通信員。得此人爲余說明，最足感謝，而亦最爲幸福也。氏除俄語外無所能，但德、法文可自由誦讀。

博物館爲莊嚴之洋式建築，其陳列，分人類學與博物學二種。博物方面，有動、植、礦、地質等。如沿海州動物者，大抵皆有剝製，如熊如鹿，各肖其形，背景亦佳。其中有鳥，有蟲，有哺乳動物。沿海州有何等動物，一覽而

得概念。如植物者，皆作押葉。地質圖之類，亦有明細者張掛於其中。鑛物則一一陳列標本。

人類學方面，亦分二部：一爲人種學方面，一爲考古學方面。其人種方面，自基利亞克、喀姆卡達、阿留脫、古利亞克、裘克梯、蝦夷等古亞細亞民族——古西伯利民族，以迄通古斯、高里特、奧爾緬（滿璋）、奧爾克、奧洛、滿洲人、朝鮮人等，新亞細亞民族——新西伯利民族爲止，陳列其土俗品。其標本，造爲生人形狀，着有衣帽，使其風俗活現於目前，土俗品亦大致收集。此等陳列品，貴重者極多，今日有幾於不可復得者，大足爲我輩參考。今欲觀自沿海州以及庫頁、勘察加州住有何等人類，如何狀態時，當以此部爲最也。

更言其考古學方面，此一方面之材料，分爲三種：第一，有史以前，第二，古代，第三，近代是也。有史以前之部，係收集石器時代之物。以地方別之，爲海參崴附近、秧歌阜半島、尼古里司克附近、烏蘇里流域、阿穆爾流域、庫頁、勘察加州。所列者皆此一方面之物。其種類，爲石器、土器、骨器等。迄今出入此館之日本學者，多未言及此等石器時代物品之陳列。雖曾叩諸二三學者，亦謂未嘗見之。今余來此，則儼然見其陳列。若於此而未留意，則不免失之迂闊矣。現今住於勘察加州之土人中（如古利亞喀、裘克梯之類），尚有用石器者，即石槍，以石造成槍尖，縛於長柄者，亦陳列於此，是即現今北部勘察加州土人所用者。由此等物品，以示昔日石器時代之狀態者有之。例如古利亞喀現今所用之石槍是也。互相比較，與味即從而發生。雖僅據此等材料，已知此一方面，有史以前，用石器之人類，分布極廣。其事實又爲我等研究上，非常貴重之材料也。

次則歷史時代之古代如何？是有銅銼，爲青銅製，與日本之筑紫銼極相似。採集地爲烏蘇里流域之瀏

河一帶大可注意。同時尙出有日本楫狀之小刀，爲鐵製者，此亦大須注意。此外則於此處有一古鏡，發地見不甚分明，要之爲烏蘇里方面。鏡爲破片，全形不可知，但拼合破片加以修整時，可知其形。此爲麻司米之鏡，面有銀光，無花紋，有緣，居中有把手，細長而扁。日本亦有類此者，例如大和附近出土之鏡，即屬此類。此鏡日本有二三面。劍亦爲青銅，甚美。劍之與鏡，於日本近畿地方及中國、九州方面之比較研究上，以爲大足注意。其次則近代如何？略有鐵器陳列，疑是渤海時代物。自渤海時代至金時代之物，似頗不少。至於金，如瓦，如車輪之鐵，此外如武器之種類，皆有陳列。石碑座亦復存在。渤海及金時代之物，皆自尼古里司克土城及其附近探得者。有磨光青石，長一尺，濶六寸許，上刻文字，殊有興味。注意觀之，爲維格爾前之古突厥文。在奧根、愛尼西兩河畔，亦有此種文字。但此處存有古突厥文，大須注意，其發見地爲尼古里司克，即渤海土城附近。此種文字，日本北海道之手宮岩壁，亦復有之。余曾謂手宮之刻石，爲古突厥文，其時代與渤海靺鞨等有關云，云，記入東大『理科大學紀要』第四十二卷第一號『北千島蝦夷』論文中，其先亦曾於『歷史地理雜誌』發表。土耳其文化，曾流入渤海及靺鞨，意其文字亦當同時流入，果於此處發見其材料。此於其與日本交通上，固有興味；更觀其自阿穆爾上流地方及貝加爾方面與突厥之關係，亦異常有趣。此外更有石人、石獸之類，亦來自尼古里司克附近，列於博物館之庭。更有永寧寺碑二座，即永樂與宣德二代者，並峙於其中。石碑側磚塔所用有花紋之磚，亦並列於此處。欲觀永寧寺碑文，除此館外無他道，故此地非一到不可也。

博物館物品大略如是，故凡研究人類學者、考古學者，以至古代史及近代史者，能應用此館之材料，意

爲必能成極有趣味之研究。博物館之陳列目錄，有二冊，是亦沿海州地學協會雜誌，作爲別冊而發行者。一冊爲博物學上陳列之說明，一冊爲人類學、考古學上之說明。書中順其號數記載地名及採集者之姓氏，觀之極能明瞭也。

博物館爲地學協會所管理。地學協會，如前所述，西伯利各州皆有之，海參崴之協會，爲哈巴羅甫喀地學協會之分支。此處之會長，爲尼古拉·梭洛維氏。余得渡邊領事之介紹，與之相會。其人年近六十，爲溫厚君子，可見俄國上流社會之風格。其夫人能操德、法語，其夫僅能俄語，但能讀法文書。其女公子英語嫻熟，近甫卒業外國語學校。余既與爲種種談話，遂得前述博物館藏品之說明書二冊及地學協會之出版物少許。時在戰爭之中，無能爲役，迄今則此處均有相當之報告書。但今所餘無幾，會長處亦僅有存者。詢余需要何種出版物？是否關於人類學、考古學、及古代史者？余僅受其與自己有關者而已。此皆會長所有之物，特爲割愛者，深足感謝。由此出版物，則於海參崴，在學術上如何研究，可以知其大概矣。

出版物中特別者，爲麻加利道夫所書之『秧歌阜半島之貝塚』。一八八四年出版。發見貝塚爲一八八〇年，在毛爾氏發見大森貝塚後一二年。一方有毛爾氏在日本太平洋岸之大森，發見貝塚；一方隔日本海之大陸沿岸，發見秧歌阜半島之貝塚，此事大足注意。惟麻氏之報告，以係俄文所書，故不爲世人所周知。毛氏則用英語，故傳徧人間。秧歌阜半島貝塚之發見，以余寡聞，據今所知，僅法國台尼凱氏之人種書中，略記一二行；麻氏俄文繙譯者，曾在朝鮮出版之英文雜誌，名爲Covean Depostary者，記其概略而已。此書非常

重要紙數不過六頁，附有地圖一枚，圖版三張，會長以此見賜。余在十數年前，已從比耳司杜司氏處取得，會長見贈，作爲記念而已。貝塚余固認爲重要，其報告昔已譯載『東京人類學雜誌』矣。

此外應注意者，爲波西氏所著論文。其人爲考古學者，又爲古代史家。論文中有名者，爲『以尼古里司克爲中心之考古學研究』。已載地學協會雜誌，所記爲該地附近之土城、寺院，其他關於石人、石碑等考古學上之事。氏又嘗記載歷史上事蹟，如渤海、如金，又如挹婁之類。又以尼古里司克爲中心，其土城若何分布，氏亦曾著論文。此皆大須注意。余所獲之出版物，皆此類也。

以研究言，既發行此種種出版物，博物館中，亦既集有相當物品，其中未曾發表者，想尙不少。故余得會長之承諾，博物館中諸物，或照相，或繪圖，竟成巨帙。意謂係海參崴附近、沿海州南部之重要資料也。調查成功，對於會長及館員諸君，不能不深表感謝焉。

七 秧歌阜半島之貝塚

海參崴附近，考古學上須注意者，尙有一事，即西台米河附近、阿穆爾灣內、秧歌阜半島所存之貝塚是也。半島爲石器時代之遺跡，留有巨大之貝塚。掘之，中有石器、土器、骨器及他物。此爲最應注意之處，且以朝鮮迤東大陸沿岸之貝塚而論，實爲獨一無二者。故我輩無論如何，有往調查之義務，余乃決定赴貝塚一行。有不能不先述者，即關於貝塚事項是也。此塚發見，如前所言，爲一八八〇年，其論文出版，爲一八八四

年。即麻加利道夫氏『西台米河附近阿穆爾灣海岸之貝塚』論文。書極薄，就貝塚言，實爲唯一之記述。此塚之發見，及麻氏論文，於極東之貝塚研究上，大有價值。此與沿海州僅隔一水之日本大森貝塚，皆最須注意者。余於叙述往半島發掘調查貝塚以前，欲先爲讀者介紹麻氏論文之某一部分，其於了解余之記事，以爲大足參考也。

就此論文，余曾譯載『東京人類學雜誌』二十五卷第二八四號之中，詳細請觀雜誌，其文如次。

一八八四年由阿穆爾學會幹事囑余調查西台米河附近，突出於阿穆爾灣西海岸秧歌阜半島中之貝塚。而調查貝塚時，其費用出於 Blüner 氏（氏爲德國人，於半島建有別莊者。半島位置，東臨阿穆爾灣，南面司拉夫灣，北及西北，有鵝湖與西台米灣連結之海岸，其西以司旺司基灣及鵝湖所分離之低地，與大陸相連。貝塚之發見，爲一八八〇年，當時秧歌阜氏欲由半島，開採石灰原料，偶然知此處有貝塚存在。貝塚甚爲豐富，氏之目的，欲以此貝殼燒成石灰，但造成貝塚之貝殼，不適於燒灰，因而失敗。但以燒石灰之故，雖未成功，而於學術上，則大有價值。蓋知此貝塚，爲石器時代民衆重要之遺跡故也。貝塚離岸約三十米，在高出海面約七十英尺之傾斜處。余從此處發見石器及土器破片等，與丹麥、瑞典及其他地方所發見者相同。此等遺物，今已送往伊爾庫次克地學協會。在半島北方，余與秧歌阜氏同自西南向西北，踏勘一波狀原野，此地東接海岸，較海面高八十五英尺，漸向西北傾斜，遂成低地。鵝湖即在低處，自湖出河流，與海連絡，貝塚在河之沿岸不規則存在。其位置或與岸相接，或去岸稍遠。貝塚之大小，周圍自十米至

二十五米。現今其上部皆負有厚自十四英尺至二十一英尺之土壤。積成此塚之貝殼，以鹹水產爲主，其中獨多牡蠣殼。此外尙有許多種貝殼。以余無貝殼學之知識，故其貝爲如何種類，不能詳言。余雖無貝殼之知識，然此處之貝殼，約可計爲七種。此等貝殼，於附近海濱，現今尙見有與之類似者。此處不能見從前燒貝殼之痕跡。貝塚之中，有魚骨，又有魚骨製成之器具。由此觀之，積成貝塚之先民，住於貝塚附近，以打漁爲業，可以知之。貝類之次，貝塚中多數存在者，爲水陸兩棲動物之骨。但以經過長久歲月，大有破損，今欲明定其爲何物，已極不易。其次有野豬、犬、鹿三種，鳥數種，亦自此處發見。此等動物骨之中，如頭骨者，皆破損，僅豚之頭骨半邊者六個，犬頭骨之已破者得五個而已。如鹿之種類，主要爲下頷骨、脊椎骨、及角等。鹿之中，有斑點之羅司敗克鹿等。所異者，在塚中得一最完全之人頭骨，且亦掘出髀骨。髀骨在發掘時，不幸破損，方向亦破壞；下頷骨與上腭之半及顴骨，已不可見。其頭骨與朝鮮人不同，與漢人亦異。自頭骨之前向、橫向及上方所見之寫真，如圖版所示。此種頭骨，何故在貝塚之中，頭骨以外，何以不兼有他骨，皆疑問也。

其文如此，次則說及此處所出之石器，並及骨器、土器。石器中，有石斧、石鑿、石鏃等。如石鏃者，均爲磨製石鏃。其骨器，則爲骨針、骨鏃、骨椎。此外尙留有種種骨之器具。土器有無釉之土甕，其中有壺皿等破片，而高脚盤之碎片，亦有存者。要之當日居此之民衆，曾作土器，則無疑也。

觀此等遺物，可知石器時代人類，曾住於此處。半島爲多風之處，在今日半島與大陸之間，雖有低窪之

沖積層連結，但此低地，昔爲海水所浸。以此觀之，今日之半島，昔當爲離開大陸之一島。其地當風，冬日較寒。因憶石器時代之當時，其民衆必冬住大陸，夏在島中勤動。要之此地曾住有原始民族，則由此而確証之。又據此貝塚，則附近之古代民族，即使用石器之人民，其生活上狀態與夫文化程度，皆可從而推定矣。

夫然，則與遺留此貝塚之民族，可以聯想及之者，爲其年代。以意推之，當較渤海時代爲尤早。何以言之，因尼古里司克市街中，既有土城，亦有種種石造物，是爲金時代。其所出之土器，與半島所出土者，到底不能比較。又尼古里司克或烏蘇里附近，亦有渤海之遺跡，所出土器類，取而比較，半島所出土者，尙覺稍舊。由此觀之，則遺留秧歌阜半島之貝塚者，必尙在渤海以前。麻加利道夫氏，蓋以此爲結論也。

余欲確定此種貝塚，六月二十日即往此地。海參崴與秧歌阜半島之間，即所謂阿穆爾灣內，俄之義勇艦隊小汽船，每日往還。其來往，自海埠先至司拉維亞灣，然後暫泊於秧歌阜半島，更向西南沿海州之海岸，到處停泊，而抵朴塞德。亦有因時宜而不經秧歌阜半島者。亦有專門往來於海參崴及半島者。余所搭乘，係自司拉維亞至朴塞德之船，不靠秧歌阜半島。是日午前十時離海參崴，午後一時左右，至司拉維亞上岸。其地爲小市街，僅住俄官家屬及商人數家，此外殆全爲朝鮮人。余自其處約行二公里至兵營所在地，日本守備隊，即駐於此。本爲俄國兵營，建築宏大，今則俄兵無一人，日本兵入而代之矣。

司拉維亞爲水澤之地，到處青草叢茂，中雜鈴蘭，頗爲幽麗。是日宿兵營中，翌日亦然，蓋以降雨之故，不能出門。二十二日雨仍不止，又留一日。兵營在下臨深谷之丘陵上，司拉維亞灣拓於前，波平如鏡，宜於眺望。

此處亦爲有史以前民族所棲止，有石器時代土器之破片出土。今日本兵雖在此處，但據俄人所言，相傳日俄戰後，有日本間諜來此，曾經槍斃云云。在平時，日人蓋不易至此也。

二十三日天氣快晴，余與綿屋中尉攜從卒一人，乘俄國馬車，向秧歌阜半島。以其經行海岸與丘陵之間，故時而登丘，時而臨水，其道途或上或下。到處水澤縱橫，小河流貫，更見杜若花點綴其間，足資眺覽。約行二里半，循岩角，渡過海水浸入處，爲沖積層之低地。盡處再爲丘陵，於是始抵成爲半島形之秧歌阜半島。島與大陸之間，完全以沖積層之低地相連，由此以觀，亦可知秧歌阜半島，昔日純爲分離之島矣。樹木大致伐盡，到處惟見樺木及柳樹而已。往海岸時，渚中有野生薔薇，開花方盛，其香甚烈。居於丘陵附近及海岸近旁者，殆皆朝鮮人，俄人不可見。由此思之，則南部烏蘇里一帶，殆均爲朝鮮人居住地。俄人不甚移住於此方面，知其幾近於無政府狀態。同時可知南部烏蘇里，與朝鮮地帶連繫，以日本人而論，觀此情形，亦不免有一種感想也。

漸進約行二公里有餘，爲秧歌阜丘陵之裾。至此則復登坡阪。此地一帶，樺柳及其他雜樹，成爲小林，以方初夏，枝芽萌茁，尤可觀者，爲樺之新芽，受新鮮之陽光，輝耀作金色，其光景大足憑眺。馬車經林中，自然有俄國風景，心中蓋如讀脫爾蓋乃夫氏小說也。漸上與川相接之丘，偶見貝塚。此爲牡蠣殼之貝塚，爲麻氏論文所不載，於此初見之。余乃降車搜索，而得土器之碎片。貝塚與水接近，幾在水上。此蓋向來覆以土壤者，或爲樹根之類所掘穿，故發現耳。細加觀察，貝塚周圍，約爲四十六米，厚約一尺五寸之譜。由此漸升，遂往半島

之最高處。

登其絕頂，四方一覽無餘。半島之大觀，如在指掌。卽秧歌阜半島，爲一帶丘陵，向東北延長入海。故觀其東方，則阿穆爾灣，清波浩渺。觀其西，則鵝湖之水，直通於海。其間有如川流者，架有木橋。其前岸爲低窪之沖積層平野，其處有二川。在其東者，卽西台米河。此河與出於鵝湖之水，會於沖積層之海時，錯綜如網。由鵝湖流出之河，在昔必無此物。河前岸之沖積層，當時完全在海中之一小灣，其深處遠至丘陵之裾，當爲海水所浸。吾人驅車所經沖積層之地，昔亦爲海水無疑。由此觀之，誠如麻氏論文所言，此丘本爲一島，其發見之貝塚所在地，可謂爲島向東北伸張之鼻。此鼻細長突出，島中別成一小半島狀。最狹處，寬不過百米。其東之崖本尙較濶，以浸蝕而崩潰，故窄狹如今所見。若言昔日此半島之地形，必可較大於今日也。

貝塚到處散在，自其最大者言之，其表面雖爲土壤所蔽，然尙闊大。僅其露出之部分，長有三十米，濶六十米。有貝塚處之地形，後方高起而漸次前傾。後方最高處，呈富士山形狀者，意爲當時卡子之跡。卡子之下，有一豎穴，深三尺，直徑九尺，爲圓穴，呈乳鉢形。意其爲當時積成貝塚人所居之室。觀此穴之存在，意此地本爲森林所蔽。以其爲森林所蔽，故此穴迄今尙在。由此觀之，可知卡子在後，豎穴在前，而其下有貝塚，其關係大抵如此。豎穴爲人所居，食餘之物，棄諸低岸，遂成今之貝塚。自有卡子處至貝塚爲止，自然傾斜而低陷，其處有自成小溝，此殆伐木之結果。今爲童山，僅見樺木生於附近，本來殆亦爲森林地帶。其成爲溝者，殆以雨水故，沖去土壤而成者也。

溝中可拾得石器時代之土器或石器等，意殆由上流沖來者。卡子恐係當時爲守望村落而設。余雖不過發見一穴，但以爲昔日穴必甚多。豎穴及卡子，麻氏文中均未道及，恐氏尙未知之。但據吾等今日之知識，斷定其爲卡子，而其下知爲豎穴。欲知秧歌阜半島之貝塚者，卡子與豎穴，非置於腦中不可。又自卡子突出之小半島尖端，作爲當時之生活場所，以爲甚屬合宜之處也。

今折而言貝塚，貝塚在今日所露出之長寬，如前所述。其上約自三寸至五寸厚之土覆之。土層或更稍厚，以樹木關係，或以土地傾斜之關係，伐木以後，土爲水沖，遂至薄削耳。此外，則貝之堆積，其厚自一尺七寸至二尺之譜。貝之種類，如麻氏所言，以牡蠣殼爲最多，其次有蛤及蜆。此處有蜆，大足注意，蓋此爲淡水之貝故也。試掘貝塚，有鹿及野豬之骨，與麻氏文一致。又有石器。俄人大約罕至此地，故雖地上，亦可採集石器。例如自所述有卡子處，自然成有小溝，雖常乾涸無水，但降雨則成河。其溝中亦可拾得，貝塚附近地上亦可採集之。由此以言，則麻氏草成論文以後，可知不甚有人至此。若在日本，類如海參崴附近，有此貝塚，則往採集者，必尙較多。今則不然，可知俄人除學者以外，於此等地方，不甚注意。而秧歌阜半島，有貝塚處，雖無樹木，但貝塚後方，秧歌阜氏於樹木，保存其舊，白樺及其他雜樹，成一小林，林中飼鹿爲陶情之地，同時可用其皮角。以是之故，此處自然成一公園，爲海參崴市民遊觀之地，而汽船乃自海參崴時時往復。然觀貝塚並未狼藉，則可知其與此事無何等關係也。

貝塚及其周圍，石器之外，並獲有土器骨器之類。由此出土之石器中，先宜注意者，爲石斧，及發火器所

用之窪石、石廚刀之破片、有砸石破片，亦有未造石器之原料石，更有方在製造者。骨器中，有鹿骨等使成尖銳，似供穿刺之用者。骨片中確有二種，一似鹿骨，而一似鳥類之骨。更有貝殼所造成之器物。蓋貝殼中穿一穴，貫棒於穴中，似作何等器具之用。土器破片亦不少，其中有土器所造之紡車、土器之邊或把手、高腳盤等，亦有發見者。要之石器時代之遺物，均可於此處求而得之。

由此處所存遺物之上，加以思索，余之感想，以爲此塚之事實，據麻氏論文，已可知之。又由海參崴博物館之陳列品，亦足知其大概。然余從遺蹟所採集之物品，總括言之，謂此處之遺蹟，與朴塞德灣西方，即圖們江流域之遺蹟，極爲相似。例如石器之形狀，土器之形狀，皆甚相同。且如土器之形，以及高腳盤之存在，其花樣、把手等，與圖們江流域所發見者，皆極相似。又與吉林省南方所出土者亦類似。以爲此處所存石器時代之遺蹟，與圖們江流域者，大體相同，吉林方面，亦復同一狀態，此可確定者也。

余就此處之貝塚，爲種種調查，今所述者，爲極大之貝塚。然不僅此地，於他處亦有之。例如麻氏發掘之際，擔任費用之德人 Blinn 氏，其宅後丘陵上亦有之。但其處今已闢爲耕地，僅能見貝殼之散在其間。惟注意搜尋時，則雖地上，亦可拾得種種。近海處，亦有石器土器散見於其間，可拾而得之。

要之此半島一帶之土地，爲石器時代民衆生活之處。所以名爲秧歌阜半島者，以開拓者之姓氏名之。前此所述於林中飼鹿之秧歌阜氏，其父開拓此土。氏爲俄之貴族，以國事犯流放至此，開墾半島，遂以爲名。半島有鼻伸出處，樹皆斬伐，有卡子處，即南方一帶，則爲森林，如上所言。故此地之開墾，爲時不遠，大約在一

七七年前後，其先謂此地皆爲森林地帶，亦無不可。貝塚之旁，散見土器石器，由此可以證明之。余調查貝塚時，即寄居秧歌阜氏宅者二日，受其優遇，至足感謝。其家實爲貴族的生活，僕人男女數名，其中有長崎女子，爲其乳傭，且作庖人，長年傭僱。此等地方，乃有長雇日本人者，亦異聞也。

半島貝塚所可言者，姑止於此，其詳擬爲論文表之。要之海參崴西方，留有此等貝塚，極爲可珍。迄今爲止，於圖們江以東之大陸沿岸，發見貝塚者，惟此一處。由是而言，則秧歌阜島之貝塚，實爲重要之處矣。又自此出土之物品，與出自朝鮮、日本方面者比較，極有興味。其色彩與出自朝鮮者，有密接關係，則尤足珍異。又自土器之形狀等觀之，與日本彌生式土器極相似，此與日本當有甚深之關係。是否由此渡海而往日本，雖曰不明，要之非出偶然，且高脚盤之存在，尤足注意也。

余調查貝塚既已告終，遂別半島，而返司拉維亞兵營。其途中於將近司拉維亞之丘上，見土器之破片。由此觀之，自司拉維亞灣，直至半島有鼻伸張處，實皆昔之海岸，爲石器時代民衆所居，完全可以知之。六月二日午後一時自司拉維亞碼頭，乘船向海參崴，午後六時抵埠，後爲旅館之客，以調查未竟之事，暫作勾留焉。

八 自海參崴向伊爾庫次克

余於海參崴調查告終以後，本擬自烏蘇里流域，調查興凱湖，而向哈巴羅甫喀。然過激派正在猖狂之

際，或云破壞橋梁，或曰炸毀鐵軌，該方面涉於危險，恐不能調查。正在斟酌之中，適高柳少將等，以與阿姆司克政府有所接洽，須往一行。余乃加入其中，欲先自西方着手調查，遂於七月一日，自海參崴出發。是日午後零時二十分出旅館，往車站，以鐵道人員罷工之故，不能開車，不得已折回旅館待之。至午後二時，送來發車之通知，謂二十分後，即須開車，於是急赴車站。其時高柳少將，頭本議員等皆同行。鐵道當局，以一行之故，與以特別車，更於後方另掛一車，以供兵卒就食之用，於是得有非常便利。午後三時，遂離海參崴而行。

汽車漸向西行，初則沿海岸線而進，一方面眺紺碧之海面，而一方面望新綠之平原，海陸風景，收入望中，蓋沿綏芬河口進行者。時既入夜，車中就寢，翌朝甫醒，已至吉林省穆林河之上流。穆林河爲流入烏蘇里江支流之最大者，可謂爲烏蘇里江之上流。此處有穆林驛，附近丘陵之間，一望開闢，田疇井然，而點點皆華人部落。余且進朝餐，且觀景色，汽車愈進，田畝愈見開闢。此處本爲森林地帶，由山東省移民而開墾者。車更前行，入於牡丹江之流域，則耕地益見整齊。即此以觀，漢人勢力如何及於北滿，亦足驚矣。汽車所經牡丹江之流域，與寧古塔最近，昔爲渤海上海京之地，爲渤海王國之中心。渤海會展其勢力於此，大須注目。所經平原，野花滿地，信爲大陸風景。汽車如經行花圃之中。余攬此景色，同時追懷渤海及金之往日，蓋不勝今昔之感也。

是日忽已入夜，亦即就枕，午前三時抵哈爾濱。於此處未曾下車，種種與陸軍有關係者，至車中訪問。少頃自哈爾濱出發，直指松花江鐵橋前進。此爲哈爾濱西方之河流，哈埠即臨河之市也。時朝曦已上，映入河

水，金波騰涌，心神爲之煥發。而於朝霧未消之中，舳板沿江上下，風景宛然如繪。傍岸帆檣林立，可知哈爾濱物資聚散之盛。岸上接連皆俄人房屋。哈爾濱所以有今日之盛者，純以控有松花江航運之故。哈爾濱驛之東，有地曰阿什河。爲遼、金有名之上京，現在尚有土城。由此以觀，可知此處附近，自昔爲北滿之中心。今則周圍已無樹木，在昔以爲必多森林。近處之松花江，幅廣而水深，可通汽船。

渡鐵橋漸向西行，次第變爲平原，遂向內蒙古北方前進。余望南蒙，追想往年余之蒙古旅行。從前此地皆爲無垠之草野，以次開墾，沿路可見漢人村落。其間旗裝婦女往來之狀，今日非北滿已不能見之。以次前行，遂至齊齊哈爾驛。此驛去齊齊哈爾街市，約隔三十華里。俄國計畫中東路時，中國方面希望勿近齊齊哈爾市街之故，遂設車站於遠方。既至齊齊哈爾，其土地益爲平原，遠連蒙古大漠，一望無際。由此未幾，即入嫩江流域。渡橋更向平原進行，而道路已高聳，蓋已近與安嶺矣。

汽車漸入與安嶺山中，迄今所行者，爲一望無際之大平原，一轉而在峰巒重疊之間。於是光景一變，一切皆山間風物。汽車所過之處，野花亂開，其狀甚美，與安嶺亦在夢中超過。翌日爲七月四日，睡起，已過海拉爾驛。此處之地形，與前日通過之北滿洲，大有不同。其所以然，則以中間橫有與安嶺之牆壁，故生此種變化。嶺之東爲滿洲，屬於松花江流域。越嶺而西，則在蒙古境而爲黑龍江之流域。故在歷史與民族上，此嶺稱爲自北向南之大牆壁，蓋有極深之意味。海拉爾爲與安嶺以西漢人之根據地，彼等以此處爲中心，於政治上、商業上，向蒙古方面活動。在某種意味，漢族於與安嶺西之海拉爾，扶植其勢力。故滿洲朝廷，於海拉爾亦甚

置重，設特別官廳，以滿洲旗人爲官吏，配置於此處。又自地勢上觀之，海拉爾西控有呼倫池及貝爾池兩大湖，與外蒙之車臣汗部相接，北以額爾古納河通黑龍江，與俄境相望，蓋非常重要之地也。

過海拉爾，其土地漸呈沙漠狀態。余昔旅遊蒙古，曾至此地，當年所見之貝爾池，意其尙在南方，自車窗遠眺，感慨無量。貝爾池雖遠不可見，呼倫池則略可望其北端。汽車漸進，而土地亦漸帶蒙古臭味。至正午，達滿洲里，遂下車，與高柳少將、頭本議員等一宿。余利用午後之時間，視察市街附近，並晤呼倫貝爾政廳派出所之官吏，與之交談。滿洲里之地勢，一方控浩瀚之沙漠，一方則丘陵起伏。丘陵之上，有新近開闢之市街。有俄商，亦有華商，有孛利亞人，亦有巴爾喀蒙古人。於蒙古之一角，所創之新市場，且俄人於此處着手，故更加繁盛。由今日形勢推之，將來恐爲繁華土地，凌駕海拉爾。雖在今日，以貿易地而言，滿洲里已優於海拉爾矣。滿蒙對於西伯利之貿易，滿洲里實爲中心。海拉爾之勢力，以滿洲里發達之故，大爲減殺。俄人亦注目於此，大加努力，宛然俄國式之市街，不圖於蒙古見之。余在遊覽途中，遇孛利亞人乘馬而行者，以蒙古語與之長談。

七月五日午前十時，出發滿洲里。滿洲里爲蒙古與後貝加爾州之國境，設有稅關，稽查出入。車過滿洲里，即爲後貝加爾州之土地，沿路均爲沙漠，一望無垠，惟處處生有青草，地形又非常變化。汽車漸進，至多利亞驛。多利亞爲尼古里司克以西俄國軍團駐紮地，宏壯之建築，連楹接棟。此僅兵營之建築，民家無足數者。若此荒涼寂寞之地，俄國所以設大軍根據者，以其近控滿蒙，俾一朝有事，立可自此出兵，故甚爲注意，選定

此地。時俄兵皆赴歐洲戰線，惟由李利亞與蒙古人編成之兵，少數留此，由俄國士官指揮而已。此軍即謝米諾夫之部下，駐屯於此者。日本於此，亦略有駐兵。此處擬俟他日調查，故即通過。進而渡寶查河，沿路見李利亞村落，鐵道蓋如突破李利亞村落者。李利亞人家之天幕，與夫駝羊往來之狀態，瞭然見之。此後沿阿儂支流前進，終乃達於阿儂河。

阿儂河至此，河身廣濶，架有鐵橋，嗣爲過激派燒去，今則日本兵架不完全之木橋，暫行替代之。汽車徐行過橋，達前岸時，有烏龍那亞之市街。此處亦多俄國式房屋，山水風景絕佳，故亦爲赤塔方面之別莊地。且形勝亦爲要害，謝米諾夫軍與赤軍之戰，亦以此處爲中心。有所謂天王山，孰先占領，則孰爲大利，其於軍事上如何重要，亦可知矣。更有丘陵，即在近處，相傳成吉思汗曾於此舉兵者。元朝盛時，固不待論，即在以前，此地當爲大道。自蒙古至後貝加爾之交通，謂非經此不可。汽車既過此市，則完全行於山中。迄今徒見沙漠、曠原、草地等荒涼之景，至是一變而爲鬱蒼之森林地帶。與東面大平原之性質，完全不同，心身俱覺爽快。漸進山中，翌日初六午前九時到赤塔。

在赤塔下車，與高柳少將等同訪日本駐屯軍第三師，又與謝米諾夫將軍相晤，同時並晤黑澤參謀長。余等爲謝米諾夫所招待，受其盛宴，余就他日調查阿儂河流域事，請其照拂。謝將軍之母，爲李利亞蒙古人，父爲俄人。蓋自俄人及蒙古人兩方，受其血統者，其性格與尋常俄人不同。今爲哥薩克隊長而統御彼衆也。赤塔四圍皆山，街市在其正中。山多木，知其尙未開伐。印戈達河，流於市街之前。其狀況，使人憶及日

本西京之盆地。若以赤塔之街作西京，則四圍之山，爲東山西山，印戈達河，宛如暢川。赤塔市街，因川流分而爲二，宛如博多與福岡之狀。而俄國式人家甚多。是日留於此處，爲種種調查，且往書坊，買得種種圖書。

翌日午前十時，乘汽車離赤塔。沿希洛克河緣行，此河合流於印戈達者。沿路爲切開森林地帶之農耕地，到處尙留有樹根，知其直至近時，均有森林地帶。農民皆住鐵道沿線，近鐵道處，有農村散在。又有牧場，俄國校舍式之房屋等亦見之。大概皆爲哥薩克土民。是日在車中度日，翌晨爲八日，起而洗面，望窗外時，已至懷爾夫紐田司克。此爲後貝加爾州與伊爾庫次克縣間一大市，爲貝加爾湖東之中心地。此處爲式倫加河流域，街市臨河而立，占通航之便。沿河而下，即達貝加爾湖，與伊爾庫次克及安加拉流域有交通之利。溯式倫加河而上，則達庫倫，故與蒙古諸地方，交通亦便。有名之阿爾根河，亦爲式倫加河之支流。將來懷爾夫紐田司克之繁昌，可想像而有餘。俄人夙見及此，新造市街，今已非常發達，爲西伯利鐵道中之大站。余下車在站旁散步，既復乘車，沿河而進，此間之式倫加河極濶。沿路多森林，到處爲人燒伐而成原野，其處生有白樺。意此地本盡爲針葉樹之森林帶，移民日至，遂加燒伐，長此以往，森林必且消滅。汽車經森林而前，頗爲愉快。此非北滿所能見也。但北滿狀態，在昔恐亦如是。從赤穆爾附近，已可遠望貝加爾湖，汽車漸進，遂至湖畔，此後乃循湖岸而行。汽車沿湖疾走，一面加以眺望，心神爲之怡然。陸地爲針葉樹森林，有葱隆之致。湖之一方面，則渺茫大湖，水清波靜，有展開琉璃鏡之趣。湖心則薄靄遠籠，微有所見，所謂煙波漂渺，不知其極是也。遠近高山，上有殘雪，下臨鏡面，秀麗之容，悉成反映。時正薄暮，落日之光，烘染積雪，照耀湖中，蓋擴大比良暮雪。

之景者也。山水映帶之間，村落散在，舟影如葉，浮於湖上，或係村民捕魚者歟。夕日將沈，暮雲起於一角，夏雲奇峰之姿，落於湖面，在日本人實爲不易見之奇觀。出入隧道二三處，疑在湖畔，又復入山。須臾之間，復在湖上。當是時，天色已合，明月騰輝。遠近諸山，均匿其影，惟見大湖鏡面，金波成皺而已。景色大佳，乃有良夜如何之感。車中一行，且賞月，且晚餐。次晨九日，驚破客牀之夢，衛兵報告，已至伊爾庫次克。時方午前三點，爲時尚早，即復偃臥。七時起而盥漱，八時就食訖。九時半參謀部差來摩托，與高柳少將同乘，遂入伊爾庫次克市。

第二章

一 安靜之伊爾庫次克市

余等一行，乘摩托車，出伊爾庫次克車站，向愛尼賽河上流之安加拉河出發。此處架有木橋，與東京之兩國橋邊相似，河身闊而水深。河源出貝加爾湖，合流於愛尼賽河。渡過長橋，先訪官憲。午後散步市街，午後往博物館調查。伊爾庫次克市街，爲俄國式最著之處，市街均鋪磚，有劇場，有影戲，亦有公園。園臨安加拉河岸，爲景色最佳之處。欲知俄國風味者，要數此處。是日除往博物館外，並往書肆收買必要之圖書。此地有大書店兩家，有名之『亞洲俄國』亦於此處購得之。十日及十一日，均調查博物館，十二日午前，亦往館中。

就伊爾庫次克而言，人類學上所應注意者爲何？即博物館之陳列是也。此處更設有大學程度之研究

所。伊爾庫次克博物館，爲極有名者，研究所亦應注意。蓋研究所即大學程度之學校，今所設者爲文科、法科、自明年起設醫科云。研究所中，有老儒，爲考古學者，其子爲土俗學者。余往訪之，則以當時已屆暑假，咸往其他別莊，未能會晤，誠爲憾事。今所陳列於伊爾庫次克之考古學材料，大概皆氏所採集者。西伯利之設有大學，在安姆司克，爲有名大學，其中附屬極大之圖書館，亦有種種學者。除安姆司克外，即以伊爾庫次克等處爲佳。但伊爾庫次克，如上所言，今爲暑假，教授皆他適，惜不能一見，故僅能參觀博物館。茲欲就博物館略言之。

一一 伊爾庫次克博物館

博物館爲瓦屋，分爲樓上下二層。其揭示，除俄文外，更揭有法、德文字之規則。由此觀之，法、德文學之行為西伯利，已可推知。參觀費，時爲三盧布。管理人今已他出，惟有老人類似助手者在館中。余由此老得聞種種，就陳列品，亦得其說明；更有在別室之標本，亦獲見之。此館亦如海參崴博物館，爲俄國地學協會所設立，附屬於伊爾庫次克縣之地學協會。

觀其陳列品時，先有動、植、礦及地質學之標本。哺乳動物或鳥類之剝製，亦並列其中。植物之押葉，或地質模型、地質圖等，亦復陳立配置。故能熟觀此館之陳列品時，不必他求，已可得本地之博物學知識。此外有人類學上之標本，分爲二類：一爲土俗方面，一爲古物方面，亦皆陳列。博物館中，又有種種出版物。例如『伊

爾庫次克寺院之歷史，或『耶克脫人之測定』、『通古斯人之測定』以及貝加爾湖居民之調查，此外則附近之旅行記等，均有出版。余竭力買集此等書籍。此後就人類學陳列品言之。

就此處陳列之標本，先自土俗方面言之，則現今土人之奧洛匈、通古斯、孛里亞、耶克脫，關於此等之風俗習慣，皆陳列於其中。更塑人形，狀此等土人之像，着衣戴帽，並加裝飾品。其日用器具，亦皆陳列，又陳列其房屋之模型。若此類者，極足爲吾人參考。且如孛里亞之喇嘛風俗，或如通古斯、耶克脫之巫人風俗，揭而爲橫額。又其面部及種種裝飾品，以及大鼓之類，皆十分整理而並陳之。一入土俗室，則貝加爾附近所居住者爲如何民族？其風俗習慣如何？瞭然知之。關於此等，本出有畫片，時以方在戰亂之中，不復售賣，余等以特別設法，始求得之。欲觀本州及附近民族，與其土俗之一般者，觀此處博物館之陳列，最爲有益也。

古物方面如何？其主要屬於貝加爾西、安加拉河流域——安加拉河，出自貝加爾湖，合流於愛尼賽河者，易而言之，即愛尼賽河之上流。此一方面之遺物，極多陳列。更有較此迤西愛尼賽河上流之米奴新克司所出之銅器類，亦陳列於此處。而此處之標本，以安加拉河流域之物爲主。分爲石器時代及金屬器時代二部。余初謂式倫加河上流阿爾根河方面之物，亦藏於此處，實則無之，純以安加拉流域之物爲限也。

先自石器時代物品言之，陳列於此者，第一爲石器，二爲骨器，三爲土器。其石器，有石斧。有磨製者，半磨製者，亦有打製者。石斧之原料，多爲綠玉。石斧之形有種種，有兩及者，亦有單及者，又有與歐洲銅器時代之銅斧相類者。自石斧之形言之，從高加索方面至裏海沿岸東歐方面所見者，亦現於此。又此外更有形似獨

鈔石——爲獨鈔狀之石。又有鑿之種類，是亦有種種形狀。鏃之形狀，惟見打製者，如滿、韓所見之磨製石鏃，絕不可見。其原料以玉爲多。此外有石剃刀、削刀，是亦極多。且石剃刀遠大於蒙古所出土者，亦係玉質之堅石所造。更有一種短劍形之石器，又有如臼如杵者。就石斧言之，大可注意者，日本自北海道至奧羽附近所出青綠色之石磨成之斧，日本所謂磨切石斧者，於此方面甚多。其磨礮時，自兩端磨而斷之，加以雕琢。其時先鏃爲溝，漸次加深，然後磨斷之。所用之鋸，此間亦有之。與日本北方出土之遺物，大爲類似。其石器之原料爲玉，磨而斷之等類，非大加注意不可。石器中，更有狀如蠟石，而刻成魚形者，甚爲不少，如鱧、如鮫、或如鯰者，爲種種形狀，此殆用諸宗教儀式。因念基里亞人風俗，捕鱧魚時，若鱧之鼻彎曲，右目大而左目小，或其鰭兩不成對時，則以木刻魚形，供諸神案。每捕奇形之魚，輒刻木爲之，故其數自不少。與此風習類似者，爲陳列此處之石魚形，雕刻極爲工巧，視爲此處石器時代之含有特別意味者可也。此外更有壓網之石，及紡車所用之石。其次則爲骨造器具，以鹿角削尖者。或以鹿骨爲鏃，爲針，或爲捕魚之鈎，若此類者甚多。更饒興味者，以骨爲軸，中洞一穴，插入尖薄之石，此殆作爲剃刀，或作爲小刀者。此外可注意者，爲土器，與日本彌生式土器相同，其形狀爲土甕之壺，及皿鉢之類。安加拉河即愛尼賽河上流地帶所住先民，當時均用石器，而同時製造土器極多，由此博物館之陳列品，可以知之。

於此有須特別記錄者，爲自安加拉河流域，掘出人骨二架，此爲一九〇四年造鐵路時掘出者。其地方爲沙地，故能保存。此二人骨，即就其原狀，運至博物館陳列之。就而觀之，其一朝天而伸其足，兩腕排列於左

石，姿勢甚正。其頭形，爲闊頭，兩門齒已缺，右側缺第一、二、五齒，左側缺第一、第五齒。余從而細問發掘時之狀態，導觀者不能充分說明，頗爲憾事。頸有質柔之石，爲圓形，繫以白玉，更繫有野豬牙，其首飾僅存此二者。右肩上有打製石斧一，右脇有貝殼三，右手有石斧一。右指之前有石彈六枚，其前更列有石鏃九個，此爲右側。其左側，則脛部亦有圓石一。自腕至指端，置扁平石八塊。兩足內側之前，右足下有扁平石四塊。左側亦同，惟扁平石僅三塊而已。腹部置菱形石一塊，爲幾何學的模樣，正中有溝。自膝至右脇，有扁平石一塊。扁平石與腰之間，有一小石，狀如男陰。其下有同樣小石一枚，又其下則置石剃刀。上所言之石鏃，其色各有不同，或爲灰色，或爲棕色，或爲小豆色，或爲濃黃色，又或於灰色中混有綠色，或則狀類青色，而爲燧石、黑耀石等，種種瀾雜於其中。此果如何理由，意爲頗須研究。更有人骨一具，亦爲闊頭，隔玻璃觀之，其 *neck* 似爲八十，亦係伸足仰天而臥者。前齒一對已缺，右側無第三齒，左側亦缺第三齒。其首飾，亦用野豬牙之連合者。右肩上一土器，上印布紋，有兩把手。左肩置石斧一。右手近處，亦有男陰狀小石，數爲五根。其下有綠玉斧一柄。左肩石斧之下，置一石臼，其中有杵。其下有男陰狀石七根。左右足下，各置五石鏃，亦爲灰色、青灰色、黑耀石狀之透明者，皆打製而無柄。

此爲葬時之狀態，此骨要爲當時住於貝加爾西、愛尼賽河上流，石器時代人類之遺骸。詢諸助手，就此骨骼，曾否出有論文，以主任不在館中，無從知悉，以故不能確定，可稱憾事。且不能揭開玻璃蓋，故不能充分測定，抑且不能攝影，除由草圖而加以判斷外，無他術。先自全體言之，頭爲濶頭而顏面扁平，斷非長臉。身材

中等。以此觀之，意爲今日之沙牟哀特、土耳其、通古斯等烏拉爾亞太民族。彼等昔日生息於此，造成此等石器土器，此爲重要事實。研究此附近情形者，非大加注意不可。蓋由其骨殖與夫埋葬之關係，可窺彼等心理狀態，至有興味也。

其次爲青銅器及鐵器時代物。青銅時代物品中，有銅矛、銅劍等，亦有鐵製者。此外有青銅斧。斧之形狀有種種，與歐洲青銅器時代之斧，其形酷肖。由此觀之，當時此地與高加索、裏海方面、南俄方面，甚至與歐羅巴之間，必有何等直接間接之關係，或則交通，凡此均以爲有研究之價值也。

此處更列有出自米奴新司克之物，亦爲銅矛、銅劍、銅鏃等。且此處所出土之銅鏃，爲三翼式，大可注意。所謂三翼式之鏃，世稱司基忒民族所用者，學問上大有趣味。即當時地中海方面，與愛尼賽河上流曾有關係。觀此一鏃，即可知之。銅器之材料，亦爲連繫地中海與西伯利、愛尼賽上流地方之饒有興味者。故通觀青銅鐵器時代之物，可見其互有關係也。

土耳其民族隆盛時之物，亦陳列於此處。例如文字或雕刻之圖形。即於扁平而幾近四角之岩面（赤色砂岩）畫有馴鹿及其他動物九匹，傍有守弓矢者。更畫一楯，實爲狩獵之圖。此圖傳自何代？是否石器時代物？其最有意義者，爲其上刻有古突厥文字。觀之，可知爲土耳其民族使用文字時代之物。以有此古突厥文記載，則此遺物，與阿爾根流域突厥碑文所在處之物，大有關係，可以知之。其圖與愛尼賽河畔岩壁所刻者，甚爲相似。此外更有種種欲爲記述者，但考古學上之陳列，其主要者如此。

余欲往人骨出土處及石器土器存在處，試一調查，然頗有赤軍之危險，不能出伊爾庫次克一步。不得已，僅就館中陳列品繪圖而止。但由此陳列品觀之，貝加爾湖畔，及自湖分派之安拉河流域，亦如米奴新司克，考古學上之遺蹟遺物，非常豐富，可以知之。而自昔有人居此，亦可推知。凡此種種，與貝加爾以東考古學上之事實比較，以爲大可研究也。

三 自伊爾庫次克向赤塔

余之伊爾庫次克所有事，大略告終，於七月十二日出發，從來路折回赤塔。來時本與高柳少將同行，少將等則向奧姆司克，遂與余別。時少將勸余同往，以急於調查東面，辭之留作後圖。十二日午後十時，搭汽車離去伊爾庫次克。出發前，余以此次係孤身，故以從卒一人爲伴，旅中頗受其照拂。車中與懷爾夫紐田司克下車之將校數人，及伊爾庫次克領事同行，車中頗不寂寞。是夜爲陰歷六月十五，天無纖雲，明月皎然，照於貝加爾湖面，眺望甚佳。十三日天明，醒而起視，汽車尙行於湖上。既至懷爾夫紐田司克，時有久居於此之高田氏及其家人，於此上車。氏經商於此，往來各地，老於行旅。嘗溯式倫加河，直至烏梁海附近，遂相與交談。

懷爾夫紐田司克，如前所述，爲極重要之地。現今用汽船下航式倫加河，於某處乘馬車，或乘摩托往庫倫，初非困難。由庫倫以摩托車橫斷沙漠，可至張家口。由此方面往北京，甚爲便利。將來此路大須注意。又自地形上觀之，人類學上及歷史上關係極有興味。如土耳其民族，以此爲中心地，在阿爾根流域之加拉古姆

都城，即利用此河者也。又起自漠北，組織元朝之蒙古朝廷，亦以突厥舊都加拉古姆爲都城者。則此流域於學術上興味如何？可以知矣。

此地如前所述，貝加爾以西及其東，地形非常變化。一出懷爾夫紐田司克，即爲山中，路皆坂峻，汽車完全通過針葉樹之森林地帶。其山脈爲後貝加爾州與伊爾庫次克縣之境界，有名之史他奴伏山脈所經處，即爲此地。在地理上，山脈以西之水，注入貝加爾湖，其東諸水，皆合流於阿穆爾者。故此分水嶺，可謂爲重要之境界線。實則後貝加爾州云者，即此山脈以東之意。昔日山脈之上，樹木若果繁茂，或能遮斷東西之交通。以赤塔與伊爾庫次克之間，距離初非甚遠。但爲此山所阻，交通因而不易。此山爲自北至南之一大障壁，與其東滿蒙方面與安嶺之牆壁相對。故與安嶺與此山脈間之地形，意謂大應注意。而此山脈又實爲蒙古與西伯利間之界線也。

汽車漸進，出於印戈達河流域，此後專沿希洛克河岸而行。午前十二時左右抵赤塔。

四 赤塔與孛里亞人

余在赤塔爲種種調查。抵赤塔後，先搜羅書肆，試買圖書。以受戰亂餘波，書肆中竟無善本，僅略得其賸餘而已。本擬往觀博物館，以終須重來此地，可從容觀覽，故留爲後圖焉。

於此須注意者，爲孛里亞之喇嘛在赤塔開會。孛里亞在政治上雖屬俄國，而宗教上之統一，則歸於彼

等之最高喇嘛。所謂活佛，統屬李里亞諸盟，與蒙古庫倫之活佛正同。時以李里亞之活佛死亡，其繼者何人，當時實爲一大問題。故李里亞之各盟長，或喇嘛之要人，均集於赤塔而爲選舉。以此關係，余乃得接近李里亞之機會，並往觀其投票地方焉。

李里亞人以赤塔爲中心，作種種經營。既有李里亞同盟之事務所，且發行李里亞雜誌（蒙文）。且李里亞人中，有名商巴隆者，爲李里亞人中之學者，卒業於俄國農業學校。更有李里亞人卒業於法科大學者，其卒業於師範及中學校者，非常多數。李里亞與其他蒙古人不同，有相當教育，亦有讀書能力。以此關係，故近來俄人非常疲敝，絕無俄人出版之書籍；而李里亞則印刷大盛。試往赤塔書坊，則李里亞人著述獨多；俄人著述，幾不可見。李里亞欲舉其自身方面事情，盼余爲之調查，蓋余曾與言不日將周游李里亞部落，有所考察故也。

赤塔之日本軍司令部，有陸軍大尉姓鈴江氏者，深通李里亞事情，卒業於外國語學校之蒙語科，與余同鄉。其於李里亞，甚爲熱心調查，蒙古語亦非常熟練，故李里亞中知交極多。余因之頗多便利，此不能不感謝者也。其時余與鈴江氏約，同遊李里亞地方。此外在赤塔，有朝鮮銀行出張所，當地諸氏以古澤領事及他人與余爲正賓，開野遊會。驅車直至印戈達河流域，於森林之中，以毯敷地，式飲式食，爲竟日之遊。此實異常有味，爲不可忘之記念也。

關於赤塔調查事項，先此終止，俟中東路沿線民族調查畢時，再來此調查。故乘十七日午前十時之汽

車，從此地出發。

五 自赤塔向海拉爾

其一 在多利亞

時黑澤大佐一行，欲自滿洲里至尼布楚附近爲止，作橫斷之計，因發特別車，亦嘗勸余同行，但余欲實行最初所定調查方面之順序，故婉辭之。至多利亞爲止，與之同行，遂與大佐等一同出發。

汽車橫斷印戈達河與阿儂河之分水嶺而行。山中景色，足快心胸。夏期方半，森林空翠欲滴，望中幾無纖塵。每逢車站，輒有俄國兒童，來賣果蔬。純爲森林情況。汽車進行如織。重山四合，然以大陸之故，少卓犖之狀，而山容柔緩。於是向阿儂河進行，渡橋則已入夜，汽車載旅人之魂夢，繼續前行。十八日午前十時，抵多利亞驛。余與從卒，於此下車，與黑澤大佐一行告別。適此處有日本陸軍倉庫監視兵營，遂入其處，營中有大尉曰毛利氏，頗受其照拂。

多利亞於廣漠平野之中，大建築物連薨接棟者，惟有兵營，此外幾不見民家。兵營如前所述，俄國所以備有事之日者，有一軍團之大兵，常使駐屯於此，今則皆出軍於歐戰，此處遂留空屋。兵營分爲數座，皆瓦造之大建築。此等宏壯之建築物，矗立於荒涼寂寞曠野之中，趣味不少。左顧右盼，惟見莽莽平沙，到處偶生青草，樹木則幾不可見。雖略有普通人家，蓋不過賣物於兵營之故，少數商家集合於此而已。今則此地爲謝米

諾夫部隊所駐紮即李里亞軍占屋一座蒙古人及多利亞人之兵占一座所謂蒙古兵隊者於大隈內閣時，曾在滿洲起事，蒙古志士於此舉兵，其蒙軍之敗者，集於此處。其中殆盡爲內蒙古人，無一外蒙人夾雜其中。雖曰內蒙古，而烏珠穆沁、巴林、阿巴哈納爾等蒙古人，即不在其中。與其列者，皆其他之內蒙古人，即喀喇沁、翁牛特、札魯特、札賚特、阿祿科爾沁、土默特、敖漢、奈曼、及張家口附近之蒙人而已。故此軍可謂爲內蒙古人之羅列者。其年歲自二十至四十歲爲止。余乃有測定之等內蒙古人之想，實則所以至此，無非望測定體質而來也。此等內蒙古軍，直進攻至滿洲爲止，以某種事情撤退，陷於進退維谷。謝米諾夫奮其義俠，收爲部下，彼等亦服其德而歸順之。

於此宜注意者，厥惟活佛。蒙古人於此地奉一活佛，年齡約爲二十七八歲。其體制於部下屬有軍隊，一旦有事，則活佛有率衆統一蒙古之勢。除內蒙古人外，多爾人亦有在軍中者。此爲齊齊哈爾附近產，人數極少，無統率彼等之士官。雖有俄國官長爲之統馭，然俄官中無一人能解蒙古語者，蒙人亦無一能解俄語者。故無論何時，要皆不得要領。活佛所居之門前，有蒙古兵武裝護衛，其門前備有大礮二尊，彼等蓋訓練不少懈也。

李里亞之兵隊，爲布林司李里亞及阿根司李里亞二盟之人所集成。阿根司李里亞，出於阿儂河流域；布林司則爲與貝加爾湖相接之赤塔西方產。試取而爲之比較，則布林司李里亞，多俄人雜種，風俗習慣，亦大都爲俄國式。阿根司李里亞，則依然垂辮，無一人斷髮者，而頸上掛一藏有佛像之小龕。幾不見有血統混

合者。觀此則西方之李里亞，爲俄國化；東方接近蒙古者，尙保有古風，由此軍隊可以知之。

其明日余乃就此種軍隊而測定之。余之所測，先置重於彼等之頭形及身長，大致訖事。觀李里亞之身長，可分大小二組。小者與內蒙古人極相似。彼等雖互用蒙古語交談，然李里亞之蒙古語，與內蒙之語言，方音不同，交談不無困難。若用文言，則極能達意矣。余以久別之情，用蒙古語與內蒙人相互談話，至爲愉快。彼等內蒙古兵，竭力與李里亞聯盟，有希圖獨立之理想，觀彼等談片，可從而窺知之。

多爾人，毋寧與通古斯相似；且有與滿人類似之點。例如頭之長，或身長挺拔之狀，皆類似滿人。余既測定彼等，或從而照相；又訪問活佛，爲種種談話。又從俄國士官方面，亦受其饗燕；日本將校毛利氏等，亦大爲照拂，此不能不向毛利氏道謝者。此處所事既終，遂搭二十日午前十時車，向滿洲里。毛利氏及兵士等送余於車站，極致其殷勤焉。

其二 滿洲里之 Uriage (映景)

發多利亞而向滿洲里之途中，在繼續前此之平原上，丘陵紆徐起伏，其間又展開爲平野。極目所至，一無樹木，苟非沙地，即爲草原。此土與沙漠相連，由此可以知之。多利亞之南，即蒙古土地，所謂外蒙之車臣汗部，即此是也。

自多利亞站至次一站名曰沙拉生之間，亦爲丘陵起伏處。但丘陵之間，有遠望若湖水又如川流者，是即所謂映景 Uriage，自昔有名之武藏野映景，意即是物。此於大陸旅行中，往往遇之，赫然現於空氣之中。

以人類之目光視之，或見爲鳥，或見爲水。遇者往往疑訝，即而視之，忽已消失，而又現於前方。所謂武藏野之映景者，大約亦復如是耳。『武藏野話』中，以此 *Utsunogahara* 說明武藏野之映景者，幾若實有其事。若此荒涼之原野，除沙與草及散漫之丘陵外，幾無所見之土地，經行其上。至三時半，始達滿洲里。車站中，僅有站員，不見他人。余抵站時，山中中尉出迎，而下榻於滿洲里之宿舍。中尉蓋有名江戶學者山中笑氏之子也。

七月二十一日在滿洲里爲種種調查，又稍踏勘其附近。此地如前所言，有呼倫貝爾政廳之分署。呼倫貝爾之政廳，於海拉爾條下詳記之。此地之分署，稱爲臚濱府。在距市二公里之丘陵上，有一衙門，此外絕無人家。余往訪問，其門口有呼倫貝爾之兵卒，爲之守備。兵士極其污穢，飼有猛犬，即蒙古犬，約有三頭，近之則磨牙而吠。衙署爲中國式。門口以滿蒙文字相對，立有牌額。官吏從人與夫兵卒，共約四十人，多爲巴爾喀蒙古人。此署純爲收稅及與俄國領事交涉而立者，其公文均用滿洲文字，即以滿文記載公文書者。觀此可知此地附近，滿語滿文，猶存而未改也。

辭去衙署，行至附近丘上，設有七個烏包。譯之爲堆石之意，即積石塚也。今雖爲喇嘛之物，本來則係彼等固有之薩滿祭祀處。此地附近無石，故稱爲木烏包，集樹木枯枝爲之。寂寞荒原之丘陵上，唯有烏包與呼倫貝爾政廳分署，與荒涼之景色相應，而帶大陸派蒙古之風。更於附近往來躑躅，落日已沈，蒼茫之意，滿於胸中，遂返宿舍。是晚住滿洲里。

六 海拉爾與極東重心點

其一 古遼金之回想

二十二日早起，午前五時朝食訖，坐馬車至車站，七時搭車向海拉爾。汽車出滿洲里，沿路光景，與前日殆無所異。所過皆爲沙漠，樹木毫不可見。僅黃沙之上，到處生有青草而已。其曠遠之景，直至地平線極處，無遮目者。太陽光線照臨其上，忽彼忽此，見有映景。正午至海拉爾。日本駐屯隊長廣中少佐來迎，導入駐屯隊之宿舍。是日即在宿舍中整理一切。

翌日與廣中少佐同出宿舍，巡覽海拉爾市及其郊外。海拉爾街有二，即新街與舊街是也。所謂舊街者，爲昔之海拉爾，住民多爲中國商人。滿洲朝廷，於興安嶺以西，蒙古及西伯利之東南，欲造成勢力中心，而構成之街市。此處自古有滿人直接之官廳。而華商於此處，因大利所在，或其他關係，不期而集者。此即舊街是也。更有新街，係因築鐵路而成者，即車站街。車站雖名海拉爾，但係新市街；真正之海拉爾，在與鐵路遠離之處。新市街之海拉爾，主要爲鐵道人員及在俄國領事館服務者所居。舊街方面，則爲中國商人，即自昔稱爲海拉爾街者是也。舊街純係中國式，其商業之半，均在蒙古。即佛像之類，於此鑄成；蒙古人之裝飾品及日用品等，亦皆於此地造之。故爲一種漢蒙雜處之市街。其位置，在海拉爾河流域，以地勢言，意爲占有形勝也。

依廣中少佐及堀井中尉之嚮導，二十三早晨往新市街，觀一廟，此爲老爺廟，即關帝廟，建築極宏壯。在

今日蒙古已衰，有此漢人廟宇，固不足怪。但以蒙古沙漠地，而有此恢宏之老爺廟，爲蒙人思之，不勝今昔之感。廟中有光緒十三年所鑄之鐘。出廟後即訪呼倫貝爾衙門，以表敬意，與副都統成德氏相會。氏亦爲多爾人。呼倫貝爾之政廳，設於海拉爾，附近一切土地人民，均由此政廳所支配。成德氏年約五十，雖爲多爾人，然既能蒙語，亦能漢語，通滿文，亦通漢文，且能賦詩，蓋文人之骨而兼政治家之紳士也。多爾人自昔本有文才，與蒙古人絕異，大有官吏之風。即如效忠於成吉思汗之耶律楚材，亦爲多爾人。多爾人昔爲契丹，即遼之子孫，彼等亦自言之。在署中種種交談後，縱覽舊街而歸。

午後六時，與囑井中尉，再往政廳，乞其聚集索倫人、多爾人、愛留德人（加爾馬塔）等照相，且測定之。

海拉爾市街之後，有大沙山，升而觀之。上有松樹，眺望極佳，爲不易得之處。作爲公園，最稱適當。有喇嘛寺，於其中稍息，撮一照相。下山時，於其處發見土城之跡。土城爲長方形，一側有門，適當南方，是處又有一門。土城長約百米，闊六十米；土牆高一米，闊一米又五十之譜；土牆外圍有一米之壕溝。此處距呼倫貝爾政廳之西約三百米。土城內瓦礫凌亂，多成高堆，陶器破片及鐵片，均有之。以土城之由來，詢諸華人。此處至光緒年間，尙有建築物。後遭火災，遂成廢墟。昔當海拉爾開闢之際，滿政府欲對抗俄人，且防範蒙古，在築成海拉爾街之際，此城必爲要地無疑。城之建築，在康熙時代。以清朝遺物言，可謂最古者矣。

土城沿海拉爾河而成，海拉爾之市街，意本由此處發達者。在中俄關係上，或在統轄蒙古之歷史上，此城應視爲最足注意之歷史上遺蹟。離去土城，至海拉爾河岸，於其處拾得石器時代之石器一種。又於其地

發見埋藏獸骨之層，到處散亂。據此等石器，則此處曾住有石器時代之人類，大可推知。昔年在海拉爾南，哈勒河之流域，即貝爾池畔，曾獲石器時代之遺物。今觀此處所出土者，可知兩地之間，亦有連絡。至海拉爾土人之測定等，俟諸後日，是日遂返宿舍。翌日有欲往索倫人所在處調查之意。索倫人之調查，昔年旅行東蒙之際，至貝爾池畔，其後欲出海拉爾探檢之。但以護照關係，未能如願。此次則竟成功，余所最爲快慰者也。

探檢索倫之先，有須一言者，爲海拉爾與呼倫貝爾政廳之關係。呼倫貝爾政廳，今以海拉爾爲中心而設立，大可注意。屬於呼倫貝爾政廳之人類，有種種民族。例如多爾、索倫、奧洛甸、巴爾喀蒙古、愛留德、李里亞等相集，而立呼倫貝爾政廳。就此而言，頗多興味，茲擬略述之。

其二 呼倫貝爾政廳

呼倫貝爾政廳云者，係與安嶺以西，以海拉爾爲中心，包括其周圍地方之稱。即北至黑龍江流域，南至貝爾池之地帶。以地理言之，爲海拉爾河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流域。其地，一方面接俄領東部西伯利亞，一方面在北滿洲黑龍江省與外蒙古之接合點，而成所謂三角重心點。職是之故，爲各民族接觸之中心，政治上、經濟上，其關係頗爲複雜。此處所以設呼倫貝爾政廳者，爲清宣統三年，即一九一一年，滿廷將亡，所謂塞外民族，頗覺動搖，蒙古人先爲獨立運動，此地之民衆，亦復繼起故也。其運動，俄國官吏，本在背後牽援助之絲；遂於一九一五年，由駐北京之俄使喀魯奔司器氏，與民國外交部交涉之結果，於民國四年，締結中俄條約，其中有所謂呼倫貝爾政廳，中國亦公然承認矣。

至於呼倫貝爾政廳，由中俄條約，有如何權限？其表面，尊重中國之主權，直接與北京中央政府有關係。但與黑龍江之督軍省長，絲毫無涉，當然不受其支配。別設一官曰副都統，支配其政廳。與中國各省長官，有同等之權力。此職以多爾人曰勝福者充之。其租稅，除某種之外，政廳皆可自由徵收使用。紙幣亦以政廳獨立之權發行。布令示達，可自由行之。其軍隊以政廳所轄民衆組織，使之維持治安，不許其他干涉。萬一有非常之變，僅以本廳兵力，不能防禦時，副都統可商諸黑龍江省督軍，請其出兵。亂定後，他省客軍，同時即須撤退。又如敷設鐵道或舉辦何種事業時，非與俄國領事接洽不可。

政廳之官制，於前述副都統管轄之下，其長官左廳爲成德氏，右廳爲巴額巴拿氏。此外有印務局、交涉局、稅務局、巡警局、巡防局等公所。地方分爲索倫左右翼、俄爾特、陳巴爾呼、巴爾呼左右翼六部，各置長官曰總管者治之。此等衙署一切政費，均出自地方租稅。其徵收方面，從家畜、毛皮、木料、鑛物及鹽等課稅之。乍觀之，此等組織，似不免爲中國所支配；實則由俄國之後援，體制無虧，從中國分離而自主獨立者也。

其地域內之人口有若干？據彼等所言，有三萬之譜，果有此數與否不可知，多算之，亦不過三萬。此政廳，自國際學上思之，或自人類學上思之，所謂極饒興味者，以其存在於中俄之間，而其民族，由一種與其他相異之民族合成。即三萬人內外之民衆，由何等人類成立？如前所言，由多爾、索倫、奧洛甸、愛留德、孛里亞、巴爾喀等，多數所成立者。此等民衆之中，爲呼倫貝爾政廳之中堅者，即多爾人。自前記之副都統勝福，余所會見之左廳長官成德，下及職官之重要者，皆多爾人，握其權力。此實大可注意之點也。蓋所謂多爾人，即契丹之

遺種。於附近之烏拉爾阿爾泰民族中，爲最長於政治天才者。與其他蒙古人、奧洛匈人、索倫人等，性質完全不同。契丹在中國五代，即日本醍醐天皇時代，崛起於此附近。後建遼、金，爲壓迫宋朝之雄族。文化亦相當進步，其後裔即多爾人也。既爲歷史上知名之民族，故雖至今日，多爾人較之附近民族，實富於才能，長於智巧，而舉有相當之成績焉。

勝福老而多病，實際不能柄政，左廳長官成德氏代之，統轄一切政務。此人前已言之，與勝福俱能通中國及滿、蒙文字，能屬文，亦能通語言；與俄、日人爲對手，善於交涉，一無遺憾，爲頭腦明晰之人。可謂爲發揮多爾人特色之代表的人物。元朝在崛起於蒙古之時，其人勇猛絕倫，長於戰鬥；至於文治，則茫無所措。以此之故，擢用契丹遺民，即遼、金落伍者之耶律楚材氏。而元朝文治方面，因而具有成績，此歷史上所顯然者也。性格如耶律楚材者，今之多爾人亦有之。自呼倫貝爾政廳之首領，以及其他要職，幾盡爲多爾人所占，初非偶然。此亦不能不注意之點也。

夫然，則多爾人，於政廳管內三萬人口中，果有若干？實不過三四百人。若此少數之民族，握呼倫貝爾政廳之權力，可以左右之，信爲富於興味之事實。多爾人外，其人口有若干？據成德氏所親爲余言者，索倫人三四千，奧洛匈人三四百，愛留德人亦爲三四百，孛里亞人七八千，此外悉爲巴爾喀人。政廳所轄民衆，本由種種集成，其內最古之土著，即巴爾喀；其他皆滿清時代，自外方移住者。例如多爾人、索倫人，自與安嶺東之齊齊哈爾方面，所謂嫩江流域，移住於此；奧洛匈始終在興安嶺中，逐水草而居，故天然集於此地。此外如孛里

亞者，自後貝加爾方面遷來；愛留德亦曰奧脫，於康熙年間，由四方移居於此。若此狀態，居此最古者，即巴爾喀人。巴爾喀，本爲蒙古人，但爲特別種族，不屬於內外蒙。故如『蒙古遊牧記』等書中，巴爾喀人不入各盟旗之內。彼等之地理分布，自貝爾池至海拉爾河，以呼倫貝爾爲中心，直至海拉爾之北。自古構成巴爾呼之一部，歸黑龍江將軍管轄，直接受海拉爾副都統之支配。副都統署，彼等稱之曰『安邦』云。

其次有言及海拉爾之必要。海拉爾當中東鐵道之線路，現設有海拉爾驛。昔爲著名市場，中東路既成，市場爲他處所奪，今則漸就闕寂。鐵路未成以前，作爲興安嶺以西之貿易場，除式倫加河流域之恰克圖、買賣城及庫倫外，海拉爾實爲唯一之處。政治上幾可謂爲中國勢力極北之根據地。清初伸其勢力於北方時，其威力直振於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亦非難事。然一過其西面之興安嶺，純變爲蒙古土地。清之勢力，不能及此。於是清廷注目於海拉爾之地點，於海拉爾河沿岸，設立官署，以滿人之副都統，駐節於茲，用以綏撫地方焉。

試言清朝何以選此地點，則以驍悍之巴爾喀蒙古，其居處以此地爲中心。索倫、奧洛匈等分布於附近，南接蒙古之車臣汗部。其東南有內蒙古之烏珠穆沁。以此事情，故欲統一羣族，且欲使政治上、商業上之權力，及於蒙古時，無論如何，必以此地爲中心，爲物資聚散之樞紐。萬一之際，可爲兵站之根據地。此外沿額爾古納至黑龍江岸時，其對岸爲俄國領域。又以額爾古納爲界，西方一帶，亦爲俄領之後貝加爾。故此地爲蒙古、滿洲及俄屬西伯利三地之境界。焦點。政治上、軍略上，皆視爲重要地位者也。

所謂滿洲『安邦』，以此之故而使之駐紮者。政治中心既成，而於利益絕無遺漏之中國商人，且如山西等處之商家，遂冒萬難來此，同時爲貿易上之中心矣。

俄國敷設鐵路之法，於都市所在如何，初不介意。無論曠原草野，有一直線敷設之風。海拉爾雖曰適當線路，實則略有距離，故有新舊街之別。於前述『海拉爾』項下，業已言之。舊街之內，今尙住有中國人三千，蒙古人千五百之譜。鐵路未成以前，當齊齊哈爾與蒙古交通之衝。人馬之往來，物資之集散，大爲繁盛。齊齊哈爾與此處，有興安嶺之高山，峙於其間，故交通不易。其間之距離，約七百二十華里。山川之險，加以不完全之道路，中國人往來此地，其備嘗艱苦，尙留於古代記錄之中。若然，則他方面與中國本部之交通，非橫斷蒙古之荒涼沙漠不可。此路較齊齊哈爾官道尤爲難行，商旅更加不便。但要爲興安嶺西政治的商業的重要中心。昔於荒涼朔漠之一隅，曾開繁華之蕊。自中東路告成，其地位有爲滿洲里所奪之勢，徒留有繁華之影，次第衰落之哀而已。

海拉爾即呼倫貝爾政廳之發祥地，遠自清朝未征服此地以前，作爲遼之遺民所存在之多爾人，以清朝滅亡爲機會，舉獨立之旗，誥誓中國人以外之民衆，而在俄國指揮之下，立呼倫貝爾政廳。不幸其基礎未固之中，俄國一朝瓦解，不能得其後援；同時中國乘俄帝政之崩壞，開始在北方活動。一九一五年之中俄條約，成爲廢紙。中國兵侵入海拉爾，強制呼倫貝爾政廳取消獨立。多爾人之雄圖，不遑作先祖遼帝國之夢想，而歸於水泡。此時外蒙之自主，亦由中國之強壓而取消。塞外民族，遂如舊日，臣服於中國；而中國人之意氣，

於此更增勢熾。昔如羣羊遇猛虎，戰戰兢兢之諸族，今則畏如猛虎之俄人，已不在其眼中矣。

海拉爾爲各民族之集合地，語言各異。但自然當有一定之標準語，用之則一般甚爲便利，即滿洲語是也。官署公牘，雖用漢文，然殆非民衆所能解。其能共通可解者，惟此滿洲語。滿文在其本土之滿洲，殆已成爲死語。然在海拉爾，則爲標準語，最稱有用，實爲趣談。滿洲語所以通行於此處者，以蒙古人大抵尊重滿洲語，中流以上，皆習滿洲文字，如歐洲之於拉丁文，相當予以尊敬。此種蒙古人，住於海拉爾者甚多，故滿文作爲標準語而可通行。職是之故，宛如法蘭西語之行於歐洲。書滿文，談滿語時，常人最易了解，故呼倫貝爾政廳之文牘，亦用滿文。俄國似亦注意及此，領事書記生之類，通滿洲語者不少。如海參崴東洋學院滿語科所述，世間幾成死語之滿洲言文，東洋學院以之教人，乍觀似屬費解；及至海拉爾，則向所懷疑，忽然冰釋，特不能不服俄人之用心周到矣。

呼倫貝爾之政廳管內，自極東大陸之幅員觀之，不過彈丸黑子之區域。然自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以及人類學上觀之，實爲有興味之中心，而爲注意不可或怠之土地。其區域之內，富於森林，亦有相當鑛山，殆皆未曾着手。如斯土地，存在於極東大陸之中心，亦屬不可思議。呼倫貝爾政廳之獨立，雖化爲夢幻；但此等不可思議之土地存在，凡注意極東大陸者，非置諸腦中不可也。遠東風雲，今方混沌，前途如何，尙不可知。遼遺民之多爾人，元遺民之蒙古人，皆爲優勢之中俄兩國所壓倒；又在交通不便之大陸境內，罕與世界潮流接觸，故尙無著明自覺之狀。惟阿保機、成吉思汗血脈相傳之彼等，不能必其無奮起之時。外蒙古殆已脫中

國之羈絆，呼倫貝爾之取消獨立，亦復留有餘燼。此外如李里亞問題，以及西方之加爾馬克問題等，似亦未盡消滅。在四方釋騷之今日，所謂呼倫貝爾政廳之爲物，在極東大陸中心，成一種獨立國之形，雖曰一時，然我等以爲有記憶之必要也。

七 索倫探訪

二十四日，以探檢索倫人之故，早晨自海拉爾驛乘車，向東十三英里之迦藍台驛下車，此爲海拉爾河上流之地帶。海拉爾河，出自興安嶺，於下流與呼倫池及貝爾池發源之河相合，而爲額爾古納河，注入阿穆爾。索倫所分布之區域，爲屬於嫩江流域之北方興安嶺山中，即黑龍江省之墨爾根西北。屬於海拉爾方面者，其一部分，故索倫實跨興安嶺而分布者。其住於海拉爾河流域者，稱爲索倫左翼（東索倫），由溫墟、湯家二村成立。戶數前者爲五戶，後者爲十戶。索倫屬於呼倫貝爾政廳，余往此處，有索倫職員特伴余同行。故余等一行，除此職員外，有峒井中尉及從卒二人。

余等下車之迦藍台驛，爲孤立於曠原中之一車站。附近既無俄國人家，並土人而無之，中國人更不待論，惟見與車站有關係之房屋一二處而已。自車站乘往索倫之車出發，一路皆曠原，惟荒草茫茫之間，偶見樹木。未幾至一小河之側，無橋即以車渡，沿河而進。岸上柳色青青，遂達河之本流。渡河觀之，此河流經丘陵之間，而兩岸爲寬闊之平原。地多青草，爲牛、羊、駱駝之牧場。平原深處，丘陵之中，幾不信此處尚有人家。自迦

藍台車站，已深入十八九里矣。河北岸有溫墟村，南岸有湯家村，此河即爲海拉爾河之上流。離此二村，在西南方丘陵上，有巴爾喀蒙古之村落，附近村莊，惟此三者而已。索倫始終爲此地之土著；巴爾喀則爲蒙古人。冬日居此，入夏南行，常逐水草而居。惟巴爾喀，雖因季節而變其位置，然入冬必來此，故謂爲土著，亦無不可。是夜泊溫墟村，從事於彼等體質及風俗習慣之調查。

翌日離去溫墟村，渡海拉爾河上流，訪湯家村。此村之旁，隔河岸約四十四尺之處，發見有豎穴並列。綜計有四。試予以字母之順序，依次觀之：A長十尺，幅七尺；距此四十三尺之B穴，長十六尺，幅十三尺，深二尺五寸；又隔九尺許之C，爲圓穴，長十四尺，深一尺七寸；又隔十四尺之D，亦爲圓穴，長十七尺，深三尺三寸。此地附近之海拉爾河幅，約二百五十尺之譜，河岸較水面高約十五尺。此四穴者，純爲豎穴之跡。以訊索倫人，謂爲昔日索倫貧民所居。以索倫貧民，無佳帳篷，常掘土爲穴，張以污穢之帳篷而生活者。此穴或爲此等貧民所居之跡云云。但穴之掘法，及其存在之狀態，決不能意爲近時之物，其來必甚久遠。疑或有何等當時之遺物，注意觀之，而一無所見。此處存有古時豎穴，頗饒興趣。是或爲石器時代之遺蹟，亦未可知。然以不能得其證據，末如之何。惟此處存有豎穴，委諸他日之研究。同時在海拉爾河上流地方，沿興安嶺有古豎穴存在，始記於此，庶引起學者之注意，蓋認爲必要也。於是出湯家村，午後三時，抵巴爾喀，爲種種調查，是夜即宿於此。

翌日爲二十六日，繼續調查巴爾喀。午後三時，始就歸路，行十八九里而返迦藍台驛，搭車歸海拉爾時，

已入暮矣。

是爲探檢索倫之日程，調查概略，具述如左。索倫人之調查，爲體質、風俗、習慣、言語等。首先言其風俗、習慣時，索倫人如今所言，住於溫墟及湯家二村落，戶數兩處合計約十五家，此爲附近之索倫。迄今據蒙古人言，謂索倫人，異常勇敢而殘惡；又中國人謂索倫族喜殺人，故不易近。余往年旅行貝爾池附近，所聞索倫之狀況，知索倫住草房，與蒙古人大異。但實際觀之，則與所聞不同。索倫人性質極其質樸，較之附近之巴爾喀蒙古人，毋寧近於樸訥。雖不得謂爲可愛，然亦不覺其有何殘惡也。

彼等居室，初非草房，完全爲蒙古人之形式，所謂蒙古包，即上覆毛氈之球形房屋是也。時方夏日，故其屋爲『鳥不生蓋』。自秋至春末，上蔽毛氈。入夏暑熱，悉去所覆之氈，代之以葦席之類，宜於通風降雨時復蓋以毛氈。觀此則與一般蒙古人初無所異，即索倫大都已爲蒙古化者。前言『鳥不生蓋』者，草房之義也。

索倫人蔽屋之毛氈，即『烏司忌』，其用途極廣，故製造亦頗盛。昔余旅行內蒙各地，大造毛氈如此處者，曾未之見。在內蒙亦復製造毛氈，自不待論，但不如昔日之盛。今觀索倫之狀況，可想見其蒙古風氣之盛矣。入索倫部落，首見者即毛氈製造。其造氈者非男子而純爲女工。其製法，先鋪柳條所編之席，於其上成氈。起初以羊毛浸水中，浸透後取出，平鋪於柳條席上，伸之約長六尺，以手拍之，略使涼乾。將成時，又以水拍之，如捲煎餅，裹入席中，成圓筒。其上更以皮包之，兩端繫以木棍。再捲以席，於是兩端繫繩，使馬挽之，如轉轆轤之狀。馬挽時，男子乘馬，以席筒兩端之繩繫馬上。馬行時，席筒回轉，自然固定。其所繫之繩，爲駝毛結成者。其順

序如此。製造極盛，故毛氈非常豐富。除天幕及鋪地外，其剩餘賣諸蒙古人或華人。其毛氈，富家皆用新者，貧人則用舊而污穢者。即束樹枝爲天幕狀，其上蒙以污穢之氈，如通古斯天幕之類是也。

彼等居處，即如上述，用毛氈被覆球狀之房，構成與蒙古人同樣之物。屋頂以木交叉，厥狀如笠，其下周狀乃如籬，一方有門，可通出入，其上覆以毛氈是也。屋內中央有爐，其旁以氈敷地。深處供佛像，衣櫃並列於周圍，厨竈置於入口之右。

彼等之風俗，男皆辮髮。女子幼時，與男同，剃頭垂辮；比其及笄，則腦後垂一辮。嫁時，有辮二根垂於後面，結而爲一。女子亦御耳環。衣服爲窄袖，與蒙古人或通古斯等無異。上着長衣，下着袴而穿長靴，男女略同。有佩帶指環之風，女子亦有耳飾。其冠男女皆有之，二者形式相似，大抵爲褐色鑲以錦邊。腰帶佩刀。

食物，混茶於蒙古阿姆（麻黍子）中飲之。茶中加乳，或由牛乳製成之餅，摘而和入茶中。任至誰家，皆以此供客。麻黍子，用曾經焙過者，澆茶和乳而飲之。乍聞之似不易消化，然泡以熱茶，自然柔軟，可不用箸而食之。總之，以焙過之麻黍子置碗中，澆以熱茶，成一種半熟之軟物，吸之即可入口。麻黍子，在蒙古亦通行；索倫不治農業，此物是否來自蒙古，詢之，知其不然。哈爾濱之中國人，製成麻黍子；而海拉爾之中國商人輸入，賣於索倫人者。以言真正之麻黍子，爲蒙古特有之物；其來自哈爾濱者，爲中國粟，故其味不同，堅而難軟。又有以麻黍子與肉相合而成之飯。又或烹調羊肉而食之。

家中料理食物時，用鍋，其用法，於爐中置三脚架，上擱大鍋。必先煮茶，如有茶葉之莖，或塵土，以及不細

之茶葉等，取而棄去之，然後傾茶於桶。供客時，再自桶入鍋煮之，略加乳汁，移入桶中，然後餉客。貧人所飲惟此。若爲常人或常人以上者，則澆入麻黍子中飲之。盛麻黍子之木碗，用之最多。蒙古語稱此碗曰『目脫奴阿衣加』，愈富者碗愈多。旅行時，則置碗於懷中。碗邊有鑲銀者，或碗中嵌銀，有頗爲奢侈者。

索倫人用牛乳所造之酒，名曰鴨兒血。其造酒法，構成一竈，上載大鍋，置桶於其中。桶之上，置水碗，以皿覆之。通管於桶，自管中傾入牛乳。竈下火熾，則牛乳漸爲蒸餾。經此管而滴下，遂爲鴨兒血。成吉思汗，所稱用酒者，即此是也。牛乳蒸餾而滴落處，置一板。板之中央，刻有溝渠，其左右有刻畫，狀如蘇鐵之葉。蒸餾之露，滴於板上，由溝中流出。若是者亦爲蒙古風俗。以取酒之故，刻溝於木板，余嘗於東蒙之巴林，從遼京遺跡中，見有以石造成者。果作何用？昔未之思。今至索倫，觀其造酒之狀態，知其亦爲釀酒之具也。

彼等之生活，爲牧畜，飼牛、羊、駝、馬，故其生活狀態，純爲北派。牧畜頗盛，羊成羣而角逐，其狀極有天趣；牛馬亦成羣，常驅往海拉爾河飲水，飲畢復歸牧場。多數家畜，成羣前進時，沙土飛揚，爲此地之特色。此外造車亦復盛行，材料用樺木而不用釘。車有兩種，一爲古牛車狀，一爲狹而長者。狀如牛車者，爲人所乘車；狹而長者，爲搬運貨物什器之用。車體狀如長櫃，下置車輪，移家時，即以此載行李，而人寢處其上。曳之前行，甚爲便利。更有與此相同，專裝衣服什物之車。此等車上，皆覆以毛氈。移家之際，人乘之牛車，及狹長式之車，結隊而行，故爲大觀。車爲各家自製，車輪屈樺枝而成，故其準備，家家有屈樺枝備作車輪而曬乾者，到處見之。車有種種用途，如上所述，或乘人，或運貨，或收藏家具什器，故每一人家，必有相當之車輛。其平常不用時，則於天

幕周圍代作籬落。凡此狀況，皆可作爲朔漠之一種風俗觀之，其背景，與此等狀態調和，而成爲一種景色也。要之索倫生活，純爲牧畜而非農業。以其爲牧畜之故，房屋用輕便之天幕。以用天幕故，雖毛氈亦自爲之。毛氈係羊毛所成，故羊尤爲重要。不僅毛氈而已，作爲食料，羊亦甚重，故牧畜盛行。由此觀之，索倫之風習，正與蒙古無殊。余昔以爲索倫爲一半之『漢廳客』，即以狩獵爲生者；然今所目擊，則與蒙古人完全無異，而爲牧畜生涯。此俗得自巴爾喀蒙古，要之蒙古之感化，及於索倫，可謂甚著。據彼等所言，謂索倫居地，自昔定爲海拉爾河上流一帶，未嘗移轉。其鄰之巴爾喀蒙古，天寒則移於海拉爾之西，暖則復歸此處。由此觀之，索倫與巴爾喀，確有不同，索倫爲久住者，巴爾喀則爲移轉者。雖曰久住，然於其土地之內，多少略有移轉。余在索倫村中時，自他處遷來者，即有數戶。自車卸下行李，取天幕架而樹起之，上罩毛氈，以車連於周圍，立即成一人家，此爲呼倫貝爾政廳職官之宅。其有趣者，於天幕入口之兩側，貼有滿文之紅紙對聯；其室中置有印信，印箱之上縛布爲飾。此於中國官廳，每見之。箱上之布用黃色，殆所以表示爲官吏之宅歟。若是之類，彼等於移家之際，其構成房屋之簡單，可以知矣。

彼等所常用之什器，爲木器、樺皮器具及毛氈所成之囊等。毛氈囊之用處，爲便於裝入尋常零星器物。『黑龍江外記』之叙索倫曰：『俄倫春俗，重鮮食，射生爲業。然得一獸即還家，不貪多，亦不以負戴。自索倫達呼爾，舊亦然。近日漸知樹藝，闢地日多。呼倫貝爾依然牧畜爲生，富在羊馬，力田者寥寥也。』由是觀之，奧洛匈最重肉食，以狩獵爲生，然得一獸即歸，不多取。其次則索倫達呼爾，近來漸知耕作。呼倫貝爾之彼等，則依

然以牧畜爲生，富力係於羊馬之多寡，勤於耕作者極爲稀有云云。直至此書出版之際，呼倫貝爾之索倫人，以牧畜爲主，由此可以知之矣。

彼等之宗教如何？蓋不信喇嘛教，而純爲薩滿巫。余所往二村中，無巫人，云自外來，其巫皆爲女子。任至誰家，均見其祀有薩滿神像，蓋於毛氈上，以駝毛爲繩，結成人形，加以雙目。闊約一尺五寸，長約二尺五寸。二體相並，謂係男女二神，男名桀士波羅漢，女神僅名波羅漢。陰歷二月十五日，以粟納神口中，蓋即饌供之意。又在毛氈之右，貫以麻繩，掛小肉塊如串珠，其下襯以山羊之毛。於氈之左端，懸一小氈包，納山羊毛於其中而縫之。此即索倫男女之神，家家信仰，薩滿爲之祭祀，亦爲之祈禱。由此思之，則索倫之宗教，不奉喇嘛，從可知矣。

索倫人自昔以剽悍聞，昔俄人侵犯清朝之際，滿洲軍隊最爲活動者，即索倫人。以滿洲軍隊而論，索倫兵實最出力，故哥薩克等皆畏之。索倫人之得力，『黑龍江外記』及記載其他方面清代之書中，皆詳言之。觀俄國當時之記錄，亦謂與索倫大戰。余所調查海拉爾河上流所遺之索倫，即其子孫。彼等今雖與蒙古同化，然尙有一種樸訥之處。呼倫貝爾附近所居之索倫人，有二種區別，一曰索倫左翼（東索倫），一曰索倫右翼（西索倫）。余所往者即東部索倫。西索倫住於由此向西，即呼倫池貝爾池之西，以海拉爾河爲中心言之，即居於南方之索倫。索倫之分布，不止此二旗，如前所述，亦有住於興安嶺中者。即嫩江流域山中，今尙有彼等之部落。在興安嶺中墨爾根之北，索倫之存在，毋寧較海拉爾爲多。蓋嫩江流域，可謂爲索倫之根據也。

八 巴爾喀蒙古人之調查

索倫之次，所欲言者爲巴爾喀蒙古人。以蒙古語言之，爲 *Balaanongor*，自人種上觀之，屬於蒙古人。但既非內蒙，亦不屬於外蒙，而純爲別派之蒙古。宛如張家口北之察哈爾蒙古，不屬於內外蒙古者相同。海拉爾之巴爾喀蒙古，爲『蒙古游牧記』所不載，而完全屬於別旗。此實屬於滿洲官廳即海拉爾『滿洲安邦』下之蒙古是也。共分四旗，其分布，自外蒙之哈爾哈蒙古之北，即自貝爾池至呼倫池，及沿海拉爾河地方。彼等極富於家畜。其性質狡展，動輒有理由，遠非索倫或外蒙古之質朴者所能比較。縱非海拉爾方面，即其南之貝爾池及哈爾哈流域所住之巴爾喀蒙古，余昔在其地旅行時，每與相遇，彼等動輒歪纏，性質極惡，請就拙著『蒙古旅行』觀之可也。

此次所訪問海拉爾上流之巴爾喀蒙古，即其一類，性好糾纏。例如客至其地，則當地酋長或總代者必來窮詰持有若何之護照，爲如何身分之類。若此云云，爲其他蒙古人所無，而屬於巴爾喀蒙古之特色。又彼等如前所述，以富於家畜之關係，對於其他蒙古人，大有傲慢之概。如海拉爾河上流之巴爾喀等，於其附近之索倫人，幾不在其眼中，毋寧進而有蒙古化之臭味。又成爲呼倫貝爾政廳之中堅者，自爲多爾人，但其管下，占有大力者，則爲巴爾喀蒙古。故自索倫觀之，彼等巴爾喀蒙古，蓋在極高之位置也。

此次調查在海拉爾河上流之巴爾喀。以巴爾喀蒙古之分布言，爲最北部之部落。其位置東控海拉爾

河，在高岡之間，丘陵爲之屏蔽。其部落分爲三羣，戶數總共二十四五家之譜。溫暖之季節，移居於此，氣候寒冷，則遷往海拉爾西方之原野矣。

余所宿人家，爲此處部落中之最富者，其天幕張於村中最高處。其家飼牲畜極多，僅馬一項，有二千頭之譜。巴爾喀與索倫不同，信喇嘛教，家中供喇嘛佛像。其與內外蒙古異者，即同時亦信薩滿教，蓋半爲佛教而半爲薩滿也。即如余所住人家，佛像之旁，亦掛索倫人所祀男女神之毛氈，是即索倫項下所述薩滿之神。由此觀之，所謂信奉喇嘛，實在表面；自彼等精神狀態言之，謂爲薩滿之信徒可也。

彼等風氣慄悍，昔屢言之，而較索倫人爲伶俐。且如女子者，最爲活潑，對於吾等，亦大有倨傲之象。其風俗與索倫及此外之蒙古人相同，著窄袖長衣而穿長靴。富家男子，爲中國裝束。女子與男子同，戴帽而着長衣。有夫者之頭髮，結成二辮，垂於腦後。此點與其他外蒙附近巴爾喀婦女不同，大須注意。但後垂之二辮，再加發達時，則與貝爾池或呼倫池附近之巴爾喀婦女頭髮相同。此外之風俗，無論男女，與貝爾池、呼倫池附近之巴爾喀無異。房屋亦爲蒙古式，又與前述之索倫相同，寒時張毛氈於天幕之上，入夏則以蘆或草編成之席，與之交換，夫然則善於通風矣。

毛氈製造極盛，此亦爲女子職務。男子以女子所製成捲入席中之毛氈，乘馬曳之，爲使之堅固之用。亦多造車，羅列於室之周圍成圓形之籬，如索倫所見。食物與索倫相似，惟盛乳茶之器，爲金屬之筒形茶葉罐，此則內外蒙古相同者也。方余勾留於此，有張天幕者二家，其門口樹木四根，掛毛氈小片於其上。詢之知爲

生子之標記，有此則爲示人勿入之意。與所謂注連繩，有同一效力。以之與朝鮮或日本風俗，比較觀之，其間疑必有何等連絡也。

巴爾喀蒙古多富家，生活豐贍。但其中亦有貧乏者。凡貧人則如索倫所見，住於污穢之蒙古包中，冬夏相同。此處富人，多畜駝馬及羊之類者。歐戰以後，貨家畜而獲利者甚多。余所宿人家，前年賣馬於中國軍隊，每二頭值千盧布（舊俄政府之紙幣，百盧布時值當日幣一圓）；日前賣與中國政府之馬，一頭合八百盧布。由此觀之，則彼等家畜之多，且因之而獲利，從可知矣。在內蒙古最富於家畜者，爲烏珠穆沁。此外則內蒙無與爲匹者，於外蒙有之。

巴爾喀蒙古，既有財富，且長於理智，故於附近民族中，大占勢力。雖如外蒙古者，於巴爾喀亦懷戒懼。中國政府曾有一時無如呼倫貝爾政廳何者，要亦憚巴爾喀之勢力。彼等既挾有如斯氣勢，故不但對於附近民族，大爲倨傲；即於外來人士，亦不憚示其傲慢不遜之態度。外蒙古人，以巴爾喀所住地方爲畏途。昔余自外蒙向巴爾喀探險之際，實因此而屢感不便也。

屬於呼倫貝爾政廳之民族，除多爾人爲首腦外，主要即爲索倫及巴爾喀。且巴爾喀可謂爲所有各旗，均受呼倫貝爾政府之支配。此外尚有李里亞，由阿農河流域附近，遷移至此者。此外則有愛留德，是爲住於外蒙西面加爾馬克蒙古之獨特者，亦移居於此。故彼等自他民族觀之，比較爲新來此地者。巴爾喀蒙古人，一名齊布丁，即舊巴爾喀之意，凡不奉喇嘛教者，均以此稱之。

其次應注意者，爲奧洛匈，此族住於興安嶺山中，不能於海拉爾見之。故余此後欲深入興安嶺，而探奧洛匈之居址焉。

第三章

一 奧洛匈之探訪

其一 奧洛匈之分布

通古斯民族一支派之奧洛匈 Orochon，言其地理學上之分布，自嫩江西北，興安嶺之山中，北方及於額爾古納河合流於黑龍江之前岸；實爲畜養馴鹿，逐水草而居者。在滿洲有統轄奧洛匈之官署，近來且設學校，然仍爲遊牧之民。今有以馬爲家畜者，本來則馴鹿爲家畜；而狩獵爲彼等之生活，以狩獵爲生之故，乃逐水草而移轉無定矣。

奧洛匈分爲南北二支，北方奧洛匈，自經過嫩江西北之興安嶺中，直至阿穆爾對岸，皆其分布地；南奧洛匈則分布於墨爾根迤南之興安嶺中。俄國所造中東路，其經由之興安嶺中，即南奧洛匈之分布區域。以敷設鐵路之故，奧洛匈之遊牧地，爲之切斷。故北方奧洛匈，以馴鹿爲家畜，而南奧洛匈，則以馬爲家畜。馴鹿數少，飼養不易，故至此云。

南奧洛匈，在呼倫貝爾政廳管下。故余在海拉爾，欲探此南端之奧洛匈，其實由政廳派人陪往則甚佳。計未及此，余乃單身出發。以探查奧洛匈之道路，詢諸政廳，謂以布哈多附近爲最宜。布哈多者，與安嶺內中東路之車站也。

其二 箱根的布哈多

七月二十七日午後二時過，自海拉爾出發而向布哈多。汽車自通過迦藍台車站後，次第上升，入夜而至布哈多。此行豫先通知駐該地之日本兵站部，故以馬車至驛相迎，乘之而入宿舍。二十八二十九兩日，不得已均留該處，一則以雨天之故，一則以探查奧洛匈所必需之車及引導人，皆須準備之故，費此兩日光陰。布哈多宛如日本之箱根，位於與安嶺之分水點。東南行，則爲嫩江流域；西下則爲海拉爾河流域。布哈多爲其中間之高地，周圍白樺成林，亦有宿舍等設備，儼然有園遊地之風味。有中國商店，成爲一般之避暑地。有水有樹，又在高處，空氣清涼，爲消夏計，可稱適當。在今已爲繁盛之處，然在鐵路未築以前，純係森林，而爲奧洛匈之遊牧地。自俄人築路，於此設停車場，加以種種布置，於是面目一變，而爲與安嶺中之樂土矣。俄國橫斷與安嶺而設鐵道，本爲極大事業。昔滿洲朝廷，嘗連絡齊齊哈爾與海拉爾之際，通過與安嶺之困難，證諸當時記錄可明。然俄國以東漸之野心，無論如何困難，竟以鐵道貫通滿洲，而路軌遂突破險阻之與安嶺。其鐵道工事之艱難，凡身經其地者，無不瞭然。觀其路軌敷設之狀，極多無理之處。尤可注意者，爲此處無一隧道，線路皆似在山上經行。職是之故，路線非常彎曲，兩峰之間，須大作紆迴，狀如旋渦而過。即此以觀，則俄國

築路於興安嶺，其工程之艱險，可以知矣。若有隧道，則可循直線抄近前行，但不爲此。其線路中，到處立有俄兵之步哨，蓋視此處爲要害也。俄國所以必行此艱難工事者，一則以交通之故，一則欲利用於軍事，其意可思而得之。

其三 興安嶺中之彷徨

三十日準備既終，乃自布哈多出發。同行者爲喇井中尉，憲兵一人，從卒二人及余之從卒一名。僱俄國式馬車二輛，畜馬者爲中國人。別隨一孛里亞人，作爲嚮導。僱馬時非常困難，附以條件，始獲僱成。據馬主人所言，謂與洛匈人異常齟齬，若馬爲所奪時，須償其馬價。條件既遂，始得成交。蓋與洛匈人往往夜間至中國人村落中盜馬，故中國人惡之甚深。顧余不信其說，自中國人觀之，與洛匈爲可怖之人類，亦未可知；但自吾等觀之，則毋寧較中國人爲質朴。故余毫不介意。嚮導之孛里亞人，其名曰杜爾克包衣，無父母亦無子女。能操中俄語言，蒙古語自不待論，滿語亦略知之。雖曰孛里亞人，自容貌觀之，大有與洛匈人之狀，意其或爲與洛匈與孛里亞之雜種。其貌既類似與洛匈，亦能略通與洛匈語言。

一行人衆，午前七時半出宿舍，於沿鐵路之溪畔，取道而進。此處鐵道，於蒙古人等亦有關係。故各處立有木牌，大書『不可通過此處』或『此處須注意』之類，所書爲俄、漢、蒙三種文字，爲他處所不可見者。我等經行之路，爲平原，雜草如茵，野花錯亂，其爛熳之色，非大陸不能見之。日本所謂高山之花田是也。興安嶺正在百花盛開之時節。橫斷路線前進，於平野之間，忽見小山突兀，嚮導人呼之曰包克的阿拉，即極樂山之意。此

間地名，多爲蒙古語，如布哈多者，即與蒙語有關係。望極樂山，經草地前行，至十一時，遂至山下，自布哈多至此，適爲十五華里。於是下車，出所攜之麪包等，了卻晝食。極樂山，爲一小岩，呈菱形，露出於平野，故易注目。蒙古人昔名之曰波羅漢，波羅漢者，佛也。故此山名曰極樂山。附近車站，名曰波克突，蓋由此山而命名者。蒙人於此山，極致崇敬。吾人休息於此之際，與一中國人談話，知奧洛匈即在附近。即去此不遠之火連溝，有小板房，奧洛匈夫婦及小兒共三人居其中。得其指示，心中頓有一道光。先至其地，然後往觀其部落，余懷此意，於是出發。

道路與前相同，行山間之曠野，左右草花亂開，余等分花而進。山間道路，約可三十華里。車行草原上，徐徐前行，約十五華里處，已見草房。房積草爲之，實原始的房屋。有四五中國人住其中。其操業刈近邊之草，乾燥之，積載於大車，運往布哈多，賣作馬料。此係大有盈餘之業，中國人直入此等山中爲之。此處有溝自西來，即所謂火連溝。溝中有魚如鮎，同行憲兵携有釣鈎，捕鱗斯之類爲餌試之，釣得不少。蓋山中之魚，今始知有人垂釣故也。居此之中國人，爲原始的生活，採某種野草煎之，代茶而飲。余試嘗之，亦多風味。稍息後繼續前行。途中所遇者僅採梔子之中國人數名，梔子者，草實，色黃，與日本之「菰幽」實相似。漸進又於路旁見草屋，亦爲二華人所據。過此則長無人烟，所行皆茫茫草野。嗣於右側見一中國人家，憲兵偕馬夫往問奧洛匈事，則謂繼此以往，惟有小屋，終不得其要領。更前進，遂達火連溝與他水合流處。渡之，在溝西有小板房約七戶，與前草房不同，其屋爲巨木所搭成。主人爲俄國人，所僱中國苦工數人居之，而無一俄人。工頭曰孟昭祥，能

通俄語，余等遂於此休息。

布哈多至此爲五十四華里，自最初割草小房至此爲二十四華里，蓋以極樂山爲中心，一周而來此。雖以夏日之長，亦已近暮。地在火連溝岸，故村名亦曰火連溝。此處本爲大森林，由此伐木，水大時即於溝中送往下流，以故有樵人所住小屋。屋旁多積材木及薪。余等開其中之一家，寄宿於中。試探奧洛匈事，謂今不在此處，甚爲失望。惟彼等談話之中，謂昨夜有奧洛匈人約十名，來此盜馬，開鎗逐退之。今夜難保其不來，故武裝以待。時中國人實皆武裝，觀之可知奧洛匈與中國人，近頗不睦，而爭鬪不絕也。所言而信，則中國人之畏奧洛匈，初非無理。誰是誰非，難於分別。據中國人所言，謂奧洛匈以鳴笛爲號，因笛聲而離合，爲極癡惡之強盜。然嚮導人之李里亞人，聞之而笑，謂實大謬。奧洛匈爲極溫和之人類，人數亦不如所言之衆。余聞其言，輒疑中國人恐嚇我等，故爲無稽之談；然觀其現尙武裝，則又不盡誑語。要之奧洛匈人與中國人，不相容，由此可以知之。孟昭祥與余約，謂明日導余至奧洛匈處。此地在山中，又臨河，故七月晦日正在酷暑之中，而非非常寒冷。夜間寒氣殆欲裂人肌膚。於是置薪爐中，聊以取暖焉。

其四 奧洛匈之存在有無

七月三十一日晨當出發時，昨夜約爲嚮導之孟昭祥，忽有不願往之色。於是更與談判，終使允爲余等先導。除孟外，更使一馬賊狀之青年同行。以記念故，一同攝影，然後出發。先渡流經村前之火連溝，由山間向東南進行，一路爲谷地草原，近西首丘陵前進。漸爲針葉樹之森林，落葉松到處見之，愈進愈多。約計行九華

里，發見一奧洛甸架屋之遺跡。即兩方以木交叉，作爲支柱，其上架有橫木之爐跡。嚮導之李里亞人，謂係奧洛甸會造小屋之跡，大抵奧洛甸或會露宿此處。橫木上吊藥罐之類，似取以焚火燒水者。於其處見還有傀儡（蒙語曰白耳）之一角。此地本爲落葉松之森林，今則白樺雜生。據李里亞人所言，謂所支之木，係數年前物，不能認爲新近者。然不能否認其爲奧洛甸，則奧洛甸曾在此處，自屬顯然矣。

此後取同一方向稍進，爲森林之山地，車行不易，不得已東轉而進山腰。山路漸高，傾斜稍稍峻急。在森林中，偶拾得石器時代土器底之破片一枚。此器正爲石器時代物，其質混以砂土，極不完全而燒成者。由此思之，在此去人寫遠之林中，當時有民衆居此，可以知之。是爲此次旅行中，意外之發見物也。與安嶺中，有石器時代遺蹟之說，余曾於蒙古旅行中見之，例如西烏珠穆沁、阿祿科爾沁、札魯特、巴林之類皆是。此處亦爲與安嶺北方之續，益知與安嶺中，當石器時代，已有居民。此於蒙古石器時代之研究，大須注意者也。

漸次登山，左右均爲白樺之林。穿林而行，異常愉快，風景大佳，不期然而爲之攝影。此處本爲針葉樹森林，不知何時，爲人燒伐，其後遂生白樺。大抵俄人在造路之際，盡伐此處之針葉樹，一時或會變爲童山。清朝往昔，當不如是荒落也。凡此感想，由白樺生長之狀態，可以推而得之。從樺林漸次下降，復至谷間低地時，正爲午前十一點。行衆於此，少憩秣馬。余等以所携食物，權爲午餐。於此乃有事件發生。即嚮導中之一人，所謂孟昭祥者，忽於此處言歸。彼本言導往奧洛甸居處，特地隨行者，奧洛甸未曾遇見而欲毀約歸去，種種勸諭，頑梗不從。第言去此不遠，有名枕棒子溝者，其地有俄人，就而問奧洛甸之蹤跡，必可得當，可爲作書紹介云。

云，而決不肯再向前行，其態度頗爲可惡。同行之傭井中尉拔所佩手槍，作不爾則發射之勢，其狀儼然與活動影戲無異，余爲調停，此幕始告終結。孟自此即歸去，同來二十五六歲之青年，遂爲嚮導而繼續同行。於是就食，但此處無水，各以所携水瓶，潤其咽喉而已。

食訖，大衆沿谷地而進。左右兩山之距離，約二公里。右山有落葉松及白樺雜生，呈密林之狀。吾等取道右側，向南而進。谷地亦一草野，夏草叢生。此處有一溝渠之跡，察其形狀，似直至近年，尚有流水者，今則完全乾涸，僅剩溝形。碍途之草，高幾及胸，注意視之，有一車跡，即以之爲路引，繼續進行。未幾轍跡復不可見。其時自衆中有憲兵及從卒等，向溝之對側，探查道路，乃見草上有人足踐踏之痕。又以此爲路引前進時，足跡分爲兩路，究屬何方，不知所擇；又稍前行，足跡亦完全消滅。如是者前進約十二華里，兩山之間漸隘，終則谷地盡而有山迎面矣。

不得已而登山，其後復有山嶺，前有平地，似亦爲森林而伐去材木者。又覺其曾有人居，蓋見伐木之痕，與夫假造板房之跡，縱火焚草而現焦土處有之。見土處爲圓形，直徑約九尺，燒燬尙存。據李里亞人所言，謂此處係奧洛甸人會居之跡，密草之中，有圓形土地者，爲薩滿巫女祈禱處。今奧洛甸不在此處，或即在此附近，亦未可知，請往偵察；未幾，去而復返。據其報告，謂草上有蹂躪足跡，但皆似一兩日以前者，而非最近之足印。但此非中國人足跡，何以言之？則附近絕無中國人故也。若此足跡果爲奧洛甸，則所居必去此不遠，於是在吾等之間，遂儼然有一大疑問之狀矣。

晝餐後之途中，於空溝對側，見一小草房。此似俄人築與安嶺鐵路時，由此採取材木而暫設之小屋，今則全無居人，有柱朽簷傾之可憐景象。此等建物，中國人多取作刈草之用，然棄而不顧，大抵因溝水已涸之故。大衆至此，水瓶已乾。自今以往，宜向如何方面，無能知者。以爲李里亞人，以導引我等，尋與洛匈居處而來者，但此人直絲毫無用。馬賊狀之青年，亦復狡脫而去。赤日當頭，涔涔汗下。雖覺口渴，欲飲無水。大衆幾不知所措，要宜探水源而行。先使從卒，往尋水道，遂發見朽株之中，存有積水。然甚污濁，纔可飲馬。羣衆膽寒，而馬自晨及今，未嘗少飲，已頗疲乏，先使飲之，助其氣力。更使從卒搜尋，忽於積水之旁，發見清泉。同人大喜，趨而赴之，既愈其渴，且滿貯水瓶。於是勇氣大增，廣續前進，首即聚商，宜向何處。幸自有水處向南，見車輪通過之跡。追蹤而行，宜必出於坦途。所言雖如攫雲霧，然決照此進行。路漸向南，忽變爲登山之道。

此處在經行路中，樹木較盛。其樹木亦爲白樺中雜以落葉松之密林。行於其中，到處見有小刀削去樹皮之跡。此非與洛匈不能爲，遂疑彼等近或通過此處，或則附近有其住居之地。既達山頂，展望之，第見連山複嶂，聳其翠色，自南而北。此皆與安嶺之羣山，余所立處，亦此山之一部。我等乃覺所經方向，與與安嶺並行。於此稍息，後就下山之路。既經下山，又爲谷地。兩側有山對峙，樹木蒼蒼，聞潺潺流水之聲。近觀之爲一溝，水清如玉。自飲馬處至此，約十二華里。沿溝野草繁密，幾可沒人。沿谷道背山之處，有與洛匈曾經住居之跡。其處有石三塊架成品字形，其下有焚火之跡，有剝落之樺皮在其近側，更有卷其所剝樹皮，以之爲薪之痕跡。又滿人所用之烏爾靴中，寒時置入之烏拉草，有遺棄於此者。又見有烏爾靴後跟之跡。又有墊踵之紙片散

落於其間。凡此用烏拉草之狀態，剝樺皮而用之之狀態，架石爲爐之情形，皆奧洛甸之遺跡無疑。其散亂之紙片，注意觀之，爲大正六年中發行之『萬朝報』。觀此知於大正六年後，必有居此者。且東京印刷之報紙，入於此處，觀之可知日本勢力，已及於興安嶺深山之中。曝於雨露中之萬朝報碎片，令人有難於棄置之心。恐係在日本第三師中者，輾轉爲山中之奧洛甸人所用，自去冬至今春之間，用後棄此者，未可知也。

谷川之旁，爐石近處，烏拉草異常茂盛。草木野生，爲滿人及通古斯人所喜。此爲細草，纖維極其緻密，冬日以之包脚，着烏爾靴時，脚上不生凍瘡。故烏拉草，滿人或通古斯人多用之。卜居於有烏拉草處，實大有奧洛甸之風。最初僅見曾有爐火之處，注意觀之，更見隔川數丈之地，於草間支木，上載巨樑，葺以苦草之小屋，約可容二三人坐臥，高僅三四尺，大抵爲狩獵之用。與焚火之跡，兩方殆互有關係也。此處後爲羣山，前臨小流，四周樹木繁盛，暫作凌寒之處，實稱適合。且附近多烏拉草，必有彼等極佳之居處，可以無疑。奧洛甸曾經居此，爲去冬或今春，固已知之，惜今不復見耳。於是撮小屋之影而爲之記載，種種調查後，沿谷川而下。

所行爲雜草叢生，山石歷碌之谷地，或車或步，皆多困難。自有奧洛甸狩獵小屋處，下行凡十二華里，已爲夜間九時。即爲露宿之計，刈草而張天幕，焚火取煖。本日行程，自火連溝至此，約五十四華里，蓋升降山路而踏破芒鞋矣。露宿處在岩下，於沖積土上，亂堆圓石，一朝降雨，谷川水漲，此地當爲河牀。谷地自下降處至此，漸漸開濶。露宿之處，去前山距離約四百米，亦爲落葉松所生之處。觀今日所經各地，乃知身在興安嶺萬山之中，而爲越過分水嶺之困難旅行也。八月一日，早起出天幕，食訖後於午前六時出發。曉風拂面，心神爲

之怡然，遂涉前面展開之谷地，以對面高地爲目標而進行。谷地中央有一小流。其左右，列生雜草，水流於根下，沖去土壤，僅存草根。故有草處甚高，無草處陷入，其凹凸甚爲激烈。而高處有紅花亂開，其色甚美。車行於不平之地，進行甚屬不易；一經陷入窪處，復出頗爲費力，故需時極久。橫斷四百米之谷地，至費二時有餘，而後漸上對面之高地。有此等谷地處，蒙古語稱爲『脫克羅貢巴拉加』云。

既登高地，而蚊蠅之類，無數成羣，向人突擊，遂去復來，不勝其擾。森林地帶中故多蟲豸，此處亦然。試探此地有無道路，幸而見一轍跡，循之而進，忽已無蹤。不得已約摸前行，蚊虻襲人，與前無異。進行未幾，見一中國人家。入而視之，寂無居人，惟見空屋。由此下山入谷，其地狀態雖與前同，但見行人時時往來之跡，踏地已堅，車行較易。余等下涉谷地時，見對岸二人，向西遯匿，越谷而達前岸；又見一中國人家，入而觀之，有家具食物之類，而闕無其人；屋之近傍有地，大植鷲粟，着花甚美，乃知此處爲私種鴉片處。中國人乃入深山避人耳目，爲此營生。曩見二人遯匿，蓋誤認余等爲官吏，來此追捕者。人跡不到之處，冒險以造鴉片，乃爲余等所知。從行之華人，見所遺之鴉片與夫食物，欲據而有之，爲余等所阻。屋之前有一小溪，渡溪時，丘陵突出，小溪環之，成三角形。沿丘陵之裾，順流而行，則大須迂回；故橫斷其一角而行，立即下降。其前展開爲平地，知昨所從來之谷間，至此而始開展。自此行十一二華里，爲午前十二時左右，乃達枕棒子溝。

於此處稍息，進午餐。所謂枕棒子溝者，傍有一溪，即名枕棒子溝。自昨迄今，或左或右，始終不斷之谷川，亦即此溝。此處地名，即因此溪而得者。溪畔有俄人古尼亞哥夫氏之屋，從近山砍伐材木。其監督者有三俄

人，及中國人數名居之。屋爲俄國校倉式，三戶集合而建築者。旁有小川，其流清冽。亦有倉庫，多積毛皮。時俄人方將晝食，余等適至，大受歡迎，享以牛肉與夫清湯。余乃表示謝意，贈以茶、糖，相互歡語。叩以此地狀況，則謂三年半前，奧洛甸人常以毛皮，來此交易，近不復至。觀此可知附近昔爲奧洛甸游牧之地。中東鐵路橫斷興安嶺敷設之際，近處山林，大加削伐，而奧洛甸失其游牧根據。但亦知其三年半以前，尚持毛皮來此交易也。

食後稍息，午後一時出發。沿溪再進，山巒益復開拓，遂成曠野之狀。自俄人家出門後，途中更無人家，亦未見有行人。惟適所遇三俄人中，有一人乘馬至耶爾，遂與吾等同行而已。約行二十餘華里，平野已盡，忽變爲峻坂。登其巔少息，引領前望，但見山岳無窮，重疊相合，絕無人煙，使人有深山幽邃之感。下坂時復有谷川，沿之而進，太陽已漸西下。溪風送涼，令人忘倦。達耶爾川時，落日已無餘暉，成爲闇夜。於午後十時，抵耶爾驛。自坂道至此，約二十四華里。溪畔一路，惟有草木，蓋沈寂無人之境也。

耶爾云者，爲興安嶺中一車站，余擬於此處乘汽車歸布哈多。峴井中尉往問發車時刻，知在十二時左右。至發車爲止，尙有二時餘裕，爲出發之備。收拾行李，分一行爲二組。憲兵一人留此，帶領中國人夫等明日動身；余及峴井中尉，與從卒二人，以及孛里亞人，定於今夜汽車出發。是夜無月，純爲黑夜，咫尺不辨，摸索而至車站。汽車誤點，來須一時。比及乘車，已爲翌日午前四時。今日行程，八十華里而弱，奧洛甸之探險，先於此告終，要之純爲「奧洛甸不遇記」而已。

其五 探訪之結果

此行得何結果？欲稍述之。此次所調查之區域，爲嫩江上流與安嶺之山中，且突破其中央脊髓山脈。讀者由此，於興安嶺內部之狀態中，俄人在此中之若何狀況，中東路通過此山之故，與安嶺有何變化，意爲可略知梗概矣。

本來此處，作爲奧洛甸分布地帶，實爲最鞏固之區域。俄人在附近敷設鐵路以前，南方奧洛甸，始終於此逐水草而爲蟄居生活。以狩獵爲業，食肉而貨其皮，以度安閒之歲月。自俄國敷設鐵道，彼等居地，爲之切斷。野獸所棲息之山林，爲彼等生活之源者，濫加採伐。而彼等之樂園，可謂一旦破壞。且伐木者之侵入山中，俄人及中國人深入內地，皆爲使彼等別求居處之原因。據余所見，彼等居處，普通多背山臨水，而一家族大概即爲一戶。據俄人之言，奧洛甸直至數年以前，尙來買賣，近始絕跡。奧洛甸支木而焚火之跡，與夫造屋之處，共得四所。可見彼等至近年爲止——在某處，則去冬至今春之間，尙來此處。其痕跡有新有舊，而以舊者爲多。然觀大正六年之萬朝報，則去年至今今年之間，亦會居此者有之。又觀蹂躪草叢之足跡，亦不能謂爲甚久。大概自昨冬至今春，或再較近，亦未可知。要之彼輩似以中，俄人等入山伐木，遂去近地山林，而於人跡不到之深山移其居處者。又在近處遊牧之彼族，殆已不畜馴鹿，因旣無馴鹿之足跡，且未見有鹿糞。彼等狩獵至此，時或盜人之馬，意謂此等皆須注意者。修倫格氏區分奧洛甸爲南北二支，稱嫩江流域及在興安嶺者爲南部奧洛甸；而南部奧洛甸，以有馬之故，名曰『飼馬奧洛甸』。氏當成書之日，彼等已不以馴鹿爲家畜。而

『馴鹿之奧洛甸』完全屬於北部，彼等大抵自冬至春，住於興安嶺附近，春暮迄秋日，移住於興安嶺之北；是蓋以氣候之關係，而於狩獵方面，殆亦甚爲相宜。與彼蒙古人因冬夏而移動者，大略相似；況如奧洛甸以獵爲生者，尤覺其爲必要也。

彼等在寒時居此，由彼等皮靴中所用烏拉草，即可知之。蓋着牛皮靴名曰烏爾者，此爲滿人及通古斯人所特有，奧洛甸人亦用之。且其剝樺皮，構成種種器具，又之以張天幕等，尤足示彼等之特色。惟余不幸，未能一遇，而作奧洛甸不遇記。但於數處見其遺跡。今俄人以中東路橫斷興安嶺中，俄人民雖麇集於附近；而彼等別循一徑，至興安嶺山中，或由鐵道線或由南至此。自秋迄春暮，爲狩獵生活，可由此而知之。

一一 齊齊哈爾附近之探訪

其一 滿洲風俗之省城

八月四日晨，歸布哈多。由此決定往哈爾濱，先向齊齊哈爾，搭是夜九時東行車出發。此爲特別快車，乘車極爲困難，幸與崛井中尉同行。車中有往海參崴之俄人，種種交談，頗爲愉快。五日早四時，到齊齊哈爾站，爲駐該地之日本兵站司令部諸君所迎。在司令部朝食訖，往遊齊齊哈爾城。

有車站處雖曰齊齊哈爾驛，然真正之齊齊哈爾，相去尙有三十華里。俄國築路之初，本欲設線路於齊齊哈爾之旁。然當時中國官憲，謂築路於其旁，有不便之苦衷，遂於遠處設立車站。實則設於近處，反爲便利。

大抵滿洲鐵路，多遠離省城。從前中國官場之意見，以爲外人敷設鐵道，必兼有何等危險，故拒絕其逼近省城或街市，意實不願其敷設。由今觀之，則大爲不便。齊齊哈爾亦然。近以補其缺點之故，於車站與省城之間，造輕便鐵路，於是交通始形便利。車站所在地，本爲荒原，絕無人家。自設車站後，人民忽然聚集，今已爲繁盛之街衢矣。

午前九時，乘輕便鐵道，向齊齊哈爾城。線路設於沙丘之上，即與蒙古沙漠相連之處。一望平遠，地形富於大陸氣象。齊齊哈爾之南，爲內蒙古之札賚特旗，嫩江流於附近。汽車沿線，可見點點村落。其中尤多滿洲旗人。到省城後，日領事山崎氏來迎。至領事館後，即投宿於日人開設之客棧名曰東旅館者。午後上街閒遊，領事館派巡警部長赤司庫太氏爲導。

齊齊哈爾城，爲黑龍江省之首府，與彼盛京省之奉天，吉林省之吉林相同。惟此處最在滿洲內地，與奉天等不同，罕受文化之影響，多少存有昔時面貌。以中國省城而言，最足使人依戀。據領事言，此處之戶數，現今合漢滿約八千戶；二十四五年以前，約有五千戶，可謂無甚增加。較其他省城或都會，其進步程度，終有不及之處。街市之中，雖亦有較新之風尚，終不脫中國舊時迂徐之態。商店大概爲漢人所經營，市街之狀態，與觀舊式中國街無異。滿人大概住於市外。省城周圍係土牆，有四門與城外交通。滿人即住於北門之外，即旗人街，有日本士族街之風。從前北門之外，必爲煊赫地方無疑。

滿人之風俗，男子與漢人同一薙髮。衣服多着灰色布袍，望之似終有特別優長之處。婦人有梳新式髻

者，然大抵爲兩把頭，及其他舊式梳法；更有梳日本式者，與日本婦人無異。其房屋爲他省所不能見之舊式。例如周圍繞以土垣，主屋居中，其前有屋與之相對；再前則爲牌坊式之大門，門後有屏風，門前立神桿。房皆草葺，屋山頭有二木交叉，日本謂之千木。屋上之列有千木，以及牌坊式之大門，與日本伊勢神宮之建築極似。今日在此附近，人家周圍，多繞以土垣，本來皆爲木柵。若至吉林省長白山一帶之村落，雖今日尙以木柵爲垣。入室之門，爲牌坊狀；若無周圍之木柵，則主屋與牌坊，即不相連屬。試觀伊勢神宮，當中爲草蓋而列有千木之本殿，前立牌坊，而繚以周垣。春日神社，亦復如是。此外神社無垣牆，其牌坊與正殿相離，別自建立。日本古昔，亦復正殿居中，牌坊與周圍木柵相連無疑。觀滿人房屋，可以知之。凡此種種，皆應注意也。日本房屋，有爲南方形式者，但北方亦見此種構造。要之歸於當地材木多少之問題。如草房之類，不能謂爲南方所特有而北方無之。又如梭倉式建物之類，北方亦甚多；於長白山方面、松花江上流、及阿穆爾上流尤然，故以爲此非南北問題而爲樹木問題耳。滿洲人家，均有『溫寶』，瓦煙囪矗立於外，在昔除旗人外不許有此。又因各地，有於草房之緣，以石灰塗成瓦滴水之狀者。所立神桿，每當年終祭祀，於錫製之旗杆斗中，盛以豬肉或食物，所以事神者。神桿純爲滿人舊俗，漢人無之。古朝鮮之馬韓風俗，亦立神桿，與此相同。在此處之滿人，純爲土著。其容貌，面略帶長，頭形稍近澗頭，亦有爲中頭者。要之滿洲人在通古斯族中，爲稍近於中頭者。亦有澗頭，然澗頭與中頭之間，大有混合，此不可不注意者也。

以齊齊哈爾爲中心，所分布之滿人，當時必爲八旗駐防而設。故附近各處，留有滿人村落。滿人之氣質，

較諸漢人，頗多溫順之處，但或則同化於漢人。滿清既倒，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滿人生活，大爲困苦，與日本明治維新後，士族之陷於窮境者，同一狀態。賣家具什物者，多不勝言。齊齊哈爾大街上，至有滿洲旗人，出賣其家譜者。此外如康熙、乾隆所下之聖訓，御製勤政要旨之類，皆多出賣，余亦稍稍購得之。在今日若欲購滿文所書各物者，在齊齊哈爾，可以極廉價值得之。觀此則滿人之如何困窮，可以窺見。倘在昔日，視爲重要而貼以錦籤之譜系，或由皇帝特頒之宸筆，可稱爲家寶者，亦以三文二束，賣而去之。滿人今日之狀況，實爲可憫。彼等今似成爲特種部落。我等入滿人家中攝影時，則大爲所惡，似有一種猜疑之狀。此殆由爲中國人所壓迫而然。此外，則滿人常與滿人往還，與漢人格格不入。至其家中觀之，似貧乏之士族，僅剩排場，實則生活非常困苦。但其家庭之中，仍如昔日，搖籃之類繫於棟上，置小兒於其中，其母繫繩於籃上而搖之，宛然舊日滿人之面目。要之欲研究滿人者，當以齊齊哈爾爲最宜也。

市中到處留有舊時城壁，今城爲某時代新築者，故尙留有舊日城牆。城內有關帝廟及孔子廟等，回教之清真寺，此處亦有之。余旣閒遊各處，又觀其公園，是日即宿旅館。在市中更漁獵書肆，幾盡爲鉛印、石印之類，木版書幾極罕見。中國各地皆然，於齊齊哈爾尤有此感。書肆完全不售舊書，即活字本、石印本，大概亦多爲學校教科書。中國人思想之變化，由此可以知之。是夜爲領事館所招待，與領事及館員，縱談齊齊哈爾各事。

翌日，又由巡警部長引導，往北門外滿洲旗人街調查，並爲攝影。旣訖事，於午後二時，着手爲多爾人之

調查。

其二 多爾之調查

搭輕便鐵道，於齊齊哈爾站下車，沿中東鐵道線路，向西方多爾人之村落。此處名爲昂昂溪，戶數凡二百五十。其房屋與齊齊哈爾之滿人相同，草房而上列千木，前樹神梳。室中有小兒搖籃，室外有磚瓦之煙囪。女子風俗，一如滿洲，亦見兩把頭。此處旗人房屋，建築愈舊者，愈爲滿洲式。至近車站，則多類山東派。觀此可知山東人之勢力，近年以來，雖黑省亦顯然波及矣。昂昂溪村爲滿人與多爾人雜居之地，附近之中國人，稱之曰多爾村，實則不然。但其先，多爾人實爲主體，而滿人後入者。滿洲人爲中國人所壓迫，猜疑心極深，既如前述；多爾人亦然。余等來此附近，向一女人問路，乃有戰栗變色之狀，由此可知自爲中華民國後，漢人壓迫其他民族之狀態矣。多爾人之風俗，完全與滿人相同。

齊齊哈爾街市及附近一帶，本爲多爾人之村落無疑。現在附近之地名，尙有不少爲多爾語者。匪啻齊齊哈爾，凡嫩江流域，均爲多爾人之根據。滿人來自東方，征服其衆，開闢齊齊哈爾城，使其軍民移住，故多爾人遂與滿人雜居。多爾人自爲滿洲所征服以來，編入旗籍，而入於八旗之中，完全爲滿人所同化。但昔之多爾人，必於嫩江流域，盛爲分布無疑。其北有索倫人。昂昂溪之地名，意亦爲多爾語之僅存者也。

余以齊齊哈爾爲主，調查滿人及多爾人；更從事於齊齊哈爾之古史調查，及購買書籍。或謂自齊齊哈爾城內或其附近，亦有古物掘出者，但余未之見也。

近來此處，如地理書或齊齊哈爾風俗指南等書，皆由中國人出版。然如黑龍江通志者，惜尙未見。此與吉林通志或盛京通志等書相同，清代亦擬出版，而黑龍江通志，終於未曾公布。然野史之類，亦有成書者，如『黑龍江外記』等是也。

要之齊齊哈爾及其附近，余極有興味，如有機緣，尙欲再爲搜討也。

第四章

一 自齊齊哈爾向哈爾濱

其一 不規律之汽車

八月五日，齊齊哈爾事告終，遂往哈爾濱，調查其附近。最初計畫，擬自此與喇井中尉一同乘船下嫩江，通過伯都訥而至哈爾濱。但以本年無雨，江水大減，不能行舟；無已，乃中止此行。嗣聞本日午後六時，有汽車自齊齊哈爾向哈爾濱，欲搭載以行。既至，則爲貨車，不載乘客。近來中東路之開車時刻，本無一定。所以然者，自俄國瓦解後，過激派多混在驛夫之中；而中國驛夫，亦加入其內，時時實行罷業。故汽車始終不能定期。不但此也，車頭等時時破壞，破壞時即聽之不加修繕。列車之數，漸次減少。故預期今日出發某驛，而在中途停止，一日不動者有之。不但發車時間，完全難恃；而何時到站，亦難期其正確，此余在各處往往經驗者。哈爾濱

與齊齊哈爾間，雖無定期，尚屬有車來往。其他各站，有近於全停者。職是之故，不能乘午後六時汽車。直至夜半，忽接開車之報，余與囑井中尉，急往跳入車中。此亦貨車，甚爲不便，但無法也。

汽車漸漸開行，以次前進，至天將明時，忽於半途停止。而前此余等欲乘未乘之車，停於前面，絲毫不動。若此之類，幾於絕無把握。但以種種方法，疏通乘員，定於午後三時半出發。自車窗展望，一目千里，北滿草原之大觀，依然廣濶。所異者，同一草原，近與安嶺方面，百花爛熳，呈花圃之美觀；在此處，則草花極少。途中每近一站，則滿人之草房，點點散在；漢人房屋，絕不可見。由此觀之，滿廷開拓黑龍江之際，送滿洲旗人於此處，先使彼等村落遍布於各地，可以知之。今尚留有此等房屋或其遺風，最足深思也。

其二 哈爾濱與猶太人之活躍

午後十二時左右，抵哈爾濱，遂乘駐屯軍司令部之馬車，投宿北滿旅館。此後自七日至十日，費時四日，遊覽哈爾濱市街；或漁獵書肆，又或從事於附近之調查。余意本欲往哈埠東方第二站阿什河調查。阿什河者，爲金代上京之遺跡，白鳥博士等曾至其地。今尚留有土城，自其處掘出種種古物。在滿鐵會社之川上氏等，多有此間出土之鏡。既係有名之遺跡，無論如何，必欲一往。但司令部謂現在霍亂流行，且有土匪之危險，囑暫中止，不得已只可俟諸他日矣。哈爾濱爲松花江流域之俄國市街。附近之松花江，集合嫩江及其他種種支流，故爲巨川。觀金之上京，即在附近，可知此處自昔爲形勝之地。哈爾濱之隆盛如今日者，決非偶然。且自俄國於此處，設鐵道中心地以來，益加發展。於此可注意者，即哈爾濱市中，猶太人占有非常勢力是也。此

事一至哈爾濱，即可瞭然。商權爲猶太人所占，新聞亦以猶太人所辦者具有勢力。經濟上，思想上，猶太勢力皆有極深之根據。自哈爾濱傳出之種種消息，直可視爲猶太人所製造之宣傳。且猶太人與中國人，互相結托，可見其方從事於勢力之扶植焉。

近自俄國瓦解以後，中國人以哈爾濱爲中心，開始活動，在北方幾爲彼等策源地。日本人亦多移居於此，其中未嘗無相當人物，但終不及中國人之勢力。哈爾濱可記者甚多，但普通記事書言之甚詳，茲從略。僅就書肆而言，俄國書店，雖有一家，但其價值之昂，甚爲可驚，幾爲他處所未見者。試問所欲買之書，每非五六十圓至百圓不可。但賣剩之書，較爲便宜，就目所及者略購一二。例如俄國中東鐵路會社所出之『黑龍江省志』，前任齊齊哈爾領事所著之『中國誌』，又關於庫頁島者，共買得二三冊。中東鐵路會社所出之書，如『吉林省志』者，早經出版，余已於赤塔書坊買得之；『黑龍江省志』爲新出者，內附精印地圖，凡此種種，宜可作爲參考。此等書籍，恐亦漸就澌滅耳。

一一 自哈爾濱再向赤塔

其一 三渡嫩江

哈爾濱既訖事，於八月十一日，再返赤塔。汽車照例不知何時開車。至車站觀之，乘客已滿；但開車時刻不明，未敢懈怠。漸將發車，余乃入頭等車室。乘頭等車者適爲二人，一人爲余，其一人爲赤塔富戶，至日本游

歷之俄國人。余雖上車，而發車時刻仍無從知悉。時有日本外國語學校生徒一行，歸自赤塔方面者，於車中相逢。彼等此後經長春而向南滿。聞其所言，謂日本學者之中，有通曉中國事情者，及地理學上有名之人，欲往西伯利方面，特至哈爾濱附近長春一帶，以恐怖內地之危險，折回日本者有之。其行動與平時之大言壯語不類，頗爲人所譏訕。但其名姑秘不宣，以示敬意。

午後六時三十五分汽車有開行之通知，余已上車，初無問題。屆時車行，渡松花江。江水較淺，汽船多下錨停泊。松花江之通航，自此處至下游之三姓地方及黑龍江，汽船可以直達。今年江水少，故來往咸稱不便，遂停泊於此。其船數之多，觀之已可知哈爾濱占水運之利。中國舢板，帆檣林立。望江之濶，幾如觀海，不能以島國之思想言之。此一帶之松花江，蓋異常濶大也。

渡江後之風景，已爲滿洲式之大陸景色。平野渺茫，到處見柳色青青，人家隱現於其間；而蜿蜒起伏之岡陵，狀類孤立，見於各處。其田野耕治極善，使人憶武藏野附近山村之景色。余對此風物，憑窗飽覽，直至日落。是夜睡車中。十二日晨，爲從卒所喚醒，起而觀之，已至齊齊哈爾，即於此處飲新鮮牛乳；一面讀書，怡然過此清晨。余所乘列車最後之車，忽有中國客人羅霍亂，遂死車中。以故摘去一車，以他車易之。十時二十分，自齊齊哈爾發，渡嫩江。

余渡嫩江，此爲三度，然仍驚其偉大。集興安嶺諸水之大江，洋洋乎流於平野之間，其光景實爲大觀，幾不信此爲松花江之支流。渡江達於前岸，點點見多爾人之村落。自其次一驛名曰富拉爾基者，地勢漸高，但

不失平原之象。更進，漸入興安嶺，兩側皆山，野菊亂開，起人秋興。野菊有黃有白，復有雜色。更見女郎花、桔梗之屬，信有百花競美之趣。隨風而靡，紅紫零亂，美不勝收。更進自迦藍台一帶，完全在深山之內，於寂寥天地間，川流宛如碎玉，以較嫩江附近沙漠之光景，直有別一乾坤之感。沿川柳色青翠，到處均見水澤，野花亂開。汽車沿溪而行，遂達耶爾驛。此爲昔日彷徨於興安嶺中所逆經之路，當時行路難之狀況，不覺爲之追想。日暮抵布哈多，此爲惜別最深之驛，爲憑眺者久之。出哈布多時，太陽已匿於興安嶺背後；汽車噴出火星，馳暗黑之山道，其狀亦一奇觀也。

十三日午前二時，抵海拉爾。同行十餘日之輛井中尉及其從卒，於此告別，殷勤握手，互道珍重。余更就寢。自海拉爾後第三驛，起觀窗外曉景，與昨夕所見，又復不同。一變而爲渙莽之沙原，到處生有松樹；又時見丘陵起伏，此處昔爲松林，亦未可知。凡此荒涼之景，直至滿洲里皆然。午後一時半安抵滿洲里，於是下車，一訪輸送司令部，是晚宿滿洲里。

其二 李里亞之車上觀察

十四日以往赤塔，故早起。天陰雨。自宿舍坐馬車向車站，以天雨之故，途有行潦。既而開車，午前十時至多利亞附近。以前日有雨，橋圯，用暫時工作，僅能通車。故汽車徐徐渡過，抵鮑爾西驛。此驛在中東路沿線中，爲哈爾濱以西，俄人最多處，成一小市街。街之狀態，皆爲俄國式，車停時，即有俄人來賣各物，其中雜有可憐之兒童。其賣物之狀，似甚貧窘，所賣有花束、魚、肉、麪包之類。

出鮑爾西驛，純爲李里亞之游牧地帶，不見俄人蹤影。茫茫曠土之中，李里亞人家，到處散在。其間有羊、馬、駱駝之類，任意游行，自車中收入望眼。中東鐵道，由各人看法而頗多興味，俄人由東漸之一念，雖此等人煙稀薄之處，亦所不顧，忽然敷設鐵道，其手段誠爲痛快。現在自鮑爾西驛之各車站，尙無甚乘降之人。自鮑爾西驛起，沿路李里亞之天幕，漸見增加。余欲知其天幕之數，究有若干？自車窗中一一算之。第一、自鮑爾西驛至道李拉克驛之間，最初一團爲九戶，次則五戶、三戶、七戶各爲一團，此皆李里亞人之游牧地。地形爲沙漠地帶，其間有丘陵起伏，旁有小溪。欲觀李里亞者，則經過此地之車中，十分注意觀之，可窺知其大體。中東路此處之驛站，純爲李里亞而設。道李拉克之旁，亦有李里亞之天幕約五處。其旁有池，大抵爲家畜飲水處。試更算其天幕，爲四·六·四·三·六·三·三·四·二，直增至一七·一·三·一〇·一·四·五·六，再多爲二〇·二·二·四·一，此即從道李拉克至比爾加驛間所見之數也。其中俄人家屋，則僅有六處，點在其間，觀此亦足知此地純爲李里亞之游牧場矣。

比爾加驛爲比爾加河畔車站。比爾加河爲合流於阿儂河之水。自比爾加河起，試計李里亞人天幕之數，爲二·一〇·二〇·八·三·八，此爲直至阿儂河畔所見之數。其中僅見俄人房屋爲三·一〇·四戶。比及阿儂河流域，俄國人家漸多；渡過鐵橋，至阿儂那亞站，則一變而盡爲俄人部落。戶數六百，人口可算作二千。其中有中國人五十四戶，朝鮮人四戶，日本人四戶；鐵路員役之日本人，有六十五人。如前所述，海拉爾以北，至此則地形一變，有別一洞天之感。自海拉爾郊外之沙土平原，松樹蕭疏之處，以至滿洲里附近沙

漠地帶之岡陵起伏處；又如孛里亞遊牧地之廣漠草原，所謂天野蒼茫，爲滿目荒涼蒙古沙漠之續。一渡阿儂河，則山巖回互，樹木滋生，綠水青山，一新耳目。俄人擇河畔爲集合地，洵得其宜。前有阿儂，其水清澈，架有鐵橋。過橋即重山，白樺之類，蒼柯競秀。地形風物，完全一變。汽車自此向山地進行，八月十四午前十時過，抵赤塔，日本駐軍司令部來迎，投宿日人經營之名護屋旅館。

三 赤塔博物館

其一 四日間之調查

自八月十五至十八，凡四日間，余在赤塔，爲種種調查。或則涉獵書肆，頗多興味。余所最注意研究者，爲該地博物館之陳列品，熱心從事調查。此後擬就博物館略述之。

館爲二層樓瓦房，純係俄國式。此館與西伯利他州者相同，亦爲後貝加爾州地學協會支部所管理，而與俄國勅建地學協會聯絡。此處陳列之物，爲動、植、礦，而以動物及礦物爲主；更出有地質圖之類。其材料，均在後貝加爾州採集。故欲得後貝加爾州博物學上之知識者，至館一遊，即可知之。除博物學標本外，更有考古學、人類學之陳列品，此可分爲二：一爲土俗學之部，一爲考古學之部是也。土俗學方面，屬於孛里亞者極多。關於彼等之風俗習慣者，大概皆有陳列，且能利用模型。又如喇嘛風俗及其經典，佛像及其儀式用之器具，皆陳列於其中。欲知孛里亞之狀態者，往此部一觀，即可瞭然。更如附近所住通古斯之風俗，亦可由模型

見之。所以示耶克脫司克州耶克脫人之風俗習慣者，亦甚多。有耶克脫人之模型，更有薩滿巫人之面具，皆極有趣。欲知耶克脫風俗習慣者，亦宜往此博物館。其考古學上之物品，則自有史以前及於歷史時代之物。有史以前者，爲石器時代物。歷史時代者，自突厥時代至於契丹，以及元朝諸物，皆有陳列。就考古學部觀之，則後貝加爾州考古學歷史學上之物，大概可知。而此等考古學之材料，其採集之處，幾完全得諸阿儂河流域。試自有史以前，即從石器時代記之。

其二 石器時代部

陳列於此者，爲阿儂河流域之物。其物爲何？可先別爲石器、骨器、土器三種。石器之爲物，有石斧、石鑿、石鏃、石槍、石刀、石棒、石杵、石臼等。自石斧言之，在此處之石斧，有磨製、打製二種。磨製者，主要多成於綠玉，甚薄。其中有朝鮮出土相似之鑿形石斧，及鑿形石斧與夫尋常石斧之中間型等，亦復存在。亦有獨鈷形之石斧。其打製石斧，與日本方面出土者相類。觀此則知打製石斧，尙缺巧妙。亦有斧與槍之中間物。其中磨製者，大抵亦多成於綠玉。與在伊爾庫次克博物館所見貝加爾湖西即愛尼賽河上流之物，甚爲相似。此等材料之來處，恐係其他綠玉出產之地方。此館中，陳有帶圓形之綠玉巨塊。其發見地，說明書內言自耶克脫司克州某地運來者，即後貝加爾州近處是也。觀此石之帶圓形，意其大抵係在河牀之物。石器時代人類，自河牀拾得此種，製爲石斧者。夫然，則不必定須敲碎巖石，似從河牀搜出綠玉而用之。其石器大致如是。

次言石鏃爲如何形狀？此與日本、蒙古、西伯利之愛尼賽河流域所見者相同，亦爲打製石鏃，未見磨製。

者。試觀打製石鏃——缺製石鏃之形或爲長三角形而無柄或爲長方形而有柄或爲三角形而一則帶圓者。此外則有半月形等。石鏃以無柄者爲多，普通大抵爲無柄，有柄者甚爲珍奇。其石刀之形狀，與在蒙古者相同。自貝加爾西方，亦出石刀，然其形甚大。又出自中國土耳其斯坦方面者，亦甚大。而此館所有之石刀，則爲小形，與興安嶺附近蒙古之物，甚爲相似。石刀均堅石所製，此亦與蒙古及貝加爾方面以至中國土耳其斯坦方面相似者。石刀嘗盛行於此等方面，意爲最堪注意之點。又有捶碎堅石而成種種者，是亦一特色也。

石器中有石輪甚多。石輪自兩方挾穿，或爲算盤珠狀，或爲車輪狀。其中插棒，可爲武器。或爲原始之農具，或用作會長指揮之所謂斧鉞者，亦未可知。此類甚多。於石之當中鑿一穴而爲石槌者，有大有小。此等石器，亦本地特徵之一。此外有石臼，其中有兩側皆具把手者，亦有一把手者，且有具把手者。與臼相對，則有石杵。上細下粗，爲槌形。白與杵大小相當，意即用此杵搗臼中之物者。凡此杵、臼，亦此地石器時代之特色。此外有圓棒狀長石，兩端尖銳，似插入何物之用者。此外則有男陰狀之石棒，有完全者，而破片甚多。其稍完全者，較尖或略有殘缺。由此思之，當時此種地方，必盛行男陰崇拜之習。蓋極有趣味之事實也。迄於今日，所謂男陰崇拜者，謂係南方風習；今於此地見有此物出土，則北方自有史以前，亦復有此風尚。不但此也，在北方考古學上之事實，亦有男陰崇拜之證據。芬蘭之考古學者格倫氏，於愛尼賽河石器時代之論文中，亦已言之；又東蒙古之老哈河方面，亦存有此種形式。余之蒙古論文中，亦具述之。由此以觀，自興安嶺而東，阿儂河流域，直至貝加爾以西，意其在石器時代，必盛行此習也。阿儂河之石器時代，大須注意者，爲男陰狀之石棒、

石杵，多數存在，凡此種種，亦爲此地不可忽略者也。

此處之骨器，爲用鹿角及鹿骨造成者。或則以鹿角銳其尖作小刀狀，或則尖削鹿骨，大概用作厨刀者。更有以骨成刀身狀者，或如針者，或加雕刻而爲銛者，大抵係在阿儂河流域，作爲叉魚之用。凡此類例，骨器亦相當存在。在日本一帶，除貝塚以外，不復見有骨器，蓋皆朽腐。然此地附近，初無貝塚而存有骨器，其理要不外土地爲沙漠而乾燥之故。一經埋入沙中，較可長遠保存。此處留有骨器，可以證明此說。同時又可知在石器時代，亦必盛行骨器也。

陳列品中，有四方長石，其各面刻有細而長之溝紋無數。此石用途，以爲用之琢玉者。或則如石之首飾，及其他裝飾品磨之使圓，或礪之使尖者用之，所謂攻玉之石是也。朝鮮石器時代，亦出此石。又與日本原史時代，磨琢曲玉、管玉所謂造玉石，甚爲相類。在出雲等處，以此祀諸神社者有之。觀此處存有此等石器，可聯想石器時代之以玉爲飾矣。

次則石器時代之遺物，可以注意者，爲土器。在阿儂河流域，土器與石器同時掘出。陳列於此之土器，大概均爲破片，完全者極少。破片之極小者，入玻璃瓶中，以便觀覽。就其完全者言之，下有座，上連土器；本來想係以圓底之物，載於座上，而爲黏着之狀者。座上土器邊緣，別用土成一邊緣，突起於其上，而加以點點之花紋；器之上部，有凸紋如繩狀者繞之，此其文飾。土器皆赤褐色而無釉，與日本彌生式土器極似，現在耶克脫人尙造之。其他破片，有附以把手者，有見碎點者，其花紋也。花紋均爲幾何學的方式，或點或圓，或爲棊盤塊，

亦有如板刷眼者。以言土器之狀況，與東蒙古者相似，與滿洲、朝鮮方面者亦相似。要之當時住於此地一帶者，除用石器及骨器外，同時並造土器，其事甚明。

通觀此館，可見其實如此。而此等事實，在後貝加爾州，甚為重要。其與蒙古方面及貝加爾西方之連絡上，研究此中間地帶之物，亦甚多興趣。由此觀之，阿儂河流域石器時代之色彩，與愛尼賽河流域及東蒙方面，皆有連絡；更於南方之中國土耳其斯坦之物，亦有關聯。蓋適為中間地帶故也。

其三 歷史部

次則移於歷史時代，而以突厥時代之物為主。但亦有更古者，自不待論。故欲以廣義名之曰古突厥時代。

此時代之遺蹟，首宜注意者，為庫爾根古代。庫爾根者，即古墓之義。在阿儂河流域，古墓極多。館中有照相二三枚，並揭其繪畫。從而觀之，蓋以薄石片作長方形排列，如神社之墻垣，以此為墓，而納遺骸於其中，其上以土覆之。死者所愛好及武器等，作為殉器而埋於遺骸之側。其出土者，所謂古突厥之物品。此處博物館所收集者，竟為皆出自此中，當無差誤。俄人稱之曰庫爾根 *Kurgan*。不但阿儂河流域而已，於愛尼賽河流域，亦多有古墓。伊爾庫次克博物館之所藏，出於庫爾根者，不勝枚舉。如愛尼賽河上流，或式倫加河流域，以及阿爾貢河流域，皆大有留遺。阿儂河流域之物，與此皆事同一例也。

自庫爾根出土之物，為青銅器及其他銅鐵器。最可觀者為短劍。是為尖端之兩刃刀，有柄，即所謂土耳其

其劍之一種，與愛尼賽河上流出土者甚相似。其次可注意者，爲武器與鏃之多。鏃之中，有銅有鐵，形狀種種不一。尤有趣者，中有三翼式之鏃。此鏃在愛尼賽河上流，亦有出土者，所謂司基忒式箭鏃。自愛尼賽河至阿儂河一帶，意當時必盛行此式。其中又有種種形狀，是否果係古突厥之物，或其後元代物錯雜其間，難以斷定。但鏃之形式，與愛尼賽河之物，極爲類似。又其中有與余在東蒙古所採集之鐵鏃相同者。此處博物館，於此等不再分類，一並陳列之。

此處更有甲冑之碎片掘出者，皆鎧之破片。有尙附以鎧釘者，又可見皮紐貫通之孔。有開三口者，有二口者，亦有一口者。其大小亦有種種。觀此可知當時多用實鎧。此在東蒙古及愛尼賽河上流，均可見之。延至韃靼及日本之原史時代，亦可見此事實。此鎧在西藏，今尙用之。爲極東民族所特有者，決非由中國流入也。次宜注意者，極多乘馬器具。如轡如鐙，多不勝數。鐙有種種形狀，轡亦甚不一律。觀此可知當時阿儂河流域之居民，極多用馬者。彼等死後，以馬殉葬，從可思而得之。又觀其出土之鎧，以及刀劍之屬，則葬於庫爾根之主人，及其時之心理狀態，頗有與日本人之類相似者，即其就武裝之狀而安葬是也。此等與日本原史時代之古墳葬法，頗有連絡。且其馬具之多，尤有注目之價值也。

就此而可想及者，爲日本信州古墳。從信州古墳中，有其他遺物，與馬具一同出土。此與庫爾根所見之事實，甚爲類似。蓋所以示其北方之強，雖往冥土而武裝，不可或缺之信仰，互相類似。故余於古突厥時代之庫爾根，見其馬具之多，意爲異常有趣也。

庫爾根出土物之中，有斧、有剪、或小刀之類；又有古鏡，且有類似葡萄鏡者。此外有銅製之裝飾品，即首飾、耳飾、耳環之類。又陳有鳴鏑二枚，其一爲有孔者，一則未成之物，鳴鏑之材料爲骨。此外則契丹或元代遺物，此處亦有之；且係自契丹或元朝土城中掘出者。如瓦如磚，或其時之土器、陶器，或鏃或劍，亦皆有之。其中可注意者，爲此處所出之瓦，與余在東蒙古、雪拉牟倫河流域、遼上京遺蹟所發見之瓦相同，此殆爲東蒙古時代之初，或契丹當時之物也。

據上觀之，雖在阿儂河流域，自石器時代至契丹與元之間，意似有相當之文化。且古墓之文明，大有色彩，此於愛尼賽河流域等，皆大有關係也。

於此更有一事，須注意者，爲阿儂河流域，留有花崗巖之天然洞穴。自然成一種石室之狀，上有頂而深處有壁。其壁上所刻文字，館中有模倣而陳列者，是爲一圖。觀之，上有數種文字。有似古突厥文者，亦有類似維格耳文者，更有與西藏文相似者。其寫法不甚清楚，是否石面剝蝕不可知，余即就而照得之。由此以觀，若使此中有古突厥文字，則必與庫爾根爲同時之物。又觀其後之維格耳文字及西藏文字，以次排列，則至少此物當屬於隋、唐之間；觀其類似藏文所書，則時代或尙在其後。然其文字，果何爲而刻於巖窟之中？大爲疑問。惟與此相似之例，在日本亦復有之。即因幡地方鹽見村之坂谷，亦於花崗巖之天然壁上，刻有此等文字，惟與漢文有相似之處；北海道小樽之手工巖壁上，亦刻有古突厥文字。意爲此等必有相互之關係。是否埋骨之地，於壁上書其由來？無從知之。要之於巖壁上刻畫文字，意必爲當時之風尚也。

其四 政治犯之館長

調查此處博物館，余最初所期待者，以爲其管理人，必有專門家。及至此地，則並無專門家其人。今之管理此館者，爲俄國三月黨員之革命家，以故作爲國事犯而流放於此者。彼既爲政治家而非科學者，故於此處之陳列品，不能十分知之。其在本國時，大爲鼓吹過激思想，然今則與之相反。據其所言，謂從前高唱過激主義之時，萬不料理論能生今日慘澹之結果。今觀實行過激主義之狀況，無智無能者之多數，大爲得勢，而招可悲之慘。故昔之言動，今甚悔之。以理論爲高調，而於其實行之結果如何，若非深思熟慮，則必鑄成大錯，蓋已痛切知之云。

有日人名烏井者，住赤塔，與館長相得。由其介紹，余再往訪，惜已他出，未能相會。不得已調查陳列品時，除據物品上之說明書外，無由知之。而說明書中，僅言此物存於阿儂河流域；而果在流域之何處，則毫未言及。余就巖壁刻文以及其他遺物，欲叩諸此地專家者，實甚不少；惜狀況如斯，終不可得而聞也。

要之，赤塔博物館之陳列品，網羅各代遺物，在研究後貝加爾州者，實爲異常重要。據此等遺物，我等從考古學上，直至某點爲止，可推究當時情實而察知之。

四 阿儂河流之探訪

其一 馬哥驛之達旦

余以赤塔博物館調查之故，時時前往之中，乃知有名之阿儂河流域，與此處陳列品，大有關係。遂有旅行阿儂河流域，實地調查之意。此在初到赤塔時，已有此志。博物館調查及其他瑣事既畢，乃決計行之。

就此行而言，曾向當時駐在赤塔之謝米諾夫將軍，乞得紹介書，又求其予以種種照拂；且有其部下哥薩克人通孛里亞語言，而明該方面之地理者相隨。又有第三師將校，精通蒙古語之鈴江大尉同行。氏與余各有從卒一人，合計五人。行裝既整，遂於八月十九日午後二時出發。幸此時謝米諾夫氏赴海參崴，有特別汽車，遂乘其便，極豪華。將軍之副官，有日本人曰瀨尾榮太郎者，亦同車。氏與余爲同鄉，亦阿波國阿波郡之柿原人；同行之鈴江大尉，亦爲同鄉。坂野郡人，阿波同鄉，三人相聚，車中談笑極樂。時汽車急進，夜十二時半，已抵馬哥驛。余等一行，於此下車，乃與謝米諾夫將軍等，互祝健康而別。

此驛爲平野中唯一之車站，余等雖下車，然無宿處。車站建築，亦復狹隘，無可休息之待車室。別無他法，遂於屋外椅上假寐。

八月二十四日早晨，醒而觀之，則車站爲廣漠原野中之一家，四方惟有孛里亞之牧草地。車站之前，有孛里亞人一家，此外則一無障目者。是日余之目的，欲往訪亞更司基孛里亞盟之官署，於其處接洽一切，求其照拂。但至該處時，非步行五十四華里不可。其中間一無人煙，非常困難。遂往站前之孛里亞人家，託其以一車相送。而其家僅一婦人，家無男子。謂諸君如有不便，余雖孤身，但可駕車相送，遂重託之。婦人乃曳出俄國式破馬車，載余等一行，已則升馭者之坐，鞭馬而行。此等活潑之行動，非蒙古婦人不能見之。

其二 古墓之發見

馬車走平原中，直向亞根司基附近一帶，盡爲孛里亞游牧地。惟見秋草茫茫，幾於無一樹木，亦無一人家足以障目者。風來草動，其間惟見放牧之牛馬，散在各處而已。此處爲亞加河流域，此河係合流於阿儂河者，余等必須通過之。四顧皆爲草野，此河流向何處？亦屬莫名其妙。任觀何方，均爲草色連天，同一景色。漸次進行，忽見路旁草叢之內，有狀如列石者；行約十二華里，乃發見周圍有列石之遺跡。下車察之，顯然爲古代墳墓，俄人所謂庫爾根 *Kurgan* 者是也。此等古墓，在愛尼賽河流域，或貝加爾湖附近，於書有之；今於此處發見實物，誠不勝其歡慰也。

以言古墓之構造，爲青石薄片，造成長方形之輪廓。墳之大小有種種，大概成羣而存在。其中就余所見之一羣言之，成於六墓。試言其中之一，長二米五十，濶約二米。石之高低，大致一定，周繞如垣；惟向北三石，較周圍者高大。其石或高七十糎，濶五十糎；次則高六十糎，濶四十糎；其餘高低一定，大約僅及其半。石之厚薄，亦有一定，約爲十三糎之譜。墓之方向，以指南針定而觀之，東西南北，頗爲正確。此即日本北海道方面所謂環狀石籬之種類，或屬於石沙科爾之類，爲墳墓無疑。觀其成爲羣集，則葬於此者，必係一家或其從人之殉葬處。此等墳墓，其本意必務期接近而集於一處也。

更就此墓詳細說明時，其一羣由五墓成立。中央二墓，在同一位置，互相接近；南方約隔十六步，又有二墓；自中央二墓向北，約隔四十八步，又有一墓。其狀況如此。其構造以前述之青石，插入土中，築成長方形之

牆垣。昔日大概埋尸體於其中，加以種種殉葬物，以土掩之，而石垣之頭部，殆自昔即露出於外面者。要之以石垣繞其周圍，葬死者於其中者也。自中央二墓相並處，約隔十四步，正當東方，立有一石，高一米又三十五寸；其幅，南爲四十寸，西爲二十寸，東北方略成圓形。此石孤立，決非墳墓。注意觀之，東北方之幅，約爲二十寸，上方刻蛇目狀之二重圈；更細觀之，西面亦然，互相對峙。此石果爲何物？蓋即 *Menhir* 之類，所謂 *Standing Stone* 是也。此等墓標或墓旁，更有一石，上刻放線狀之太陽（如日本旗之狀）；又或於一圓圈之內更刻一圈者，多不勝數。在愛尼賽河畔者，爲太陽形而呈放線；其中刻成人面者亦有之。何以刻成放線狀之太陽，或如蛇目？蓋一則爲崇拜太陽之徵，一則有驅除惡魔之意。學者或謂刻崇拜太陽之意者，爲南洋羣島風習，北方無之；但自愛尼賽河至貝加爾，直達其西方，刻太陽神於石上，爲墳墓之新姆保爾者，其例甚多。阿儂河流域之古墳，刻於石柱上之二重圈，即太陽神之略式，與在愛尼賽方面者，完全無二。由此觀之，葬於此地者與葬於愛尼賽方面者，其時代正相同也。

更有種種刀、劍及其他遺物，出於此墓。遺物皆鐵製者，亦有銅者。赤塔之博物館，由此方面出土之物，陳列甚多。伊爾庫次克及米奴新司克之博物館，自愛尼賽河出土之物，陳列極爲豐富。此等遺物存在之處，爲古代土耳其人之墓。自愛尼賽河流域，直至阿儂河流域，到處見之。當時土耳其人住此一帶，可以推知。自今晨出發之馬哥驛，直至亞更司柯街，凡五十餘里之間，純爲荒涼草野。既無人家，且無樹木，惟成爲牛、馬、駱駝之牧地；而庫爾根散在於其間。又有石碑一羣，上刻太陽神像。觀此，可知古代在此方面，爲土耳其人之所聚。

處矣。

余於此等調查，費時頗久。雖爲無人之土地，然以余觀之，爲極有趣味之草原。此處調查既終，以次前進，則古墓到處見之。詢諸孛里亞人，此等墳墓，爲誰氏所遺？據其解事之老年人言，謂非其及身之物。自祖先未來此地以前，業經存在，自昔相傳如此。更詢此墓何稱？彼等謂之曰 Kuso-choron。按孛里亞語，Kuso 爲墓，Choron 爲石，蓋彼等知爲墳墓，又知此中有種種遺物掘出。在赤塔時，聞諸謝米諾夫將軍，彼於幼時，嘗於此方面遊戲，謂有種種古物，出自土中，其言可信。由此溯而上之，可知阿儂河流域，土耳其人之墓，多數存在。此外在溫條爾格地方，亦有三墓。其一成爲中心，左右各相距七步，有二墓，意此墳亦必爲一家之墳。次則自溫條爾格至亞更司柯之間，又發見如此者一叢。有八墓集於一處，皆在小岡之上也。

其三 亞更司柯

若是調查，於午後二時十五分抵亞更司柯。自馬哥驛起，突破五十餘里之大草原，而至居民集合之街市。時適降雨，今宵即擬宿此。遂訪亞更司柯之官署，即 Aimak 之官署。所以然者，因自謝米諾夫處取得介紹信，且有種種事欲託之故也。署中人員，大爲歡迎。宿處即在官署鄰家，遂於其處休息。

試述亞更司柯街之狀況，此街爲亞更司柯盟之中心地。住民以孛里亞人爲主，亦略有俄人，孛里亞人與俄人之混合種亦有之。俄人之商店，亦有數家。孛里亞之戶數百二十，俄人僅四家，約二十人。市中有希臘教之大教堂，亦有孛里亞人之學校。學生皆孛里亞人。教師爲孛里亞人三名，及俄人二名。此外有亞更司柯

盟之公署，及盟下之旗——即霍修之公署。自歐戰以來，且以過激派跋扈之故，貨物不至，故市街變而蕭條。但歐戰以前，意必相當繁盛。其時由俄國及中國，必有物資集於此處，由此分配於李里亞之村落。以言街之狀態，則李里亞人房屋，皆為校倉式，磚瓦造之洋房極少。但希臘教寺院之建築，則甚堂皇也。

於此有須注意者，除李里亞外，在中國領土之蒙古，凡有旗公署之地，必有一王；或由各王所選盟長居之，故大概有王府。然在李里亞方面，自為俄國征服後，無所謂王；故雖盟府所在地，其中不過尋常官吏。此與其他內蒙或外蒙之旗，性質大異。職是之故，在亞更司柯盟下之若干旗——兼統霍修。此街之中，統轄亞更司柯全體之公署，及亞更司柯一旗之公署，皆在此處；而各盟之事務，均於此辦理之。雖云公署，迥非如蒙古王府之威嚴；僅板房之中，置案數張，執行事務而已。辦公之文字，俄文與李里亞文（即蒙古文）並用。而盟旗之公吏，皆李里亞人，無一俄人。余在街中往來躡索，留心有何俄國之物資；但一無所見，且覺其為食物所苦。旅舍飯館，從前必相當繁盛，今皆歇業。余所宿人家之主人，為五十四五歲之俄人，夫婦而有小兒。其人頗為朴厚，近處事情，悉以見告。又甚足為余參考者，如壁上所掛之後貝加爾州地圖，關於本地農業牧畜之書，及附近一帶之照相，均舉以見贈。在俄國，言及大學教授，非常尊敬，以余為日本教授，故表示好意，予以種種饋遺，要之極蒙其款待也。又此地有俄國郵政局，時方騷亂，自多不安；然余以為無礙，投書試之（此信後皆遞到）。本欲再進，以前途既須顧慮，而又逢天雨，故於此寄宿一宵。

此街雖在荒原之中，然近街處，略見樹木，蓋以其為沿亞加河支流之市街故也。樹木以柳為主。到處見

有二三種瓜類，蔓生其間。要之此街本爲李里亞人所處，而俄人購入其間。以此立言，殆無差誤也。

其四 喇嘛寺

翌日早起，出而觀之，雨止而天陰。但以急於旅行，晝食訖即出發。今日往亞更司柯之喇嘛廟。亞更司柯盟公署，爲余等便利計，特派數車，又以可靠之李里亞吏人一名隨行，余等大爲得所。一行分乘數車，別以一車專載行李。途中雖遇雨，然無大妨礙，遂至去市不遠之喇嘛寺。

此寺稱爲亞更司起達山，爲亞更司盟全體之廟。其境內共有四廟，總稱曰亞更司盟寺院。四寺之外，又有附屬部。寺內有僧約近千人。寺院及附屬部以外，有一廊，爲僧侶之從人所集合而成。職是之故，乃成寺街。在家人不能入此，居者純爲僧侶，勤務既畢，各歸其家。寺之莊嚴，多塗西藏式金箔，爲輝煌之建物。堂之中央供佛像，左右並列菩薩，上有華麗之天花板。李里亞人於此寺多所布施，足以知之。試考寺之建築，以至佛像、佛器，成於何人之手？知佛具爲中國人所造，建築以及多數佛像，皆李里亞人自造之。寺中每日奉經，且行儀式，頗爲殷盛。在日本，當真言或天台盛時，如叡山，如高野，以及其他寺院，亦復如是。且如天台、真言者，寺之附近，成爲寺街，其狀態自然不同。余觀喇嘛廟附近之寺街而有此想。若能利用此衆，使之操作，幾於無不可爲之事。如叡山之延曆寺，往往起僧兵，反抗所謂武家者，亦不外此義也。

總轄喇嘛者，有所謂活佛再世之人，選之爲喇嘛總管，支配一切喇嘛，與活佛、達賴喇嘛相當。此活佛，羣以爲佛之再生者，頗爲尊敬。其人死後，選候補者繼之。活佛爲宗教之主，同時又爲李里亞之主權者，其下有

種種執事僧佐之。故李里亞與內外蒙或西藏無異，純爲宗教政治，俗人甘受其支配。李里亞信喇嘛教極盛，故布施者極衆。任至何處，寺院皆甚輝煌，僧侶之生活情形，較俗人亦不無奢侈。房屋之中，亦頗講究，宿此甚爲當意。而其待遇極其鄭重，寺中無處不導往參觀，抑且殷勤留宿，無已，爲之一宿焉。

附近有李里亞人，名曰桑比倫者。曾卒業俄校，有相當學問，以李里亞人言，爲具有知識者。李里亞人中，此外亦有種種學者，就李里亞事件，發爲種種思想者有之。其中有農學士，亦有法學士，讀書人甚多。此等學者，其所希望，爲如何能使李里亞人獨立。桑比倫氏亦其中之一人。曾有意欲派遣學生至日本留學，但以日本當局，不見許可，彼乃異常憂慮，日思所以達其希望。不僅此也，彼且慮李里亞人，今且滅種。例如爲白人所傳染之花柳病，或肺結核等，凡此惡疾，在李里亞人中，極多見之；今若不加防範，則其蔓延之結果，李里亞人將無噍類，亦未可知。余就詢李里亞人事情時，彼乃慨乎言之。懷抱此想者，不獨桑比倫而已；稍有頭腦之李里亞人，皆以此等爲憂。又如李里亞之某青年，欲脫卻喇嘛之範圍，凡事皆由在家人爲之。更有憂喇嘛之日盛者，其故則以一成喇嘛，則不能生子；以人口稀少之李里亞，因此必更減少，故非常憂懼。桑比倫氏，爲思想進步之人，殆即李里亞之新人物。即如其妻，與其他李里亞婦人，亦復大異，留學於伊爾庫次克方面，研究英語之類。由此觀之，李里亞之知識階級，大有進步之思想，與普通李里亞人，截然不同也。

余既參觀全寺，又聞種種談話，是夜遂宿此處。

其五 峻坂終端之所見

翌日二十二日，自此出發，沿河而進。一路光景，與昨無異。所見惟有大草原，牛馬放牧於其間。草較短，適合於牛馬所嗜。軟綠如茵之平原，於曉風徐來之中，驅車過之，心中蓋非常愉快也。

李里亞人，視草甚重，原野之草，不任其天然生長，力所及者，加以保護。凡足跡所履之地，必使草之適於飼料者蕃殖，幾以大平原爲草田，從而培養之。草之高，如上所述，以適於牛馬啃食爲度，均等生長。李里亞人名草曰夏加。所放牛馬，若任其遠走，亦復不便；又使常在一處，則食草且盡，亦有困難。故在一地之草未盡時，移牛馬於他處；其已經放牧之地，則使草蕃殖。以此命意，於牧地設有長柵，李里亞稱長柵曰鶴舍。附近川中，多生杞柳，蒙古語謂爲巴爾喀司，刈之爲長柵之用。

漸進而路漸高，即溯亞加河岸而行者。在此一帶，與其名爲亞加河，毋寧謂爲亞加支流之特特包爾河。沿岸進行而漸上，則樺樹及其他樹木漸多。土地之狀態，與迄今所謂大草原者不同，漸有行入山中之意。自今晨出寺，至進行特特包爾河沿岸之間，到處亦見古墓之跡。有地名曼特羅加者，其前即見古墓約有二羣也。

約行四十五華里（即七十俄里），抵特特包爾村。人家約有六十戶，爲李里亞村落。此處有校倉式房屋，飼家畜甚多。遂於此處停車晝食。村多富家，李里亞之學者杜比考夫，即出於此村。學風甚盛，建有學校，學校稱曰阿妥亞齊沙加哥林。學生約二十五人，其中有二女生。教師皆李里亞人，教李里亞語及俄語。抵此地時，爲午後一點，在某李里亞人處午飯。迄今所宿均俄人家中，或則喇嘛寺，飯食均俄國式，或寺院式者，至此始

嘗普通孛里亞人之食物。其物爲麪粉製成，與麪包相似，更以茶和入牛乳之中，與蒙古地方同。且食且談，至二時十分出發。

再沿特特包爾河上流而行，道路漸高，成爲陡坂。樺樹雖小，然已成林。進行其間，遂登峻坂之端。上有石塚，即蒙古語所謂烏包者，其旁生一較大之柳樹。孛里亞人每當上下此坂，輒於樹枝繫以各物，有繫以綢條者，亦有繫以布條者，或有用紙者，形形色色，結於樹枝之上。憶日本古時曾有此風，乃亦行諸孛里亞，頗多興味。此俗不僅見諸孛里亞而已，內外蒙古人及朝鮮人之間，亦可見之。凡若此者，作爲東亞民族之共同點，研究上意爲極多趣味也。

越過峻坂之端，以次下降，樹木漸少，復爲草地，開拓而成平原。一至草原，同時即見孛里亞人之村落，散在各處。房屋亦爲木造之校倉式，到處設有飼育駝馬等之木柵。純粹孛里亞村落之面貌，可於此地見之。自晝食處至此，約行四十五俄里，遂抵加普馬脫村。此村屬於哈姆尼岡孛里亞旗，村有旗之公署，首先訪之而就宿焉。

今日行程，約七十五俄里，抵此村時，爲午後六時十分。此村背控山丘，公署在其陽。署之建築，係折衷孛里亞式及俄國式者，中無一人。以有客至，村人乘馬往喚，始有人來。遂與商今夜寄宿事，而署中初無準備，由近處借得各物，僅得晚膳而已。公所附近，有孛里亞人三家，其村甚貧，物資似無可言。公所之側，立有西藏文之石碑，上刻佛家頌詞，曰唵嘛呢巴彌吽。隨行之哥薩克人指碑謂係非常古物。彼蓋不知爲藏文，而以爲係

經過若干時代之古碑也。宿處既定，余乃就此數家，調查其生活狀態，又稍觀察附近狀況，於此處亦見古墳，約有五個。

此村似爲無水之地，掘井而飲。不但李里亞人，無論何種蒙古人，其掘井頗爲盛行。既飲牲畜，亦供自家之用。蒙古語中，有所謂霍得加者，即水泉之意。蒙語謂村曰阿衣爾。成村之前，地名曰泉者甚多，蓋數家集合處，人家漸多，遂成村落。在日本亦有此等地方，例如和泉、中泉、或某井；在東京武藏野附近，與水有關係之地名亦甚多。即水之所出，人集其地，漸漸成爲村落。如此地者，亦其一例，掘井居之。余於井傍，見一石器，爲天然石之敲缺其兩面者，用於網錘無疑。今此地雖無湖川，然觀此石，則昔者必有小河或積水處；伐木既盡，土地乾涸，乃漸無水。此石器顯係石器時代之物，可知當時此地曾有居人也。

公署所轄之哈姆尼岡、李里亞、霍修之名，詢其何由得之？則哈姆尼岡，即爲通古斯。據李里亞人所言，此本通古斯土地，所謂哈姆尼岡者，即居此處；其祖先征服通古斯，略地而有之，以哈姆尼岡所居故土，遂有此名云云。此亦有趣之例。通古斯昔曾居此，可因而知之。在後貝加爾州，今尙有通古斯；但在李里亞附近者，大抵爲所征服，而化爲李里亞。李里亞較通古斯爲慄悍，亦可由此知之。公署內有公吏五人，據言此霍修中有戶數約千二百，人口約有六千。信否不可知，第其言若此。

其六 連綿之長柵

二十三日午前八時五十分，出加普馬脫村。此處盡爲草地平原，青草如氈，踏其上而進。途中到處見李

里亞村落。漸漸進行，遙見河流，狀如銀蛇橫於其側，是即阿儂河。乃悟余等實沿阿儂河而進，並知去河不遠。十時二十分，到一大喇嘛廟，即稱爲脫克新達桑之寺也。自今晨出發處至此，約三十華里（二十俄里）。附近平野茫茫，一無所見；惟有此寺，高聳於草叢之中。其構造爲西藏式，金碧輝煌，僧侶甚衆。余等大受款待。寺與阿儂河極近。余曾聞諸謝米諾夫，知阿儂河畔，遺蹟極多。其地點在何處？舉以叩諸寺僧，不得要領。然僧徒之長老，詢諸重要信徒，則使以銅鏃示余，又有銅造之麒麟，及其他各物。銅鏃出於古墓無疑，爲阿儂河畔所出銅鏃之一種，與愛尼賽河上流，貝加爾湖附近以至東蒙古出土之物，均有關係。銅麒麟殆爲裝飾之用者，恐係宋物，或爲元物，亦未可知。此處爲元之發祥地，元敗於明，此處亦爲退卻地，由元人而成聚落者，或係其時之物。銅麒麟出土之處，謂在多倫河流域。長老以紀念故，贈其二種，並經文一帙。於是參觀寺內，並獲聞種種。十二時半，又出發前進。

此後主要以阿儂河岸爲目標而進行，去寺不過三華里即達。立岸上四顧，富於歷史因緣之河，如告人以當年故事，悄然流而不息。河寬約百米，河中到處有洲，河邊柳樹茂密，濃綠如煙。縱觀對岸，有一村落，人家約有百戶；教堂屋頂，高出其上，不問知爲俄人村落而希臘教之會堂也。附近一帶，對岸盡爲俄人村落，所謂杜爾加衣科，約有百戶，幾無亭里亞人。渡岸溯河而上，則至謝米諾夫之故鄉。阿克西亞，亦在其西。

臨河有一丘陵。此處極多古墓，語其分布之一斑。去河岸約百米，與河並行，有一墓；次則向北相距約十
一米處，又見其一；自此向北隔二米處，亦有之；再向北相隔約五米，復得其一。此四者成爲一羣，其方向正爲

東南西北東西長而南北狹，成爲長方形，於其處成爲羣集。觀此則土耳其民族，於此地亦曾相當繁盛者，從可知矣。

丘陵中更存有石器時代之遺物。例如石鏃之破片，或石剃刀之破片，皆拾得少許。石器時代人類，亦曾住於丘陵之上，可以知之。此丘位於阿濃河之北，南臨大河，前岸遠拓，景色佳勝。故昔日爲人居時，實最堪注目之地。此處與對岸之交通，自無橋梁；李里亞人常乘馬徒涉，擇其水淺處往來焉。

丘陵調查既終，始沿河而進。道路或上丘陵，或涉河渚。渚中柳樹叢生，如前所述，分之前進，頗形困難。丘上絕無樹木，而河中則樹木暢茂，河孺柳樹，尤爲茂密。故步行河中或河沿時，甚非容易。柳樹在李里亞人，極爲重要，結垣以圍家畜，此其主要材料。此垣前亦略述，其長不知若干里，造成所謂長柵。登山臨水，更迭進行，河對岸之俄人及李里亞人等，晒草之處，時時遇之。

約行三十華里，而過哈姆哈克脫村落。此處忽見張有天幕之球狀人家，即完全蒙古式之房屋。直到於今，途中所見李里亞人家，皆爲俄國化校倉式之建築；於此忽見被有毛氈之蒙古房，如見久別重逢之友。村中雖僅數戶，然其住宅，均爲蒙古包，即蒙古房屋之造法是也。村之附近，到處見有古墳。又有烏包十二，並列於其間。烏包云者，所謂積石，爲中國人所堆，數之正得十二；惟中央一個，則積木而成者，此外皆爲積石。烏包本分木石，近處河畔有木，故以木造之。又無論李里亞人或蒙古人，石多處造石烏包，無石處，則集樹枝而爲烏包。此處烏包之旁，有二丘陵甚爲發達，其上亦有古墳。

進而通過哈姆哈脫，更行十五華里（十俄里）而至所謂格尼愛達桑寺院，時爲四點五十分。此寺亦建於寂寞丘陵之上，周圍無蔽目之物。附近丘陵，均由沙與土合成，幾全無巖石，今日所過丘陵皆若是。故寺之礎石等，大抵皆掘古墓石而用之。此寺不大而建築堂皇，亦爲西藏式，徧塗金箔，施以彩色，極壯觀瞻；於四圍索莫極其單調之大漠間，有金碧絢爛之喇嘛廟，真有萬綠叢中一點紅之感。寺僧約百人，住持曰色忒涅姆氏，欸待殷勤。寺有後院，在高處，與正殿小有距離，其處祀喇嘛之神。殿正中懸一鏡，其左右守以弓矢；又懸有槍、刀、響螺、熊虎之皮，有帛如幣，亦懸其上；此外有鏃，其中更見鳴鏑。觀此殿時，我等實多興味，中央懸鏡，左右排列武器，使人起一種奇異之感。同時，在岑寂之丘陵上，見此祭祀凶神猛獸之皮，飾以種種武器，又使人起恐怖之心。凡此種種，雖爲喇嘛式，而薩滿教亦有之；以尊崇凶神之感想，從而祀之，亦有尊崇戰神之意。此於研究日本神社或神道思想者，殆甚重要。類如此者，昔多見之，然此等處，則今爲創見也。

在此處爲種種調查，於六時廿二分出發；復沿阿儂河前進，約九華里（五俄里），道旁有建築物廢址。詢諸李里亞人，謂此處本爲哈姆哈脫寺。近處人家不多見，爲廣漠之草地。古墓約有三處，更細查之，此外更有五個；行未幾，又得其一，此後又見七個；再向前，有四——二——一個，散見於道旁。且觀且前行。此處多雁羣下棲，雁之所棲，以慕水故。近處時見積潭，亦有大池。池名包爾脫希姆脫魯姆，直徑二百米，周圍九百米。駱駝及牛，戲於池畔，誠荒寒之景也。池水甚淺，可以見底，雖無所見，意謂有魚。池畔亦有一古墓。

漸進則土地益成廣原，野草蒙茸之間，柳木柵欄，延長不知所既，所謂柳條邊牆之類是也。柳牆洵爲大

觀，一方以阿儂河岸爲起點，直延長向北，不能見其終極。詢諸土人，謂有百俄里，百俄里蓋當中國百五十里矣。其中有無數家畜，如前所言，出入處有門。萬里長城之思想，蓋即出於延長之邊柵者。大抵北方民族，在此等廣大之土地，如山如河等自然境界極少之處，欲爲之疆域，非造成此物不可。由此可防家畜奔逸，一面則保護牧草，自此柵入彼柵，便於移飼家畜。此柵各處皆有之，其進步爲土垣，更進則爲長城，此柵蓋最爲原始也。此等寂寞之行程中，日漸西落。午後八時半，至一村，曰鮑洛湯貢，哈達達。

此村爲孛里亞小部落，村長曰聖比公氏。村長家爲校倉式建物，此外有爲校倉式者，亦有張天幕者。余等即宿於村長家中。屋寬敞而美，待遇亦頗懇切。主人有羊五百頭，畜牛馬百頭以上。村之附近，皆爲平坦土地，牧草叢生，如引青氈。於此處有種種聞見，種種調查。

其七 英雄山之登臨

八月廿四午前九時半出發，前途亦爲阿儂河畔。稍進有山池，名曰馬尼脫魯姆。池畔有許多灰鶴，僅余所計算，已有六十七隻。此地近阿儂河，且處處有積水，故灰鶴降而取餌者，到處有之。孛里亞語稱灰鶴曰陶德客。隨行之哥薩克兵，欲捕之以供晚餐，試加狙擊；而鳥知人意，忽已飛去，僅擊落一隻，掛於車側。不料孛里亞人大爲抗議，蓋孛里亞人素厭殺生，如羊者雖坦然宰割而食其肉；若殺鳥類，則爲殺生，是其所忌。蒙古人亦然，尤惡鮮血點滴，故甚覺其不以爲然也。

約進五俄里而見七古墓，更進則水際有墓八個，成爲一羣，再進則見十五墓爲一羣，又稍前更有墓約

二十之譜。若此之類，可見阿儂河流域古墓之多。自出馬哥驛後，直至阿儂河流域，無處不見古墓者。凡有水之處，本爲民衆所集。此地爲阿儂河及其支流交錯之處，昔日即爲居民繁盛之鄉，同時可知有多數古墓存在。凡此一帶，與昨所見相同，以柳枝造成之長柵，隨處皆可見之。

迄今上下丘陵，沿阿儂河而進。未幾，遙見前面沿岸，有高約二百米之丘陵。其位置，一面臨河，一面控有平原，洵爲形勝之地。近地一帶，雖皆平野，獨此山高起二百米，頗足使人注目。詢之知此山具有因緣，蒙古人稱之曰巴卡脫爾哈達。哈達者山也，巖石童然屹立者稱曰哈達；巴卡脫爾者，爲勇士或英雄之意，合之可譯作英雄山。某土人謂昔有英雄住此山上，或乃附會其辭，謂成吉思汗，嘗築城於此。要之此山一面臨河，一面控有平原，任何觀察，皆爲形勝之地，昔殆作爲城寨之用者。其丘陵成於花崗巖，尤適於守備，故與所謂防禦地帶，易於聯想。今則山上有喇嘛塔，左右各四，蓋八塔林立也。

山上自石器時代即有人居，可拾得刀、鏃等破片。余雖未獲完全之物，但種種製造未成之品甚多，皆選堅美之石爲之。此等破片，拾得無數。由此種種，可知此處自昔爲一堡寨，在石器時代，亦作爲堡寨用之；入歷史時代，當亦如是。細察其地形，一面接阿儂河，河爲天然之塹壕，故無所改變；不與大河接近之一面，自山麓起利用天然地形，如土圩狀者，一直延長。此在歷史時代，殆亦爲重要之地，或即蒙古語所謂阜爾姆者歟。

調查丘陵後，漸前進，有池名鶴來脫拉，池畔有一古墓。更進則沿河有巖石露出處，至阿儂河流域以來，初次見之。附近有亭里亞人村落，約七家。余於巖下照一相片，巖之下，即爲阿儂河。其前岸，有俄人村落，散在

其間，此村名曰差柴甫司喀。自昨夜宿處至此，約三十三華里，近處又見古墓八。在此村稍息後，離去阿儂河而往西行。途中有池，名曰古鐵耳金腦，附近皆爲草地。更進有二三里亞人家，駝羣約二十，到處見之。此後即有大池，名曰比爾猶太妥爾姆，其附近有古墓十四，家畜多集於池畔。時益向西行，遠望彭奧拉山。午後四時半，抵一處，名曰哈拉加那。

哈拉加那者，爲木之名，此村蓋爲有此種樹木之意。本日行六十六華里，日曷尙高，然擬即宿此。村雖小，但有校倉式房屋。余等所宿，爲李里亞富家，主人能俄語，深通俄國情形。食後自主人處獲聞種種，且以附有羽毛之鳴鏢一枚見贈焉。

其八 水澤之燕子花

八月廿五日午前十時半出發，道路如前，所行皆廣漠之草地。未幾，至哈普梭加金安池，附近略見李里亞人家。池中有菖蒲無數，李里亞語稱菖蒲曰沙蘆。北方水澤，多生菖蒲，平添情趣，能使索寞之風光，有緩和之效。此處菖蒲，亦正鮮麗，不禁爲之停驂延眺，是爲谷地菖蒲，自無待論。經過此池，橫斷茫茫草野，即李里亞人所謂他拉。午後一時十五分，至一地，名曰哈拉戈。行經草野者凡四十俄里，即六十華里。而往李里亞之所謂九家哈達村，即於其處少息。村中約有十戶，至其中之富人家休息。此方面之房屋，主要爲木造者。

余迄今說明李里亞之建物時，僅以抽象的謂爲校倉式而止，於房屋之構造，未曾詳叙。今擬就此機會略言之。余等休息飲茶之人家，其房屋如下：即自地面至房頂，高一丈，深一丈二尺，濶一丈八尺，以木組成者。

門在東南方，入而觀之，爲一大統間，並無區隔。最裏面有寢榻，而置箱櫃於西北隅，上祀佛像。左右近壁處，亦置箱籠。門之右手，置種種食器類，如盛乳之桶，及砧板等飲食傢具。室之中央有圍爐，周圍置木臺。屋內之配置，與中國領土之內外蒙無異。惟在內外蒙古（除滿洲及接近中國本部者不計）皆張天幕，李里亞則爲校倉式，此其相異者耳。房高約一丈，客至延坐於佛龕方面，主人則坐於其次。內部配置，全爲蒙古式，而建築爲木造之校倉式者，是否由哥薩克建築物所生之影響，或影響於其他民族之建築？要之在昔皆與內外蒙相同，張其天幕，今則爲校倉式（有圓木及板之二種）大有變化而已。附近雖少材木，但昔日李里亞初成土著之時，大抵恐係森林地帶，斬伐其森林，遂成今之校倉式。是否如斯？大爲疑問。總之在今日，此地材木極少，建築材料，皆由貝加爾湖方面運來者。

其出以饗客者，亦以和乳之茶爲主，更加牛油。茶爲來自中國之磚茶，或備紅茶之類；糖用珈琲糖。諸如此類，多少見其爲俄國化也。

休息後，於三時十分出發。道路與午前同，橫斷草地。草甚柔而繁茂，宜於家畜。途中遙見家畜之影，而未逢一人。自休息處行十二俄里，即十八華里，始至所謂史戈村。其戶數十六，悉張天幕，完全爲蒙古式人家。細觀之，天幕之氈，多爲污舊者，主要當爲貧富之關係。其中有二家，係用白色之新氈爲天幕，此向所未見者也。在內外蒙古，所謂白屋者，爲用新毛氈之人家，即富豪之意；曰黑屋，則係張污舊毛氈之人家，爲貧人之意。余在蒙古旅行中，蒙人每指謂若係黑屋，若係白屋，即示若爲貧若爲富之意。此村之李里亞人家，皆張天

幕；其中僅二家爲白屋，即係富家。迄今所過之孛里亞村落，皆爲木板房，何以此村獨張天幕？自余等言之，以爲此係純粹蒙古風俗，彼等欲維持其舊習。實則有種種事由，或以土地關係，不能長住；或以遊牧生活，故張天幕耳。

過史戈村前行，漸近烏魯楊拿雅驛。自此以往，村落點點散在，如前所見四無人煙之景色，已漸改觀，有復近人居之感，狀態大異。途中忽遭暴雨，急驅車向烏魯驛。午後六時，於大雨之中到站，即入日本兵站司令部，卸裝宿食。於是除通古斯族調查外，阿儂河流域之探訪乃告終。其先所雇之馬以及引導之孛里亞人，及謝米諾夫所派之哥薩克兵，今夜宿此之後，遂將告別。行程約經一週，於寂寞平原之旅行，一同起臥之諸人，漸將與之分手，不能無所感動也。

第五章

一 通古斯之探訪

其一 孛里亞化之民族

八月廿六日，與阿儂河流域同行之諸人告別。一行變爲余及鈴江大尉與從卒二人，調查附近所住通古斯之村落。備馬而馬不至，以種種關係之結果，始牽馬來。於午前十一時十五分自烏魯驛出發。此處之地

名，李里亞語稱爲索索克。本爲李里亞之部落，與前岸地方，當交通之衝，爲來往頻繁之地。俄人來此，遂去李里亞人，遂爲今之烏魯楊拿雅。

今日亦沿阿儂河前進。此地多巖山，阿儂河流於巖間，通行至爲困難。漸過河端斷崖之裾。午後一時，抵喇嘛寺，稱爲妥加爾達桑者。行程爲十二俄里。以寺爲中心，成一小街。李里亞旗之公署，亦設於此。街上在今已非常岑寂。李里亞之公署等，日前爲過激派襲擊後，亦異常冷落。即於署中少憩，雇得數馬，與前所備馬交替，以三頭馬車，再沿阿儂河前進。

河畔爲草地，進行不似午前之困難。天氣又變，時時降雨，漸覺寒冷。急驅車向通古斯村落，屢經無人曠野。於午後七時，到通古斯部落，曰沙拉豐台者。時已日暮，室中不能照相，乃使其人立於戶外，照得一影。自烏魯驛至此，行程約八十二華里。

沙拉豐台之部落，今有通古斯四家。其房屋有二種，一爲李里亞式之棧倉狀，一爲舊蒙古俗之張天幕者；後一種，更有別設小屋，成爲簡單之房屋者。此地通古斯人之屋內配置，與李里亞無異。其家具，以樺皮造成者極多。如盛乳之彎曲物，或如桶狀者，皆屈樺皮爲之。覘其室內，掛有獸皮之類，自屋頂垂一搖籃，臥小兒於其中，其母搖之使臥。室隅亦供喇嘛佛。此處之通古斯，其風俗均爲李里亞所化，幾與李里亞無異；且忘其固有之通古斯語，而用李里亞語言。此蓋彼等爲李里亞所征服之結果也。自此向東北方，雖尙有通古斯分布於其間；但去此三百俄里，始通行通古斯語。於此村中，未見老人。

此地附近，通古斯族本極多，爲李里亞征服之結果，大抵逃往他方；所剩者如今日居此之狀，完全爲李里亞人所同化，宛然成一特殊部落。李里亞人亦以特別種類視之。李里亞之官吏至此地，雖吸煙之火，亦不向彼等求之，且不願入彼等之室。其爲李里亞人所輕蔑，可以知之。生活以牧畜爲主，用家畜乳汁，造成種種食物。李里亞人稱彼等爲哈姆尼岡，彼等亦以此自呼焉。

種種調查既竟，爲時已晏；然於午後九時，冒險離此。黑夜無月，纔藉星光，驅車行草原之上。夜愈深而氣候愈冷，披毛毯防寒。不知何時，竟已欲睡，車身動搖，余竟入夢。至夜半三時，抵芝加爾。自通古斯村至此，爲折返晝間之舊路者，往復計程百二十六華里。李里亞之官役，尙未寢以候余歸。由其引導，往芝加爾之喇嘛廟。喇嘛大爲款待，以切麪見享，今夜遂宿此處。今日所經，爲阿儂河緣，爲無人之草原地帶。途中到處亦見古墓，有更古之石器時代遺蹟，自其處拾得當時遺物若干。

其二 什爾喀河之上流

八月廿七日，從寺僧處，詢得喇嘛及其他各事。寺中僧侶約千人，僧侶之戶數，約二百戶，成一寺街。午後一時半，自此出發。途中見古墓二。復尋原路行，二時四十分，抵烏魯驛。少息後，此次不回赤塔；於午後六時半，向斯來頓司克。汽車既離烏魯驛，於午後十一時半，到加魯牟司喀雅，即宿於此。

廿八日午前三時乘汽車自加魯牟司喀雅出發。天尙未明，即睡汽車中，至烏魯利加驛始醒。時夜已嚮晨，窗外景色大佳。自出加魯牟司喀雅後，汽車沿印戈達河而行。比至阿儂驛，阿儂河於此與印戈達河合流。

水量豐富，河身亦復寬闊，而其名變爲什爾喀河。烏魯利加驛，即什爾喀河畔之車站。自窗中眺望，與加魯牟司喀雅附近，光景大爲不同。山與山之間，土地開闢，耕耘極佳，到處見俄人村落。尤著者，爲俄國派寺院，高聳於人家之上。而田中栽培種種農作物，馬鈴薯及麥尤多。此等光景，全爲俄國農村。與曠昔所見平原萬里，青天碧草，時見牛羊之外，不見行人之蒙古遊牧地相較，真有別一世界之感。什爾喀河狀若騰蛇，貫通此開墾之平野；河岸柳綠籠煙，河中則有沖積層所構成之三角洲，到處見之。

汽車漸進，遂至李利司戈瓦雅驛，此地爲往尼布楚之分歧點。尼布楚距此約九華里，自車中可望見之。俄國經略東方之初，尼布楚爲黑龍江流域重要根據地；清康熙時締結尼布楚條約，即在此處。當時兩國使節會商之室，現尙保存，且變爲陳列所。余本欲一往，有所調查；祇以行程倉卒，惜未能行。此地附近，河益寬大，汽車始終沿河而進。至午後十一時，到斯來頓司克。此處亦有日本駐軍之兵站司令部，余遂往訪而食宿於其處焉。

其三 斯來頓司克

斯來頓司克市街，在什爾喀河畔，爲壯大之街衢，跨河之兩岸，而名稱各異。在河之左岸者，曰斯特列田司克，在右岸者，曰斯來頓司克。余所到者爲左岸，即在河北之斯特列田司克，是爲官吏之市街。此街鑿通山脈而成，以官署爲中心，官舍銜接，地甚高爽，宜於眺望。其右岸，即在河南之斯來頓司克，爲商人街。築於河岸沖積層之上，去山麓約百丈有奇。市街之交通，貫鐵索於兩岸，其上繫船，往來於二者之間。船扁平而闊，其上

有室。河身在此處，闊三百米，其深平均爲十二尺。斯來頓司克市所在之沖積層，雖亦河岸，然爲極古之沖積層，高於河之水平面約十尺。於沖積層崩潰之河岸，有古代遺蹟，土器破片，即存於其中。余自此拾得褐色無釉之土器破片三枚，正爲石器時代物。故什爾喀流域，石器時代，曾有人居，可由此等遺物而知之。由此以觀，今日斯來頓司克市街所在之沖積地，知其石器時代，業已有之矣。

斯來頓司克爲繁盛市街，人口約一萬，係俄國式街市。有教堂，亦有戲館。街道五條或六條。今在戰亂中，俄人雖甚困苦，然入夜則戲館每星期必開數次。歐戰以前，意必爲相當富厚之地方。此處爲黑龍江汽船所從出，定期往返於哈巴羅甫喀及河口之廟街地方。一面則與鐵道連絡，爲東部西伯利交通上最重要之地。有船塢，冬季黑龍江結冰，不能通航時，爲容舟之處。余於旬留此地之時，一夜曾往戲園觀劇，所演者爲托爾斯泰之『闇之力』。調查之暇，並爲黑龍江下航之準備，乃以九月二日，由此出發，而向哈巴羅甫喀。

二 黑龍江下航之一

其一 什爾喀峽谷之絕景

迄乎今日，余所調查，除海參崴附近及北滿之一部外，主要爲接連蒙古之愛尼賽河流域及阿儂河流域。今則變更方面，欲調查自古以來鎖於秘密中之黑龍江流域。黑龍江爲極東之巨川，自不待言。史他奴伏山以東之水，可謂悉注於其中。洋洋長流，亘一千五百海里。至河口附近，與海殆無所擇。其流域之大部分，爲

肅慎人（後之挹婁·勿吉·靺鞨·女真）即通古斯族所分布，其種族今尙存在。凡此流域，不僅長鎖於秘密之中，加以俄羅斯之秘密政策，輕易不許外人闖入此地；其真相之詳細，終屬不能窺知。近自烏蘇里鐵道落成，日本學者或學生之類，有極少數自哈巴羅甫喀旅行其上游各地者，然直至河口爲止；旅行黑龍江全部者，在日本幾無其人。余將以明日爲江上之客，調查沿岸，自海蘭泡 Blagoveschensk 至對岸之愛琿附近，更將由哈巴羅甫喀而往河口之廟街 Nikolajevsk 焉。

九月一日，準備已齊，晚上汽船，是夜即宿船中。次日午前八時，起碇出發。當是時，此地一帶，均以荷慕斯克 Omsk 政府所定時刻爲標準時，所謂荷慕斯克時辰是也。船爲明輪之汽船，船名阿特米拉馬加羅甫，爲上下阿穆爾之客船，構造甚爲講究。客房分上下層，一等室在上層，一等室又分各房。食堂寬敞，中有鋼琴，爲極舒適之船。余乘舟時，自斯特列田司克，派一從卒相隨。一等客除余外，有猶太人夫婦及俄人夫婦並小兒三人；此外更有俄國稅關官吏之夫婦，亦乘此船。日本人惟余一人，故數日之間，未能以日語談話；但在旅行中以會話書所記得之俄語，彼等亦略知德、法語言，藉以稍稍問答。下層普通室中，則大多數爲俄人；此外有朝鮮人，亦有中國人；更有來自俄國土耳其斯坦之回教土耳其人，著土耳其服者二名。別一室更有俄國音樂師及官吏等。食堂開時，種種人羣集，甚爲熱鬧而有趣。又一行中猶太人之妻及稅關官吏之夫人，時時彈奏鋼琴，頗足慰船中之寂寞。余乃以此狀態，繼續旅行焉。

船自斯特列田司克出發後，乘黑龍江上游之什爾喀河流而下。今日雖天陰，而兩岸景色甚美。岸上樹

木，爲落葉松或白樺，其鬱勃之林間，到處見有俄人村落。凡有村落處，皆爲沖積層之低地；此外則兩岸之山，多偈河而立。河岸或爲巖石露出處，或則爲斷崖絕壁。什爾喀河水，或爲急湍，或爲深淵，或爲渦旋，或則平穩，種種變化，流於其間。其成爲斷崖處，即一八五四年身經此地，記其目擊狀況之馬克氏所摹繪之地。斷崖之巖，呈紫色，映諸水面，其色更佳。風光如許，且覽且行，誠不勝其愉快也。

船常常泊岸，乘降客貨。去斯特列田司克約六十俄里，於包台司加雅，積載柴薪。蓋黑龍江之汽船，與他處不同，不燒煤而燒柴，其薪多用松木。故凡汽船所應停泊處，必置積薪，船到即裝入而後進行；薪盡時適可至接濟之處，其準備如此。此地一帶，針葉樹林，非常豐富，故然。此阿穆爾內河汽船之特色也。

是日入夜即雨，旋復晴霽。兩岸景色之佳，與前述相同；樹木之美，亦增風趣。當是時，黑龍江上流之溪谷，秋色已濃。白樺之葉，已呈黃色，落葉樹亦已微黃，如蔦蘿者，則嫣紅如火；其間獨有針葉樹，不改其蒼蒼之色。紅翠紛披，連綿如錦，或則點綴巖角，如染襟裾；影入什爾喀河悠然之長流，有難以形容之致。且兩岸山腹相迫，成爲長峽，十數里間，寂無人煙，直如太古之幽境；而山水木石，展開如畫，身在船中，如入仙人之境。是晚與船客飲茶，而互談此景焉。

茲更就俄國內河汽船言之，船上飯食，清晨有麪包及茶。正午大菜二簋之後，即進茶，湯可添二回；此外大菜亦然，故分量較多。午後三時又有茶。飲茶時以銀壺盛開水，茶器別置於傍器中，注開水而飲之，此爲俄國之一種特色。晚上更有晚餐。故乘阿穆爾河航船者，異常舒服也。

其二 船中之人種的觀察

其次欲就船客稍加以人種學的注意。乘客有猶太人，猶太人皆富豪社會，細觀其面貌，甚似日本人。其中有一男子，與曾在東大地質學教室爲助手之某氏，又余友某氏之甥極肖；眼爲雙眼皮，目睛稍帶淡褐色之類，與余友人子面色微黑者尤酷肖。又鼻梁屈曲而美，鼻唇溝所在之處等，均爲猶太型之特點；與此類似者，日本人亦有之。居室相近之猶太婦人，尤爲相似，幾疑其爲日本人。彼等非司拉夫族，一望而知。若此類之猶太型，在日本亦有之；如前所述，眼鼻等亦復相似，其故安在？日本人原來自大陸，而雜有此等猶太型（Semitic type）者，或係後來混入，亦未可知；或則得無爲隔世遺傳，常生此種？中央亞細亞，自昔有伊蘭民族，其事甚明；而彼等今尙住於此處，現今蒙古人或土耳其人之中，往往見有此型。或以此故，遂使與大陸人種有極深關係之日本，留有此等猶太人種之型，是未可知。日本之蝦夷，爲稍近猶太之民族，是否由此等人而成混血？余故人類學者，不能不爲之驚異。畫家遇奇景，有爲之闕筆者；意謂無此理而竟有此事，余實爲之駭然。如彼高爾登夫人者，曾主張日本中有猶太種；余素來反對其說。然日前親見猶太人，與余友幾可指名者類似。此果有如何之關係？余幾如畫家投筆，爲之驚奇。此雖一時之情感，然或可作爲何等資料，故附及之。

其三 中國人之筏

九月三日晨起，一等室之食堂，客已羣集；余立整衣服赴之，同飲早茶。未幾，船至一處，名曰伏喀羅夷司加亞，如例上下客貨。午前九時半，自此出發。沿岸風物，與昨日相同。斷崖絕壁，有針葉樹·落葉松·白樺等

爲之點綴，左右顧盼而下什爾喀河。此處一帶，山脈到處突出河岸；河經其間，有許多灣曲，船方向右，忽變而左。每易方向，則兩岸景色，隨之變化，而達一地曰伏喀羅愛司加亞。至此始見有編木筏者，筏爲三根一組，或八根一組者亦有之。

伏喀羅愛司加亞，有俄國官署；官吏住宅及校倉式之民家，有二三十戶。亦有中國人家。於此應注意者，則有熊本縣人之日本女人一名在此。黑龍江上游寂寞之村中，不意有弱女子一人來此，實可驚異。既聞人言，係賣與中國人爲妾者；至賣身爲止，似曾遭種種苦毒，送其悲慘之歲月，亦可哀矣。要之日本女人，直至黑龍江上游寂寞孤村中，有其蹤跡，於以知之。此處之對岸，有中國人村落，有中國式房屋約十五六戶；余自什爾喀河下行以來，至此始見中國房屋，對岸即中國黑龍江省之土地也。

什爾喀河至伏喀羅愛司加亞，其右岸受海拉爾方面發源之額爾古納河，自此處改其名稱曰阿穆爾。自容納額爾古納河後，河身闊大，水量亦增。其左岸，爲俄領貝加爾州及黑龍江州之境界；右岸依尼布楚條約所示，以額爾古納爲界，其西爲俄領後貝加爾州，其東爲中國領土黑龍江省。更以黑龍江爲界，北爲俄國之黑龍江州，南爲中國北滿州之黑龍江省。故北面沿岸，爲俄人村落；南方沿岸，有中國人村落，僅隔一衣帶水，而風俗、人情、言語，皆大不同，足起奇妙之感也。

六時十分至一地，曰伊格那西那。對岸即中國市街，名曰漠河者。兩方住民皆不少，房屋亦然。此處岸上，多繫木筏；又見中國人乘之而下行阿穆爾者。其筏甚大，上有二草房；其下以河水浸入之故，筏上別架材木，

使水不能浸，鋪板於上。屋外有不完全之馬欄，其中養馬三頭，在筏內可任其自由，類似放青者。筏行動時，有木製大櫓，搖而前進，至地頭，則櫓亦作爲材木而售出之意，爲此殆阿穆爾極古之習慣。中國人在附近一帶，採伐樹木，編成木筏，運往下流。其運售之處，主要爲海蘭泡對岸，所謂黑河之新市街。海蘭泡對岸，自昔有名城曰愛琿，爲黑龍江畔中國之重鎮。近來其附近開闢黑河市街，愛琿漸次衰敗；黑河則反是，以非常之勢發展。故黑河今正大興土木，所用材料，即於此地森林採伐，編筏而運之。

其次至腦克馬司加亞，此處爲一大村。其對岸近河之丘陵，見有中國人穿穴而居者，大抵皆以伐木來此。穴居者約有五戶，附近沖積層發達，故利於穿穴；每戶大概住二三人。穴深八尺，幅等是。前有戶，高約四尺。深處鋪板，爲起臥之用。入口之左，爲焚煮之地；雜物置於右方。穴中有養雞者。

穴居下面之河岸，繫有木筏。其筏由巨木十二根編成，細木用藤條。其人又造成獨木舟，即剝松木而成者。長二十四尺，寬二尺，深一尺，大概可乘二人；舟高一尺三寸。中國人尙爲原始生活，思之頗有興味。意謂此地一帶，必多有史以前之遺跡；然種種注意調查之，如土器、石器之類者，毫無所見也。

旣出漠河，黑龍江之景色更美。兩岸樹木，亦甚繁茂。奇巖時時露出，成爲斷崖絕壁。江水激宕，或爲旋渦，或爲深淵，種種變化而流過之；儼然有蜀中三峽行舟之想。仰望絕壁，勢將壓船；而針葉樹落葉松之類，橫斜其間，作種種姿態。晚景尤爲佳勝，暮霞在空中，水色一碧，與斷崖相映帶，宛然如繪。入夜，則新月乍升，金波騰涌；兩岸山色，在月光中，彷彿如夢。余在今夜，始得賞黑龍江之月也。午後八時，晚餐之際，急雨驟至，驚而視之，月

仍在天，雨亦旋止，蓋晚來之暴雨也。

其四 江上之獨木舟

九月四日，昨夜寢酣，醒而觀之，以濃霧，舟不能進，而泊於江中。遂往食堂飲茶。除余外尚有二客，與之間話；而霧亦旋散，拔錨進行。午前十時，抵柴林達，上下客貨更進而至阿勒巴沁，阿勒巴沁 Albasin（即雅克薩），於中俄關係上，爲歷史的有名之處。丘陵之上有市街，人口頗多，爲殷盛之土地。地形爲高臺，沿河岸而發展者，迄今不可多見。船到時，大雨，遂獲見雨中之阿穆爾。遠近景色，在濛濛之雨中，或見或隱，浩渺之江流，和煙入雨，益形宏大，要皆呈不可名言之狀。船冒雨下行。今日所過之地，有名鄂爾那瓦者，所謂烏爾都野，即在附近。烏爾都野，一名塞爾特拉瓦，爲奧洛匈所居之處，應加注意。雖在今日，於此附近，稍入內地時，即有奧洛匈人；但河岸佳處，爲中國人或俄人所有。自什爾喀河與額爾古納河之合流地點，直至此處附近，昔爲奧洛匈之分布區域，頗有名；今乃不然矣。

今日見乘筏而下者甚多，且如柴林達河岸，泊有筏羣，其上有載馬匹者。操縱木筏者，皆中國人。今日所見奇異者，爲獨木舟，上下於江中。舟子是否中國人，抑爲俄人，遠望不甚明白；亦或疑爲奧洛匈人。蓋附近一帶，如前所言，爲奧洛匈人分布區域，溯黑龍江支流而上，大概爲奧洛匈人居處。或爲彼等乘刳木舟而入黑龍江，亦未可知。其舟截大木而刳其中，約可乘三四人。黑龍江中有此舟，昔所未見者，以爲大足注意也。

是晚，食堂大爲熱鬧，交談頗盛。比就寢，已近十二時矣。

其五 船客之紀念會

九月五日天雨，船在雨中下行。早茶後，未幾，午前八時四十分，舟泊愛爾馬哥夫。雨霽而見陽光。此後至西馬奴亞下旋時，遇上水客船，其中載有日本之將校及兵卒。

入夜，又大雨。衆客過於無聊，食後各自縱談。客中有俄國青年，爲海參崴富商子，疴慕斯克商業學校生徒；近自疴慕斯克歸省，坐三等艙者。余與之早已交談，今夜所談更久。略諳法國語。雖學商業，而好文學、美術、繪畫小說等尤爲所嗜。携有梭拉氏所著『Doctor Paschal』，時常誦讀；但非法文原本，而爲俄文所繙譯者。就譯本與原文之比較，而爲種種談話。由此青年而於此地之事情及地名，知之甚爲便利。又女音樂師之間，有女詩人，頗健談，相互爲種種問答。時以將近海蘭泡，羣謀今夜共舉祝杯，一等室之船客，相集而開宴會。自過激派起事以來，莫司科及彼得堡等交通沮絕，極東之俄羅斯，物資非常缺乏，並罐頭食物而無之；幸船中藏有俄國上等葡萄酒，求其出讓，在船中作力所能爲之宴享而舉觴互祝。此余在今回之旅行中，爲永遠不忘之紀念也。

其六 住於附近之諸民族

雖在此地附近，若自阿穆爾河岸，稍入內地，則住有奧洛匈人。去此不遠，在中國黑龍江省之墨爾根，即有奧洛匈學校。初三經過之漠河，其山坳之內，住有奧洛匈。自齊齊哈爾至黑河之間，則住有多爾人。多爾人集合最衆者，爲嫩江右岸，其處設有多爾人之學校。在漠河及呼瑪爾之間，則有乞林 *Кичин* 人；乞林云者，亦

通古斯之一族也。至此附近爲止，住有奧洛甸人。自此以下地方，爲乞林人所分布，其終端，即松花江合流於黑龍江處。附近海蘭泡之下手，則有高里特人 *Golid*。乞林人一名馬奈格爾 *Manegur*，此地爲馬克氏與修倫格探險時，與馬奈格爾及奧洛甸會見之處。今以中俄人民繼續侵入之故，彼等皆逐往深山之中。故余舟所過，不能與此等土人相遇也。

九月六日，雨不止，船在雨中行。午後一時，抵海蘭泡。自初二日從斯特列田司克解纜後，適航五日。船泊岸後，余冒雨上陸，訪駐此之兵站司令部投止，大蒙優遇焉。

第六章

一 海蘭泡市及其博物館

其一 黑龍州之中心點

海蘭泡爲黑龍州首府，人口既多，商業亦盛，有各官署，爲非常壯麗之市街。其位置立於阿穆爾河北岸，一方控桀雅河，由其谿谷而當耶古克州交通之衝；一方面又與齊齊哈爾往來，爲黑龍州中最占形勝之地。此處之所以發達，與桀雅河谿谷金鑛之發掘，最有關係。金鑛發達，則物資之聚散，同時豐盛。與鑛業有關係之有力者，多住於此。其以商業爲中心之狀況，與日本大阪相似。成爲黑龍州之首府，非偶然也。在此地下游

之哈巴羅甫略，爲官吏之市街；海蘭泡則爲商人之市街。隔黑龍江與中國當年之要鎮，所謂愛琿者相望。近則對岸之黑河市街，日形發達。無論自黑河或自愛琿，可經墨爾根至齊齊哈爾；其於中國之關係，亦爲重要地方。余自九月六日至十三日，留於此地，訪種種學者；往博物館，記載種種標本而調查之；又爲歷史的考古學的搜求。然後涉及書肆，買得圖書之類。

此地爲商人之市，同時亦爲文化之街衢；亦有相當之讀書人集合於此。故商業雖繁盛，而其中自有靜穆之風，宛如大阪風而兼京都式者。但今在戰亂之中，俄人頭腦亦復溷雜，商業幾有中絕之勢。而中國人自黑河方面來此者極多，儼然占有勢力。此等中國人自黑河來此之狀況，亦不可不加以注意。但此外有使中國人占得勢力之原因，本來此地中國人住家而有房屋，絕對不許。近自過激派發生，房屋若係外國人所有，雖過激派亦無從下手；以此關係，或倩中國人看守空房，或更租與之，故中國人乘勢而入。一經侵入之中國人，他日俄人欲望其退去，恐非易事。生性強韌之華人，一旦以此處爲根基之後，乘俄人衰頹之際，將來在商業上必且益形活動；徵諸對岸黑河之急速發達，誠不能不作此想也。

總之，占有形勝之黑龍江中心地；但現今之海蘭泡，自過激派爭亂以來，異常衰落，已非昔日之面貌。此處之大商會，有裘林及阿培脫等；今則以所餘之物品，及來自日美之少許貨物，支持營業而已。更如與文化相隨之書店，自戰爭以來，幾同休業。去市稍遠有舊貨市，售賣種種物品，爲今日沈鬱之海蘭泡市，最爲繁盛之處。試往觀之，所賣者，大部分爲富豪或其他市民，爲生計所迫，而賣其家具家財，實足引人傷感。要之今之

海蘭泡，不過延其殘喘而已矣。

余於此處上陸者，以訪問學者與調查博物館爲主要目的；如有遺跡，亦須調查，有土著民族，亦須研究。但附近並無土民，而遺蹟亦非稍稍離此不可；故除調查圖書館與博物館外無他法，茲就而略言之。

其二 余與克魯趣金氏

海蘭泡市中有無學者，舉之可得二人。其一，則此處有國民圖書館，奉職其中者，有學校教員克魯趣金氏，兼充圖書館長。余與之會見。此人爲學校教員，但酷嗜 Ethnography。嘗調查耶克德斯克州土耳其民族之 Yakuts 人，其時所照相片極多。余就而探詢 Yakuts 人之事情，及就附近民族，獲聞一切。而氏乃以所照之相片，舉以贈余，毫不吝惜，此誠足以表暴俄人之氣質。其所贈相片，較四寸者略大，其數甚夥；彼等生活狀態，皆在其中，自宗教儀式以及飲食起居，無不備具。由此可知 Yakuts 人之大概，余由此而大獲其益焉。

附近之學者，與其謂爲黑龍州之研究，毋寧爲 Yakuts 州之研究者較多。推其原因，則以流於海蘭泡附近之桀雅河，出於耶克德斯克州與黑龍州交界之史他奴伏山脈。溯河而行，往耶克德斯克州，爲兩州間唯一交通之大道，而上流有著名之金鑛；探險時，自然與耶克人多接近機會。耶克人以物質交換之關係上，亦利用此路，常來往海蘭泡；故挑動海蘭泡人之好奇心，橫斷界山，而起調查之念，亦屬理所當然。以此關係，在海蘭泡之學者，多爲耶克德斯克州方面之人類學・博物學的研究。其結果，作爲黑龍州學會之報告者

不少。氏往耶克州之目的，固純粹在乎學術；然多少亦當含有此意。市中除此人外，可與吾等共語之學者，尚無其人，蓋僅一人而已。於是互約將來通信。氏又集本州出版之種種科學書及報告論文等見贈。氏謂此皆重要之物，然今已不可復得；又告以種種內容。於是本州學會之學者，所有報告論文，知其大體。又關於黑龍州之動植物及氣象報告以至旅行記等，凡可得者，均由氏手得之。余於克氏，蓋深表其謝意焉。

其三 隱僻之博物館

次所可記者爲博物館。此處之博物館係小建築，頗不易知。當時陸軍官憲所製海蘭泡市街圖，較爲精密，何物在何處，均載其中，獨無博物館。觀此，則當道諸人，其於學術之不熱心可知；不能謂一切官憲皆若是，而其中必有此一流人。自軍事方面言之，如博物館之有無，誠爲細事；但苟作爲地圖而製成以上，凡文化施設有無之類，似宜網羅無遺。故此處博物館，謂爲余所發見者，亦無不可也。

博物館中，今無專門家，有五十四五歲老人，曰安爾瑪梯夫氏者管理之。所陳列之物品，許余自由觀覽，自由記載。其人甚爲懇摯，館中事詳以見告，且使余知所注意。以日本人而論，造訪此館者，余殆爲第一人；大抵皆不知海蘭泡有博物館也。

其四 土俗方面

博物館亦爲黑龍州地學協會之附屬。不僅人類學、考古學而已；其他科學之物，亦有陳列。其陳列品中，關於余所專門者，規模甚小，可分爲二。一爲土俗學，一爲考古學。土俗 Ethnography 方面之陳列，以耶克

脫人之物爲多。此外則有示多爾人巫女之風俗者。余見而以爲珍異者，即耶克脫人之土俗品。在此處似於耶克脫人非常注意，與之相關之物品，收集甚富。克魯趣金氏所照之相片，亦陳列於此。余所尤以爲難得者，爲以生活模型，示多爾人薩滿女巫之風俗。其模型大小，適與人體相等；有首飾，着衣裳，持器具，皆即用其實物。此等皆大可參考。余由此知多爾女巫之大概。在今日多爾人益爲中國化，失其固有之俗；此處之博物館，係舊日所採集者，較可見其固有之遺風。多爾人薩滿女巫之風俗，及其儀式、器具、祈禱之狀，依此模型可得而言之。此爲館中唯一之土俗品，以爲異常重要也。此種多爾人，不在黑龍州方面，而居於中國黑省嫩江流域。彼等佩鏡之狀及其首飾，更有胸次及身體上其他裝飾，均足示多爾人之古風，甚爲有趣。最足動人之土俗品，蓋即此多爾女巫之模型也。

其五 考古學方面

其次欲就考古學部分言之。此處所陳列者，主要僅爲有史以前，即石器時代物。採集地，自哈巴羅甫喀沿黑龍江上溯至什爾喀河一帶；要之，係在黑龍江中段一帶採得者。其主要爲石器及土器。余罄其所有，或取打型，或加模繪，擬就而略述之。

先自石器言之，第一爲石斧，有磨製、打製二種。磨製之中，有完全磨成者，有天然在河牀磨成，稍稍打缺而加以鋒刃者；後一種天然磨製略加人工者，其數甚多，是可稱爲半磨製。此等磨製石斧，有大小二形。於此宜注意者，其小形多以類似綠玉之石片造成，此則極爲罕見也。

其打製石斧，則以河原石造成。大抵係黑龍江流域河牀之砂石。其裁割之法及形狀，與武藏多摩川沿岸所發見之石斧，甚爲類似。其中亦有爲鑿形者。要之，打製石斧，與日本出土者極似。而小形之磨製石斧，似選阿儂河及愛尼賽河上流地方類似綠玉之石而成者。

石刀見一破片，爲磨礪黏板巖之類，而加鋒刃者。與朝鮮、滿洲方面出土者，甚爲形似。石剃刀則薄磨玉質之堅石，利用其兩端尖銳之處者。此在東蒙古或阿儂河流域，亦復出土。但此處石剃刀之特質，較之遠覺巨大。其狀與出自中國土耳其斯坦者相似，與愛尼賽河上流者亦相似，此應注意者也。又石剃刀之裁割法及磨剝法，極其巧妙，其形種種，有不成爲石剃刀之狀者。

石鏃皆爲打缺者，所謂打製石鏃是也。其形狀大概爲長三角形，無柄者甚多；其下部狀若有柄者，亦略有之。此處之石鏃，如適所言，皆爲打製。其中有裁割巧妙，幾如磨製者。其分類應屬何種？蓋既不能歸入磨製，亦不能歸入打製；要之，有此中間物，混在其間而已。

此外又有石錐，亦有石槍。槍之中，有如初三之新月形，曲而打缺者；在大和河內一帶出土者，亦有此形，與之極爲類似。又有鑿石成圓形，打缺其周圍而加以鋒刃者；又有磨石成短圓形或爲折枝之狀而斷之，其中尖開孔者。更有石槌，其形上細而下肥，下端有傷痕，此殆作爲搗物之用。此外有網之重石，即在黑龍江流域爲漁業時，壓網之石。此有二式，一爲居中有溝，又其一則打缺其兩側。此外有細長之石，屈其一方，狀如曲玉，疑係裝飾品。此蓋屬於曲玉種類，同作頸飾者也。

其次爲土器，與日本彌生式土器，屬於同一種類，皆爲無釉之手捏品。觀其燒法，蓋捏褐色土而燒成者。集於此處之土器，悉爲破片，無完全者。邊緣繞有線紋，下部有指印者有之。花樣皆爲幾何式，有引綫者，有交叉其綫成十字者；更有其他種種幾何學的花式，其中有呈布紋者，亦有爲四角形之花樣者。觀四角形之花紋，似其物爲槌加以切縫，於敲打時印入者。此外呈刷毛狀者亦有之。土器之形，與朝鮮及滿洲者甚爲相似；與蒙古、愛尼賽河及阿儂河流域之物，亦復相類；且與日本彌生式土器同一系統者也。此等皆黑龍江中流地方，當時之民衆，造土器之證據；而此事實，於敘述彼等過去史，意爲非常重要也。

其六 有史以前之中間地帶

海蘭泡博物館中陳列之標本，大致如此。據以判斷時，則黑龍江中流地方之遺物，與滿洲、朝鮮及黑龍江上流；且與後貝加爾方面之物，形式混淆。此吾人所最宜注目者也。

更詳言之，長春及咸鏡道以北，與該地亦似不無關係。咸鏡北道及長春以北，似別爲一區域。黑龍江上流、阿儂河及愛尼賽河上流，有與此方面相似者。自石器之種類言，毋寧屬於後一方面。由此觀之，則黑龍江上流地方及其西面，與此方面，當時必有何等交通往來；或寓有其他情事。此不僅以其形狀類似，即以材料論，其用綠玉石之類，以爲必有非常之關係。類似綠玉之石，磨而斷之，以供使用，亦於黑龍江上流地方見之。此習在日本北海道或奧羽等處亦然，所用者亦爲類似綠玉之美石。凡此諸點，以爲與此方面，亦不無關係也。

但石器之中，有石刀存在，及罕見類似磨製之石斧等，均與海參崴、波西埃方面及朝鮮、滿洲之物相似。由此觀之，此一方面，適爲黑龍江上流及朝鮮、滿洲方面之中間帶。自歷史時代觀之，此爲黑水、靺鞨所居之處；即遠自有史以前，在使用石器之當時，其事實亦復如此。更俟調查哈巴羅甫喀及其他方面，比較其結果，然後詳記之。

日本與羽、北海道之遺物，與此亦多相似；但此處無一蝦夷之土器，皆與彌生式相似。此點於研究日本時，大須注意也。

一一 愛琿探訪

其一 日就衰敗之愛琿

余在海蘭泡客居中，乘機而調查對岸北滿洲之愛琿城。愛琿位於黑龍江南岸，與海蘭泡遙遙相望，自昔爲外交、軍事上有名之處。背枕嫩江流域，墨爾根在其中間；與齊齊哈爾連絡交通。欲自北滿中心出黑龍江岸，此爲唯一交通大路。故以海蘭泡爲對象，成中俄貿易中心地；與軍事、外交相待，而稱北滿重鎮。然近來即在海蘭泡之對岸，有所謂黑河縣，其市街急速發達。黑龍江中流地帶之貿易，有以此爲中心之勢。愛琿受其影響，日就衰落。多年稱爲北滿名城之地位，將來必爲黑河所奪。時勢之變遷，除謂爲不得已外，無他術也。黑河之爲世所知，純爲近年之事。急激發達，今尙進展不已，而建築亦復大興。如前所述，黑龍江上之筏，

大部分以此地爲目的而運來者。以此情形，成爲黑龍江畔中心市場之故，遂設縣治。如日本人，近亦新添領事館，坂東領事，即當其任。所謂黑河者，滿人本稱曰哈拉姆倫；以中國語譯之，則爲黑河，即黑龍江之稱，轉變而有此名。恐黑龍江一語，與滿人所謂哈拉姆倫者，當有關係。哈拉姆倫爲此地之原名，華人今呼曰黑河。昔日滿洲一系，於此當爲土著；今則無所謂土人，皆中國人之移住者，但以爲自昔即爲重要地方也。其市街與對岸之海蘭泡同，亦築於河岸沖積層之上。欲自海蘭泡往愛琿者，先以船渡至對岸黑河，然後遵陸前往。昔則不過黑河，自海蘭泡順流直達。黑河位於愛琿上游，約隔四五十華里。

其二 自黑河向愛琿

余往愛琿，爲九月十一日。先以汽船對渡至黑河，往訪坂東領事，種種商量接洽。午後一時十分，僱車與從卒二人出發。自黑河至愛琿，中有七八華里，殆盡爲沖積層之平原；因地方而略有丘陵起伏，爲荒寂之地。出黑河後，約八華里之間，全無人煙。過此，始有村落，約二十戶，名曰哈拿屯，爲多爾人部落。其房山立有千木之狀，與余在齊齊哈爾附近所見多爾人家相同。觀該地婦人，亦與滿洲人無異，梳兩把頭，着長衣而爲天足。遠望其樹有千木之房頂，有如在日本之感也。

更進有村曰史家集，人家約百戶。在此附近，實爲大村。村中幾悉爲滿人，中國人僅少數，雜其中爲小本營生而已。草房頂上亦樹千木，頗爲有趣。村外有一小河，小河之傍，厥惟村落，村落蓋以有小河而始成也。此等無垠廣漠之平原，僅有村落。其土地之如何廣大，不難推知。自此至愛琿，約四十餘華里。

行未幾，始至丘陵之陂。登其頂，有一廟，廟前亦有牌坊；廟亦草屋，頂上掛有千木，其狀宛如日本神社。至此，已爲午後三時。立頂上遠望，黑龍江滔滔流於足下。但自此至江邊，約有六華里；愛琿去此，尙有三十六華里。下坡又有一村，亦盡爲滿人，設有巡警局。由是以觀，黑龍江省一帶，爲滿人或多爾人之根據地；漢人至近時始來此，可以知之。過此，則左手沿黑龍江而進，或有村落，或爲平原。

漸進，至中國兵駐劄之土城。此處一方接黑龍江，此外皆爲平原所包圍。詢之，知此處爲昔之愛琿；今日之愛琿，爲自此移往者。在今惟於野原中留一土城，有兵若干守之，無一民家。昔日以此城爲中心，必有相當民居，今已形消影滅矣。約午後五時半，到愛琿城。

其三 愛琿雜觀

愛琿城在黑龍江南岸，現今不過四百戶。詢之此地，知今之愛琿，爲清光緒二十八年新造之市街。自古所知之愛琿，不在此處；以光緒二十五年爲俄兵所焚燬，遂設新愛琿而移至此間，其言如此。昔之愛琿，頗爲殷盛，戶數五千，人口有萬五千之譜；今不及其十分之一。不僅此也，近以上流黑河市街發達之故，此地益形枯寂。此處亦設縣治，有土城。市中有塔，有廟，其建築甚爲輝煌。其街市，雖有田間風味；然於北滿深處，與俄境相對之地，有此市街，亦頗足異。除縣衙外，有學校，有兵營；巡警之類，亦駐在城中。

十一日晚，宿愛琿。翌日，先遨遊城內；更訪居於此地之滿人徐氏。此人爲愛琿境內呼瑪爾地方之教領，其管下有奧洛甸人，亦有奧洛甸官署，及精通奧洛甸情實者。余就此君詢奧洛甸種種事情，大有所獲。據言

奧洛甸今有二千人之譜。離呼瑪爾約百華里，有泊頭村，屬愛琿縣管轄，其處有奧洛甸學校。此外在墨爾根車路，去愛琿約三百華里，設有奧洛甸官署。自其附近稍稍深入，奧洛甸人甚多，其言如是。氏爲滿洲人，於述其種種感想之中，其神氣似爲漢族所苦，有非常困難者；而太息於滿洲人之無望。以滿人官吏而論，其頭腦可稱明白。年約五十歲。余更問以黑龍江省之滿洲人，尙有若干？答謂自四萬至五萬之譜。再叩以吉林省滿人若干？謂不過四五千人。氏所言之人口，當無大差誤也。

欲縱覽愛琿市街，登塔上觀之，最爲相宜。登塔，則市街全景，均在目前；而近處黑龍江之狀況，及對面俄領之狀態，皆可遙遙見之。愛琿在街上觀之，亦甚華麗；但自塔上俯瞰，則見許多空地，輝皇者惟有官署。市房之間，夾有田地，處處見之，令人生一種寂寞之感。要之，愛琿市街，都爲新建，寺廟之類，無非新物，非有甚古之來歷者。以歷史上有名之愛琿而言，覺其不稱也。

行經市上，常見通古斯之乞林（チリ）人，滿戴首飾，成一種異樣風習。市中又有日本人而開飲食店者，主人爲伊勢產，妻爲熊本縣人。歐戰以前，即來此營業。在北滿，齊齊哈爾深處，與俄領相望之地，日本人僅一家而在此開店，頗爲奇談也。

愛琿市街，爲沖積層而跨有洪積層之土地。其爲洪積層處，若細加調查，意必有何發見，但終無所獲。

其四 歸路之齟齬

愛琿之勾當，大致已終。二時十八分，循昨日舊路而上歸途。行未幾，已至古愛琿城。名雖爲城，實一四方

之小土圩，其中惟有中國兵營。謂爲土城者，爲古愛琿城之遺址，滿洲兵所駐劄之處。今則除營兵外，一無人，完全成爲荒原。一面則黑龍江水，默然東下而已。回憶昔年爲俄人焚毀之時，誠有無窮感慨。余欲攝影，作爲紀念，擇一適當之位置；而對象不易收入鏡頭之中。廣漠平原，惟有兵營，故對鏡不能如意。遂將照相機移近兵營而照之。時城中兵卒忽至，包圍余等而詰問從卒。據其所言，謂在軍管地帶，不得許可而照相，形跡可疑，意頗憤怒。余答決無別情，以紀念古來歷史遺蹟，故照相；初無何等軍事目的。余雖種種辯解，而終不見聽；謂必須至愛琿本守備隊之總司令部，強硬相迫。正在紛呶之中，此處之守備隊長亦至。其人似曾在德國者，以德語說明其事。謂在國際公法上，如何如何，盛言種種道理；而歸結於兵營攝影，形跡可疑云云。余僞爲不解語言，與之鬼混；然終須強余一行，不得已，復向愛琿。而在兵營中種種交談之結果，其人乃知爲誤會，一笑而止。但余因此而浪費時間，頗滋後悔也。

兩方既皆理會之後，四時四十六分出發，依昨日舊路；至七時十分，而越昨日在頂上休息之山坡，經平原而向黑河。時已日暮，又爲暗夜。蓋舊歷十八日，雖夜有月，然係陰天，絕無月光。暗中走馬，至午後九時，始抵黑河。以夜深之故，海蘭泡之渡船已停；不得已，宿於黑河日本人所開之棧房。十三日早晨，自黑河乘船歸海蘭泡，爲種種餘事調查，而度此一日。

三 黑龍江下航之一

其一 廣濶之大觀

九月十四日，自海蘭泡乘汽船向哈巴羅甫喀。船在正午十二時出航，徐整行李上船。船名曰安東，亦爲明輪而焚薪者。出發時，有許多人來送行。由此上船之一等客中，有夫婦兩對，將繞道至赤塔方面者，是爲俄人。又有海參威之俄商所異者，有日本商人夫婦，亦乘此舟。職是之故，余在船中，能以日本語交談矣。

黑龍江上流，如前所述。兩岸山脈，迫近河岸處甚多。怪石插水，風景極爲奇峭。既近海蘭泡，則山脈漸與河岸相遠；江水以次流於平野之中，河面從而開濶。到處漲有沙灘，上生樹木。眺望平遠，別饒風趣。出海蘭泡後，更爲開展。兩岸全不見山。廣漠之沖積層，發達無際，遠與雲連。黑龍江水，合架雅河，益增水量。滔滔汨汨，劃破平原，使人起雄大瑰奇之感。河岸到處生有雜草，或見疎朗之矮柳而已。下行未幾，昨所到之愛琿城，見於右岸。近而即之，不如遠望之較爲華麗也。船行到處旋泊，與前相同；上下客貨，載薪而行。

其二 小興安嶺之峽谷

九月十五日，穩載客夢之船，沿江漸下；經過尼古里司加亞、印奴鏗采夫司加亞、比西哥等處。至比西哥而地勢又一變。兩岸平原漸蹙，山又迫向岸邊；怪巖挾江，復如上流所見之景色。此山即小興安嶺，自西南來，於此處橫斷黑龍江。故迄今浩瀚之江流，忽爲所束；而通過兩方高聳之山間，到處生驚流急湍。懸崖絕壁，又臨其上。久別山水奇勝，今復領略，其樂可知。此處景色，俄國馬克氏等旅行記中，既有畫圖；而經過此地者，又每稱此絕景，故曾在意料之中。今親見之，更增其美。所以然者，以黑龍江在海蘭泡附近，完全流於平野之間，

約百四十海里，不見山影；忽於此處有小興安嶺橫江之結果，眼界忽爲一轉故也。

大興安嶺，自蒙古方面北走。沿額爾古納河東，除在其合流地點，橫斷黑龍江外；一方延長至齊齊哈爾西北，在嫩江與松花江之間，作爲分水嶺；至此又復橫斷黑龍江。以地勢之關係，嫩江雖發源於黑龍江近處，而意外流向反對側之南方。職是之故，興安嶺自嫩江之水源地方，分出一枝，屈曲至此處；一方面亦可謂興安嶺發端於額爾古納河方面者。附近山谷之間，接近河岸處，哥薩克之村落，點點散在。所謂比西哥者，即哥薩克之村落，頗爲大村。在黑龍州中，哥薩克村落，大爲發達；途中所見，皆哥薩克之生活地也。

船益順峽間之急流而下。兩岸奇景，不遑應接之中；太陽已沒，變爲晚景。暮靄橫空，更增嫵媚。眺望之餘，不覺入夜矣。

其三 錫赫特嶺附近

九月十六，船漸進而出峽谷。出峽後，河面又濶，兩岸之沖積層次第發達；同時小興安嶺山脈，去河漸遠，遂沒入雲煙縹渺之間，而不可復見。大平野起而代之，河面愈濶，到處又見沙灘。未幾，至松花江與黑龍江合流處。松花江爲集合吉黑兩省，即北滿全部之水者，水量極爲豐富；自昔與黑龍江爭爲本流。此江既合，而黑龍江面愈形濶大，宛如行於大湖之中。兩水相合處，波浪甚大，船身稍稍動搖。黑龍江水本濁，自與松花江合後，其濁更甚；褐色洪流，滔滔遠入天際，其狀態實爲大觀。且兩岸平原，益形開濶；地平線之發達，不能知其直至何處也。

自松花江合流地前行。未幾，至一村，曰彌海爾賽梅奴夫司加亞。至此，始見前面有遠山橫黛，此即縱走沿海州之錫赫特山脈。於是知黑龍江之長途，已漸與沿海州相近；可想像烏蘇里江沿山北而注入黑龍江。其時微雨，在煙雨空濛之裡，望錫赫特山色，漸行漸薄，真有一種不可名言之美也。

此村附近，似有通古斯一支派所謂高里特者，分布於此。如彼修倫格氏與夫馬克氏探訪時代，曾於附近與之相會。又近來俄國出版之黑龍江水路誌，亦載此地附近有高里特人。溯松花江而上，可至牡丹江與松花江合流之三姓地方；其間沿岸，即在松花江流域中，有中國化之高里特。由此觀之，此地附近，雖爲少數，但亦當有中國化之高里特，舊書固記有彼等居此也。十六日，既暮。十七晨，余眠未醒，已抵哈巴羅甫喀。時爲午前六點。雨稍霽。方欲上陸，以非檢疫後不可，故留船中，以待檢疫官之來。

第七章

一 在哈巴羅甫喀

其一 政治的都市

九月十七日晨，在船中待檢疫官；爲時尚早，官吏不易至，坐而候之。幸日本兵站部，於午前七時半，派人來接；遂上陸，入哈巴羅甫喀市，投宿於日本人經營之竹內旅館。自本日起，直至二十八日，留此者凡十二日。

此地之工作，不能謂爲已盡；所未竟者，擬往廟街，即至黑龍江之河口，再返此地時調查之。故今所從事，皆起頭之工作也。

余在此地，從事種種工作。在敘述工作之前，欲一言哈市之位置。按哈巴羅甫喀，位於黑龍江東岸，地勢成於丘陵；街市在丘陵之上，可以俯瞰黑龍江。烏蘇里江在其西，注入黑龍江。總之，烏蘇里江與黑龍江之合流地點，有哈巴羅甫喀市街。此地自昔爲沿海、黑龍兩州總督所駐。開拓此地者，爲俄國東方經略家，有名之牟拉維越夫氏。近則龔達齊總督，亦在此處。市之位置，正爲黑龍江中心點。向下流廟街方面，或向上流海蘭泡方面，以及經烏蘇里流域而至海參崴方面，皆握其交通連絡之樞紐；所謂要隘之地，俄國東方經營所最重視者。故此處以總督衙署及兵營爲主，官廳之建築物甚多；到處又建有與沿海州及黑龍州有關之各種公署。如前所言，黑龍州之海蘭泡，爲商人市街；此地則爲官吏之市街，威嚴之建物，終以此地爲多。此街既以官廳爲基礎而發達者，故如商人之類，亦多爲御用商人。此地既有師範學校，亦有女學校，兵學校。此外有博物館，亦有圖書館。余在哈市所最注意者，即此二館。博物館屬於地學協會之管轄；沿海州、黑龍州之標本，收集極多，爲吾等所必須一見者。圖書館則關於兩州之論文，收集甚夥；亦我等所必須參觀者。且此地雖爲俄人市面，而足跡一至市外，逍遙於小河所在地；則有非爲俄人而屬於通古斯之民族，散在其間，例如高里特人是也。故在哈市可研究此族之事情。此外種種調查，如此類者，以其地爲沿海、黑龍兩州之中心，故亦甚爲便利。余乃以哈市爲根據而開始搜訪。其日數如前所言，正爲十二日。

其二 哈府博物館

最初擬從博物館言之。此館既可稱為東部西伯利之模範。故其陳列標本，非常充實。屬於地學協會所管理。雖稱為該會之陳列所，亦無不可。建築為二層樓，樓下有動植考古學之陳列品，樓上有土俗陳列場。余之調查此館，以此處之前館長，人種學家阿謝奈夫氏，在海參崴；余得其介紹信來此，故大得便利。且駐在哈府之杉山領事，又為介紹；氏於余到此之翌日，即十八日，且偕余同至博物館，取種種斡旋之勞焉。

今之管理此館者，曰貝奈西克脫氏，為陸軍將校；於斯學係門外漢，但對此極有興味。以余故，為連陳列場之大概情形；且約余自今以往，可自由來此，自取標本，或則繪圖，均可隨意，而與以種種便宜。余乃約定從次日起，每日來此調查；於是排定日程，逐日到館，即十九日、二十日、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之七日是也。館之守役，為老夫婦及其一子。夫婦兩老，均極質樸，具有古司拉夫人之性質。俄國小說中所習見者，大抵此其典型，其篤實如此。每當余至，立即持鑰來前，陳列所無論何處，均為啓鍵。又余為打型時，即以水相餉，而與以種種便利焉。

其三 陳列品之概觀

就博物館之陳列言，其種類可分為二。一為考古部，一為土俗部，即由此二部而成立者也。

土俗學上之標本如何？則以通古斯系統之物為主，例如高里特、奧洛姬、馬奈格爾、滿洲人之類。其他民族，如喀姆卡達、條克齊哥里亞克等土俗品，亦列其中。又有基里亞克之物，而蝦夷之物，亦有少許；日本人之

物亦有之。要之，至此處博物館一覽，則凡黑龍州、沿海州、勘察加州、及滿洲、朝鮮、日本等，皆可見其梗概。作爲極東土俗學上之陳列，甚爲相宜。惟其所列，僅屬東部西伯利、日本等物，殊不足稱。此處所有日本之物，多爲明治芳年畫伯時代所繪，如木屐、及枕之類；芳年所寫之彩色畫，亦爲所陳列。我等觀之，有如見當年日本之感；若以日本今日尙爲此等時代，則大誤矣。據當局俄人之說明，謂經費不足，故不能收集新標本云。此外有朝鮮人及中國人之物。此處所謂中國人者，以吉林或黑龍江省爲主；是否從寺院所擄得者，或係價買者，無從知之。此等地方之佛像或其裝飾，皆陳列於其中。此等物品，不見有何價值；惟東部西伯利土人之土俗品，則異常重要而又非常貴重也。其示彼等之風俗、習慣時，構成模型，使着真正之衣服、鞋、帽。此外東部西伯利種種土人之物，自日用什器，以及衣、帽、舟船、狩獵器具，無不陳列。且關於薩滿之器具、神像等，亦復陳設；此極可貴，非今日所能得之古物也。以此情形，故入哈府博物館，細加注意；又力所能及繪圖立說時，則可成一冊。東部西伯利之土俗書，故非一覽不可。所惜者，對於此等陳列品，尙無目錄。海參崴之博物館中，有簡明目錄，而此處無之。明信畫片，昔似有之，今已無存。土俗品之狀態，大致如此。

考古學之物如何？觀此處標本，先可分爲三時代。一爲有史以前之石器時代，次爲靺鞨時代，又其次爲金—女真時代之三者是也。石器時代之物，凡黑龍江流域、烏蘇里江流域，以及沿海州海岸及庫頁島者均收集；而其中有石器、土器、骨器之類。屬於靺鞨時代者，爲黑龍江架橋時，其附近有墓掘出；自墓中所得諸物，均陳列於此。例如死者着鎧冑，旁置武器而葬，即如其原狀陳列；其所備之武器、鐵器等，亦在其中，此等皆靺

鞞時代（或渤海時代）之物也。次爲金——女真時代物，非常豐富。自銅鐵器以至裝飾品或古錢之類，更有石碑及其座石，又如遼、金時代之瓦，均陳列於此。此等時代之標本，多自尼古里司克運來。又有黑龍江下游帝爾地方所發見觀音堂之破磚，又塔磚及瓦，皆有陳列。通覽此等遺物，則此地古代之狀態，朗若列眉。余日加調查，或繪草圖，幾忘晷刻。迄於今日，雖有此等重要標本，而日本學者，對此向未注意。一則以俄國向取閉鎖主義，或則禁止以照相器入此，或則不許繪圖，以種種猜疑之眼光對待一切，而一則日本學者，對於此等陳列品，不能不謂其怠於注意也。此等標本，凡黑水、靺鞨，及其以前時代，自渤海時代以至女真之事實，示人於不言之間；余因是實得非常利益。將來自廟街歸後，擬再詳細調查；此間陳列品之價值，其時當更言之。

其四 哈府圖書館

其次爲圖書館，在博物館附近。館址雖小，而收集相當之書籍。余由管理人巴比考夫氏之引導，得見此處所藏沿海、黑龍兩州及關於西伯利之書籍；迄今僅知書名而未見其書者，始於此處知之。所可惜者，目錄中雖載其名，而圖書室則無其書者有之。例如有名之米資屯道爾氏『西伯利紀行』，有本文而無圖；又如馬克氏所書之阿穆爾報告等，亦有文而無圖。凡若此類，顯然可觀。管理人巴比考夫氏，雖非專家，而待遇頗爲勤懇，贈余以此館之書目。更有在此方面出版之學會報告書等，亦略有見贈；其中有龔達齋總督之『統治阿穆爾土人之施政意見』，此誠大有興味者也。

博物館及圖書館所在處，爲與督署相連高丘之上；黑龍江流於其下，丘上白樺成林，有幽邃之趣。丘之

一隅，立有牟拉維越夫氏之銅像，手遠鏡而望中國，足以表示牟拉維越夫之野心。此爲眺望極佳之處。余每自旅館來此，佇而望之。輒見烏蘇里江合入黑龍江，滔滔流向天際之狀；其兩岸沖積層之廣漠，所謂煙雲縹渺；西伯利平野之壯觀，收入眼底。追想當年牟拉維越夫氏立於此地，其雄心不知如何鼓舞。吾人逍遙於寂靜樺林之中，沈思默考，非常愉快。此地一帶，除前面可望黑龍江之巨流，與夫廣漠之平原外；其後方，遠見錫赫特山脈，橫其眉黛，景色壯濶，不可名言。俄國選此地爲極東經營之中心點，可謂理所當然。其地有咖啡店之類，憑几飲茶，飽餐景色；時見有往黑龍江之船，來泊其下也。

其五 哈府雜觀

余在哈巴羅甫略時，更有一事，則爲買書是也。所宿旅館之鄰，即爲俄人書肆，肆甚小；且以俄國內亂之故，新書不至，所有殆皆舊版。余每有暇，輒至肆中，遂與店主相稔；可搬其梯子，自由搜尋其置於內部者，順手買得若干。由今思之，其中大有不易得之物。哈巴羅甫略爲最宜於收集圖書之地；知識階級之多，出人意外。除此書肆外，在哈巴羅甫略街上，更有書店二家，爲一間門面之小店。余所常往之書店及此二家，皆別有住宅；晨來店內，晚即回家。此處之店，大抵若此，不住店中，而別有宿處，朝出晚歸，而爲買賣者甚多。余之事務，除調查博物館、圖書館外，即以涉獵書籍爲主。要之欲觀俄國有何等專門著述，以及關於人種或歷史地理之書，力加採集，此於我等研究上異常重要者也。

其次應注意者，爲離街不遠，接近黑龍江岸，設有俄國海軍根據地；亦有船塢之類。此蓋歐戰以前，俄國

立有擴張黑龍江水軍之計畫，其根據地設於此處。蓋以此為廟街及黑龍江上游之中心點，為最重要之位置，故以此處為鎮守府，設備充分。若將來此機關再形發達，則可充分防止日本海軍侵入此地。今則日本海軍已至此處；余即蒙駐在該地之司令官優待，得有種種便利，而調查其附近焉。

其六 哈府附近有史前及靺鞨時代之遺蹟

哈巴羅甫喀附近，有狀若堡寨之跡；又有利用堡寨舊址而設土城之痕跡。此等屬何時代？雖不可知。大抵係靺鞨之物，至近亦為金—女真時所遺。蓋應用自然之丘陵，適宜立有欄柵，成圓形或方形，構成一種防禦地帶者；附近一帶，突起之處，即為此地。自石器時代之，則似卡子之跡；在歷史時代，則以此為基礎而設柵者。此等地形，要可作如是觀也。

在海軍根據地司令官舍之附近，稍作徘徊；不意自其處拾得土器破片。其質與日本之祝部土器相同；以較漢代遼東所出瓦器，毋寧與日本祝部土器酷肖，幾於不能分別。此等土器，真足與日本祝部土器，比類齊觀；或為同一時代，亦未可知。此處而有此種土器，寧非表示當時已有此種文化。附近似亦有古墳，但今則幾盡破壞。現自黑龍江架設鐵橋之處，發見土墳；有着鎧甲之人骨出於其中，此骨今尚陳列於哈府博物館內。鎧之外，被以兜，槍即在側；兼具刀及弓矢。此鎧為鐵製實鎧，兜亦實物。若此類者，於此地附近見之。竊思黑水靺鞨之中心地，或即在此丘上。今之哈巴羅甫喀，為沿海、黑龍兩州之根據地；在昔當亦如此。由此思之，古代所謂黑水靺鞨之中心，似即哈巴羅甫喀附近之土地。此處之地形，位於黑龍江之中心點，既可控制上下

游；同時又與近處流入之松花江或烏蘇里江，取有連絡，自其形勝觀之，亦當有此懷想也。

哈巴羅甫喀附近，到處更有石器時代，即有史以前之遺跡。所宜注意者，為在黑龍江橋渡口之遺跡。此處江面，濶可三千米；架橋於上，為極大工事。故動工之際，其附近土地，必有種種崩掘者；其時種種古物，出於土中。所掘之遺跡，今為斷層。余往調查，採集許多石器、土器；與哈府博物館所陳列者，同一種類。石器中，有石槍、石鏃、石斧；土器中，亦有種種。觀此，則不僅鞞鞬時代，去鞞鞬更遠之有史以前，即在石器時代；而黑龍江岸及其附近，已有民衆居此，可以知之。此等為非常重大之遺蹟，在余之研究所最注意者。更溯而追之，則圖書館、博物館所在之丘上，亦復發見土器；是亦有史以前之物。以此觀之，則自牟拉維越夫立銅像處，以至總督府及圖書館、博物館一帶，全為石器時代民衆所居之處。昔有『歷史為循環』之說。哈巴羅甫喀地方，自遠古石器時代，曾為民衆主要住居之地，得此可以解釋矣。

一 高里特人之探訪

其一 通古斯之雄族

哈巴羅甫喀附近，除俄人外，為高里特人之分布地帶。高里特云者，為通古斯族之一小支。其分布，自松花江與黑龍江合流地點起，含有烏蘇里河流域，而哈市附近為最多；更及於黑龍江下游蘇菲司克以上一帶，其分布極廣。今之通古斯族，分布於黑龍江一帶；其中以高里特為尤多。其人數既多於他派，分布區域，又

復廣大；故在通古斯中，勢稱雄族。故其所用之高里特語，爲附近各通古斯分派間之標準語言。彼等各有方言；若方言不能相通時，用高里特語，則各能了解矣。

高里特之分布地帶，中國方面有之；俄國方面亦有之。自古與滿洲人有關係；故風俗習慣，爲滿洲化者極多。例如房屋、衣服、裝飾之類，皆無異於滿洲；與其謂之爲中國所化，毋寧謂爲同化於滿人。自爲俄人征服後，近又大有俄化之風。如宗教者，棄其固有之薩滿教；而入希臘教者甚多。又如頭髮，女爲古風；而男則大概剪髮，蓋顯然有變化也。

其二 水澤之居住

高里特素有二派，一爲烏蘇里之高里特，一則阿穆爾之高里特。二者之間，風俗上略有不同。例如彼等所嗜裝飾之花樣，各有一定之形式。烏蘇里者，有烏蘇里之所好；阿穆爾者，則有阿穆爾之所好。此外如彫刻之物，或衣裳之縫法，一見即知此爲烏蘇里之高里特；彼爲阿穆爾之高里特，其區別顯然。但此風自二十年前，即已泯滅，無阿穆爾與烏蘇里之別。此說聞諸哈府博物館管理人。但哈府博物館所陳列者，爲區別點消滅以前所採集之土俗品，故二者甚覺顯然。此地附近，沿黑龍江方面，凡有小河之處，雖爲少數，然皆有高里特人；哈巴羅甫略附近亦有之。蓋哈府近旁黑龍江之兩岸，沖積層極其發達，有無數小河；江水又縱橫流入，狀如蛛網，到處有成湖水之狀者。凡有山河及湖水之處，高里特人，即構成村落，以漁業爲生。蓋以高里特爲始（除奧洛匈之獵人外），一切皆濱水而居，其通例也。

其三 通古斯河岸之高里特人

余欲調查哈巴羅甫略附近之高里特村莊，遂訪沿通古斯河彼等之部落。往彼處時，由日本海軍中，借一砲艦，乘之而往。砲艦所碇泊之海軍根據地，如前所述，爲從黑龍江鐵橋，稍稍偏北之處。由此溯黑龍江而入通古斯河，其周圍，沖積層之土地，非常發達；黑龍江水灌入其間，如張蛛網，河川縱橫皆是。故一至此處，若非有領港人，則不知身在何地；於是雇一俄國領港。於午前七時，有二三海軍友人相送，自碼頭出發，溯黑龍江本流而入通古斯河。雖已入河，而未知從何處駛入者？兩岸爲沖積層，生有楊柳。

入通古斯河，溯流而上。未幾，在右手有高里特村落，見其房屋倉廩。過此村時，有俄人一二家；朝鮮人亦有一二家在河畔，捕魚爲生。高里特之生活，自爲漁業，於此處捕鮭鱒之類。附近一帶，河面最濶，極宜捕魚。彼等業此，生活無憂。朝鮮人及俄人，見彼等生活之豐腴，均至此中，爲漁夫生活。彼等似已化爲高里特人矣。高里特村落附近，見高里特乘獨木舟捕魚者；又以大木二根立於河中，張網其上而捕魚，其狀況亦有逸趣。調查之中，船漸進行，河身非常彎曲，至左右紆回之處。過此地，則至尼古拉愛渥斯克。自今晨開船處至此，適爲廿四俄里。

此地爲俄人木廠所在處，主要爲與木業有關係者所聚集之市街；謂爲因木業而成之市街，亦無不可。戶數約六十五戶。通古斯河上流，有此街，爲近來事；昔日無之。自此河上流，伐木運至此地，加以整理，而送往哈巴羅甫略方面。此處爲沖積層土地，極其岑寂。抵此適爲正午。至午後一時十分，始就歸路，循原路下航；遇

高里特村落，到處停泊而調查之。

通古斯河自尼古拉愛渥斯克，至流入黑龍江之河口爲止；高里特村有四處或五處，皆以漁爲業。此等村落，有久住者；亦有以漁業故，臨時來此者。其久住者，必有房屋與高倉；若係以臨時漁業而來者，則張魚皮天幕，或張布幕。此所謂天幕，蓋搭成木架，以魚皮或布自上圍之，極其簡單；住其中者，有夫婦及小兒。其傍必繫有獨木舟。在岸上或在舟中，皆可捕魚。漁業甚爲豐富，故可因爲生活。村之所在，水與河岸，無大高低；皆與水相接之窪地，爲近始發生之沖積層，周圍植有柳樹之類。彼等即生活於此。余至其處，聞其種種語言，或測其身體，或詢風俗習慣；而土俗品之類，亦多所採集。高里特情形，會當詳細發表；茲先略述曾往調查而已。傍晚抵黑龍江岸之海軍司令部，即歸宿。此余訪哈府附近高里特村落之大略也。在此方面之高里特，大致如此。烏蘇里方面之高里特，則大受華人同化；至於松花江方面之高里特，則幾與中國人無異矣。

在俄國，自哈巴羅甫喀至廟街之間，就黑龍江流域，有極詳細之水路圖。係一九〇五年出版者。其調查自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四年，費時兩年之久。觀之，自哈巴羅甫喀至廟街之黑龍江流域內，土人分布，可知大概。基里亞克在何處？高里特在何處？記載明白。但此圖非成於專門家之手。以水路圖而言，誠爲正確；但觀其表示土人之分布，則僅有基里亞克與高里特二者。如亞琿流域中，住有馬奈格爾，其河口有奈格達；均未載，而皆書作高里特。要之爲測量人信手編成者。第以水路而論，則非常詳細，可稱佳圖。由此觀之，自廟街上流三十俄里，基里亞克開始分布，而及於河口；在三十俄里以上，則爲高里特之分布區域。要可作爲參考。

其四 哈府之學者

在哈巴羅甫喀之學者，有何如人物？第一爲人種學者，有阿謝奈夫氏。今往海參崴，不在此地。本爲哈巴羅甫喀博物館長。爲歐羅巴人類學會及其他會員，又爲通信員。於通古斯族且於高里特人之研究，尤稱精密；於與洛姬人之研究，亦甚熱心。氏曾旅行烏蘇里河流域而調查之，其結果成一論文。又繪成沿海州海岸土人分布圖；向所通行之修倫格氏分布圖，內有錯誤，氏皆爲之訂正。此爲首當注意之人物。此外更有一人，須加注意者，則爲列勃司基氏。此係少年，常至余宿處見訪。氏爲波蘭人，自伊爾庫次克方面，漂流至此。其人爲土俗學者，妻爲英人。專門研究高里特之土俗，時偕其妻乘舟訪高里特部落；謂不久曾至通古斯河云。其紀行，載於哈巴羅甫喀新聞；更著有『西伯利之土俗』，惟極簡單耳。氏既生於波蘭，故不爲純粹俄人所喜。氏於俄國學者，亦大加攻擊。如阿謝奈夫者，極口痛罵，詆爲一無所知。此等人，日本亦有之，總不喜稱人之美。

自列勃司基氏，得聞種種。其人生性爽快。綜其所言，謂阿穆爾流域通古斯族之文化，曾受土耳其文化之影響，舉有種種例證。今日研究斯學者，沿海州或黑龍江，真無其人；惟伊爾庫次克方面有之。氏與其妻同乘土人之舟，往附近高里特村落調查；故高里特之風俗習慣，知之極詳。不僅此也，高里特之語言，亦調查甚細；例如海參崴之東洋學院，所出版之『高里特語彙』，以氏觀之，謂爲非常錯誤。問其何以錯誤？則非純粹之高里特語；而有沙馬基爾語言入其間，雜亂不知紀極云。又謂高里特之土俗調查及其言語之調查，非依據修倫格氏當時之調查不可；惜未藏有修倫格氏之書。其所言大略如此。此人之意見，大足參考。要之以夫

妻一同研究而論，其人應加注意也。

第八章

一 黑龍江下航之三

其一 沿岸之高里特人

九月廿八日晨，將入市買物；而海軍司令部副官來一電話，謂今日午後，有船向廟街出發，午前九時左右，請即登舟。於是立即整頓行李上船。在大後天，有極好之船自廟街上行，本擬乘該船動身；但以冬寒漸迫，早行爲是，故改乘此船。此本貨船而改作客船者，較尋常客船爲污穢；然以不得已之故，遂乘之。

船爲正午出帆，過牟拉維越夫銅像之高地；然後通過前日所經有卡子之丘陵，及鐵橋之下。河畔沖積層到處發達，不見一山，大有澤國之觀。一等室中，惟余一人。二等室中，有此次新任廟街郵局員之某氏，與廟街憲兵隊通譯之日本人，共爲三人；此外皆爲俄人。今夜船中之俄兵皆武裝，有一俄人類似軍曹者來言，擬請日本兵亦爲武裝；以沿岸有過激派，或不免襲擊此船；且船中亦有過激派混入之疑，故須豫先警戒。以此之故，船中頗現不安之象。白晝，余登艙面，眺兩岸景色。日既西沈，又無月色，毫無所見。遂退入寢室而臥。

九月廿九日午前八時，出寢室，洗面後，至食堂。此船實爲不潔，而侍役又皆苦力。俄國侍役本佳，而此等

苦力，實非其比。阿穆爾之客船，其侍役均用女子；此則不然，但亦無法飲早茶後，散步艙面。

兩岸土地，依然爲沖積層之發達者，相當生有樹木。河中新灘，甚爲發達。新灘成時，其上即生樹木；未幾爲水所沖刷，灘又無存；旣而又見。故黑龍江沙灘之發達，甚爲顯著。旣成復潰，潰又新生，屢次反覆；故灘上之樹木，高低大約一定，而以柳爲多。間宮林藏氏之「東韃紀行」亦載此事；今余目擊，信其不誣。灘及兩岸之樹木，方今正有紅葉；其間尙有綠者，亦有黃者，有紅如然火者。雜色紛陳，眺望極美。

午後一時，抵託羅隄古埃。此處兩岸地形，稍有不同；爲山之地帶，丘陵發達。此處爲俄人市街。自此附近當東方，可見遠走之山脈，此亦錫赫特山之餘勢。自此開船後，兩岸時見高里特人房屋，亦見其村落；更見高里特人乘獨木舟而上下黑龍江者。憑眺之中，經過馬牟西古埃、烏魯古埃、金司古埃等地。以爲其間有俄人村落，而見高里特村落；以爲有高里特村落，而見俄人村落；要之，俄人村落與高里特村落，錯雜於其間者，亦奇觀也。周圍見高里特人生活極盛之狀，此皆專住於黑龍江沿岸而不入深處；俄人亦然，不獨高里特而已。當是時，大風忽起；黑龍江軒然波動，船震撼極烈。使人有畢竟爲大河之感。自黑龍江與烏蘇里江合流以後，河面更濶；至此處附近，益加擴張，遂至一大湖水之處。流波汗漫，岸上草木幾不可辨。至此，則余船幾有在海上之感矣。

其二 魚皮套子之乘船

九月三十日，晨起出觀，船已至中愛里賽尼屯保司克。飲茶上艙面，諦視兩岸之狀態。船已刻刻進行，至

下尼集屯堡。兩岸地形，至此益變。山脈迫近河岸，臨江可見巖石露出處。而俄人所居，皆爲丘陵地帶；高里特反是，住於沖積層。頗似俄人喜高燥而土人就卑濕者。然自一方思之，則土人捕魚爲活，便宜上自然住於近水之沖積層，蓋亦有此關係也。近處土人，亦乘獨木舟往來於各處，添一種景色。樹木皆爲紅葉。斷崖夾江，宛如峽谷。昨日所見汗漫江流，至此忽狹，水激如矢。景物又爲之一變矣。

比至雪來阿爾姆時，有一人總髮，一人垂辮而髻，駕獨木舟，與俄人同至。時在艙面之中國搭客，羣呼曰魚皮套子，意即高里特之謂。余讀中國人所著滿洲書籍，常見其有魚皮套子一語，頗覺有趣；今於此處，又聞此言，遂以不完全之華語，與該華人問答。此人爲官吏，今以公務至廟街之中國兵船；更有較爲年老之長官，亦復同行，皆與海軍有關係者。二人帶有許多從人，似有何種意味。二人皆健談，與余爲種種問答。此地附近，到處亦見土人村落。船到時，來者有俄人，亦有土人。故欲研究土人者，雖不必由江岸深入；利用此船，亦可爲相當之觀察。余亦稍稍從事於此。其後至賽拉格司基時，日已將暮；我等所乘之船，照例各處停泊。更進至史哈奴甫喀泊岸，於此處積載柴木，遂下錨宿此。

其二 高里特與基里亞克之境界

十月一日，晨起觀之，船依然停於故處；以有大霧，不能移動。黑龍江多屈曲，到處有淺灘，不能隨便行船。政府於河灘設三角形標識，而書數字於其上，所以示航路者。若非照此而行，則船即擱淺，貿然前進，甚多危險。雖有標識，而非有領港人不能行者亦有之；蓋淺灘時時變換，不能悉加以標記故也。

午前八時十分，濃霧漸霽。遂自史哈奴甫喀出帆。霧雖消而微雨忽降，船仍在空濛中進行。經過秦美爾馬奴夫，而至蘇菲司克；更至馬林司克，於此下錨。此地有多數基里亞克人。余即上陸，就彼等爲種種調查；又自彼等購得樺皮所造之笠及其他各物。此後由馬林司克出發，午後九時至波羅司古埃。俄人自此乘船者極多。余即就寢。船以濃霧故，停泊不前。

十月二日午前七時半開船。至一處，名曰包賽米哈羅司古埃。碇泊約二時，於其處載薪。余利用其時間，上陸一行。此處有大寺，懸有彌加埃爾像。市街頗廣。余在丘上，拾得石器。知此處在石器時代，曾有居人。基里亞克住於周圍，余就而稍稍調查。自此以下，沿岸殆皆基里亞克之村落。於村前之河中，彼等於水上打樁而捕魚之狀況，觀之有如指掌。昨今兩日，於基里亞克之生活狀態，竟得注意觀察。自此出發，至安奈司加育台，有基里亞克人乘船者；余從而買得種種土俗品，又從而問答調查。船愈進行，至十月三日午前一時，抵廟街之船埠。回顧九月二日，自黑龍江上游什爾喀河畔之斯特列田司克開船以後，抵終航點廟街爲止，費時一月又二日。其中除海蘭泡二日，哈巴羅甫喀十日外；以二十日之長途，踏徧黑龍江全部焉。

二 在廟街

其一 作爲漁港之廟街

十月三日，船客檢疫既畢，余與同舟諸人，一齊上陸，即往訪守備隊。在廟街之日本守備隊，兵站部已撤。

凡下士以下諸人，住兵隊宿舍；將校以上及待遇相同之人，則非寄宿他處不可。故由守備隊長之介紹，借住於僑商島田氏家中。其建築甚佳，室內裝飾，亦復美備。主人爲紳士生活，一望而知。借宿期間，雅蒙照拂。午後以島田氏之引導，乘馬車往訪領事館，與主任副領事等略攀談。更由館員引導，往觀裘林商店及廟街之孔道；散步於街上，充分爲陸上之逍遙焉。

廟街中，有瓦房，但皆爲主要之官署；一般商家，多爲板房，即板釘洋房是也。市街接近黑龍江，最繁盛者，爲沿岸有公園之一條街；此外大抵皆岑寂。日本駐屯之兵營，與街相去甚遠；領事館反是在臨江熱鬧街上。開創廟街之奴貝爾司基氏，其銅像立於公園之中。公園地位，在江岸之上，徧植花草，地頗閑雅。此地本以漁業爲基礎而發達者；與海蘭泡或哈巴羅甫略，大異其趣。如商業者，大概亦關於漁業。在一條街之下，近江低處，有中、俄及朝鮮人列肆而居之孔道，出賣種種魚類蔬菜。是處即爲船埠。廟街本有大商館曰阿貝爾脫，以戰爭之影響，當時幾無貨物；轉不如島田商會之類，進出日本雜貨，反爲繁昌。市內有咖啡店一家，其鄰有影戲館。市街正中，有奴貝爾司基氏當年故居，曾未變動。當年所用之大砲，仍在門前。觀其房屋之構造，爲圓木搭成校倉式之建物，其檐甚矮。歎其昔日能居此陋室，故善爲保存，爲撫今追昔之資料。日本駐軍之營本爲俄國兵營，地極偏僻。要之，廟街爲未成之市，此後方能發達也。隔河在東方，有中國街，華人極多；至有中國戲園。俄人雖常排斥華人，然去之不易，含糊至於今日。現有中國砲艦，開至廟街，泊於江心。聞此中人語，謂日本軍艦，昔在此處。日艦去時，中國軍艦入而代之。日艦去此，謂有演習，不得已而歸國。日本僑民、官憲及其他諸

人，要求其冬間勿開去；然卒不聽。言之，似非常婉惜也。

三 帝爾及基里亞克之探訪

其一 帝爾之歷史的遺蹟

十月四日，余欲往附近村落及上流帝爾方面，有所調查，與守備隊相商。守備隊極表好意，爲余派一小汽船；更以一人爲繙譯，作爲護衛。除余所帶從卒吉田氏外，更爲派兵四名。船名東鹿號，約爲七十噸之蒸汽船。午後一時，大衆出發。動身前，有雨意。而日漸高昇，遂爲晴天。以次溯江而上。午後七時，至一處，名曰塔虎脫。積載薪柴。日已暮，今夜即泊此處，實爲廟街上流七十五俄里之地。一同寢於船中。天空月白，江上金波騰涌，誠美景也。

十月五日午前六時，由塔虎脫開船。天氣晴暖，心情怡然，溯江而上。午前九時，至帝爾上岸。帝爾爲明代之東方經略上，不可閑却之地；有名之奴兒干都司，即設於此。又有永寧寺，有觀音堂，有碑二，叙其建立之由來。此地位置，後負小山，前臨大江，中有一河，注入江中。人家在低處，有俄人村落，亦有基里亞克人村落；俄人耕稼，而基里亞克則從事漁業。此處之基里亞克，狀似相當富厚。後面之小山，其一角突出於江中；要之，係一丘陵，在其處發達。臨江小丘，成爲斷崖，屹立於上。其丘上有觀音堂及石碑。觀音堂早圯。石碑則日本明治初年尙在此處，其後移動；今則保存於海參崴之博物館中。沿河低處，尙有奴兒干都司衙署。雖在今日，尙可自

土中掘出當年中國人所用之陶器；岡上更有堂宇之瓦，及磚塔殘部種種。

帝爾之丘陵，前控黑龍江；同時有亞琿河，流過其裾而注入江中。江河合流之突角，此丘聳立，成爲斷崖。基里亞克稱此丘曰 *Tir-bahā*，語其意義，則 *Bahā* 爲巖，*Tir* 爲崖，即『巖石崖』之意；故名此地曰 *Tir-bahā*。今則去其下半句，而單名之曰 *Tir*，俄人慣稱此名；中國人昔書爲『特林』者，即此名也。

此處於調查上爲極有興味之地。一可從人類學上調查，一可從考古學上調查之。自考古學上所調查者，爲黑龍江與亞琿河合流地點，向河延出之丘陵。今日在丘上，建有所謂伊那根齊司基之寺院。於臨江斷崖上，建設寺院，自黑龍江遠處望之，景色極美；意昔日亦當如是。此寺立於四十二三年以前，爲海蘭泡磨麪業齊耶古夫氏所創；氏爲富商，立此以爲紀念。創立之日，適爲伊那根聖人之祝日，當俄歷十月廿六；故以聖人之名爲寺之稱。俄人創設寺院之法，與佛教甚相似。此寺建設之處，即觀音堂舊址也。

有觀音堂之處，在臨江之崖上。其旁有二碑。碑與廟之間，有一磚塔。此處有塔，於間宮林藏氏之『東韃紀行』中，已可見之。又一八五〇年俄人至此時，塔尙存；今尙留有草圖。據住在帝爾之俄人所言，謂碑石除運往海參崴博物館之二碑外，尙有一碑。自此移往海參崴時，其二已載入船中；而一則墜於絕壁之下，沈入深淵。好古之士，宜竭淵而掏出之云云。

俄人相傳丘上之伊那根寺院未立以前，本有一尼寺，此爲永寧寺觀音堂之訛傳。要之，丘陵突出於江中，其絕壁爲波濤所洗；此種地形，任從何處觀之，皆易惹人注目，而呈一種莊嚴之美。於設立寺院，最爲適當。

明初建永寧寺、觀音堂，宣德間重加修理；至俄人時代以及現在，皆有莊嚴之寺院，誠非偶然。山水之美，與寺院之建築，極其調和，使人有不可名言之趣。況昔更有塔，聳於高樹之間，其光景當尤爲雄偉。自哈巴羅甫略下黑龍江，所見者無非寂寞荒村，土人部落，空曠之平原，沮洳之沼澤；乃見帝爾之丘陵，如開圖畫，足使耳目一新，胸襟酣暢。此蓋自上流以至河口，莽莽長途所不能見之風景也。問宮氏當年過此，其亦大有感興乎？

帝爾丘陵，自昔似即有人居。所以然者，以略加調查，即出有石器時代遺物；石斧之外，亦有土器破片。由此觀之，疑此丘陵在有史以前，已有人居。又漢族自明初即至此處，開闢土地，而設奴兒干都司；又爲信仰之標的，建永寧寺、觀音堂之類，大可注意。推漢族之意，當年視此地較哈巴羅甫略尤爲重要。丘之上，爲觀音堂所在處；奴兒干都司則在低下之地。今日注於黑龍江之小河，其附近當有遺蹟。余在丘上，發掘塔之廢基；而見許多碎磚，上有花紋，若水藻狀者甚多，此皆大足參考之物也。此塔在俄人初到此地時，雖破損，然尙存在；徵諸俄人當時記錄及圖，可以知之。但俄人其後乃拆毀之；其碎磚分配於哈巴羅甫略、海蘭泡、海參崴等處之博物館。此等荒涼之遺跡，掘而觀之；土中尙有種種磚石。朝鮮之漢江流域，亦有類似之磚塔。其次試掘觀音堂舊址，乃得圓瓦，此爲蓋屋之用；瓦上有刻龍者，亦有刻鬼面者。又有自此掘出與佛像有關之磚造人足，余從俄人處讓得之。其出土物如此。又石碑所立處，一刻永樂與宣德碑文者——爲突出黑龍江之部，其狀如鼻。奴兒干都司之遺蹟，在沖積層稍上之處，今爲耕地矣。此處亦有陶器破片，如青磁碎片，或米色陶器之碎片，尙留其中；余疑其有宋錢或永樂錢之類，但搜索無所發見。據俄人所傳，謂曾掘出磚墓，大抵係明人葬地。

也。

奴兒干都司之奴兒干，初非華語。碑上刻有女真及蒙古文字，且文中多漢人以外之人名。以此觀之，此處本爲女真地域，蒙古人（元朝）業以此爲勢力中心地；漢族不過繼踵其後而已。

其二 基里亞克之風俗習慣

帝爾之歷史學、考古學調查既畢，今乃移於基里亞克之調查。基里亞克住於小河方面（昔之奴兒干都司附近），大有俄化之風。生活雖仍爲基里亞克；然衣服之某物，家屋之構造等，大爲俄人所同化。余往訪之，測定其身體，就其風俗習慣爲種種調查。更有俄人引導，往觀基里亞克墳墓。墓在村落深處，分葬於雜樹林中。所謂墓者，實一木龕，長二尺二寸，寬一尺七寸之譜。其中有神像，布片上施以金之裝飾；並有種種供物，抑且列有束幣。凡若此類，到處有之，皆墳墓也。蓋基里亞克集火葬之骨灰而埋之，立龕於其上。基里亞克與他民族不同，通行火葬。卷首圖版所示，即其墓也。

此外又爲種種調查。更知越過帝爾之一丘陵，向黑龍江突出處，亦有基里亞克村落；乃至其地觀之。人家不過二、三戶。房屋之建築，純爲舊式。詢之，知爲百年前物。皆爲校倉式，構木而成。房頂亦爲木蓋，上有雕刻之千木；門戶皆施雕刻。其建築與馬克氏及修倫格氏旅行時所繪者，完全無異。此等房屋在二氏旅行之際，當必存在；聞宮林藏氏足跡過此時，當亦有此人家。室中置種種雕刻物及日用器具；其什物上皆刻花紋，純爲古風。此皆甚足爲吾人之參考者。余在此處採集玩具及雕刻之日用什物。

此外在附近一帶，操漁業時，多用樺木爲舟。余亦買得此舟而運回日本，現尙在大學教室中。用樺木之舟，爲此處基里亞克之特色。庫頁島之基里亞克，則不用此舟。此地一帶所常用者，有獨木舟與屈曲樺木而造成之二種。

此地有基里亞克老人，可七十餘歲矣。據其所言，謂昔日俄人未來之時，其親一年往庫頁島官署，一年則往松花江之三姓，交易貨物，或取得種種；而盛言其當時生活之豐富。且言往樺太而與西沙姆相會。樺太者，日本之意；西沙姆者，日本人也。余聞其言，不禁追懷德川時代文化年間之事；而憶及間宮氏曾宿於附近之基里亞克人家，生無限感慨。老人更言當年之小兒等，曾隨其親前往云云。

帝爾附近，本爲基里亞克之根據地，由其命名可以知之。基里亞克自何時來此地，雖不可知。然觀永樂碑文，則大書基里亞克與其他人民，同受治於奴兒干都司之下。基里亞克卽爲『吉里迷』蝦夷卽所謂『苦夷』；然則當時庫頁島之土人，亦屬此處。又奴兒干都司，雖明初所設；但觀永樂碑文，刻有女真及蒙古文字，則金元之際，此處當已有相當居民。通古斯族似亦居此。元時，蒙古人亦來此地；在元朝，蒙古人確曾移住於此無疑，觀元史亦可知之。如彼元寇進徧日本，而遭挫滅；元之忽必烈甚恨之，在黑龍江下流造船，從庫頁方面渡日，爲復讐之舉。載於當時之記事，而設所謂犬站。元時蒙古勢力實充滿至黑龍江之河口爲止。夫然，則近處必曾住有相當之蒙古人。然則女真人如何？意謂必由黑水、靺鞨方面，雄飛於此地者。何以言之？則以帝爾某俄人之檐下，有一石臼，其深九寸，直徑一尺，爲極不完全之物。自其他滿洲及黑龍州或哈巴羅甫喀附

近考古學上之事實觀之，正爲女真人所用之石臼。觀其存於此處，則當時女真人必嘗居此，可爲佐證。雖在今日，女真人之一派所謂通古斯系統之高里特，或奈格達、曼根之類，自黑龍江中流，直至此地附近；更至亞琿河上流爲止，皆有分布。觀此亦可知之。不但此也，自此地附近，亦掘出與哈巴羅甫喀方面相同之物，如刀、劍、矛、鎧，及此外武器之類，愈可證明。由此觀之，帝爾一帶地方，在黑龍江之文化史上，人類學上，不可謂非可注意之地也。

此處調查，既告段落；徐步江岸，回望高岡，發種種感想，而上來船。船仍繫而不動，今夜即宿此處。入夜涼月初升，併照帝爾之丘陵江水，更足發人感興也。

四 黑龍江下游沿岸之調查

其一 奈格達人之訪問

十月六日晨，更調查附近，然後向亞琿河方面。亞琿河云者，自黑龍州與耶克德斯克州爲界之分水嶺，所流來之河；爲黑龍江中流以下，即自哈巴羅甫喀至廟街之一大河。其上流住有曼根人。在合入黑龍江之河口附近，有所謂奈格達土人。今日即往其處調查。

亞琿之河口，沖積土非常發達，柳樹叢生，水準亦極低；但到處現有土地。奈格達即住於附近。最初所見，爲三戶之暫住者；以天幕爲家，捕魚爲活。在此處種種調查。更前進時，見有大村，爲奈格達之聚落。戶數十六。

男子之數，四十一人（除小兒不計）。土人爲奈格達人，通稱爲奈格達倫者是也。彼等爲通古斯之一。余於此處，調查土俗，採集方言，而測定其體格。奈格達之數本極多，今則僅此處有留遺者。亞琿之河口，住有奈格達人，間宮氏之『東韃紀行』中亦書之。間宮氏當時未至此地，然謂遠望此處住有伊達人云云，所謂伊達者，即奈格達是也。今日仍見其住於此處。則自文化年間起，彼等世居於此，初無變化，可以知之矣。

土人自稱其村曰特龍。於特龍之地名，所不可不注意者，間宮氏謂滿洲大官聚會處亦名特倫；所謂特倫之土地，拉芬司他音氏地圖，亦載其名。然在此亞琿河口，亦有特龍之地名，與間宮氏所住之特倫，發音相似，此則大須注意者。觀此情形，則所謂特倫與夫特龍之地，知其到處有之。奈格達之稱帝爾，則曰帝林。由此觀之，中國人如前所述，於『日』地名，以『特林』二字當之，恐非照基里亞克語言，而以通古斯聲音譯成者，亦未可知；在通古斯語，固稱爲帝林也。意謂此等亦當注目者。

奈格達之風俗習慣，與高里特極似。其居室爲草房土壁，即以泥塗壁，與滿洲人家同；高里特亦然。此等人家，其中有炕，與滿洲古風極似。人家稱曰奧克丹。又有以木交叉而縛其上，張以鮭皮，圍以樺皮，或蒙獸皮而居於其中。此等房屋，或爲久居，或漁業時，在河畔暫造此等房屋者亦有之；此名局克卡，高約九尺之譜。更有一種房屋，彎曲樹枝，而於其上掛以樺皮者；此名哈伊拉奴。其風俗習慣，與高里特未爲俄化以前者，幾於大同小異耳。

彼等食物，主要爲鮭鱒之屬。飼犬以爲家畜。冬用橇，以犬曳之。衣服之模樣等，亦與高里特相似；不用帽

而戴笠。余往訪時，適有薩滿女巫，來作祈禱。余往其處，爲種種調查。巫女約六十五歲之老女，叩大鼓而爲祈禳。其行儀式時，腰懸金屬之鈴及鏡；以柳條爲繩，上綴刨花，裹於髮中；身上亦掛刨花，捶大鼓而踊。其狀態與西伯利及朝鮮女巫，甚爲相似。薩滿之狀況，於此可以知之。此處調查，頗費時日；但於周知通古斯族，認爲非常重要。余更買得土俗品，持歸以備參考焉。

其二 基里亞克之村落

附近江中，沙灘到處發達。各灘之間，其狀如溝，行舟來往於各處；一入其中，幾於不知出路。與哈巴羅甫喀附近之通古斯河口，地形甚爲相似。此處亦有基里亞克村落。盤旋於各灘之間，遂至加利馬村落。此村亦在沖積層之上，人家十一戶，有倉庫亦多空屋。人口約百人。以基里亞而論，此實大村。其所住校倉式之屋以及高倉——倉庫等，皆帶古色，大約爲百年前物。有飼熊之檻三處，其熊皆供祭祀之用，謂自後山捕來者。加利馬村，於間宮林藏氏之旅行，亦有關係，殊足使人懷想。未知間宮氏曾宿誰家？逐戶均一一觀之。

研究基里亞克，以加利馬村爲最宜。村中有中國人二三名，最近有娶基里亞克之女而成家庭者。中國人在高里特、基里亞克及其他土人之間，均若此闖入，大足注意。加利馬村岸，繫有中國人之小舟。彼等所運來者，以土人所使金屬器具爲主，能深知土人之習慣，力求合於土人所好者；故中國人至此，土人非常歡迎。土人於其物品，信仰頗堅，視如古物，鄭重用之；以故中國人與土人之間，非常親密。蓋中國人以歐戰前德人在極東銷售貨物之故，凡極東人之繪畫雕刻等，力加模仿，利用其民俗嗜好，於蒙古、西藏、苗族等，以種種方

法，售其物品。此處中國人，亦以同一手段闖入，意爲大須注目者也。

此處更有一不可思議者，則有蝦夷一人居此，爲北海道膽振之蝦夷。二十五年前，當徵兵年齡，逃入此間，後乃不反。今則完全爲基里亞克化，供村人使役。此獠頗爲幹練，能俄語，亦能日本語；土人語言，更爲嫻熟。余因而頗得便利焉。

余在此處，採集種種標本。時土人來賣種種土俗品，其中有一磨製之石斧，此爲磨礪綠玉狀石，而自兩方截斷者。詢其得自何處？據土人所言，謂去今四年前七月中，於村後派爾齊里山頂捕熊，比達絕頂，地忽平坦，此斧露其頭，埋於土中，遂拔起之。基里亞克名此石斧曰魯意盧夫，蓋雷斧之意，謂天上鳴雷時落下者。蓋雷鳴之際，爲天神交戰；其所用之斧，自天下墜，故名之曰雷斧云。余問持此石斧之基里亞克人，此斧爲何人所遺？則謂不知，但知此物落在地中而已。

此外則加利馬附近，謂有鐵劍或鐵矛掘出，有嵌牙之鐵矛持來；此非蒙古型而爲靺鞨、女真之物，因入余手。由此觀之，在亞瑣河口一帶，在靺鞨、女真之古代，彼等亦爲相當雄飛之地。買物既畢，遂離加利馬村，至羅馬奴司克一宿。今夜亦爲晴空而有明月也。

其三 帝堡之基里亞克村落

十月七日，船以濃霧不能行。至九時霧霽，又十五分出發。天氣甚佳。十時十分至帝堡之基里亞克村落，上陸爲土俗學之調查。此村有基里亞克六家，華俄人各一家，爲富厚之基里亞克村。問宮氏之『東鞑紀行』

中，盛稱此村，氏亦曾宿此。余在此處，輒復懷想，不知問宮氏曾住何處？此地附近，到處有基里亞克村落。帝堡村在丘陵之上。江岸繫有村民之獨木舟數艘，其中有形式極古者。其中有墨畫之雞，鱸爲鴨頭狀；此外皆爲鳥首形，而塗以紅白及黃數種顏色。內部之船頭，畫有基里亞克式之花紋，亦有畫雞者。基里亞克語，稱雞爲批耶哈加，稱獨木舟曰摩托，稱樺皮船曰富姆。余就其舟及花樣調查之。

村中之基里亞克房屋，有新有舊。新造者不免有俄國形式。舊高倉式即校倉式者亦尙有之。余在此處，調查彼等之風俗習慣，且測定其體格。與此處老者相語，知此處亦與帝爾無異，昔以交易之故，遠至滿洲吉林省之三姓及庫頁方面。據其所言，一年往三姓，一年則往西加姆；西加姆者，庫頁是也。又謂特倫地方，有中國官署，已所未知。往三姓時，爲其父之時代；與父同往諸人，今皆下世，無一存者。由此觀之，此地之文化，昔日大概來自三姓；滿洲文化，其影響之大無疑。而其與滿洲且與三姓關係之深，亦可知之。彼等家中，有古代之中國器物，皆爲與三姓交通時輸入者。彼等往三姓，即載物而歸。夏日行舟，冬日結冰時，乘橈自哈巴羅甫喀溯松花江而往三姓。則三姓在當時，爲各種土人之集合地，其狀況可以想見矣。

余更就問宮氏之『東韃紀行』中所謂滿洲行署者詢之。據其故老所言，謂馬林司克附近，或蘇菲司克附近，皆聞有滿洲行署。基里亞克通稱黑龍江曰『拉』。又據彼等所言，謂基里亞克之分布，自此以上，直至哈巴羅甫喀附近；更至上流，則有高里特村落云。要之此地一帶，爲基里亞克之分布地，昔日非常繁盛；今則有遺跡無存之村落，亦有變爲俄人而別成一村者。在昔爲彼等所分布之地，可以知之。

據彼等所言，謂自此附近，至黑龍江口之基里亞克村落，在考爾克及拿來阿等處，皆有之。瓦寨則人口甚少。他拉加奴夫，則已無痕跡。李龍蓋如何？則不可知云。

余在此處調查種種。十二時廿三分，乘舟就歸路。自船上觀兩岸景色而進行，非常愉快。午後四時十分，復歸廟街船埠，投宿於島田家。

此數日之調查，就基里亞克及其他通古斯族，研究上頗得有益之結果。更於考古學上，亦知有史以前之民衆，曾住於此地周圍；又可窺知靺鞨、女真或元、明時代此地之面貌。余之此行，廟街守備隊所派之譯人中村氏，年紀尚輕，居此已久，精通地理；俄語亦極純熟，細微曲折，無不達意。此余之所感謝也。從卒四名，則爲水戶聯隊之人。因憶調查此地附近，先我而來者，在日本有間宮林藏氏，氏爲常陸國筑波郡人；數日之間，爲余護衛之四卒，亦爲常陸出身，與間宮氏故鄉相近。故往加利馬時，或往帝堡之際，余每向四人言，此處爲間宮氏所曾留宿者。又登帝爾之丘，余亦告以此地有塔時，問宮氏曾過其下。黑龍江之下游，與茨城縣人，大有因緣；汝等來此守備，其關係甚有興味云云。彼等四人，亦復不勝感慨。余擬他日一訪問宮氏之故居，因詢宜遵何路？其中有一上等兵，以鉛筆繪一略圖贈余，謂如此如此，在此處下車最便，詳細爲余說明。此四人者，固不待論。即通譯中村氏，亦以巴爾丁珊之慘虐，消爲廟街之煙。所繪略圖，爲不可忘之紀念，余至今尚秘藏之。

第九章

一 再至廟街

其一 黑龍江畔之仲秋

十月八日午前，訪石田副領事，述日來之調查。次則余自哈巴羅甫喀出發時，以哈市杉山副領事之紹介，晤黑龍、沿海兩州之地學協會會長。余即言所以往廟街之目的，就此方面，乞得其種種紹介函；時彼謂廟街亦有小博物館，可一往觀，亦並得其紹介書。然至此處探聽，則廟街地方，幾無所謂博物館；惟謝米諾爾之建物內，有種種陳列品。於是至謝米諾爾，晤其校長，告以貴校聞有陳列所，願申瞻仰。答謂並無其事。惟學校先生中，有他那愛夫氏者，略知石器土器；請就此人一問，必且有所補助。明日過此，可一訪其人。遂別。

此外則一訪俄國之實業學校。回領事館，與副領事一同午飯，種種交談。午後訪守備隊營長石川氏，略有所談。今夜爲陰歷中秋之明月，天無纖雲；日暮之際，月上東方，其圓如鏡，清輝澄澈，氣象崇高；徧照白樺之林，其景色別饒風趣。夜中與從卒悄然逍遙於黑龍江畔。湯湯水面，金波澹澹，觀之忘倦，實爲良夜。不意之中，遠違故國；今夜東京，吾等之武藏野會，不知於何處，作觀月勝游？思之不勝感慨。蓋余則第一次於黑龍江上望中秋之月也。

其二 考古學者他那愛夫氏

十月九日，以今晚須在領事館講演；故早晨即不出門，豫備演稿。午後六時赴領事館，與副領事及其夫

人相見。講演約二小時。講題爲『阿穆爾下游地方之歷史及人種』。聽衆有領事館員、守備隊營長及各將校、僑民之有志者等。講畢，互相談話，近十二時歸寢。

十月十日，謝米諾爾校長前日所言之他那愛夫氏，親來電話，約余在午前十時一見。遂以島田商會之關竹三郎爲導，訪氏於謝米諾爾。其年大約五十以上，人極豪爽，似辯難家，亦有學者氣息；爲數學先生，而熱心於石器、土器之採集。余問以足下爲數學家而從事於別一方面之研究，其故安在？氏笑謂世上凡事，無不如此。專門家不從事於其所專長。余爲數學家而從事考古學，全由於性之所好。凡物非有所好，不能成功。此等事本應爲歷史地理先生所作，然忙於所謂買賣，無向此一方面着手者。余以樂此，遂從事焉。以余而論，別無所謂採集品，然亦略具一二。遂舉其物品示余。

其物品均出於廟街附近，種類爲石器與土器。石器有十一種，大部分爲石斧；二枚爲石鏃。觀其石斧，有二種，一爲磨製，一爲打製；尙有介在中間之半磨製。磨製石斧，爲磨礪所謂阿里諾爾石，琢而構成者，此爲極有趣之例。可知其磨製與打製並行；而磨製之中，有既磨且琢之例，從可知之。石鏃均爲打製無柄，是亦有二類；一則略成曲線，一則爲長三角形。土器亦爲彌生式系統，其上部有凸出之花紋；其花紋，爲以木板刻成四角形，自其上押成者。出土方面，一則廟街及附近中國街之間，有小溪如溝狀，即自其前之克愛達丘陵所得者；又其一則自有名之要塞地帶——去廟街十八華里之要塞地，曰加牟拉——獲得者；更有一種則自廟街至加牟拉約在中途而得自加牟拉附近者。

據氏所言，以上之石器土器，均一九一三年以後所採集者，皆在廟街近處。所以有此意興者，以有陸軍大佐克拉梭夫司基氏，自一九一二年至次年，於此地附近，採集石器土器，遂爲之刺戟。大佐之採集品，今尙陳列於哈巴羅甫喀博物館；而製作運用此等石器者，大佐謂爲基里亞克人。是亦他那愛夫氏所言。他那愛夫氏，採集於一九一三年以後。曾往哈巴羅甫喀博物館，偶然知克拉梭夫司基大佐，亦在附近採集。據他那愛夫氏之意見，在廟街附近，留有此等石器土器者，其民族皆爲通古斯系統；中國歷史所謂挹婁者是也。曾就基里亞克，質以所見，或謂即其祖先之物；或謂不然，殊難一致。以此點言，氏意謂係通古斯系統挹婁之物；而年代亦不甚久遠。彼等所居之處，即豎穴（耶那）之遺蹟，在石器出土之附近；要之，造此土器與石器之人類，意必住在豎穴之中云。氏與余又談及日本北海道及庫頁等處，就此調查，彼此交換知識。他那愛夫氏不僅在廟街附近而已；即在阿穆爾流域，以先史考古學者而論，恐亦爲大可尊敬之人。阿穆爾流域中，亦有土俗學家；然余從未見有考古學家如氏其人者。氏於此等遺物，均主張係通古斯系統挹婁所遺。交談直至十二時，欣然去此。

歸途赴領事館，與副領事夫婦會談；與以鄭重之響應，而散步於館中之花園。據副領事所言，謂領事館在黑龍江臨岸之處，其後皆屬市街；惟接連領事館後面，有樺林鬱茂。今之廟街，可謂一無樹木；誠如尊見，惟公園附近，僅見此等樹木；但昔之廟街，恐大部分皆爲森林。開港以後，因紛紛造屋之故，燒伐樹木；而領館後面，幸得保存，故留此區區云。其言頗爲近理。白樺樹林，於荒涼漁港之廟街，最足快人心目，且足回想昔日森

林地帶之面貌。於領事館暢談後，復返島田氏宅。

其三 加牟拉遺蹟之探檢

十月十一日晨，發信後，訪大倉派出所。歸而散步市街，順便訪守備隊，與石川隊長及副官略談片刻。今日入浴。自海蘭泡出發以來，僅在船中洗浴一次；到哈巴羅甫略後，直至今日始入浴；累日疲勞，爲之一振，心情大佳。晚飯後與從卒吉田氏，同往街上散步；在咖啡店中，略進茶點。歸時，則主人島田氏、店夥關氏、中島海軍大尉、大倉派出所員、領事館員等羣集，相與傾談。至十時後，書日記，就寢。今日與僑居同人快樂一天。

十月十二日，以他那愛夫之引導，往豎穴存在之加牟拉村。午前九時準備訖，與氏同自廟街出發。偕行者有石田副領事、大倉組之高松義郎、大尉飯田榮松、島田商會員關竹三郎、及吉田虎雄，與余之從卒吉田氏；此外有兵二名。諸人中，高田氏以大倉派出所採辦之名義，買入種種貨物，送往日本；又自日本運貨至此者。關氏則大有俄國人氣派。卒業東京尼古拉神學校，久爲教師；長於俄國文學，爲磊落之江戶男兒。與宗教家不相稱，毋寧謂爲文學家，故所談極有風趣。在廟街之日本人中，精通俄語而深知俄國文學者，恐僅有關氏一人。聞氏之俄語，其發音與俄人無異。吉田虎雄氏，則爲島田商會主人之戚，係長崎人，有妻有子；長於俳句，常作新體詩，寄登東京俳壇，其人極爲有趣。（此處所想起者，爲翌年春以巴爾丁珊慘虐之故，日本七百餘人，在廟街幾盡遭殺戮；所餘者則囚諸牢獄。其時有題詩於獄中而寄其無窮之恨者，或即此人所詠；蓋吉田氏外，無此風流人物也。）大衆分乘馬車二輛，往離此六七里之加牟拉。

加牟拉村，在黑龍江岸，其處留有豎穴，今即以發掘調查而往者。到後，大衆合力發掘，採集種種土器、石器。觀豎穴之狀態，適與黑龍江岸並行，有多數豎穴。其位置，在高於江岸五米之處，與岸殆將接觸。穴爲四角形，前後左右各九米；方向朝南，與江相對。深一米二〇。穴中雜生草木，周圍亦然。穴之存在狀態，其一獨立；其次似本與他穴相連者，成爲篋瓢形。其次亦然，二穴相繫；此穴之狀態，或即一家之關係。今所言者，其深淺爲最初見之豎穴。掘之，則其中出有土器及石器，可知此處曾有人居；又廟街附近，石器時代之民衆，於此處穿穴而居，可以知之。迄於今日，黑龍江中流或上流地方遺蹟之內，有此等豎穴，無論何人，未嘗注意；今則於廟街附近，確有存者，此大足注意之事實也。

試述以上豎穴之特質。蓋接近黑龍江岸邊，成爲大羣；有一穴獨立者，亦有二穴連續者。其形有圓者，亦有方形而隅角稍帶圓形者。此等形式，各所以示年代之差。其爲四角形者，以年代經久，隅角漸就剝削而成圓形。又二穴相連者，千島之蝦夷等，亦有此例；此殆區爲工作室與夫臥室者。今日之主要時間，皆消磨於此等研究之中矣。

此處調查既畢，更沿江而進時，途中遇一小河。此爲注入黑龍江之小流，其幅約爲二米五十。上架木橋。過橋後，有卡子而兼豎穴之遺蹟。一方爲小河，一方則土地突出，其間窪入。

於突出之處，掘成豎穴；而其周圍，築有土垣。穴之直徑，南北十四米，東西十二米；深可五尺。土垣之幅，約二米五十。穴之緣至河岸斷崖之距離，有十四米。任觀何穴，皆甚堅固。其東以河爲界，西爲窪地之壕，前爲黑

龍江。穴之周圍築有土垣，要之爲卡子而兼豎穴者，誠有趣之遺蹟也。凡若此類，北海道及庫頁均有之；但此處亦有存者，則爲罕聞之例耳。

渡穴旁之塚，至西方丘陵之上，有二小穴相並。（堆積豎穴之土者爲西南方，其土垣略高。）在此穴之上，探得有花紋之土器破片。由此觀之，益知此穴爲石器時代遺物。此處豎穴，利用丘陵而設，較前所見，含有防禦之意；疑其初多少帶有防禦性質而築成者也。

豎穴調查既終，爲午後一時，遂往加牟拉村。此爲俄人之小聚落。到後，憩於一民家，乞得開水；出所攜茶葉及麪包、肉等種種飲食，皆島田氏所贈。於是一同取食，交談盡歡；更開所攜之香檳，互舉祝杯。晝食既終，復起而出，調查村外之李家河豎穴。

甫出村落，即有李家河注入黑龍江。河畔有一丘陵，上多豎穴。據他那愛夫氏所言，謂有三十以上；數之正相符合。首先諦視，繪爲草圖。然後掘其中之頗似有趣者，探得土器、石器等類。

此在李家河緣丘陵之上。丘陵由A B二段而成；其最下之一層，成於古沖積層。豎穴在沖積層以上及丘陵最高處。由此觀之，在上者較古而在下者較新。惟此研究，殊非容易。要之最下層，爲李家河所流之處，即一無所有；其有穴者，皆在其上二層。二層之中，豎穴有大有小。不僅二層而已，其上更有第三層；在崖上之三層，亦略有豎穴。試掘之，既有石器，亦有土器，此亦純爲石器時代之物。總之李家河畔，曾有以豎穴爲家者聚族而居，可因是而知之。

余等在李家河畔之丘陵，調查甚久；至午後四時，始乘馬車而就歸路。循原來途徑，至適已調查豎穴爲卡子狀之處，重加觀察。及暮，始返廟街。余與關氏爲副領事，邀往館中晚餐；就今日所調查，互相談論。午後八時，歸島田家。今日之行，於石器時代遺物與豎穴之關係，大有所得；此當謝他那愛夫氏引導之勞也。

其四 梯奴羅夫之探訪

十月十三日，擬往梯奴羅夫。其地去廟街約十八華里，在黑龍江下游，有俄國礮臺。其目的將往探石器時代之遺蹟。其礮臺下之兵營，現爲日本軍隊所駐紮；故與駐軍司令官石川少佐，具述大旨，而少佐亦願同行。早飯訖，一同出發。少佐之目的，蓋以司令官而檢閱軍隊也。

午前九時頃出發，由江岸乘汽船，沿黑龍江而下。十一時半，到梯奴羅夫，泊船處正在兵營之前。少佐以檢閱軍隊，與余告別而入營中。余欲先行調查附近。自泊船處，沿河行，約數百丈，有一小河，其上架橋。前有丘陵，其丘陵即有兵營處。余渡橋而向丘陵，於道旁發見石器時代之遺蹟。此地爲兵營之交通路，新開大道。其開鑿處，自然露出包含層，發見石器、土器等。余自此處，探得石斧、砥石、發火器、及土器破片等；砥石甚美，石斧亦然。由此觀之，雖兵營所在地，石器時代，亦有人類棲息無疑；而小河及丘陵與石器時代之遺蹟，其關係蓋非常深切。又此處兵營內，有俄國書庫，以俄國將校駐此時，慰其岑寂，又以閱覽軍事上必需之參考書及報告等而設者。但自歐戰勃發以來，此處之將校兵士皆出征，其後空虛。次則過激派占領此地，蹂躪之後，日本兵來此，未幾歸國，又有日本兵代之。故無人管理。相當收集之書，非常散亂，余以石川少佐託爲整理，故遺蹟

調查畢後，即往書庫。

書庫分二室，亦有相當書籍，而散亂異常；與目錄對照，所餘已屬無幾。於各書架整理之中，余所認爲有趣者，如愛加台里女皇及彼得大帝傳記、亞歷山大傳紀、俄史、采歷旺司基氏蒙古史、亞西利亞歷史，以及哈巴羅甫喀總督府出版之滿洲各地報告等；此外不過小說雜誌之類。余力所能及，爲之調查，而目錄等亦爲整理後，報告於石川少佐。謂所存之書如此如此，屢經踐踏，殆成空屋之後，故爲此等狀態。在歐戰之初，此間書庫殆有無數書籍充滿於中也。

於此書庫所應注意者，有所謂軍事報告之活版印刷，是乃月刊；日本之情報等，亦載其中。又自日本上將以及下士爲止，皆繪其服裝。更有此處礮臺及兵營建設時之費用計算書、收條等，均保存如故。於建築此地礮臺及其他各事，均須注意者。若無歐戰，則此處必更加整頓也。

余觀此處蒐集之軍事報告及其他軍事文書，不能無所感慨。在當時，日本爲俄人視作假想敵國，故其報告文書及此處之要塞、兵營等，或則黑龍江之軍事的施設，多可見其以日本爲對象而準備之痕跡。若使此處之要塞及兵營，完全成功之後，與彼哈巴羅甫喀所設鎮守府之船渠，完全連絡時，則黑龍江充分武裝，日本船固不待論，即日本人亦不易闖入。然在今日，余乃自由來此要塞及兵營，以書庫之故，爲之整頓文書，則其時勢之變化如何急劇，雖余亦爲之不解也。

余今日一方調查有史以前之遺蹟，其次得見圖書，皆獲非常利益。時船豫備歸航，積載柴薪；於午後八

時十分，解纜而向廟街。其時大風忽起，黑龍江波濤洶湧，船身甚爲動搖。至十時十分，始達廟街船埠。以風波過大，船中甚爲不快。於是歸島田家，與石川隊長晚餐，相與談話。以余過遲之故，石川副領事及島田氏、關氏等，非常爲之擔心。今日之調查，歸途雖爲風波所苦；然既知考古學上難逢之事實，又得見許多書籍；以余言之，實所深幸也。

茲就今日所採集物品言之。如前所述，採集者爲石斧、砥石、發火器、石槌、土器之破片等。石斧亦成於類似綠玉之材料，而爲小形者；但其所以爲小形，疑係用之過久，屢次磨礪之結果。以石斧而用之至於極小，可知其石器製法之工；而石器之所以重要，亦足見石材之貴重。此類石材，於他那愛夫所採集石斧中見之；昔余在帝爾從基里亞克人所得之石斧，亦即此種。此等石材，必來自遠方，由此可以知之。且製作石斧之際，原料石自兩方磨斷之斷端尙在，亦可注意。斷端尙存。而此等石質所成之斧，在日本內地，自北海道向東北地方多見之。夫然，則黑龍江下游之石斧與日本東北地方之石斧相似者，其間得無有何關係？此則今後須加研究之重要問題也。砥石如前所述，甚爲美觀，由此以磨石器之刃。觀其破壞後所留存者，似廢物利用，復以其碎片作爲砥石；其研磨之處，迄今尙滑膩而生光，實爲有趣。發火器爲圓石，表面有二淺凹，爲發火器所擦者；觀此石缺損處，意其兼作石槌之用。此外更有石製短劍，是亦破片，爲石板所造成。此外更獲有石鏃之破片。土器悉爲碎片，而上有花紋；有突出者，亦有壓入爲圓形或四角形者；邊緣有呈波狀者。此皆石器時代故物，與昔日所調查加牟拉附近石器時代遺物，均足以供研究。所異者，爲此處未見豎穴，此則須待諸今後之

考查矣。

其五 凱塔河畔之石斧

十月十四日，昨夜船爲大風所苦；直至今朝，風猶不息，抑且降雨，一時成爲可怖之天氣。午前十時頃，風停雨止，雲流日出；天氣復晴，心身頓覺爽快。午後與島田商會工於新詩之吉田氏，同至凱塔河畔；去廟街約二華里而弱，爲廟街與中國街丘陵間之小河。此岸爲廟街，對岸即中國街。河雖不大，亦注入黑龍江。沿河耕耘甚佳，朝鮮人種野菜於此。蓋附近種菜者惟有朝鮮人，故相當富裕。

余沿河散步，隨處搜尋遺物，遂發見一打製之巨斧。益知此處爲石器時代之遺蹟。昔日他那愛夫氏所採集之石斧，亦係得自此處者；與余今日所得，甚爲類似。歸島田宅，適以今晚有日本船向北海道出發者，因開送別會，到者約十五人，余亦加入。直至夜深，主客互相談笑。十一時始就寢。

十月十五日，晨即降雨，後變爲雪，在今年爲初次，寒氣凜烈。余方讀書，而石田副領事以電話相招；謂今夜有鍋燒牛肉，可佐清談，務求枉駕。午後五時過，乃往領事館；時已雪止而變爲小雨矣。

午後六時與副領事夫婦，一同行次，遂入清談。此夕所言，極爲蕭索；冬宵小雨，足動懷思。種種傾談之中，副領事爲余述莫司科任內事，俾得聞有名之莫司科藝術館情形。副領事爲藝術趣味極深之人，與其謂爲外交官，毋寧有文學家之風采。能誦俄國文藝書，又能繪畫；照相尤爲擅長，不僅攝影而已，能放大修飾，成爲極薄之影片，極其神妙。其頭腦既富於美術趣味，而身爲外交官，故甚爲有趣。氏原在本野大使之幕下，自往

莫司科，讀種種文學書；又常往戲館，故亦深通戲劇。此夕所談，且及於『青鳥』名劇。莫司科之藝術館演此戲時，其演員之身段如何？科白如何？批評入細，宛如置身莫司科戲園之中也。

在此等談話之中，消磨長夜；已過午前一時，而談興未盡。既而興辭，於深夜中返島田宅；途中雨止，天有疎星，意明日當爲晴天。一時半就寢。

今夜所談，實爲後來無窮之印象。余在談話中，亦述及在哈巴羅甫喀書店，購得莫司科藝術館之照象帖；且關於俄國文藝諸書，實爲盡歡之夕。凡所言論，與其謂爲人類學之談；毋寧謂爲關於俄國之文學藝術，或則關於俄人性格。夫人在側，亦喜傾聽；有時且述其所思，以助吾人之興。夫人亦極有與會之人，知其能爲內助。副領事有女方七歲，男子三歲，已能學步。每逢余往，常出見，依依於傍；其家庭之圓滿快樂，足以知之。

十月十六日午前，至黑龍江畔調查。午後訪石川隊長，種種談話後，訪領事館，謝昨夜之歡。歸而讀書。入夜副領事來訪，與島田氏、關氏等直談至十二時。副領事歸後，余復稍稍工作，然後就寢。

十月十七日，終日在旅宿中，從事種種調查之整理。

其六 與廟街告別

十月十八日午前十時，再與石川隊長同搭汽船，往昔日所到梯奴羅夫礮臺下之兵營。開船時，天又降雨，風狂浪湧。十一時抵兵營之前，中隊長副官等迎而上陸。

余至前日發掘遺蹟處，再試掘之，爲種種調查。後乃至中隊本部午飯。復往前日所至之書庫調查之。此

時雨更大降。余在書庫，調查第一第二兩室後，更至書庫較高處，俄國將校集合室，而觀其藏書。此處所收藏者，幾盡爲小說。調查既竟，時已薄暮，冒雨而就歸路。以風雨不止，坐船不免危險，雇一馬車而歸，與石川隊長同乘，循黑龍江畔而行，道路泥濘，驅車非常困難。若使天氣清明，江畔當見豎穴，今則不然，實堪痛惜也。七時至島田宅，與隊長暢談甚久。其後稍讀書，乃就寢。

十月十九日，意今日當爲晴天，而忽又小雨，天候極寒。當是時，廟街已漸有冬意，似此情形，黑龍江之航路，漸將停止。是日余以整理從前所調查事項，終日在斗室中與筆硯爲伍，且稍稍讀書焉。

午後七時，照豫約，往守備隊本部，爲之講演。聽講者爲駐此之全部兵員。余以石川隊長之介紹，立壇上，爲人類學之講演。此次所講，似與聽衆以若干印象，於非常歡迎之下，博得采聲。歸途訪領事館，與副領事談，至夜深始歸。

十月二十日，一變向來陰森之天氣，而爲快晴；見久別之太陽，心情甚適。而以爲不來之汽船，乃自哈巴羅甫喀下航至此；余急欲乘之歸去。午前十一時訪石川隊長於大隊本部，爲告別之周旋。依其好意，入浴一次。與大隊長及副官一同午飯，種種話別。午後二時回寓，遂作歸計。迄今所採集之種種材料，即樺皮之舟，與夫基里亞克、奈格達之土俗品、石器、土器等類，悉加包裝而載入船中。午後七時，最後訪石川領事，爲告別之辭。氏亦不勝惜別之意，留至夜十二時始回寓就枕。漸以明日，三度爲黑龍江上之客，而就歸航之途矣。

第十章

一 黑龍江之溯航

其一 光景之變化

十月廿一日，今日行將離去廟街。汽船有正午十二時出口之報，遂與相知告別，率從幸吉田氏，於十一時出島田宅上船。自石川大隊長以次，均至埠頭相送。然汽船似有何障礙，至豫定之時刻，未能出帆；謂須午後四時，始能開船。大衆復返島田家，一同午飯後，重復上船。

至午後四時四十分，始拔錨。余與送行諸君握手，互祝健康而別。船行未幾，俄國士官，命其停止，調查俄人之乘船者，蓋謠傳過激派混入船中之故。船幸未十分耽擱，檢查訖立即進行，甚爲可喜。今日乘船之日本人，有海官士官中島氏，係在廟街管理海軍無線電者；及農商部調查班諸氏。夜飯既訖，交互談話，甚爲愉快。余動身之際，石川副領事，以慰藉途中寂寞之故，假余以德富蘆花氏所著『新春』。余在島田家，亦曾繙閱，趣味盎然。此後在船中，可徐徐讀之，以慰船路之無聊。此於石川氏所應謝其好意者也。

十月廿二日，溯黑龍江之濁流而上。江岸樹木，除針葉樹外，大都落葉，留於枝上者甚少；僅存者，亦皆呈褐色而有彫零之容；與前此經過時大異，已爲冬日西伯利之景色。今日經過米哈羅司古埃、霍國路司古埃、

馬林司克等處。在馬林司克須稍稍停泊，余利用其時間上陸。適有基里亞克人羣集，余乃測定其體格而調查風俗等。既回船，更讀副領事所假之『新春』。

十月廿三日，午前七時起。飲茶訖，出觀之，船已在桀來浦與司克，依次續進。午後二時頃，至尼集屯堡司古埃，次則經過中屯堡司古埃。江岸景色，與昨同；較諸上次經由時，大有變化，皆呈褐色，使人自然生寂寥之感。此處所見者，為高里特人村落，與俄人村落交錯。今日余在食堂讀未竟之『新春』。

其二 高里特人之村落

十月廿四日，甚暖。睡極佳，早起甚遲。上艙面觀之，船已至派牟爾司古埃。照此進行，明日可至哈巴羅甫喀，船中人所言如此。沿岸見村落點點。余今日仍讀『新春』。舟行漸進，至高里特人村落名曰基浦者。余乃上陸，為高里特之調查。此處有高里特人家二十戶，欲觀彼等村落者，當以此為最相宜。余與之交換土俗品之類。地有丘陵，於其上發見打製石斧一個，及石槌一個，皆石器時代遺物也。石槌所最有趣者，為一石輪，其當中貫一穴，以木棒貫穴中；今之高里特，尚用此石槌。當初是否作此用，雖無從知悉。但以有石器時代之石輪，高里特乃貫以木棒而為石槌。此在一方面觀之，為考古學上之材料；自別一方面觀之，亦為土俗學上之材料，蓋兼二者而有之。又此處之高里特，其富裕者對於主屋，各有一高倉；其脚甚高，使鼠不能上，與校倉式之形酷似。房上蓋草，下立長柱，綴以鋒鏑，使鼠不能入。諸如此類，純為校倉式。其衣服夏用魚皮，今亦然；俄國婦孺，亦有用之者。此外則高里特人有鼻圈，土著書中多言及；余在南庫頁亦曾見之。此處婦人，鼻上亦嵌有銀

圈雕刻亦通行，見種種古風雕刻，有於杓上刻蛙者。此處之高里特，如前所述，表面係奉希臘教，故不見其固有之薩滿；但此處亦有薩滿之偶像，蓋竊以爲神而信仰之。此處之高里特研究，甚多興味。

其三 再溯航

在基浦調查高里特土俗，及石器時代之調查既畢。於是乘舟，至十俄里上流，地名奧特美聖司科。羣言去此二十俄里處，有過激派。於是船中武裝，大爲狼狽。俄兵與日本兵，於船欄杆內堆積麪粉袋或器具，以示豫防之勢。幸而無事。至午後十二時頃，船泊於江中。

十月廿五日，余獨早起，往食堂飲茶。閒眺窗外，船至託羅提古埃。船愈上航，漸近哈巴羅甫喀；而氣候漸覺和暖。與乘客之日本諸人閒談，不知日晷之移也。

入夜，仍如前夕，拋錨於江中。明日到哈巴羅甫喀，最爲適宜；若到埠過早，則埠上人頗多不便故也。

十月廿六日船尙未行時，乘客中有十八九歲女子，以霍亂而死。其尸如何處置？遂生種種問題，解決似大不易；終乃埋於泊船處附近之沙灘中。船將行時，又有一俄兵，亦死於此病，處置一如前法。船乃進行。途遇中國軍艦二艘，係自廟街溯黑龍江而上；其目的欲入松花江而向哈爾濱。俄人拒之，於哈巴羅甫喀附近敷設水雷；示以若再前進，立即擊沈之態度。不得已，退回廟街而下航者也。

余船漸進，已近哈巴羅甫喀。船長命暫停於烏耶脫司古埃；而電詢哈巴羅甫喀，可否入港？並請領港船。得復電，命候領港船，於是少進即泊。其時看護兵又有發霍亂者，船長命三等客人均上岸，一二等客留船中。

三等船客乃悉上岸，集枯木焚火而待天明。

於此可注意者，爲今日途中所見中國軍艦，退回廟街之一事。廟街先本泊有中國軍艦二艘，欲溯航至哈爾濱；以爲俄人所拒，復回廟街，既如前述。但不知何人所爲？當中國軍艦航路，其所設第幾號云云之浮標，幾悉拔去；中國軍艦無領港人，恐進退不能自由。中國軍艦果能安抵廟街與否？誠一有興味之問題也。

十月廿七日，待領港船不至；直至午後二時始來，引余舟前進。昨夜驅登江岸之三等船客，因降雨，張天幕，羣相擁擠，以避淋濕。船在雨中徐進。自海軍根據地前面，通過鐵橋之下。日暮始抵船埠。以船中發生霍亂之故，檢疫官來此檢查船客，既畢乃許上岸。余乘馬車赴竹內旅館，已爲午後八時。前月自此出發，順江流而下，再溯流而至此地，適得三十日。途中謠傳有過激派之襲擊，且有霍亂發生，但幸無事。黑龍江下游之調查，竟能達其目的，雖余亦竊自滿意也。

第十一章

一 再客哈市

其一 蒐集圖書

十月廿八日，晨起心神暢適。寄信後出門，先至比鄰之俄國書店，涉獵圖書。取其木梯靠書架上，自由繙

閱；店主前已相稔，任余自由觀覽。於是買得俄國歷史地理、俄國地理、阿穆爾汽船等及其他許多圖籍；又以一千盧布購得莫司科藝術館之寫真帖。與以前所買寄存旅館者合計，書籍增加不少。

午後回旅館，就食之際，兵站司令部有使者至；謂欲調查昨日船客之健康狀態，請至司令部一行云云。食訖，余乃乘馬車往，入宿舍，約待二十分鐘；昨日同船歸自廟街之農商部技師山口氏、屬官市川氏、譯人中村氏及藤田組之中尾氏四人，亦同來此。之數人者，住同一旅館；以船中霍亂之故，遂亦呼至此間。依檢查之結果，或使回寓，或則留此，非服從官憲命令不可。然我等數人，住於旅館，故受檢查；其他船客之中，俄人等，下船後即不知去向，又應如何？當時頗成問題。要之，我等自知必須停留數日，於是焚派鐵架（俄國火爐）而取今日所買書讀之。

十月廿九日，我等雖在避病院，然可任意出游；天氣若佳，擬往散步。朝起出觀，紅色之日光，現於東天，報知晴朗。自窗中外矚，遠見哈巴羅甫喀市街，越樺林而東南，錫赫特透迤其間，如伸淺黛。夜雖降霜，而今日天氣晴暖。朝飯訖，與中尾、山口、中村三氏同出宿舍，散步於牟拉維越夫公園；入咖啡店，飲熱咖啡而流覽冬枯之景色，幾忘厭倦。余於公園附近，拾得石器時代土器碎片；觀此，則有公園之丘陵一帶，為石器時代人類所棲，可以知之。且牟拉維越夫氏銅像所在處，景色最佳；石器時代先民住於此處，誠非無故。更向各處散步後，乃歸宿舍。今日檢查之結果尙未判明，仍須留此。

十月三十日，今日與昨相反，天氣甚惡，降小雨；及暮雨雪交下。終日不能出門，頗為抑塞。余繙法蘭西近

世史以慰無聊。意謂今日可離此而歸旅館，但病院謂須再留一日；不得已，仍爲此間之客。讀書談話，直至夜深始就寢。

十月三十一日，爲天長節。天氣甚佳，與昨迥異；日光融融，如祝佳辰。余方躬自執帚，糞除居室；而軍司令部來有報告，謂得病院通知，諸君可安心回寓。余徒費數日光陰；然思及藉以靜養，則亦不怒。遂立歸竹內旅館。

今日甚寒，水有薄冰；以此情形，黑龍江想亦漸將結凍。既回旅館，又往其鄰之書店，涉獵書架；買得俄國史、烏克拉那史、奇愛夫史、或沿海州志等類。沿海州志，曾於廟街領事館見之；頗愛其書，而居然買得。夜間入浴，欣然讀書。既而就寢。

十一月一日，與昨相反，天氣和暖，所謂寒燠無常者是也。朝食訖，臥而讀書，至午前十時左右；既而出門，復往鄰居之書店。今所買者爲賴克留氏以俄文譯成之歐羅巴俄國，及他書二冊；更買得奇愛夫之烏拉西彌耳寺院壁畫明信片數枚。其壁畫素爲有名之物，奇愛夫侯及其夫人之容態，尤爲得神；以美術品而言，此等壁畫，可稱精品，使人神爽。正午歸寓，與從卒吉田氏及在廟街分手之大倉組高松氏亦回寓，遂與稍作閒談。午後至哈巴羅甫喀日本領事館，訪杉山領事及書記生郡司氏；然後回寓，整理書籍。自海參崴以來所收集，其數實已可觀。入夜天空無雲，新月清冷，照於白樺枯林之間；瞻眺甚爲愉快。夜所從事，亦不外讀書與夫整理圖籍而已。

十一月二日午前十時，訪軍司令部。其後，即往瀕江之希臘教寺院。俄國方在戰亂中，來者雖極少；然仍有信徒，行日曜之儀式。聞其祈祝之言，美如音樂，使人起悠然之感。折回旅館，至午後三時又出門，往日曜開市之市集。哈巴羅甫喀之市集，素來有名，以日本喻之，似東京日蔭町之類。兩側舊貨店駢列，出賣各物；是日更有其他各店鋪。余於此處，買得俄國書及掛額之類。今日係日曜，余自午前七時，即往那羅特奴以特姆觀社會劇名曰『父女』者；至十時共演四幕。此外即為跳舞，品茶飲咖啡，又復舞蹈。所謂那羅特奴以特姆者，在俄國各地，為社會的享樂機關；時或為戲館，時或為跳舞場，即當地民衆公共娛樂之處。午後十時過回寓，寒威頗烈。歸後讀書就寢。

其二 再調查博物館

十一月三日，晴輝朗照，略有風，天寒。迄今暫停不用之博物館證，自今日起，又復開始。午前十時至館中，繪陳列品略圖，至十二時為止。自午後三時起，復往書店，買彼得大帝傳二冊。復往俄國郵局，寒威愈烈。從前不御手套，未覺寒冷者；是時無手套不能步行。歸後，整理博物館之草簿。至十二時，月色當窗，心情怡適；入夜風止，景色幽寂。

十一月四日，夜睡過遲。午前六時過，一醒復睡。侍者送早茶來，始驚起。午前九時半赴博物館，草繪陳列品。午後與從卒吉田氏整理行裝及書籍，直至午後五時半，始告終結。自七時起，又整頓草簿及讀書。十一時過就寢。

十一月五日，較昨稍暖。十時赴博物館，如例草繪陳列品，至十二時過爲止。此後即往公園，逍遙於銅像之傍。萬象枯落，白樺之葉，已無存者；黑龍江張以薄冰。但今年已較去年爲暖，去年則前月業已冰凍云。午後三時頃，訪軍司令部。其後往書肆，買種種書籍。中有一書，曰：『自一八一二年至一九一二年戰役之祖國與俄羅斯社會』，價二千盧布。當時俄國之文化、政治、宗教、藝術等，無不包羅，誠爲善本；其裝飾亦異常華麗。夜中繙閱所購諸書，又復入浴。十三夜月，照於戶外，不聞聲息，怡然從事而後就寢焉。

十一月六日，自午前十一時至十二時，如例往博物館，爲調查或繪草圖。其後仍往公園散策。黑龍江已有堅冰，汽船停而不發。對岸爲一望無垠之枯原。唯見黃茅白草，遠連天際，而不見人影，冬意愈深；雖太陽晴朗，而風來甚冷。午後四時，訪市內之書坊，購得高告爾氏之『美爾託耶陀西』，又往鄰家書店，買俄文之美術史三冊；又買得『愛馬克傳』、『庫頁島誌』之類。哈巴羅甫喀之書坊——鄰居之書店及其他——中所有圖書，余所欲得者，大致已搜羅殆盡。夜中讀所買書，就寢甚晚。

十一月七日，今晨侍者亦晏起，至九時始持茶來；故博物館所約時間已晚，今日不往館中。飲茶後，與從卒吉田氏往裘林及阿培爾脫商會；在日本，此與三越或白木屋相類似；在哈巴羅甫喀，亦爲有名之商品部。余於阿培爾脫商會中，買得普西金氏肖像。午後三時頃，又往鄰居之書肆，買得『世界各地發見探險史』及其他各書。當是時，此店已幾無欲買之物，並此類書籍而亦買之。今夜駐軍師長享以日本料理，赴召後回寓，仍讀書而後就寢。

十一月八日午前，如例往博物館。是日從卒吉田氏，爲余助手，爲土器及其他有花紋者之打型。日間整理種種。夜間於牟拉維越夫傳之年代記中，註入日本及中國年號；比較沿海、黑龍兩州地圖，而大加研究焉。

十一月九日爲星期，故不往博物館。午前訪軍司令部。午後二時訪杉野領事。夜七時，往戲館聽戲。今夜之劇本，爲高爾基氏所書之『洞底』，共有四幕。旅館鄰居書坊之子，亦往此園扮演，執戲中家主之役。余從之，乞得洞底之俄文脚本，以爲大足紀念者。今夜所扮演諸人，雖皆爲客串，而科白甚佳，能表現俄國下層社會之狀態。書店之子，謂今宵之戲，頗欲盡力爲之，實亦甚美。戲劇至十二時而畢。其後照例有舞蹈，然余於此道，素乏興味，故劇終即回寓。嚴冬夜月，高掛天空；其狀凜烈，而偏照寺院及人家之上。回寓後讀書，至夜二時始臥。

十一月十日午前，如例至博物館工作。歸時仍經銅像之前，天候益寒；黑龍江全凍，冰底固有水流也。回寓時，余所託裝書之板箱，自軍司令部送來；遂與吉田氏整理所購羣書，裝入箱中，漸已裝滿二箱。午後五時，又往鄰居之書店，購得『極北俄羅斯』、『挪威故事』及『塔梭詩集』等。極北俄羅斯及挪威故事，其體裁極有趣味，純用描寫；不煩圖繪，而能呈露北冰洋方面之景色。棲息其間之動物，如熊如鹿以及其中之魚類，合而寫之；漁人風俗以及漁具，記載無遺。調和得法，饒有詩意。以日本古書言之，其筆法與『北越雪譜』相仿。其後回寓讀書。入夜，訪領事館司書記。氏爲郡司大尉之子，卒業外國語學校，今在此地之領事館中。氏雖爲外交官，而酷嗜文藝，注意俄國文學及俄國歷史之類。余常與之交談，今夜亦互述各方面之事情焉。

十一月十一日如例往博物館，草繪各圖。杉野領事來談，遂與同往其鄰之圖書館。此館今爲巴蓋郭夫氏所管理，與之相見而作種種交談。氏持躬謹飭，而待人親切之處。余於此間，獲有龔達齋總督時調查之『沿海州土人經濟狀態』一書。去此回寓，略作閒談；出余在帝爾所採集之瓦及石器使觀之。夜間又往鄰居書店，買『普西金詩集』五冊，價爲日本金百圓。其先以俄幣換算日幣時，五十元即可賣；然依次高昂，遂至白金無已，如價購之詩集之中，自普西金初生以及死後之傳記，無不具載；自氏幼年至最終之發表，依其年次錄載本文。其間附有圖畫，圖又極精。以百圓買『普西金全集』，價似太昂；然將來俄國，恐不能有此美術的書籍。要之足爲後來紀念，携歸寓中，繙讀至於漏下。

十一月十二日，午前如例往博物館，爲種種調查。今夜以杉野領事之託，在日本僑民會講演。會長以此作爲總代，正午前後，至余處，表示敬意。午後，余起草講演稿。七時僑民會幹事來迎，同往僑民事務所會場。聽衆滿堂。余以領事之紹介，就標題『沿海黑龍兩州之居住土人』爲之講述。既畢，至郡司氏宿處，略談；所言皆文學方面，非常有趣。余回寓後，讀書就寢。

十一月十三日，未往博物館。寫信後，至鄰居書店，如例涉獵書架；買阿司忒洛高司基氏之『俄國年代紀』及樂譜。杉野領事及郡司書記來訪，略傾談。午後一時半乘馬車，往黑龍江鐵橋，調查石器時代之遺蹟。昔余曾往是地，今日復至，採集種種石器、土器及暮而歸。是夜讀書亦至深更。

十一月十四日，午前如例至博物館工作。師團副官部通知，謂有致余之信，自海參崴到此；余即取而受

之。自六月在海參崴上岸後，得日本來書，此其初次；家函固不待言，即知友書信，自六月以來，今始得見，幾有不可思議之感。本日函中除家信外，尚有友人信五封。午後六時，爲領事館所招待，受其饗燕。余爲上賓，而陪客有郡司氏、朝鮮銀行諸人，此外有僑民理事二人。筵爲日本料理。暢談至十一時回寓。就寢前尙爲許多工作也。

十一月十五日，午前從事於博物館之研究。今日測定人骨二個，更繪其他草圖。外交部留學生太田氏，更有新田氏均來訪余。午後與廟街同來之測量班長田中氏雜談。夜回寓後，整理從前所調查之物，讀書就寢。

十一月十六日，朝起觀之，大雪，四方變爲縞素；其量甚多，積於地上。自冬以來，此係初見，入本年後之大雪也。從卒吉田，整頓行李。余冒雪往博物館，如例調查陳列品。午後一時歸寓，爲種種瑣事。七時往領事館訪杉野領事，略談歸途之光景，以雪而一變，純爲冬日之西伯利，始聞雪橇鈴聲。迄今以馬車來往者，今則絕無蹤影，而以馬橇代之。繫鈴之馬，悄然挽橇而行於積雪之途，不由使人愉悅；而西伯利冬日之感，亦因而惹起矣。回寓後，自樓上遠眺雪景；時聞馬橇鈴聲。讀書就臥。

十一月十七日，如例往博物館調查。午後一時回寓。食訖，領事來訪，略談。領事去後，余散步市內，購得筆記簿。回寓整理行裝。市中仍見許多馬橇往來，此景蓋始於昨日也。

十一月十八日晨起觀之，雪大降。從卒吉田早來伺候（從卒住兵站司令部）余如例冒雪往博物館，從

事研究。午後歸，整理行裝。三時半訪領事館，飲茶雜談而歸。夜讀杜司德益夫氏之『生靈』消遣。據今日在領事館所聞，謂捷克軍與俄軍在海參崴交戰；因言及由此乘烏蘇里鐵道往海參崴時，交通是否不因而沮梗？今日至市中，順道一往裘林商店；有金屬製之託爾斯泰小像，可作書面之裝潢者，余買得之；而有一種悲涼之意，此像蓋可爲紀念也。

其三 與羅巴丁氏會談

十一月十九日，晨起觀之，雪又大降。冒雪往博物館，照例工作。午後一時回，訪領事館；以郡司書記之介紹，往此地之黑龍、沿海兩州地學協會，與會長相見。就調查事項，得聞種種；且乞得介紹書。據會長言，此處有羅巴丁其人，宜一訪之。此人爲土俗學者，高里特人之研究家。於是從會長處乞得介紹信，往訪之。氏爲女校先生，但於高里特之研究甚深，精通其土俗；聞此人平日將爲哈巴羅甫喀博物館長。與氏傾談既久，氏自謂曾有高里特及奧洛姬之照相，乃以三四十枚舉以贈余；其研究高里特之土俗、模樣、宗教等論文，有六冊，亦以相贈。在此時之俄國，以戰爭結果，出版不易；單獨之著書，幾於不能印刷。於是著作家以其原稿，登諸新聞，即以新聞版印成專冊；故印工污穢，紙張亦用粗劣者。氏蓋爲余屢言其事。此人年約三十七八，爲斯拉夫族中，沿海州之土俗學者。氏既有種種著書，故所談範圍極廣。余獲聞種種，大得利益。據其所言，謂黑龍江沿岸，自哈巴羅甫喀稍稍下行，有天然巖突出，其上彫有人面及動物之形；觀所彫人面，係有文身者。凡此容貌風俗或彫刻之狀，今日黑龍江流域之土人，殆無其例；或爲不同之民族所留貽者。氏以爲有史以前人類之遺

蹟，而以其照相贈余。余頗欲一往調查。以有過激派之危險，且氣候甚寒，因而中止。後乃知與此類似者，烏蘇里流域亦有之。要之據氏所言，實得非常利益；將來在沿海州，若訪專門學者，非覓此君不可。前此所舉之波蘭人列勃司基氏，余意亦不可忘也。

余更與羅巴丁氏相約，力求將來與日本學界通信聯絡，互通氣脈。乃別去。至司令部前，有俄人賣油畫處，一觀，無甚佳構。於是乘轎回寓。讀書至夜深始寢。余迄今未曾注意，今日不知何故，心臟鼓動，非常迅速；是否以氣候所致？要之，心臟鼓動劇烈，今日始自知之。

十一月二十日，自昨迄今，雖接連安臥榻中；而心臟鼓動不減。其故安在？今晨降雪，徧地皎然，成爲銀世界；西伯利之冬，殆將如斯繼續。但余仍如往日，作爲課業；往博物館，爲種種陳列品之攝影。午後一時回寓，吉田已久待，又復整頓行李。行裝之中，土俗品之採集者甚多；例如高里特或基利亞克土俗品之類，大致均非裝箱不可者；吉田氏甚忙，殊爲辛苦。午後三時出門，又往鄰家書店，買俄國信封及紙夾；並買俄國歷史之類。夜就寢榻後，繼續讀杜氏所著『生靈』。

十一月廿一日，往博物館操作。午後一時回寓。博物館之工作，今日已告收束。余自往廟街以前，及自廟街歸後，迄於今日，於此處博物館之調查，大費時日。所以若是者，目的安在？蓋以此間之博物館中，關於人類學、考古學、古代史等所藏，雖非常豐富；而爲報告或論文以公諸斯世者，向無所聞，此實大爲憾事。余之大願，蓋欲以此等未經報告之材料，收入簿記之中；故日必一往。幸而余之希望不空，此間可以注目之物，悉入余

之小冊。余之記籍，非常重要，殆黑龍、沿海兩州斯學之好材料也。加以整理而嚴密調查時，當可得饒有興味之結論。歸國後，意將徐徐從事於此焉。

今夜訪郡司書記，略談。氏曾居海蘭泡，關於黑龍江之書籍，收羅不少；其中有中國黑河縣所出之『黑河政務史』及地圖，余從而取得之。書爲漢文，實即黑河縣志；書中雖夾雜種種，然多少可供參考。作爲中國方面之報告，甚爲罕見；大抵未嘗入日人之手。此外又自羅巴丁氏處，送來照相乾板，謝而受之。午後三時，仍往書店，買俄國文化史三冊。

十一月廿二日，以博物館事既告結束，自今起不再往。午前十時往鄰居書店，買俄國名手加拉姆秦所著俄帝國史六冊；此書極有趣，爲加注釋。加拉姆秦之爲人，以日本人比之，爲賴山陽之流；文章極佳，爲羅馬奴夫家作歷史。以俄國史而論，自今日之歷史觀之，雖不無批評之餘地；然文章甚美，筆法一定，則如賴山陽或新井白石。新井氏爲德川家盡力，與氏尤爲相類。價爲日金三十五圓，但買得之。凡此諸書，苟見之，則必收集也。

余於哈巴羅甫略，調查事件雖畢；而此外種種俗務紛集，後日即將出發。迄今受其照拂者，以軍司令部爲始；他如領事館及其他特別任務諸人，皆非周旋不可。回寓則料理行裝，故無寸暇。午後一時，羅巴丁氏來談。其後余往理髮。以過忙之故，迄今幾無理髮之餘閒。在此間工作之日，此後僅餘一日而已。

十一月廿三日，以明晨即須動身，故早起整頓行李；余收拾其小者，大者則由吉田氏爲余整理。午前十

時出門，訪杉野領事略談。往博物館管理人員奈西克脫氏宅訪之；蓋調查博物館時，得其種種照拂，謝其好意。其後與領事一同午飯。今日以此諸事極忙碌。天雖晴，而早晨極寒；黑龍江面完全結冰，寒威如此，今始見之。夜間與郡司氏共飯，傾談而別。讀書就寢。

十一月廿四日，由海參崴開來之烏蘇里線汽車未到；疑必有何障礙，故今日仍留此不行。諸事既畢，空費光陰。午前中，往書店又買得各書，其中非盡為重要者。但有普西金所著『波黎司戈得奴夫』脚本，而有歷史家、藝術家、藝員等種種方面加入批評者；此外有『彼得大帝傳』、『小兒所喜之故事譚』、『託爾斯泰傳』、『高爾基傳』；此外自羅曼司以上所書之俄國史、俄國地誌等，見即收集之。迄於今日，付與書店之款，實占鉅額；以有通融之人，故能不置；余於其人，誠不勝感謝也。西伯利早陷於內亂狀態，俄國本土亦然；出版之類，在俄國本部，幾不可能。俄國出版事業，大概係中央集權；彼得堡、莫斯科之出版最多，此外幾不可見。俄國本部，今既若是；則在俄國印刷佳本，在最近將來，終非所望。余以此旨，苦心收集羣書，將來必有利益。且以余個人而言，如前所述，遊歷西伯利目的之中，收集圖書，亦為條件之一。抑俄國書籍，皆為皇族階級所作，故佳本極多；在此騷然之中，有散亡之慮，實為可惜。職是之故，余乃竭力加以收羅。如上所言，相當有多數圖書，入於余手；以余言之，亦可謂了一心願者矣。

夜間訪寓主人竹內氏。夫婦均久居哈巴羅甫喀，最能通曉當地情形。西伯利動亂以前，竹內氏之勢力在哈巴羅甫喀，頗有可稱；曾來此地者，無不知有竹內其人。今日待車不至。午後五時，以郡司氏之招，與竹

內同往觀影戲；與曩在赤塔所見者相同。事本無聊，十時回寓。整理今日所買書，觀其中之某種而就枕焉。

十一月廿五日，汽車何時可至，不能分明。午前無聊，仍往書店，買雷爾孟氏在哈爾濱出版之『蒙古史傳』。高爾基氏之『洞底』飯後讀之。兵站司令部忽來電話，謂汽車十二時到；午後一時出發，即須上車云云。於是急整行裝，與吉田氏同往車站；與兵站司令官略談，即上車。汽車雖曰一時出發，而近來已成慣例，屆時不行；至午後四時，始漸出發。遂與兩次久留之哈巴羅甫喀告別，由烏蘇里線而向海參崴矣。

第十二章

一 自哈巴羅甫喀至海參崴

其一 烏蘇里鐵路

自哈巴羅甫喀出發之汽車，南進烏蘇里河流域。滿目皎潔，無野無山，皆爲白雪所蔽；完全爲冬日西伯利荒寒景色。汽車突破雪道。十一月廿五日午後七時過，到烏拉堤加亞驛；今夜即停於此處。自此至海參崴，需時不甚久遠；但近來沿線有過激派出沒，入夜則拔去鐵軌，燒斷橋梁，或埋伏地雷，謀汽車之顛覆者，往往有之。故夜間停車不發。

十一月廿六日午前六時，汽車自烏拉站出發；午後五時到伊曼站。今夜亦如昨日，停車以待來朝。自窗

眺望，周圍皆雪景，寒氣凜烈；而車內有氣管，故甚暖。

十一月廿七日午前六時，車發伊曼驛。午後八時二十分至司巴加亞站，停車以待天明。自伊曼驛有材木公司社員乘車，爲日本人；但至次日互相談話以前，未嘗知之。其後有社員某氏，亦乘此車。

十一月廿八日午前七時，車發司巴加亞驛，汽車漸進。而沿路積雪之狀，與前亦漸異而薄；氣候日暖，室內甚熱；可知哈巴羅甫略與海參崴附近氣候之差。午後九時至海參崴，自兵站司令部已有小野大尉來迎。遂投宿於前次所住之中央旅館。

其二 海參崴之形形色色

十一月廿九日，散步於久別之海參崴市街。日前捷克軍與俄軍之間，曾有戰爭；但不見其痕跡。市中狀況，無甚變更。惟軍司令部有通告，謂出外則危險，人心似不安靜。余以海參崴別無他事，故涉獵書坊；遂往西坑維區，翻閱書籍。此處書肆，賣俄國克拉克西克之物；但今則全爲簡單之印刷，所賣者皆勞動問題或社會問題等小書；以前之克拉克西克書籍，已不可見。海參崴之人心，較余初來時如何變遷？由此即可知之。既又往裘林商會及阿貝爾脫商會觀之。所賣物品，無一來自俄國者；不過美國或日本產而已。裘林商會有賣剩之俄國彫刻，可爲歸國時之土宜，故稍稍買得之。

次乃訪軍司令部，與參謀長及高柳少將相見，別久傾談。又訪大井司令官及松平渡邊外交官諸氏，均不晤。復散步市中，然後回寓。夜間稍稍整理就寢。

十一月三十日午前讀書。午後一時，往兵站司令部等處周旋；散步市中。回寓後，整理簿記而讀書。

十二月一日午前十時，又往書店涉獵。海參崴之書店，除西坑維區一家外，有猶太人所開一家；及此外一家，在東洋學院之旁，經營者他去，似華人繼承其後者。猶太人書店，妻爲俄人，已寡，與二女同操此業；書價甚昂。關於海參崴之書，於此店買得之。又往西坑維區買油畫。華人店中，亦復往觀；主人頗長厚，店中各書，悉聽縱覽。西坑維區店則反是，不能自由繙閱。華人店中諸書，大概均有定價。買得俄文地理書，及彼得大帝遺物圖之類；此外依次買得少許。店中有郎賅氏之『佛和字典』，以六百盧布得之。此書在日本已缺貨，而見於此處，甚足珍異；書中有片假名印章，蓋史台利氏印也。

午後五時訪高柳少將，叙伊爾庫次克別後事。此次調查，得少將之力不少，因而謝之。余此番調查，少將起初即以非常厚意，加以照拂；到處軍司令部及駐屯軍隊，與以便利。雖時時深入危地，而終獲無事；此余對於少將及出征軍，表其感謝者也。少將於余，亦致慰勞獎勵之意。今夜由大井大將招待，饗以晚餐。席上就調查經過，種種交談，欣然而至夜深焉。

十二月二日，往中國人書店；買沿海、黑龍兩州之諸雜誌，及小俄羅斯圖譜。午後訪軍司令部，又與高柳少將會談。復往書店，買種種書籍。午後五時，受頭本議員之招；高柳少將及稻垣參謀長均列席，四人盡歡焉。十二月三日，又訪軍司令部。其後至市中書店及裘林等商會。午後二時訪久別之阿塞奈夫氏，謝其介紹，於哈巴羅甫喀大得便利之意。復往書店，買法文之『法國史』七冊，此爲拿破侖時代成書者；由今觀之，不

得不稱爲佳本。中多插畫，甚爲有趣。價二千五百盧布。其書由法國革命時起始，至拿破侖三世終局。迄今所收者，均俄文書；乃於此時得法文本，深覺有味。書爲法國共和成立以前物，意爲係帝政時代，即拿破侖三世時所出版者也。

夜間又訪阿塞奈夫氏，就種種調查，質其疑問；又獲聞氏所感想。歸宿後，直至夜深始寢。

其二 與阿塞奈夫氏會談

余此次留於海參崴所作事，爲與迄今有關係者之來往、買書、及與阿塞奈夫往來者甚多。氏在今日，似甚困頓，據云不日須往勸察加州一遊。以此學者，在今時代，無事閒居，幾於不得要領，誠堪悼惜。據氏所言，勸察加州之加姆加大士人，今昔不同；今之士人，幾與俄人成爲雜種，彼等於人種學上有如何體質？殆無從知之。氏嘗收集其頭骨，欲自骨格上觀加姆加大人；材料業經收集。所成之論文，提出哈巴羅甫喀之沿海、黑龍兩州學會，今尙存圖書館中；何時出版，則非所知。俄國財界，既已如斯，別無所謂學術，誠無良法。關於地理、歷史之論文，雖已成四五種；然無錢出版，實屬無可如何。觀此，則俄國學者今日之困頓，從可知矣。

阿氏更予以種種厚誼。即就黑龍江下流帝爾之遺蹟，在一八五〇年，俄人初至黑龍江中流以下，訪問帝爾之記事，載於當時之報告，此殆不可復得者；阿氏以海參崴圖書館有此錄，以贈余。遂以打字機印以見贈，其一部已印成，余乃得之。此於當時史料皆非常重要者。又在烏蘇里流域，如羅巴丁氏所言，有自然巖石上刻有的人物之處，此亦載於沿海州地學協會之報告；而以其書假余。且其插畫，均爲照相；而本文亦以打字

機印成見貺。自然巖石上，刻有人物，異常有趣。其在烏蘇里者與在黑龍江者，初無二致；意謂係石器時代人類所留遺。以之與日本石器時代之土偶相較，其容貌不少相似者；此亦有待於今後之研究。阿塞奈夫氏更與以研究上種種注意，深足謝也。

余於海參崴所有事，今日大抵告訖。此後即擬訪有名之尼古里司克，明日即往。該地現尙留有古歷史時代之土城；而當時遺物，亦有存者；更有歷史以前之物。要之，尼古里司克與夫海參崴附近之考古學及古史之研究，爲吾人不能付諸等閑者；故擬明日出發而調查之。

第十三章

一 尼古里司克市之探訪

其一 軍團中心之市街

十二月四日早九時，搭特別列車，從海參崴出發而向尼市。是日天氣晴朗，汽車遞進。沿岸之風景，若可取諸手中，非常愉快。沿岸行未幾，一轉而向陸地。愈近尼市，展開爲平原，成爲大陸光景。午後二時，到尼古里司克。在兵站派出所，略事休息；而旅團之兵站支部長及旅副官等，以摩托來迎。遂與從卒吉田氏，一同乘車而入尼市。市街與車站，相距頗遠，其間無一人家。尼古里司克之位置，爲綏芬河沿岸之一溢地。其地形實所

罕見。羣山峙於周圍，其間成一帶平野，綏芬河流於其間；丘陵一方有口，綏芬河即從此口流入海中。綏芬河昔爲巨川，而今則水少，河身甚狹。觀此地形，則自昔視爲要害之土地，可知其故。即如今之尼古里司克，純由軍隊而發達之市街；於此一點，與阿穆爾河流之多利亞，正復相同。在俄人本意，於尼古里司克，置大軍團，爲東方經略策源地之一。一朝有事，立可由此處出兵，以應緩急，其深謀遠慮如此。尼古里司克之位置，南控海參崴軍港；東北通烏蘇里流域，而當哈巴羅甫略之要路；西方依中東鐵路，與哈爾濱連絡，同時可往吉林寧古塔方面；其南更通朴塞脫灣，與朝鮮亦復接近，蓋非常重要之地也。職是之故，於此備大軍團時，無論何時，得有機會；則朝鮮、滿洲或黑龍江方面，海參崴方面，立可出而制其死命。在俄人之意，於東部西伯利，以多利亞爲西方策源地，以備自黑龍江上流至蒙古及北滿之一部；而以尼古里司克爲東面策源地，自烏蘇里流域至朝鮮方面，均以此備之。東西相對，而伺東方經略之機緣。以此之故，在尼古里司克，有大兵營；又有士官之市街，及專營軍隊買賣之商人街焉。

尼古里司克之闢爲市街，爲近來之事。一名尼古里司古司利。如前所述，此處純依軍隊而開闢。街道所以如此整齊者，可謂爲在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兵今所居處，至歐戰起時爲止，爲俄軍所駐之兵營。歐戰既作，其結果，俄軍悉派往歐洲戰線，故成空屋；日本出兵入而代之。據當時久居尼市之中國包工人及年老之木匠語余，謂今昔尼市之變遷，實如夢境。日俄戰爭前後，此處造成兵營；而車站附近之有房屋，咸謂防備日本而設。今則設防之俄兵不復存在；視爲敵人之日本兵，公然入而居之。與思及此，不勝今昔之感。人能長命，則

可見有趣之事云。尼古里司克之街，方爲種種設備，以圖今後發達之際；而歐戰勃發，市街所恃以繁榮之軍隊，去而之他。故今日此街，大爲衰落。余到此時，街市幾無物資；如俄國飯館者，以肉類及其他食料缺乏之故，僅能烹調野菜。市民之中，以不能經商之故，貨其家產爲生活者，蓋不少也。

尼古里司克街，今之狀態如此。然當俄人未曾經營街市以前，其狀況如何？在當時，僅略有朝鮮人之村落，其中亦略有華人；爲荒涼之地。有山東人曰鄧維欽者，移居於此最早。其人在尼市居民中，最稱高年；居此亦最長遠，年八十九。除經營雜貨店外，亦爲其他事業。此人最能知尼古里司克之事情，俄人未來以前之狀態；叩諸此人，無不了然。據其所言，謂去今四十餘年前，即光緒八年（明治十五年），彼始離山東而入滿洲，經吉林至此地。彼爲農家子，故以農業爲目的而至此間。初到時，僅綏芬河東方，有二三俄人房屋，皆以狩獵爲業者；今日停車場之東，已有朝鮮人居住。越四年，即光緒十一年，有中國人約二十人來此，携有家眷；其後漸多來者。去今三十二年，中國人與俄人各一，合造三層樓，即今已閉歇之戲館；中國人即氏自身，俄人名曰加愛夫司洛克，今亦居此。其狀況若是，實一岑寂之農村。俄人昔呼此地曰尼烏里司基，此名起於何時？無從知之；其後始改作今稱云。

觀其所言，則去今四十餘年前，即清光緒八年本地之狀態，實爲荒涼之地。中國人自古稱此地曰雙城子。何以言之？蓋有二城相並之意；爲何時故物？今不可知。綏芬河邊，東西相對，有二土城遺蹟；在東者曰南城，在西者曰西城；綏芬河沿西城與南城而流者。今之尼古里司克街，在南城方面。南城及西城，均以土壘圍之，

所謂土城是也。土城二者相對，故華人夙名之曰雙城子云。

二城周圍，當時居民極盛，有官衙及寺院之遺蹟。其廢址中，或有石碑之座，或有佛像，或有斷磚碎瓦，散亂於其間。二城及其內外所有遺蹟，海參崴東洋學院之考古學者波西氏，於黑龍州學會之報告，言之甚詳。波西氏自昔即研究此事。其在此地之碑址，以及石人、石獸之類，均運往海參崴博物館，或哈巴羅甫喀博物館。又散亂於城中之磚瓦，或自土中掘出之物品，大概均運入海參崴及哈巴羅甫喀博物館。尼古里司克，亦有陳列所，保存此等採集品。從今以往，余將調查此土城焉。

其二 土城之調查

少息後，即着手土城之調查；先自附近之南城開始。南城據今日市街之半，其中業經開拓，有種種建物。昔日舊觀，存者無幾；然到處尚有城壁之遺物。又如當時所用之石臼、碑之礎石，亦有存者。或謂自此處掘出宋、金之古錢；而開元通寶之類，亦有出土者。要之，南城方面，已較爲着手；昔之面目，幾盡失之。今先調查南城，因宿尼古里司克。

十二月五日，余與大野大尉及佐伯氏等，共乘摩托，往訪希鬱陶氏。其人就尼古里司克附近之考古學上，調查頗詳。余昔在哈巴羅甫喀，與黑龍沿海兩州地學協會會長相晤時，會長告余：謂若欲調查尼古里司克附近，必先問諸希鬱陶氏，當能瞭然。曾從會長處，得紹介函。探詢氏之居處，知在女學校中；氏蓋爲女學校教師。乃向校中通電話，告以行將往訪；其回話則謂氏當過談。稍候之，已至；遂與同乘摩托，先調查昨所見之

南城；又調查南城之道路，復往西城。西城之中，一無人家，完全荒廢。但以學術上之研究言，則西城爲極佳之處。城之周圍，繞以土垣，尙留有城門遺跡；而城中荒草茫茫，撥而觀之，尙堆有當日人家之屋瓦。掘之，見有圓瓦及其他瓦片；其中有鴟吻，亦有燒成植物花紋者；且有當時所用土器破片，或鐵器斷端。此處人煙茂盛，由此可以推知。城內既經調查，更向附近散步，則見到處留有城濠之跡。此城昔爲要隘，構造堅牢，亦可知之。更察城之外側，則鏹鍊之土，日晒成磚者有之；其日晒之跡，甚爲分明。於是自西城略向西行，見有古墳；希氏曾經發掘。據氏所言謂尙未十分着手，留存如故；若余再至此地，頗願與余合力掘之。此墳成於二小突起，希氏認作二墳。但細審之，則二突起互相連接（雙墳）與日本之瓢形古墳，甚爲相似。氏所掘者，蓋其一也。墳之寬約十五米，長二十米之譜。據氏所言：謂掘之，見其以圓石壘成四角，其幅有四尺九寸五分；更掘之，則其中之石棺，以石板四枚，搭成箱狀。發掘至此，過激派蜂起，未能全掘，如其原狀云。此墳與日本對馬方面之古墳極似。以石四枚組成石棺，納尸其中。周圍以圓石爲牆，載板或其他物於上，成爲天花板；以土掩之，爲土饅頭。墓中常有殉葬物，但未達深處，照舊不動。氏謂遇有機緣，當廢續開掘。墳之位置，一面與土城相近，一面則瀕綏芬河，更可遠望邱陵；不能不謂爲饒有興味之地點。要之，與土城有足同時研究者也。

調查既終，即回寓。徇旅團司令部之請，就此附近事情，爲之講演；由旅長及其他方面招待，一同會食，傾談極暢。前數日，天氣不佳；昨今均良好，異常溫暖。

十二月六日，午前十時，余如約往地學協會訪希鬱陶氏；雖曰地學協會，然極污穢，與昔不同。自箱中出

採集品觀之，其中由土城所採得者極多。氏對之殊爲熱心，撮有照相；有瓦之部分，極爲明瞭。氏之採集品中，如上所述，出自兩土城者極多。然尙有出自奧里加附近之材料，主要爲地學協會諸君，探檢沿海州海岸奧里加時所得者。奧里加附近，自昔採銅，其跡尙在，到處留有坑口。漸加調查，其掘銅時代，似已久遠。其處有寺院所用之木魚，且有掘銅之鏃；有如木杓者二枚，分其一贈余，作爲紀念。滿洲撫順煤礦，初入日本之手，調查坑內時，亦見有木製物如杓形者；此等必大有關係。在沿海州海岸之奧里加採銅，而有此物存在，計其時代，或爲女真之世。由此以觀，其於土城，意謂當有關係。據氏之此等材料，余乃知沿海州海岸地方，古有銅坑。凡若此類，在沿海州海岸地方之文化史上，不可謂非重大之事實也。

在土城以外所掘出之歷史時代物，亦稍有之。較此更古之石器時代土器石器，亦有存者；物雖極少，然大足注意。亦有自尼古里司克出土之石器土器。土器爲破片，然花紋形式，均足參考；石器中亦有大可注意者。尼古里司克之市街，已爲石器時代之遺跡。余於各處拾得土器破片，希氏亦謂於此附近拾得者。

氏之採集品尤爲有趣者，係在哈巴羅甫喀與尼古里司克中間，烏蘇里河流域之比京，蘇江街道之尼古里司克東北，相隔約五十華里，地名伊瓦諾夫等遺物亦有之。其中有石器時代之土器石器；又有歷史時代之矛。氏謂此矛大約係十二世紀或十三世紀之物。此等材料，在遠繫哈市及尼市方面之烏蘇里流域，異常重要。此處之採集品中，更有在奧里加所採集之土器，雖皆破片，然大可參考。據氏所言，謂奧里加之旁，有衛夫人河，此爲中國名稱；俄語曰阿巴可姆夫河。諸如此類，余與氏在學術上作種種交談焉。

希氏於此處之地學協會雜誌數年前曾草一文題曰『自考古學上所見之尼古里司克』檢一冊見贈。雖爲短篇，而土城之圖亦夾入其中；且述其所見。從氏所說，則此土城爲金代古物，但西城更古，或爲渤海時代物，亦未可知。南城則以爲金人所築，其言如此。余觀此處出土之瓦及其他遺物，亦以爲創自金時；但其初必爲渤海所築，至金又復於舊址建築者。何以別之？則二城之中，南城崩壞之狀較古，其時代或當在先。此處出土之古錢，大概爲崇寧通寶、元祐通寶、天禧通寶、開元通寶之類；自西方之土城，波西氏曾掘出宋錢云。要之，此處當大加研究也。

西方土城，壁高丈八尺，寬六丈；其土壁，積土爲磚狀。此於遼、金土城見之。二城相對，當時城中必多人家；此外當有寺院及其他建物。但今則除一部分成爲市街外，餘皆衰草茫茫，爲荒蕪之地；石碑以及石人、石獸之跡，亦且無存。惟南城之中，僅見碑文之基石而已。波西氏作文之際，所謂城外周圍寺院之跡，存於其地之礎石等，今大概無存；或設市場。雖熟知當時情狀者，亦僅能知是在彼方或在此處而已。故欲調查此地時，無論如何，除往哈巴羅甫喀或海參崴博物館，調查其物品外，別無他法。自此出土之古物，其完好者，大概皆在哈巴羅甫喀及海參崴博物館。試觀二館之採集品，則渤海時代或其以前之物，及金代舊物，均集於其中；此間所有之碑文及其他瓦石，今皆運往海參崴或哈巴羅甫喀博物館。由此觀之，則尼古里司克附近之遺蹟古物，非常珍貴。而尼市自石器時代迄於歷史時代，爲此地之文化中心，亦可知矣。又在石器時代，綏芬河較濶於今日；尼古里司克周圍，當必以水環之。自當時已有相當居民。至歷史時代渤海之際，大爲發展而成殷

盛地方；中更遼金—女真等，意必更加茂盛。此處有大土城、石人、石獸、石碑等，亦相當存在。且觀寺院及建築物之多，此處在昔如何重要；且係文化中心，爲繁茂土地，可以知之。波西氏於黑龍州學會之報告，載有土城分布之論文；其中有圖。據其論文觀之，自北滿洲之一部至烏蘇里江流域；尼古里司克，實爲土城分布之中心。自此往烏蘇里方面，及西往吉林，土城極多。詳言之，自牡丹江上流之寧古塔起，至松花江流域阿什河附近；更至烏蘇里河之西，土城到處分布。然東方分布至何處爲止？據波西氏所見，謂東方固有土城；然至沿海州海岸奧里加而止，其東不復見有土城。此實大可注意。若此情形，東起奧里加附近，西自寧古塔至阿什河附近，見其分布；夫然，則尼古里司克適爲中心。蓋尼古里司克，爲此一方面土城分布之中樞。觀土城之分布，實足示渤海及金—女真等雄飛之跡，甚足資爲參證也。

其三 渤海東京之遺跡

此間土城，疑始於渤海時代；至女真時，殆復加修築。大抵渤海時代故物，至金修復，此說大概不誤。夫使尼古里司克之土城，果爲渤海時代之遺物；由此等文化的遺蹟思之，當時必爲名都無疑。夫然，則此地又屬當年之何處？余疑爲與渤海東京龍源府有關之土地。若使尼古里司克爲渤海之東京龍源府，則流於其側，注入日本海之綏芬河；當時與渤海交通之日本，於往來之點，關係極深。那珂博士於東京地學協會之地學雜誌上，曾謂渤海東京，即在海參崴附近。而鳥山文學士，著爲『渤海考』，曾駁那珂博士之海參崴說；謂海參崴附近，土地狹隘，無可建立大都如東京者。余於此點，亦曾疑圖們江流域之琿春附近，以爲係東京土地。余

又嘗觀朝鮮咸鏡北道清津以北之富居地方，古墳極多；自其古墳之形式，土城等思之，以爲渤海之東京龍源府，在此一帶，而曾加以考證。此等古墳及土城爲渤海時代物，自無待論。但今觀尼古里司克土城，其規模之大，與其爲附近土城之中心；以及地形之雄偉，占交通之要衝；文化遺物，較諸其他土城，種類既多，而技術亦進。由此諸點思之，此間之土城，決非曩爾可比。余故以爲渤海之東京，殆即此尼古里司克也。

又據理學博士和田雄治氏，日本海流調查之結果。若自海參崴附近開船，倘竟顛覆，自不待言；若隨天然之海流而行，可抵日本之能登或佐渡等處。渤海人民，當時多漂流至此等方面，爲歷史上顯明之事實；與和田博士學術上之調查一致。由此點觀之，則尼古里司克附近，適當渤海之東京龍源府，初無差誤。或有一說，謂綏芬河，在昔當即爲率賓河。夫然，則唐代河海當時之率賓府，必在綏芬河近處；尼古里司克，爲其時之率賓，不能謂與東京龍源府相當。此說雖非無理，但外此無若是偉大之土城。其周圍有許多土城，配置有如羽翼。其土地之廣大，山河之形勝，又向渤海上京——即往寧古塔方面，極爲便利之地。由此思之，則考古學上，歷史地理上，此地實當渤海之東京龍源府，毫無疑義矣。

更據希鬱陶氏之言，謂綏芬河對岸丘陵之上，有利用天然地形築爲山城式之遺跡；此城與前述之西城南城相合，非雙城而爲三城。余未往觀。以當時過激派於附近出沒，時或遇險，故渡河頗非易事。希氏謂此土城之中，亦出有開元通寶、崇寧通寶等古錢，約有五種。據氏研究之結果，此城之時代，去金不甚相遠；元朝亦似加以補葺而利用之。要之，在金朝，合三城並用；若河之北岸雙城不利時，則退往對岸之山城，整頓軍備。

故此城當爲其後所築，即三城之中，對岸山城爲最新之說是也。要之此三土城，非合併研究不可耳。

更與希鬱陶氏爲種種談話後，先歸宿舍。今日天氣，與昨完全不同。寒氣大增，至於飛雪。回寓後，更往訪中國人之老於尼古里司克，而多所聞見者；就詢附近一切事情，所得甚多。其次乃順便涉獵書坊。初意此處多少有讀書人，必有相當之書籍；乃竟不然。書坊中除中小學教科書外，不過小說之類；與哈巴羅甫喀及海參崴，大異其趣。除從軍士官取爲娛樂之書外，無足觀者。但既入書肆，勉強尋其書架，不過買得『愛加台里那女王傳』或『高歌里之文集』等而已。若以此事言之，毋寧往古董鋪，反可得珍奇之物。近來以戰亂之故，俄國之官吏軍人，非常窮困；其結果，出所藏者賣之。其中較多有趣之物，但價極昂云。勳章或沙貝爾，亦均出賣；書籍之類，間亦有之。余就其中，如俄國古代文學史及其他種種，盡力所及者購得之。而俄人今日如何困乏，即此可知矣。

回寓後，晚食訖，閒談之中，自車站來電話，謂汽車已自西來，請余乘車。苟遲則多不便。故在大雪中，立駕摩托往尼古里司克車站。汽車已到，而各室皆滿，曾無隙地。幸來自赤塔之乘客中，有中村摩托車隊長，讓坐與余，因此僅能搭載。午後八時二十分車行。翌日午前三時左右抵海參崴。其時汽車出軌，不能復進；幸未傷人，尙稱運氣。欲有所告急，以在途中，電話不通。當是時，中村大尉長於機變，乃使兵士爲駕摩托；余乃與吉田從卒同乘，始獲回寓。

第十四章

一 自海參崴向東京

十二月七日，有約在軍司令部講演。午前十時半起，爲種種準備。午後一時赴軍司令部，以『後貝加爾、黑龍、沿海三州民族之狀態』標題，講演約二時間。既畢，余乃往東洋學院、兵站部，及此外之學校，迄今相與往來之學者等，以及種種方面，爲告別之周旋。乘暇，則往觀書肆。今夜高柳少將等爲余餞行，互相惜別。

十二月八日，東部西伯利之旅行告終；今乃漸爲歸國乘船之日。早起出門，午前八時，訪阿塞奈夫氏，述告別之意，更相約爲種種調查；關於將來之通信及交際等，亦復談及。復就前數日在尼古里司克所調查者，相與交談。留此之日，承其種種好意，伸謝而別。

回寓後，整頓行李。午前十時，迎者已至，余即上船。高柳少將及諸氏，至埠送行。余所乘舟，曰新高丸。正午啓旋。船客有工學士吉滿氏，相談頗愜，足慰船中岑寂。憶余渡日本海而至海參崴，爲六月十三日，迄今已在半年以上。跋涉熱砂如焚之沙漠，寂寥無人之曠野，榛莽無路之山谷，沮洳泉濕之水澤等；寢處於異人異俗之間，或出入瘟疫流行之地；冒幾多困苦艱難，幸而獲濟。雖余自身，亦不能不喜其幸福。此行責任，爲多年目的之東部西伯利人類學、人種學、考古學、土俗學等調查，在學界爲重要之任務；而行之竟無遺憾，得意外之。

結果者，亦復不少。此余所竊爲滿足者也。

船橫斷日本海之八重潮路。十日午前十一時，至敦賀。今日與海參崴出發時大異。天候險惡，大雪。船既渡日本海，將入敦賀灣，泊埠須相當時間。由此觀之，敦賀港與沿海州之航通，如何便利，可以知之。敦賀灣，如天然溝渠，延長而灣入；船行其間而入內部。昔之小船，更形便利。自渤海當時，此地爲日本海之要津，時時與北方民族交通，良非偶然。於其他日本海港，求其類例，則鹿兒島灣，甚爲相似。入鹿兒島灣時，左右長見丘陵，繞櫻島等而行；敦賀亦然。山陵突出，直延至金崎爲止；船行直入內部，與鹿兒島不相上下也。

在敦賀上陸後，投宿大黑屋旅館。大阪每日之特派員，或大正日日之特派員，知余歸國，至旅館訪問。天氣益冷，大雪紛飛。旅行中之採集品，與夫所買之圖書，非送往東京不可。但昔在哈巴羅甫喀所造之箱，大部分已壞，故須於此處整理，重新包裝。余乃整頓種種採集品，如樺木船及此外土俗品之類；許多圖書，亦各加拂拭。呼運送店人，一一換裝箱篋，費時不少。十二月十二日午前汽車，自敦賀出發；在米原換乘東京車。十三日午前八時，無恙至東京驛。前後七個月之旅行，於此乃告終結焉。

第十五章

一 薩哈連州之探訪

其一 自東京至亞港

余於大正八年旅行東部西伯利各州，爲人類學上種種調查。所得之結果，既如前章所記。以其關係，余更欲調查沿海州、薩哈連州——庫頁之北部，俾前所研究，更加確實。故於大正十年六月，再上遠征之途焉。

六月二十四日午後十時十分，車發上野驛而向青森。此行有人類學選科生宮坂光次氏爲伴。翌日午後三時一刻到青森，下車乘船。午後五時啓旋，渡津輕海峽。九時十五分到函館，即上陸。十時一刻車發，翌日至小樽。

自小樽乘陸軍用船東鄉丸，向薩哈連，船須明日啓旋。故利用其時間，與宮坂氏乘車至手宮之有雕刻文字處觀之。其地在小樽公園之麓，面臨大海；昔年鑿開海岸時發見者。石刻在橫穴中之後壁。就文字而言，有種種學者之說。余以爲係維格耳文字以前之古突厥文字；但其發音，當爲通古斯言語。余之理想如此。大正二年十月發行之『歷史地理』第二十一卷第四號，題曰：『北海道手宮之刻石』，業已發表所見；嗣又於『東京理科大学紀要』亦曾發表，茲不詳述。但小樽之位置，爲與石狩川口相近之一灣；其灣口向北，自然吸收北來之事物。以此關係，古來此灣及石狩川口附近，極有人種的關聯；觀『日本記』所書之肅慎、渡島蝦夷等，足以證明。又小樽巖窟中，靺鞨人雕刻古突厥文字；而石狩川流域一帶，或有環狀石垣之遺跡，或有土城存在，與此亦有甚深之關係。於北海道蝦夷之研究，同時連結北方與夫北海道，甚多興味；從大陸方面觀之，益覺可信。今日與宮坂氏逍遙於刻文之巖窟及其上之公園，遂過一日。

翌日與宮坂氏同乘東鄉丸向北庫頁。船中乘有許多北庫頁之瓜代兵。同乘中之主要者，爲仙波中將，運輸部長莊田少將；此外有平田大尉及參謀齋藤氏等。船中種種談話，航海極爲愉快；且海上無風，波濤不起，愈足以悅乘客也。

廿九晨抵薩哈連之亞歷山羅夫克港（亞港）。此處與途中相反，浪甚大；以划船上岸，非常困難，以漸達於海岸。埠上已有薩哈連派遣軍本部之摩托來迎，與仙波中將同乘，而投旅宿。

其二 亞爾古之調查

初抵亞港之日，一無所事。以過客酬對及瑣瑣，而費一日。

三十日，仙波中將與余及宮坂氏，同坐軍司令部之摩托，午前七時出旅館，往觀亞爾古之基里亞克村落。亞爾古村自昔爲有名之基里亞克部落，去亞港最近。至其地之中途，有一山，山上近開新路，其旁並通鐵道。道路適跨山谷，摩托遵道而行；左右皆爲針葉樹林，有鬱蒼之致。其附近因野火而燒卻，又以開鑿道路而伐去者甚多。若是之森林地帶，或其燒廢之光景，左右顧盼。行約十八華里而下山，即亞爾古部落矣。

亞爾古爲海岸之荒村，基里亞克人約有三家；與日本人之假小屋相似者，有四家之譜。有小河自山根湧出，橫斷村落而注入海中；基里亞克即住於小河之側。

此處之基里亞克，大爲俄風所同化；近又以日本人來此，亦略帶日本氣息。但自大體言之，則尙存有基里亞克本來之風習。房屋爲校倉式。其中有牀，供寢處之用。其風俗爲基里亞克所固有，亦有類似俄人者；乞

得日本夫役之衣服，而著用者亦有之。

大致庫頁西海岸之基里亞克，爲俄羅斯化者甚多；此地亦然。昔日亞爾古之基里亞克村，非常繁盛，不知何時漸就式微。今所存者僅有三戶。於此處種種照相，且採集土俗品後，沿河前進，離卻此地。

河緣今有鐵道。夾岸皆針葉樹森林，異常繁茂。河端多生款冬，且極大；於此添一種景色。昔文化、文政時代，日本旅行者經由庫頁，見款冬之大，多以爲異。余初至庫頁，於訪問基里亞克之第一日見之，覺其異常有趣也。

以漸進行，日本工兵隊，以鐵道工事之故，來此附近。人夫所住小屋，到處見之。伐木之音，敷設軌道之狀況，歷然可以聞見。在日本兵工隊之工作場，進午餐後，再登山道，漸上至於絕頂。少息，而就下山之途。既下山，地形一變而爲平野，即子母河上流。子母河由此發源，遂注入俄古資克海。其上流地帶，道路左右，針葉樹繁茂，甚爲壯觀。進行稍久，遂達台賴本司古埃。

台賴本司古埃，爲俄人街市，在庫頁爲有名之街衢。街形爲直街，極爲廣闊。此處雖爲街市，而居民營牧畜或操農業。有大教堂，亦有日本守備隊。於此地少息，即取原路而歸亞港。

至台賴本司古埃往返之途中，山上到處望見野火，濃煙猛烈。此火爲誰人所縱，雖不可知；而可愛之樹木，燃燒有如火龍，觀之可怖。余車時時突火而進，甚爲危險。庫頁爲富於森林之地，而野火極多；以故損失極大。是否俄人放火，雖不可知；而時時有之，可謂爲玉石俱焚之辦法。職是之故，宜注意勿使燒盡薩哈連之森。

林地帶，使庫頁而無樹木，則其價值必爲之減殺。車中與仙波中將言及。於午後三時，復抵亞港。豫定明日坐船向沿海州，歸後即爲之準備焉。

第十六章

一 大陸薩哈連之探檢

其一 台卡司脫之豎穴

七月一日午前九時，辭亞港，再上東鄉丸。此行余與宮坂氏外，有仙波中將、莊田少將、亞港運輸派出所長等之一隊。前日到此時，海上有風，上陸困難；今則波平浪穩，但甚寒冷。午前十一時拔錨，向對岸之台卡司脫。出口後，海上有霧。溫度爲華氏四十八度。船橫渡韃靼海峽。午後五時，到台卡司脫。今夜不上陸，即臥於東鄉丸之客室中。

二日朝飯訖，余率宮坂氏上陸。台卡司脫，係法國船長拉貝爾至此時所命名，蓋地以人名而傳者。其附近，隔韃靼海峽，與庫頁相對。以此方面言之，實爲屈指之良港。但爲丘陵地帶，四無人家。周圍蔽以森林，爲寂寞之境。向庫頁之一方面，樹林燒卻，餘者不多；俄國建物，僅存燈臺二三，及巡警駐房而已。其燈臺守及警官，均爲巴爾丁珊所殺；惟有一燈臺守幸存。其主人亦遇害，所存者惟妻女，至爲可哀；以故此地無一俄國人家。

僅留燈臺日本守備隊至此到處張有天幕台卡司脫灣悄然入海到處見有島嶼景色既佳而作爲泊船處亦爲良港。此地在將來當大有希望也。

余欲調查此地，乃西行三數里而達於小河。豫料其處必有基里亞克人，然竟無之；於是使來此操漁業之俄人，往呼附近之基里亞克。適此地有橫濱人某氏，造有假屋，携眷同操漁業；余至其家，而大雨忽降。未幾，俄人率基里亞克人二名來此。詢之，知爲雞棲湖附近馬林司左岸海爾馬之基里亞克，以漁業來此者。乃測定其身體，又就而爲種種調查焉。

於丘陵上發見一豎穴，爲石器時代物無疑；狀如摺鉢，在丘陵之面海處。調查訖，乃訪軍政廳之派出所。此地附近，如前所言，森林極多；蓋以錫赫特山脈沿海而行，蜿蜒不絕之故。自台卡司脫至雞棲湖間，約四十華里，殆均爲森林所掩蔽也。

搭乘至此之東鄉丸，余等上陸後即出港；代之者爲中華丸，余等遂去台港而上此船。台卡司脫將來既爲有望之土地，且自昔即屬有名之處；但在落於俄人手中以前，世人幾盡付諸等閑。其時有名多八灣者，在此地之東北，爲交通上必要之地。由該處將小船扛過多八嶺，浮於流入雞棲湖之多八河中，然後出雞棲湖而往黑龍江；多八灣雖爲小灣，但作爲當時獨木舟之碇泊地，實爲適宜。自灣至雞棲湖所隔之多八嶺，爲沿海州海岸南北行之錫赫特山脈最低處，易於上下；且兩方水路連絡，爲距離最短之地。當時土人，着眼於此，以此爲日本海與黑龍江間唯一之交通大路；觀聞宮林藏氏之『東韃記行』，可以知之。聞宮氏自北庫頁之

奴台脫渡過海峽，至多八灣，取上述之路徑而出黑龍江。當時土人之舟，輻輳於多八灣，氏曾記之。又言此處負舟上山，而對面亦負舟下山來此，往來極衆；既下山，有一小河，推舟其中，即至雞棲湖。以此便利之故，昔日土人，僅來往此處；而今之台卡司脫，因無人過問。今則台卡司脫，爲此方面海路之中心；多八灣棄置不顧。然台卡司脫，爲汽船碇泊地而開闢者；若言昔日獨木舟之交通，則仍以多八灣爲便利也。故多八灣，實爲當時土人之中心。台卡司脫，今無基里亞克人；惟以漁業之故，暫時由雞棲湖方面來此。台卡司脫背後之丘陵，今爲森林地帶，在昔更爲茂密，必係與雞棲湖連絡之森林地帶；故通過此處，極非易事，蓋必無道路也。今日自台卡司脫通雞棲湖之官道，俄國費數年之力，斬伐林木，僅能通行。此道未開之先，爲森林地帶；除經由多八嶺外，別無他法。該地不僅山低路近，且有小溪，沿此溪流，當亦可以來往。似此情形，台卡司脫，雖久經棄置，然觀此處存有豎穴，則在使用石器之古代，有人生活於台卡司脫邱陵之上，可以知之。故據豎穴之發見，更可推想及此也。

其二 自台卡司脫向尼港

中華丸拔錨後，正午離台卡司脫，漸向韃靼海峽進行。自甲板上展望，庫頁島橫於右側；左爲沿海州，即今之薩哈連州，蜿蜒不斷。庫頁方面，其地平線坦然在水上，不見有何高起之處。蓋沖積層，向海岸發達，雖有丘陵，亦復甚低；但其間時時見有突出之部分。大陸方面，則以森林掩蔽之丘陵，非常發達；到處見有高峰，如山如卡子者亦可見之。所進行之海峽中，土洲非常發達，操舟異常危險；故余等一行，亦以俄人之領港，僅能

通行。近黑龍江之河口，尤爲危險。途中見日本汽船，有攔淺於洲上者。韃靼海峽，一名間宮海峽，即在昔文化朝代，以間宮林藏氏過此而得名。海峽如今所言，洲灘極多，或深或淺，航路不定；通過此地者，非領港人不可。若冒險行舟，動輒有攔淺之慮；故行舟非常警戒。在庫頁島與大陸薩哈連之間，忽左忽右，乘潮而轉；其狀況亦一大觀也。午後八時近黑龍江之河口，碇泊於此者一夜。

翌朝，中華丸始溯黑龍江而上。左右一帶丘陵，非常發達；或爲童山，或爲林莽。有俄人房屋，亦有新來之日本人家，到處可以見之。午膳十一時，抵廟街。時稍降雨，波浪甚烈。余與仙波中將等，共乘划船上陸，且與中將及宮坂氏，同赴出迎之島田商會主人宅。午飯訖後，乘摩托車，一面聽島田氏之說明，巡覽雨中之尼港街市。市中曾受巴爾丁珊之慘虐，其狀況實不忍言。所見之光景，以視余前年來此時，大不相同。木造之建物，燒失無遺；惟煙熏之磚牆尚在，徒見四壁而片瓦無存。河岸之奴貝爾司基記念碑，聳立如故。河岸有大寺，爲廟街之壯觀者，今已全燒，無復痕跡。日本領事館所在之街，兵營故址之瓦房，僅有留遺，此外已無一物。其變化實爲可憫。奴貝爾司基氏校倉式之故居，亦焚卻；惟橫陳其處之大礮，在淋雨之中而已。日本領事館等，亦爲攻擊之中心，故蹂躪尤甚；到處祇見瓦礫。當時余與領事共語，所稱美之館後園林，一館之庭園利用作爲觀覽，古森林遺物之白樺林——其白樺之樹，枝葉萌芽，似語當年舊事；對之不勝追懷之念。由此思之，巴爾丁珊之狂暴，實非常軌。余追想昔遊，爲之對照，幾疑置身於別一天地之中也。

今夜宿島田氏家。十二時頃就寢，窗外雨聲不斷；荒廢之廟街，更覺增旅人之感也。

七月五日晨起，以麪包爲朝食訖，出門。昔今二次，均爲島田氏所招待，不勝感謝。往運輸部派出所，已爲準備小蒸汽船，遂向下流梯奴羅夫礮臺。此亦余前年足跡所至，爲俄國在黑龍江河口設礮臺之地；今余乘船復往，目的在昔年所調查者，更欲詳細求之。此處亦受巴爾丁珊之禍，與昔年光景大異。兵營所在處，爲彼等所猛攻，彈丸之跡，到處留遺；建物之類，盡情燒卻，淒涼狀態，不勝今昔之情。惟石器時代之遺跡，自昔有之；且近來日本派遣軍，以修復從前道路之故，到處開鑿，而遺跡更爲顯露。於此處採得石器及土器之類。梯奴羅夫調查既終，正午再乘汽船歸廟街。聚集來自各處之基里亞克人，調查攝影，而從事於其研究焉。

余意由此溯黑龍江，有名之奴兒干都司遺蹟所謂帝爾者，復加調查；然後出雞棲湖，越錫赫特山脈而出台卡司脫。一行之中，仙波中將，本亦與偕；以略覺感冒，遂不加入。乃與莊田少將及運輸部派出所諸君，一同出發。

其三 重訪帝爾

載余等之船，爲德國所造，約百噸之小汽艇，今名曰尼港丸，爲運輸部所用者。午後三時半登舟，四時解纜，漸溯黑龍江而上。前年旅行所見之丘陵或人家林木，以次送迎而前進。更憶當時俄國考古學者他那愛夫氏之引導，與石田副領事及島田商會諸人共往之處，即石器時代之遺蹟，遙加眺望；而思及同遊諸子，以巴爾丁珊之亂，化爲不歸之客。獨余一人，依然過此，真有物在人亡之感；回想當日，蓋不覺其暗淚沾襟也。

今夜投錨於馬哥上流約二十英里處。太陽至午後八時始沒，而餘暉尙留於西天；至九時半，始爲暗夜。余於是不覺此身爲朔北大江之客，蓋不能無所感喟焉。

七月六日午前二時，拔錨溯江而上。目的在往帝爾，未幾已至，即上陸。在此調查，約費二時有半。更往前年所到之基里亞克人家，從而寫真，從而測定，調查種種。又登永寧寺遺蹟，當時石碑所在之丘陵。其上之寺院，前年以巴爾丁珊之故，亦復荒廢；大失其莊嚴之狀，爲可憐狀態。寺中僧侶及其子女，均遭屠戮；寺鄰有小兒二人，方倚窗而望者，當時幸免於禍。昔年來時，余在寺中休息，且進午餐；談石器與夫土器等事，又讓得其古瓦。今則其人已杳，而四圍光景，亦復全非；附近之俄人，亦均屠殺。今之居民，已非昔日之人；於此尙能生存者，大概屬於過激派，蓋無處不令人感慨也。

在帝爾調查後，又採集種種，然後上船。余等既返，船即拔錨，重復進行。將至米哈羅司古埃，有蟲飛來，狀如小蝶；食時飛入碗中，飲時則擾人口鼻，至爲可厭。此蟲亦爲閻宮氏『東韃記行』所載。百年後之今日，狀態正復相同。自上船時，即覺氣候稍寒；閻宮氏過此，亦爲七月，所記亦言寒冷。今余至此，節候相同，爲蟲所苦，且覺天寒；故不由憶及閻宮氏旅行之日矣。

船漸進行，縱覽兩岸之村落，及所繫之舟。於午後八時半拋錨，去馬林司克約十二英里。

七日有濃霧，不辨南北，不得已，停舟待其開霽。至午前六時，始晴朗，乃開船。七時二十分，尼港丸來迎，二船前後進行。八時二十分到馬林司克上陸，於此與同行告別。同行中之主要者，此後尙須至蘇菲司克。余無

須前往，自此向雞棲湖，由湖繞向台卡司脫；故參謀中村氏外二名與余及宮坂氏，別成一組，搭火油汽船，從馬林司克出發。

其四 自雞棲湖橫斷森林地帶

八時五分辭馬林司克，由黑龍江轉入雞棲湖。惟見天水茫茫，遙相連接；孰爲湖水，孰爲江流，無從區別。比其入口，望見右側之海爾馬及基里亞克村落；其後乃漸入湖中。

雞棲湖以前日之雨，湖水頗深；然其深若干，不可知。平水時，深處至一丈以上，淺處約五尺云。惟天旱之日，則減水，最深處不過八尺；故淺處不易行舟。湖面極濶，直徑有十五英里，漫漫如鏡；西方有一高山，翠影映入湖中，風景佳絕。火油船漸向湖心，而水中有大魚躍起，幾欲飛上甲板；蓋以水淺，魚觸舟身，驚而跳起者；由此可知湖中之多魚矣。午前十時二十分到雞棲。上陸後，其地爲丘陵，針葉樹極多；有日本守備隊在此，伐而開之。其旁有類似基里亞克漁舍者二三家。一行於此午飯訖，乘轎車往台卡司脫；時爲零時四十八分。道左右皆針葉樹林。數年前，俄政府伐林以造道路；故道途頗爲廣濶，直通車馬，一無阻礙。行行復行，左右均爲密林，鬱乎不知所屆！過此地者，有一種嚴肅而爽快之情。密葉交柯之間，松鼠跳踉，鳥聲時囀，林木返響；所謂深山幽谷，使人起肅然之感。又到處見有熊之足印。聞四五日前，有將校過此，忽與熊遇，此在日本所未聞者也。森林爲錫赫特山脈大森林之一部，前途不知所止？若在此中迷路，其勢不能復出。余身當其地，有一種幽玄之想，不可名言。此中絕無人家，蓋伐開森林而闢道路者，其無人煙宜也。

從森林間經無人之道路，以次前行。午後四時十分至一處，曰中繼場所。少息後，復出發。至千里嶺，森林漸稀。午後七時半，到台卡司脫；自雞棲湖畔至此，約十五英里。如此長途，知皆橫斷森林地帶；不僅此一方面而已。錫赫特山之一脈，蜿蜒無窮。觀此，則沿海薩哈連州之富於樹木，可以知矣。

第十七章

一 再至北庫頁

其一 亞港附近之調查

既至台卡司脫，余等立即上東鄉丸；此船已先至，專待余等一行者。次日午後八時，拔錨往亞港。是日海上平穩。七月九日晨抵港，立即上陸，仍住前此之旅館。余與宮坂，即往附近調查。在耶教堂之丘陵側，發見石器時代遺蹟，自其處採集石器及土器；乃知此地附近，亦存有石器時代遺蹟。今日主要以調查此地附近，費去一天。

翌十日午前，與宮坂氏同往昨所發見處。其時適遇札幌大學之井上氏，與之同行。就地質上大得便利。此處有名維奴古羅夫者，爲耶克脫人，係通古斯酋長，自亞港來此；就詢通古斯或基里亞克諸事，大得利益。此人頗明理智，不可多得；俄語極擅長，能自由讀俄國書。機緣尤巧者，則子母河守備隊長室岡大尉及加野

阿守備隊長太田少佐，亦在此間；明日將出發，勸余同行。余固全賴此等人照料者，同行固所願望；而一齊出發之議，忽已成立。又昔年余調查南庫頁波羅河方面時，大加照拂之成富其人，亦來此地；又從此君得有便宜種種談話。今日就子母河流域及基里亞克之調查，爲之準備，費卻一日。

其二 子母河流域之探訪

子母河與波羅河，爲庫頁之二大河流，以聳立庫頁中央之分水嶺爲界。波羅河自北而南，縱流庫頁島。子母河則自南而向東北，橫斷北庫頁。均爲庫頁土人棲息地之中心。各種民族，多集於河畔。余昔年旅行南庫頁，調查波羅河流域；今則以子母河爲主而調查之。

七月十一日，漸上子母河流域調查之途。午前七時半以後，乘摩托出旅館。同行者爲宮坂氏、室岡大尉，及太田少佐。車經第一亞爾古，及第二亞爾古而登坡嶺；下嶺以後，正達河之上流。時天氣不佳，方降小雨；道路泥濘，進行不易。不得已，即至台爾賓司古埃守備隊長宿舍。午食訖，訪近處農事試驗場調查之。然後返至台爾賓司古埃。今日關於子母河流域之調查，整理種種記錄日記，費卻一日。

十二日午前八時，去台爾賓司古埃，沿子母河而下。余等乘馬車，行於森林間開闢之道路，故與旅行森林地無異；左右觸目者，惟有樹木。途中有俄人村落，約三十戶。更進至烏司加下車，此村臨子母河之支流。俄人約有十四戶，種燕麥爲生。十一時五分，至司拉塔部落，下車午飯。此處有俄人約十七戶。河岸有基里亞克人之村落。約十二時離去此地，通過森林者數里。其間略有村莊。午後三時抵亞丹子母。

亞丹子母者，爲子母河乘舟最初之處。自此以上，水淺而急，通舟頗爲困難。舟自此發，則以次下子母河，可直至俄古資克沿岸。此處之土地，非常開闢，俄人達三十戶；有教堂，有學校，蓋秩然之鄉村也。移居此地者，俄人中亦多爲南俄之烏克拉人；可見烏克拉式草房，與夫汲水之高架吊桶等習俗。其人皆牧畜牛馬，種燕麥及馬鈴薯。此本基里亞克棲息之地，漸爲俄人所迫逐，今皆避往下游。俄人自庫頁西岸，漸次移植；而子母河畔之亞丹子母，可謂爲彼等最終之開拓地。余到此之日，適見俄國祭祀；村中男女，盛裝跳舞，異常熱鬧。

亞丹子母，如上所述，爲發舟最宜之處。子母河至此，兩岸開豁，河流亦緩。河幅約二百米。吾等一行，自此乘舟出發。駐屯此地之守備隊長，爲之準備船隻，共雇獨木舟十二艘。舟子爲基里亞克人，約十五名，中有兒童二人。乘客爲余及宮坂氏，守備隊長之外，有少尉某氏及兵卒四人，各自分乘。今晨天氣晴朗，人皆鼓勇。午前十時半，出宿舍上船。

兩岸有柳及雜樹，眺望宜人。順流漸下，有比爾包、古姆拉等基里亞克村落。近處多燕子，皆在河岸土中穿穴爲巢。舟行相近，則穴中飛出無數，亂舞於舟之前後，實爲奇觀。蓋可方諸人類之穴居者。又兩岸高崖之上空，有鷺鼓翼而飛，此景非北方不能見也。漸進至梯來阿村，上陸，此亦基里亞克居住地。要之，亞丹子母之基里亞克，當以此處爲根據。余欲從而調查，故登岸。人家有數戶。其構造爲校倉式，亦有高倉；蓋頗留有古風也。

梯來阿村之基里亞克調查既終，又乘舟向下流而進。十時左右，停舟於姬里阿及維爾克林村之間。十

二時解維前進。途中遇陸軍軍醫，以有公務，自子母河之河口，名爲奴意阿地方，乘獨木舟來此；雙方相會，種種交談。擘舟更進。午後一時半，到維爾克林。自亞丹子母至此，凡四十二華里。此處爲基里亞克村落，俄人惟一家，以牧畜爲生。余本欲在此上陸，但以歸時可徐徐調查，故不果。近處河底，極多鳥貝，可自水面望見之。

漸進至善布尼河南方約六華里，舟泊灘上。子母河愈至下流，愈多迂曲。此等處，所在均有沙灘，灘皆平坦，宜於停舟休息；故來往此河者，皆利用沙灘，於其處上陸，以就食宿。當是時，牽舟置灘上，徐徐操作，是爲慣例。余於子母河下航之第一日，即於灘上張天幕而寄宿焉。

旣在灘上爲野營，而有無數蚊蟲來襲，頗不可耐。在庫頁等處旅行，多爲蚊蟲所苦；而此處特甚。意殆以兩岸皆森林，故蚊多如此。基里亞克稱此地曰太來彭道克。

十四日晨起出天幕，烈風大雨。午前七時，大衆皆醒。蚊蟲羣集，咸爲之不耐；其於人體，不擇地而刺螫。余等以巾蒙面，帶手套以禦之；此外更無他策。正在苦惱之中，天候漸次回復，雨亦停止；遂於午前九時出發。

愈向下流，左右光景與昨相同，皆鬱然森林地帶。沿河多柳。河水常洗岸脚。初生之柳，沖刷而去；沖去再生，生而復去，其狀態如此。要之，近處柳樹極多。觀渚中有大熊足跡，由此知附近有熊棲息，時來河畔捕魚。河岸之崖，見有煤層露出處。

旣而至弩因河之合流點，此河爲流入子母河各支流中之最大者。此處河岸，亦見煤層。昨所經過之處，已不見基里亞克土人分布；今日所經，全未見土人房屋。自此以下，舟行蓋在無人之境也。

十時五十分，復停舟灘上而進午餐。其時測定舟子身體，且爲照相。已而舟行，而天候又變；以急於上途，乃於午後一時冒雨前進。天雨忽霽，行者皆喜，忽忽下江。左右森林，闕無人影；惟樹木矗立無語，蒼天高遠，時見白雲往來而已。目之所觸，盡屬天然，不能不委心於造化。河流照例迂折，舟行隨之，或右或左。午後六時，至巴爾加塔上流，約六里之處。

時已薄暮，或云今宵露宿於此，停舟沙灘而進晚飯；時有倡議至巴爾加塔露宿者。討論之餘，決定隨流所至，直往弩衣阿爲宜。於是中止在沙灘露宿之議，再乘舟出發。

時濃霧四塞，與黃昏之色相和；日影忽暮，已無所見，漸次增其暗黑。行舟悄然而下，使人頓生旅客之懷。幸而同行兵士，多爲北海道人，善於謳歌，破其岑寂，舟中大增興味。基里亞克人，巧於操楫，聞中順流下行。余等乃假寐於舟中，而安然入夢矣。

午前三時醒，舟方在濃霧中行，略可辨兩岸樹木。河岸雜樹密生，直至水際，陰森令人可怖。半睡半醒之間，舟益順流而下。午前五時左右，乃達弩衣阿地方。

其三 俄古資克海岸地方

弩衣阿有日本駐兵營。基里亞克稱此地曰弩衣白立克，距基里亞克之弩衣阿村尙遠；真正之弩衣阿，在子母河口附近。此間河岸漸低，前岸亦爲針葉樹之森林；而所謂珍杜拉地帶，已漸相近。此處今雖有日本兵營。然其先附近一帶，皆爲森林，伐去林木而建築者；故營之周圍，亦森林也。

余等既至弩衣阿，立訪兵營。盪漱入浴訖，心身暢適。此地除日本兵營外，一無人家。朝食訖，余與宮坂氏及梅津少尉，往距營約三千里之豎穴調查。其地爲森林地帶，而豎穴約有三十處。穴旁有穴，形似廢井。又有如卡子者，以層崖三級造成，其處亦可見豎穴之跡。卡子周圍，尙有濠溝，其地頗扼險要。調查豎穴及其卡子，果有石器及土器；顯然知爲石器時代之遺蹟。此地附近，豎穴極多；石器時代人類，當時曾爲聚落，可以知之。附近一帶，均爲森林。而觀其遺蹟之多，則石器時代，必多人居；其後無人，乃變而爲森林。由此觀之，則此地自古爲人類所居處，可以思而得之。余調查此間豎穴及卡子，費卻一日。歸營後，測定昨日未竟之基里亞克土人，然後就寢。

十六日早起。六時四十分，與卡衣阿之守備隊長一同出發；蓋欲調查卡衣阿方面之故。如例分乘獨木舟，沿子母河而下。此處河幅，約有二百米。兩岸依然爲針葉樹地帶，時於其間散見珍杜拉地帶；地勢漸變，由此可知大概。若此者更進十二華里，眼界忽然一變；而現珍杜拉地帶。見有馴鹿約二十頭，逍遙於其處，此係守備隊自奧洛甸村莊買而放牧者。廣漠之珍杜拉地帶中，忽見馴鹿到處優游，頗爲稀罕。此間一帶，尙不盡爲珍杜拉地帶，蓋森林地尙交錯於其間；於是或左或右，見森林地帶與夫珍杜拉地帶。進約六里，始出河口，此處河幅約有四百五十米。出河口後，即爲弩衣司基灣，地形一變。海岸之緣，有細砂成洲；海水浸入而成一灣，灣內水淺。在丘陵與海岸之間，砂洲發達；故狀如湖水者，到處見之。其地形與日本丹後天橋頗相似。又可見潮痕上落之處，如日本海岸所散布者。

弩衣司基灣，約寬六華里。入灣內約六華里，即至弩衣阿之基里亞克村。時爲午前十點半，在此處種種調查。既訖事，復進，遂至灣口與海相接處。其地沙灘甚高，上有北辰會分所。海中泊日本軍艦一艘。灣口與海相連處，灣內之水與海水交相出入，故浪較大於外方。其中見海豹游泳，或露首水面，或潛入波中，亦奇觀也。

舟漸進行，於沙灘之一角，有奧洛古人村落，故停舟不進，爲彼等照相，加以調查。乃復行，進向南方，至基里亞克村落曰塔卡羅者，於其處午飯。十二時半再擎舟前進。此處灣內之水極淺，水草繁茂，操舟至爲困難。水深不過一尺，舟爲泥膠，水草又從而絆之，不可復進。舟子乃入水中，推舟而行。未幾，過台克美之基里亞克村落，其南有沙丘極高。更進而至奧洛古村落曰塔基者，繫舟岸上。我等一行登陸。此村在珍杜拉之上，彼等於其間張天幕爲活，其風俗習慣，與基里亞克大異。余訪其人家，爲種種調查。乃復乘舟，午後八時，至拉里阿，爲基里亞克村。此處有基里亞克人數戶，皆相當富厚。日本於此，設有驛舍。余等上陸，即往投止，晚飯後寢。今夜天空晴朗，舊歷十日之月，皎然中天，清光滿窗，心思朗澈。緩步沙灘，不數武，已至俄古資克海波激盪之處，對月而望茫茫大海，有一種不可名言之情趣也。

第十八章

基里亞克與奧洛古人（奧洛匈）之居住地

其一 珍杜拉地帶之調查

七月十七日午前三時起，服裝訖，四時舟發。天氣快晴，太陽已上東天，空中水際，皆呈紅色，心情爲之愉快。好風時起，且爲順風，立即揚帆，舟行甚利。須臾風息，鼓棹而行。左望珍杜拉地帶孤立之山，右觀砂岸，橫若長堤，以次前進。灣內幅約六里，其水極淺。水中生有菰蒲，有杜若花亂開於菰蒲之間。此實水鄉之風景，使人憶霞浦之潮來出島。左側珍杜拉地帶，展開平遠。其間有孤立之高山，濃描翠黛，蓋彷彿筑波山色。獨木舟分菰蒲而行，沙沙作響，使人意遠；加以杜若花之點綴，真有潮來出島之想也。

一面領略水鄉意趣，移舟進行，已至阿司加沙河口丘陵之奧洛古村落，地名烏爾堡。余乃上陸。烏爾堡一名阿司加沙村，有人家一戶，張有天幕，中住數人。於此爲種種調查，且爲照相訖，復放舟灣中。俄而風來，幸爲順風，揚帆而行，其駛甚速。十二時十分，安抵卡衣阿兵營。上陸後，至守備隊長室，種種談話後，調查兵營附近石器時代之遺蹟。兵營之旁，古時曾有土人聚落，豎穴極多。一一調查發掘，獲有土器石器。此處除日本駐兵營房外，絕無土人；但其先爲時不遠，知爲基里亞克人所居。基里亞克人之校倉式建物，其半毀者到處見之。土地爲珍杜拉地帶，到處充滿矮小植物，蓋珍杜拉地帶而有豎穴者。其間亦留有貝塚。當時居人，除食貝肉外，更以鳥獸爲糧，所棄骨殼，即爲今之貝塚。俄古資克沿岸，寒冷荒寂之珍杜拉地帶，而石器時代，人類居之，至於造作土器，可稱異趣；而昔爲聚族之地，今乃寂無居人，其例亦頗爲有味。今日至暮爲止，余均從事於石器時代豎穴之調查。天晚歸宿時，已飄雨點矣。

十八日，以調查附近之故，今日留此不去。午前八時，出卡衣阿兵營，訪其對側之基里亞克村落。此即卡衣阿土人之村莊，戶數甚多。在俄古資克沿岸，首爲大村。房屋爲校倉式，高倉亦復存在。作爲基里亞克之研究，此地周圍，實爲優秀之場所。余於此處，採集種種土俗品，調查土俗，或測定土人身體。

自此村略行不遠，似有奧洛古之村落，但余不及前往。基里亞克一方面，別無薩滿；而奧洛古之薩滿巫來此，爲基里亞克祈禱。村落之海岸，有石器時代遺物之包含層。所含遺物中，有馴鹿之角，加以鐫刻者。骨器亦混在其中。由此以觀，石器時代所住之人民，是否以鹿爲家畜，或狩野鹿而捕之，雖未能深悉，總之，於鹿角加以雕刻，而以其肉爲食物，則可知之矣。

此處調查既畢，五時回營。是夜徇營長之請，以『西伯利民族』之標題，爲之講演。講訖，更與營長繼續其不盡之詞，直至深夜。

余發自亞港而入子母河流域，見其流域及俄古資克沿岸之基里亞克；更及見俄古資克沿岸之奧洛古。子母河流域，作爲基里亞克之分布地帶，最須注意。今日在西伯利大陸及薩哈連島基里亞克之調查上，爲最有價值之處。其村落之數較多，人口亦然。且如北庫頁西岸之基里亞克者（大陸之基里亞克，自不待言），已大爲俄人所同化；但此東海岸之基里亞克則反是。其固有之風俗習慣，大都保存。故人種學上，欲觀真正之基里亞克時，非依據子母河之彼等不可。且自子母河之河口，迤及俄古資克沿岸，凡在卡衣阿、弩衣阿及其他之基里亞克，亦均須注意。其爲俄人所同化者，亦復極少。與子母河流域之基里亞克，均大可研究。

也。

俄古資克沿岸，到處有奧洛古之村落，以奧洛古研究而論，此等亦大應注意。彼等蓋在珍杜拉地帶，率馴鹿，逐水草，爲古之漂泊民族也。此等地方，於日本附近見之。在人類學上，覺其非常可喜。由此觀之，子母河流域及俄古資克沿岸，實爲表示基里亞克或奧洛古，自然生活之舞臺。吾儕人類學者，在今日文化大明之時代，乃於此等天然舞臺，見此類民族營其自然生活，蓋覺其過於所望也。

此等尙爲自土俗學、人種學上所應注意之點。更可作爲考古學之例證者，則附近一帶，且如珍杜拉地帶之中，石器時代之遺蹟，多數存在，實可驚異。以此荒寒不毛之地，石器時代極古之民族，曾於茲生息；今日之吾人，無論如何，不能料及。凡此事實，可知古代人羣，氣候土地之類，初無關係；苟可生活之地，無所不往。是不啻與吾人以暗示。今所調查之結果，以及前年西伯利之調查，同以非常有益之事實，昭示吾人也。

其二 再至俄古資克海

七月十九日，此一方面之調查，大致已盡，擬由此就歸途。清早即起，更利用出發前之光陰，從奧洛古牽來馴鹿，爲之攝影。諸事已畢，乃與兵營諸友告別；營長以下，均送至埠頭。此次所乘爲獨木舟二艘，余及宮坂氏以及日來同伴之一等卒岡田氏，共三人。天氣晴朗，灣內一無波浪，宜於操舟。

以次循來路而返，回顧卡衣阿及前此泊舟諸地而進。景色與日前無異，水鄉情趣，蓋數見不厭也。約行廿餘華里，至驛舍曰愛奴瓦，泊舟，進朝食少息。此地亦在珍杜拉之上，有兵二人在此，管理日本陸軍之輸送；

至冬令則此處爲糧路之驛次。土人不在附近，居此者惟日人而已。去愛奴瓦少進，至前日上陸之奧洛古村。村前水面，菰蒲叢生，杜若花錯雜於其間。舟行寂寥，大足慰藉。菰蒲之中，時聞鳥囀，使人有霞浦方面水鄉之感。昔日隅田川之河口，風景亦復如斯。若余操當年之業，必向基里亞克，問其鳥名。此處爲奧洛古海岸，依然之堤防，與大海相隔；堤內爲灣，水波不興，如在關東海岸，宛然行舟於沼上也。

舟益前進，至大旗驛舍，是亦陸軍驛次，有日本兵二人駐此。驛旁有基里亞人村落。此處之基里亞克，亦爲舊來之風俗習慣，乃停舟而調查之。自此出發，遂復至灣與海相連之處。如前所述，海水不斷出入，波動極甚，水又漸淺，操舟困難；於是一如塔卡羅附近，操舟之基里亞克，自舟入水，從後推舟，僅能前進。

過此漸進，遂近弩衣阿驛舍。其旁有弩衣阿之基里亞克村落，其習俗亦爲古風。於是上陸，晚飯訖，調查土人後，復前行。未至此地以前，見基里亞克乘獨木舟而捕魚者。其法樹椿二根，張網其上，驅魚入網，從而捕之。間宮林藏氏之『東韃記』亦載此事，其業迄今不衰，亦能捕得相當大魚，如鮭、鱒之類也。

舟漸達弩衣阿，太陽已西下；天光映水，有微雲飄蕩其間，蓋勝景也。俯仰之間，十四夜月，已浮於東方波間，寂然之海，受其光華，金波蕩漾，獨木舟經行其上，景色殊異。基里亞克漁人之歸舟，往來相錯；其面目在月光之下，彷彿如夢。余徙倚舟中，仰望月色；而余舟已泊弩衣阿兵營所在地。於此上陸，已爲二十日午前零時十分。月在中天，蓋已夜半矣。守備隊長室岡大尉，不寢而待余來；至營中略談，乃歸寢。今日行程爲百二十華里，始終在獨木舟中。

第十九章

子母河之溯航

其一 自弩衣阿至菩布尼

七月廿日，爲溯航子母河之日。早起，利用出發前之時間，調查兵營附近之豎穴。既畢，遂於午前十時廿五分乘獨木舟從弩衣阿出發。中隊長及其他將校，送至埠頭。舟共三艘。余與宮坂氏外，有兵二名，爲余護衛。舟子基里亞克人六名，內弩衣阿土人二，塔克拉阿土人三，台克姆嫗土人一名。前此來時爲順水，故輕快；今則逆流而上，較前困難，大費時間。出弩衣阿兵營處，殆即爲河口，水自上流奔騰而至，非常迅急。此處亦有海豹游於水中，或隱或現，其狀況大可發笑。左右沿岸樹木茂密，如前所云，低至水際；有生於水中者，主要爲楊柳。鬱然在岡上者，多爲針葉樹。草木暢茂，幾無隙地。故來往於附近者，除以獨木舟沿河上下之外，別無他法。上陸一步，即爲森林。溯航未幾，至俄巴加，此係基里亞克語所命名者。時方正午，於此地停舟上岸。有俄人全家，父母子女共六人居此。俄人未來以前，爲無人之森林地帶；近年來此，伐林造屋，而營漁業。林中僅此一家，幾爲森林生活；斬伐林木，棲息人類，其狀況如此，思之可異。房屋皆爲校倉式建築，架木而成。主人之俄羅斯人，非常溫和，余往訪問，懇切爲余言之。余贈以白糖，正在物資缺乏之際，彼乃大喜。此處除俄人一家外，無一

土人。余在此地晝食訖，復乘舟溯航。舟中無聊，聽土人之基里亞克語而研究之；又問其風俗習慣，頗有所得。兩岸森林，益見濃密。河道如前所言，紆回曲折，水流方向不定，逆流上溯；故操舟之土人及兵士之辛苦，誠足憫也。午後七時至巴爾加塔之入口，由此復上行數武，牽舟置灘上。今夜即於此張幕爲野營。蚊軍如例，四面來攻，無復可說。今夜適當陰歷十五，滿望月出；而空中陰翳，毫無月光。在黑幕之中，爲蚊所苦，不覺入夢。今日行程約七十華里，溯子母河而行。

二十七日午前二時半起。子母河上朝霧未消，心神怡適，惜蚊多苦人。一面防其襲擊，一面朝餐。既竟，於四時十五分出發。途中與前相同，舟行曲折，紆迴於兩岸森林之間。十時二十分，抵一處，名曰蒂加倫。於此又曳上小舟，稍事休息。丘陵之上，有往來大道。詢諸土人，謂此乃至巴爾加塔村通路之入口；村中爲通古斯人，從土耳其人維奴考夫氏而來者；取此道而往，可至巴爾加塔村，然余未暇從也。於此地上陸進食，適有通古斯人一族，及俄人二名，已先余來此打尖，遂相遇。彼等亦曳舟上岸而就食者。余於庫頁，始與通古斯人相遇。彼等如前所述，係從土耳其人維奴考夫氏者，謂今將歸巴爾加塔村。於是爲之攝影，就其風俗習慣，有所質問，且得略聞其單語焉。

通古斯之調查既終，十二時十分，放舟溯江。自此以往，兩岸景色一變，丘陵迫岸，時露山骨。向河一面，露有煤層。迄今所過，幾盡爲森林低地，自此則變爲丘陵地帶之狀態。岸壁有小流，垂如瀑布；自此以往，水勢稍急，變爲大河。由此觀之，子母河在巴爾加塔附近，適爲中間地帶，河勢由此上下而分。即自此以下，有海豹游

泳，水量亦多，而行舟不甚困難；自此而上，爲丘陵地，岸高河狹，水勢漸急。故迄今操舟以櫓者，此後非棹不可。余於此頗念舟子之勞也。

午後五時半，見一沙灘。停舟，曳而上之，張幕爲營。不僅如例爲蚊所襲，至夜半而急雨，旅行蓋甚難也。

二十二日早起觀之，幸雨已止，意今日將爲雨阻，今乃庶幾無患。惟蚊蟲愈多，無從說起。但森林之間，時聞鳥啼，大足慰藉。更注意觀之，昨夜所臥天幕之旁，有大熊足印，歷然在泥中；意必來自山間，臨河捕魚，經過余等天幕者。子母河旅行時，常遇此事，不可不知也。

今晨三時即起，欲早發，忽忽收拾，四時二十五分即行。近處河底多鳥貝，基里亞克語，稱鳥貝曰基雪克。午前十一時，至善布尼，停舟上陸。日本陸軍於去此稍當內側，亦曰善布尼地方，設有驛舍，蓋選作貨物之驛站者。立有木標，示曰自此至善布尼，有十四町（日里每町合我一〇九公尺而強）云。送往該處之貨物，在此處上陸，故斬伐附近森林，蚊甚少，而牛虻已絕跡，通風甚佳。乃就樹陰數毳而食，心神愉快。子母河旅行，迄今未見此種佳勝。去此十四町之善布尼，入冬冰河時，當橈道之要衝。橈道自此向深處，而陸軍驛舍，即在其間。此地所以名善布尼者，以丘陵之旁，有小流曰善布尼，流入子母河，因而名之。善布河與子母河合流處，魚類極多。基里亞克，多往捕魚。凡小河與大河合併之處，必多鮭鱒，此處亦然。即此一點，此地附近，亦可謂爲佳處也。

自出善布尼，水流愈急，溯航尤覺不易。從余二卒，加入土人之中，竭力搖船。傍晚，泊舟於維爾基倫下流約十二華里而強之處，上陸張天幕，今夜宿此。地與善布尼不同，蚊如例來襲。余等取附近柳枝，焚而燻之，但無甚效果。余慮食訖，遁入天幕之中。

如前所述，昨與相從土耳其人之通古斯族相遇地方，其下流，水勢平穩，海豹出沒，意必與海潮連絡；其上方，則水流急疾。自巴爾加塔至善布尼之間，最多淺灘；若觸礁上，非常危險，又有爲水沖來之樹，橫於灘際，不易超越，遇此非避開不可。又如某處，有樹木倒於河中者，舟乘其上，則亦危險。故注意不可與觸。又巴爾加塔與弩衣阿之間，河水似有增減。大概爲與海之關係。又自弩衣阿有兵營處，至守備隊駐屯地與河口之間，實有潮水；自此以上，似爲潮流所不及。

二十三日早出天幕觀之，天極寒，故少蚊。在舟中進膳。午前四時半舟發。上行十二華里，而至維爾基倫。適爲六時半。基里亞克名此地曰比眉村。上陸觀之，有俄人一、二家。日本陸地測量部員鳥居鑛太郎，亦在此地，於余大爲款待。

自此村起，子母河流域之基里亞克村落，開始分布。此地下流，其爲土人之村落者，除弩衣阿海岸之村落外，無基里亞克村落。自弩衣阿至此，惟有珍杜拉地帶之奧洛古，或通古斯等，率其馴鹿，逐水草而居。此外則爲珍杜拉地帶，或係森林之寂無人影者。自維爾基倫村起，狀態一變。此間之村落，爲基里亞克，戶數殷盛；且古風大都保存。俄人亦有至此者，以牧畜爲業，或種野蔬燕麥之類，時可見之。基里亞克人家，爲校倉式，高

倉等亦復存在。最有趣者，此地有一高倉，專供宗教之用；即熊祭時所用器具，皆納其中。余往調查，見高倉昇口、有梯，昇梯則有校倉式之扉。啓而觀之，內有熊之頭骨八十個並列，即每年供祭祀之熊頭；又熊祭所用弓矢及槍，烹調熊肉之厨刀，儀式或饗應所用食器，木器及裝飾之物，收藏無數。以此觀之，可知熊祭之盛。又熊祭之器具，與日用者頗異。供祭祀者，作爲神物而區別之，雕鏤精細。余就熊祭一端，從其故老，得聞種種；且爲撮影，並繪草圖。又調查土人如何挽弓，其挽法如何；以及其他風俗習慣，均加調查；且測定其身體焉。

午後二時考查既畢，遂去維爾基倫。由此而往上游，基里亞克村落益多。舟中望見霍爾脫以及古姆拉等村落。進而至亞丹子母之基里亞克村，暫時上陸。昔經此地時，亦曾登岸；此次以發見基里亞克冬令房屋之故，欲從而調查，故仍暫泊。基里亞克之房屋，有冬夏之別；冬爲豎穴，夏則尋常之校倉。乃調查其冬日房屋，照得豎穴相片，又從而考察焉。

去此又復上船，午後五時過，安抵亞丹子母。自今晨出發之維爾基倫附近，至亞丹子母之間，古村落共有七處，皆荒涼滿目，於舟中見之。蓋皆僅存遺跡而無人居，一則以生活艱難之故；大抵又以土地爲河水侵蝕，感其不安，故遷往他處。此間之基里亞克村人，多捕鮭鱒之類。由其婦女，剖開魚腹，棄其臟腑，於高倉下列架晒燥之，余正見其忙於此事。以冬日河凍，不能捕魚，故乘天暖之時，取魚乾之，儲作冬春之用。乃知今適爲其季節，實彼等最忙之時。庫頁冬寒甚早，此後爲日無多，沍寒立至，雪積而河冰，往來非穩不濟；至此則無從得魚。故自今始，貯魚爲冬天之備；既入冬令，依乾魚爲生活，而不得鮮魚。天然之爲物，對於寒國人民之生活，

其處置如斯，觀此亦可知矣。

舟抵亞丹子母，余即赴土人學校之宿舍，寄宿於其處。子母河流域土人部落之狀態，及關於有史以前遺蹟之調查，如此終結。余於此行，既爲人類學上之考查，而又知子母河流域彼等之狀態；且就考古學之調查，亦大有所獲。今夜早寢，明早自此出發。

其二 自亞丹子母向亞港

二十四日早起，盥漱後，雇馬車二輛，以載行李。余及宮坂亦同乘此車，經原來森林間之道路前行，馬車疾駛。道路如前所述，係伐去樹木而造成者；左右均爲密樹，到處有焚去者，亦有砍伐者。森林爲原始林，針葉樹及白樺，更有其他樹木；無樹木處，則雜草繁茂。若是者約經十八華里，過一處曰史里安堡；又進十二里，而至烏司科，稍休息。此爲俄人村落，周圍大種燕麥，又放牧牛馬。

少息後再乘馬車，午後三時達台爾濱司古埃，訪日前小住之守備隊長宿舍，重來借宿。入浴，滌去日來之污垢，心身一快。隊長待遇，又極懇篤，誠足感也。

二十五日乘摩托貨車而向亞港，午後二時，自台爾濱司古埃出發。此路爲前所經，但朔北風光，因季節而急變，與前經此地時，狀態已大不同。前日路旁生有短草，今則高而繁茂。紅花亂開，如鋪地毯，乍見如身臨別境者。此等狀態，非朔北不能知也。觀風光變換，頗多興味；到處留連，更新耳目。午後七時，歸亞港，今夜即宿此處。

自子母河流域至弩衣阿、卡衣阿等珍杜拉地帶之調查，無事終結。此行自本月十一日從亞港出發後，費時適爲十五日。

第二十章

北庫頁之土城

其一 土城之發見

自廿六至廿九四日間，余留亞港，從事於石器時代遺蹟，及附近基里亞克人之調查；更於街市近旁，發見土城，從而考察之。

土城之遺蹟在亞港旁之河畔。河之流域，沖積層異常發達。亞港所以爲庫頁首府而發展者，完全以此關係。抑亞港之地形，兩方丘陵發達；沖積層之平野，開拓於其間；河流一道，貫平野而過。亞港之市街，即在河口發達。此河在北庫頁，認爲最關重要，水量頗多。昔日此處一帶，大抵皆爲森林；土人村落，於此河流域，意必甚多。自此地爲俄人占領以來，土人漸爲之驅逐，今已絕跡。亞港原來之土地，作何狀況？觀伊川時代之地圖，實爲基里亞克之村落。由此觀之，則當時此處，意必有土人聚落也。

土城遺蹟所在之處，曾爲俄人之打靶場。土城爲長方形，其二邊尙存，中間破潰。試爲連繫而觀之，則儼

然爲長方形之土城。其長約爲三三〇尺，幅凡一八〇尺；土垣之高四一五尺，幅凡三〇尺。其位置與河相近。此遺蹟迄今無人注意。余往調查，完全爲土城無疑。此地河畔，有此物存在，則以多年留此有成富其人，告余謂河畔似有古墳。因其一言，始加注意。余與宮坂前往調查，則非古墳而顯然爲土城之跡；其想像爲古墳者，不過以土城一部分突起處尙存，從而誤認耳。但此城終據成富氏一言而發見，對之深表感謝也。

此遺蹟爲土城，固無疑義；然爲何時之物，亦不可不加以研究。城之構造，與滿洲及東部西伯利所留者酷肖。在大陸方面，以沿海州之雙城子爲中心，其周圍存有許多土城。以雙城子爲中心之土城，海參崴考古學者波西氏曾著論文，其中有圖；而沿海州土城之分布，詳爲說明。即雙城子爲其中心，其東分布至奧爾加爲止；奧爾加以東，全無土城。此等土城，皆渤海及遼金之故物也。

夫然，則北庫頁亞港附近之土城，與沿海州土城酷似，此亦渤海或金所遺，初無疑義；在某種意味言之，爲靺鞨族之遺物。此處既有土城存在，則昔日彼等活動於北庫頁，以亞港爲中心，可以知之。俄國於此，設亞歷山羅夫克府，決非偶然。而此土城，爲歷史時代物甚明；決非石器時代，有史以前所築也。

其二 南庫頁之土城

與此土城相似者，南庫頁之西拉奴西（白主）亦有之。西拉奴西之土城，間宮林藏氏記入『北蝦夷圖說』中，且載其圖。顯係以土繞其周垣之土城，與沿海州及北庫頁者，同一構造。而亞港河畔之土城，與夫在西拉奴西者相同；以二者連繫觀之，實異常有趣。觀庫頁有二土城之事實，則當時大陸勢力，相當及於南北

庫頁，從可推知矣。

此等土城，於北海道亦有所發見，是皆同一種類。夫然，則所謂北方勢力者，自庫頁及於北海道，於義甚明。此雖細故，但自北方民族圖南之種種歷史觀之，意爲重要之材料。余就此事，深加考慮，又與其他比較，重復思之，今則姑以此種程度而止；然實大須注意，宜先以一言爲左券也。

亞港更有一石器時代之遺蹟。在耶教堂所在之丘上，或在俄人墓地略高之丘陵上。此等皆石器時代物，自不待言。今日流於亞港旁之河，爲當年海水灣入之故跡。余意當年之海，直至今日教堂所在丘陵之下；而到處遺有故蹟之人，疑係極古時代之居於近邊者也。

余從事此類之研究，又受軍司令部及其他諸君之招待，費時四日。七月三十，船往北海道，遂與宮坂氏、恩恩整頓行李，一同上船。在甲板上望庫頁沿岸，不覺入夜；宗谷海峽，在夢中經過。八月一日晨，抵小樽，搭是晚汽車向東京。八月三日，安抵東京。薩哈連州之黑龍江河口方面及北庫頁之調查，於此告一結束矣。

調查之結果，與前述東部西伯利之調查，互相連絡，極有興味。且基里亞克，本分爲阿穆爾及薩哈連二種；此次調查，於大陸之阿穆爾基里亞克，與夫在庫頁島之薩哈連基里亞克，得其關係連絡，非常愉快。又住於此處之奧洛古，亦得完全考察；偶然且併及通古斯，此余所引爲滿意者也。就石器時代之調查，則存在大陸之石器時代遺物，與夫在庫頁島者，得以比較而研究之。就此等結果而言，意爲在學術上，誠獲有重要之事實也。

附錄

一 北庫頁及黑龍江下游之民族

此篇爲大正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帝國學士院總會講演之梗概，載在官報二八八二、三及四號。以與本書，有甚深之關係，故作爲附錄，並載於此。

余就本題講話。此等地方，今爲何等民族所棲止？除俄人等，專就其固有之土著言之，則有基里亞克、奧洛古、通古斯、及耶克脫。故余就此順序言之。

其一 基里亞克

基里亞克，自黑龍江畔馬林司克附近沿江而下，延及間宮海峽，分布於庫頁島；而庫頁島之最南極，爲波羅河口附近。若據俄國地理人種學大家修倫格及馬克二氏，則一八五〇年前後，彼等之分布區域，謂在馬林司克下波爾附近起始。遠溯至一八〇〇年之初亦然。日本之間宮林藏氏，於其『東韃紀行』中，亦明載：『波爾……自此而往下游，爲史美倫格夷之部落，其人物居家工作，與加拉夫脫島之史美倫格夷無異。』所謂史美倫格，即基里亞克是也。

基里亞克自黑龍江下游，分布於庫頁北部，故學者分爲黑龍江基里亞克及庫頁基里亞克二派。據一九一二年巴脫加奴夫氏『西伯利土人人口統計報告』第三冊，彼等之在黑龍江者，二六七九人（男一四

三七，女一二四二）在庫頁者一九七一人（男一一一八，女八五三）其統計，採用一八九七年俄國調查全西伯利土人人口之材料。次則據俄國最後出版，一九一四年所發行之『亞洲俄國』第一冊，則彼等在一八九七年，人口四六四九；至一九一一年，爲四一八二人云。

黑龍江之基里亞克，去年已在帝國學士院述及；今不復贅，專就其在庫頁者言之。抑庫頁之基里亞克，於北部，分爲借米川、東海岸、西海岸之三羣；在南庫頁，於波羅河畔有一羣。今余主要就北部者言之，其住於借米川者，自稱曰『借米品』；住東海岸者，曰『凱脫』；住西海岸者，曰『夏姬品』。凡此三羣，據俄人所調查，借米川羣九村，東海岸羣三村，西海岸羣四八村。若言三羣之文化程度，則西海岸者最有教化，借米川及東海岸者尙保存其固有風俗；但在人種學上，則後二羣，頗有注目之價值也。

北庫頁之基里亞克，本在某時代，來自黑龍江下游，其跡甚明，有許多事實足爲左證者；故其本鄉，爲黑龍江下游地方。其最初移入此島時，屬於古代，先於西海岸，復於東海岸卜居，此輩南下，遂達波羅河口。在此一點，則在日本庫頁廳管下之基里亞克，可信其爲新來者。如上所述，彼等雖分爲黑龍江及庫頁兩部，然本爲同一民族，於體質、言語、風俗、習慣上，不見其有相異之處；惟二者間略有方言及一部之風俗，稍有不同而已。

呼彼等爲基里亞克者，非其自身之稱謂，係俄人且爲哥薩克人所用之稱呼。其自稱曰『厄格朋』，意即『人』；而奧洛古稱之曰『喀基』，蝦夷稱之曰『史美倫格』。蝦夷之稱呼，據德川時代諸人，如間宮、松田、最上、

近藤、松浦、岡本等，皆習用之。德川時代之基里亞克，幾全以史美倫格之名記之，蓋聞自蝦夷者，先入爲主故也。當時日本人中，尙有認『尼格朋』與『史美倫格』爲別一族者。中國人稱之曰『費雅喀』，爲康熙、乾隆時常用之名，其發音與俄人之基里亞克相近。黑龍江畔帝爾丘陵，明朝有奴兒干都司處，觀音堂之側，所建明永樂十一年之碑文中，書曰『吉列迷』，又記庫頁海洋中島嶼事，更遠溯唐『通典』所記之鬼國，若可如白鳥博士之解釋，則於彼等亦得採用此名矣。

基里亞克始爲歐人所知者，實在與哥薩克兵接觸之時。一六四四年，包爾雅各夫氏紹介於世；更以之報告於學界者，爲一七六〇年荷蘭之維珍氏。嗣有航海家拉彼爾（一七八七年）氏、古神司太（一八〇五年）氏、宇羅頓（同）氏等，又簡單記述之。以學者之調查而言，不可不舉修倫格（一八五四年）及馬克（一八五五年）兩氏。重以彼等之文書及其他紹介者，有米登道爾夫、巴比立台、苗勒、克拉、李羅、沙標、亞德金生、拉芬史他音諸氏。在俄政府末年，以彼等之特別專門家而言，不可忘史倫堡、及比爾司道司基二氏之名。而或自地方爲實地調查者，或爲地理人種之調查者，可以大書特記者，則不能不數馬克及修倫格二氏。兩氏皆爲牟拉維越夫總督時代，在俄國大學院或地理學會之下，使之調查黑龍江，以迄庫頁北部者；修倫格始自一八五四年，馬克氏則自翌年開始。此兩大調查，以黑龍江下游及北庫頁民族之採訪言之，幾可謂爲空前絕後。當是時，基里亞克亦包含於其中。馬克氏其後有報告公世，附以精圖。此書一出，忽爲學者所注目，其紀事與夫圖畫，爭相轉載。沙標氏譯之爲法文。亞德金生、拉芬史他音及此外諸家，苟言及此等地方民族，無不

以馬克氏爲根據，則其紀事與夫圖譜之重要，可以推知。修倫格氏報告，出版最晚，自一八八一年至一八九五年，共有宏著三巨冊。若加以精密豐富之註腳，則以現今黑龍江下游人種學論文而言，無出其右者；故余於此，力言修倫格氏之報告三冊，爲研究基里亞克極佳之資料，而望研究彼等者取供參考。氏報告甫出，幾在同時，有格魯培氏之『基里亞克語彙』，甚足注意也。

次則日本之於基里亞克，詳悉至如何程度？記述又至如何程度？先舉其著名者，不得不推問宮林藏氏。彼於文化五年（一八〇八年）受幕府之命，孤身探訪北庫頁西海岸之基里亞克諸村，即於其地過冬。翌年乘基里亞克船，與彼等同溯黑龍江，達於今之蘇菲司克上流，名曰台倫地方（北緯五一度四分一，東經一三八度三分一）。自此復沿江而下，出江口，重歸庫頁。其所探求，於基里亞克，固不待言；並接觸其他通古斯各族，此據『東韃紀行』而可明者也。以庫頁之人種學上著述而言，留有『北蝦夷圖說』，其中精密圖記基里亞克事。此二書者，爲一八〇〇年間最初之載籍，早於馬克氏者凡四十餘年。如曾至日本之西包爾脫氏，即深信『東韃紀行』之有益，於一八二九年翻譯其書，載於歐洲地理學會之報告。馬克、修倫格諸氏探訪之際，亦携此書，作爲參考，則此書之如何有益，可以知之。『北蝦夷圖說』，亦曾譯爲歐文。松浦武四郎氏，於安政三年（一八五六年）至庫頁東海岸波羅河口，探訪基里亞克，記入『北蝦夷餘志』。岡本監輔氏，在慶應年間，自波羅河口附近，乘蝦夷船，由東海岸出北端，更沿西海岸行，幾於一周該島。其旅行之中，訪基里亞克各村。如岡本氏之探訪，可與問宮氏對比。其自東海岸出北岬，更繞西海岸之類，實由氏作始。其著述，有『北蝦夷新

志』入明治年間，庫頁南部，爲日本所有。此後即有中目文學士，石田理學士，往波羅河畔調查彼等。中目氏所調查之結果，發表『基里亞克文典』。余亦同時溯行波羅河畔，至俄領高爾台古夫爲止。前年（一九一九年）東部西伯利探訪之際，於黑龍江畔，調查彼等；至本年（一九二二年）再往黑龍江畔及北庫頁調查焉。基里亞克身材不甚高，身體強壯，胸部發達，肩甚開濶。下肢較短，手足亦小。髮爲直毛，呈黑色；粗眉而多髭。頭大，其頭形爲中頭，顏形扁平，顴骨突出；眼細，其位置稍稍傾斜；鼻低口大。此等體質中，其髭多量，頗足注意，此爲基里亞克特徵之一。但彼等今已非絕對純粹者，多少混有通古斯等雜種，此不能不承認者也。

據桀滿氏，則彼等之平均身長，男子一米六二，女子爲一米五〇；修倫格氏測其身長，爲一米五三。其頭形如何？據鮑克達奴夫氏及修倫格氏等採集之頭蓋骨觀之，爲亞長頭，即其係數爲七六·五；次則從塔賴奈克氏，據十五個頭蓋骨觀之，其中七個爲中頭，二爲廣頭，六爲過廣頭，其平均爲廣頭。修倫格氏區別其體質爲甲、乙、丙三種，甲種與通古斯及蒙古兩族類似，頭圓無髭，皮膚黃色，額低顴突，眼傾斜，鼻短而濶。乙種與蝦夷（庫頁蝦夷）相似，面長多髭，皮色稍白，顴骨稍稍突起，眼之位置成水平，鼻較高；丙種立於甲乙之間，可視爲彼等真正體質。以其個人而論，觀甲乙丙三種之存在，亦可解作具有蝦夷或通古斯之混合者；但其婦女之體質，備有蒙古人種之特徵，最堪注意也。

若使採用上述修倫格氏之結論，則基里亞克，似由雜種混合而成。但余熟加審視，彼等固有其他民族之雜種；但亦非無固有之體質者。即其多髭，頭形之爲中頭，且其面形等，寧非顯然可爲明證；且此等事實，庫

頁、黑龍江兩方面之基里亞克皆有之，實多興趣。又況彼等之言語，既非通古斯，亦與蝦夷，絕無關係，固一種特別之物乎？

基里亞克之生活本位，專爲漁業，以此關係，彼等乃住於捕魚最便之河畔，或則海岸。其日常食物，殆皆魚類，獸肉僅偶用之。故彼等既爲漁人，由其住居關係上，交通來往，皆用獨木舟，未見其有徒步者。基里亞克之家畜爲犬，彼等與犬，不能相離，飼養常在屋外，冬期則使曳橇，此爲黑龍江及北庫頁方面所共同者。然在日本南庫頁波羅河畔者，反是，有以鹿爲家畜之風，惟此係傳自奧洛古，去今四五十年前，絕無此事，其家畜惟犬而已。故彼等之財產，實由獨木舟及犬組成，所謂富家，亦不過多有此二者而已矣。

房屋式樣，冬夏各異。夏日房屋，名曰『托兒夫塔』，爲圓木組成之棧倉式建築，其旁更設離地較高之倉庫，名之曰『泥』，托兒夫塔，用以住人，泥則藏日用什器及乾魚等，有時人亦寢處於此。冬日房屋，與夏絕異，掘土而爲穴居，所謂豎穴，稱之曰『安拉夫』。夏期大抵住海岸河畔村落之托兒夫塔，冬期則至山中村落，住於安拉夫中。基里亞克所住房屋，既若此不同，故如霍威司氏者，謂基里亞克本由北方移來云。

基里亞克，在黑龍、沿海、薩哈連諸州各族中，較不變其土俗，而稍成古風者。例如男子斷髮，殆極罕見，大抵爲固有之總髮，後垂髮辮；與彼奧洛古及高里特等通古斯族各派，斷髮而爲俄化者大異。於此一點，彼等之土俗研究，尙可云大有希望。但以黑龍江及庫頁兩方面，精密比較其土俗，則黑龍江較之庫頁，與俄人接觸更多，故大有俄化之傾向。間宮氏固不待論，即視馬克及修倫格時代之土俗，亦可謂相去已遠。然在庫頁

者，除西海岸外，更有借米川及東海岸一帶，精神文化上，或物質文化上，保存古風者尚多，此於研究上頗有價值者也。

今之基里亞克，其他無與比類者，彼等純爲孤立，惟基里亞克自身而已。此種孤立的人種上之位置，與日本蝦夷甚爲相似。古來於基里亞克，如何分類？取若何之位置？學者之中，大有議論。或以爲極北派民族，或以爲不可分類之民族；近時修倫格氏對於烏拉爾·阿爾泰系之民族，特設古亞細亞族之羣，其中即包含彼等。抑古亞細亞族之爲物，非人種的，完全由地理的、歷史的構成，其中包含加姆卡達、古里亞克、鳩克姬、由加基爾、阿留德、埃司基牟，並蝦夷亦所兼賅。此等民族，亦如基里亞克，其相互之間，人種位置不明；且彼等除一二族外，大概爲孤立之別派，相互並無關係。若從古亞細亞族之定義，則彼等決非如今日住於西伯利極惡絕遠之地者。其所居處，本爲西伯利各處佳勝之地；後爲烏拉爾·阿爾泰族所侵入，與彼等接觸衝突，遂爲敗者，轉而退卻。乃如今日所見遠僻之海岸，或島嶼中，不得已而卜居；再與以上諸族之敗餘者，偶然接近居住。故彼等在人種上，本非同一。僅以地理或歷史，假爲連綴，所謂鑲工式；其相互之間，與彼烏拉爾·阿爾泰族之土耳其、菲因、蒙古、通古斯各派有共同起源，而互有系圖關係者，不可同日而語。近時俄國學者，更稱修倫格之古亞細亞族爲古西伯利族，而稱烏拉爾·阿爾泰族，爲新西伯利族云。

要之，基里亞克，如上所言，其在人種上，爲孤立之位置，基里亞克，實僅有彼等而已。其人口不過四五〇〇，若此少數之人口，設更減少，或竟絕滅，則彼等將不復於全人類中見之。果然，則庫頁及黑龍江方面之彼

等，在人類學上，今後大須注目，自不待論矣。

其二 奧洛古

奧洛古，俄人稱之曰『奧洛匈』，專住於庫頁島。余據其棲息地，可分爲甲乙兩派。甲在日本庫頁波羅河畔，及塔拉衣加湖畔；乙在北庫頁東海岸方面。

彼等在波羅方面者，人口共六〇七人，戶數八一。村落共成於十村，基梧里、奴高爾、姆衣加、猶達基、橋渡、瓦拉巴、塔浪古蕩等是也。姆衣加戶數十九，橋渡十七，基梧里十四；此外不過二戶或三戶。諸村中在塔拉衣加湖畔者，住湖之周圍；其前有蝦夷族之塔拉衣加。在波羅河畔者，與基里亞克族住居接近。其分布狀態，沿河數之，先爲奧洛古，次即基里亞克，點點散在。彼等以漁獵爲生活。交通往來，皆用獨木舟。飼馴鹿爲家畜。宗教則行薩滿教。房屋爲圓木拚成簡單之天幕式。食物亦以魚類。如基里亞克，亦食狩獵所獲之獸類。男子多斷髮。女子仍辮髮，耳戴銀環。衣服等皆存古風。

其在北庫頁東海岸方面者，住於珍杜拉地帶，人口一二九人。村落共爲六處，即瓦基、阿富坦、耶古鎮、陶資、達賅、古羅馬是也。其生活狀態，據波羅方面者，移轉頻繁，於珍杜拉地帶，率其馴鹿，到處爲家。據其所言，其移轉由於馴鹿所食草苔之關係，即一地草盡時，不得已，移往有草之地；彼等再返原處時，其草苔之成育上，約須四年云。故今日欲觀游牧之奧洛古者，以此方面爲最足注意也。

彼等之生活本位，與馴鹿一同移動，故房屋之類，頗爲簡單。苟欲留止，則聚集木桿，結其上端，而開張其

下段，成圓錐形；覆魚皮或樺皮於其上，內設圓爐，即起臥於此處。其房屋之簡單，終不能與基里亞克相提並論。夏季至海岸，冬令則移入山中。

其家畜爲馴鹿，鹿與奧洛古有不可離之關係，二者宛如友人。其移居乃以家畜之故，移動時即乘鹿上，而日用什器，亦分載於鹿背。鹿之皮角，用作種種器物。使彼等而無馴鹿者，則已失其爲奧洛古生活上之形式矣。

奧洛古大致與基里亞克不同，多爲俄教之信徒。本來之薩滿教，似有消滅之感；但亦有信薩滿教者。其中在波羅方面者，自隸屬日本以後，薩滿教有復興之狀。巫人叩大鼓而祈禱，且有製作木偶之風。

彼等與馴鹿一同轉移，但略有美的性格，與基里亞克同。於木加以雕刻，衣帽等亦知縫紉而加以花紋。此與沿海、黑龍州等之通古斯各派相同，均可爲之比較研究者也。

東海岸之奧洛古，去今十三年前，有名那求德金者，爲之統一。近時爲耶克脫族之維奴克爾曾所統轄，較在波羅方面者，具有規律。房屋衣服等，稍稍清潔，有整齊之風。職是之故，人類學上欲知其土俗，蓋漸形不易矣。

據一九一二年巴德加奴夫之『西伯利土人口統計報告』第三冊，奧洛古在哥薩克方面，男一五九人，女一四五人；提摩司克方面，男二三六人，女二〇九人。又氏所著一九〇五年出版之『通古斯地理學的分布與其統計』，男三九五，女三五四人，共計七四九人。其次據馬克司馮凱氏之『庫頁島』，其人口爲八

○○人。以之與今日之人口比較，波羅方面六〇七人，東海岸方面一二九人，合計爲七三六八；則庫頁全島中彼等之人口，當可算作七五〇人以內也。

試言彼等之體質，則身長較短。頭髮爲直毛而色黑，少髭；頭形爲廣頭（塔賴奈克氏係數爲八四・五）面扁平而大；眼細長，傾斜甚著，呈蒙古式眼形。姚海松李羅司基夫人，於『德國人類學雜誌』上，就奧洛古等身長之短小而爲之說曰：『通古斯族，其南北兩派，身體有長短。即南部之通古斯，較長於北部者；北部通古斯，較矮於南部。南部主要包括滿洲、黑龍江、沿海等處；北部則包含後貝加爾、雅克德斯克、也尼賽斯克等。然奧洛古，與南部通古斯之身材略高者相反，乃較爲短小，頗足注意』云。就彼等頭蓋而言，塔賴奈克氏曾爲之測定，著爲論文，曰『庫頁蝦夷、基里亞克、奧洛古之頭蓋骨』；日本小金井博士亦測定其頭蓋，而發表於『醫科大學紀要』之中。要之，其體質上，蓋顯然具有通古斯族之特徵也。

彼等言語，屬於通古斯語系。自言語上謂彼等爲通古斯族者，實始於修倫格氏；而巴德加奴夫氏，亦謂彼等單語，與對岸之奧洛姬相似。奧洛姬與奧洛古類似者，不僅單語；體質、土俗等，亦有一致之處。夫然，則二者實爲一類；不過一在庫頁，一在與庫頁相望之對岸而已。

奧洛古之名稱，係蝦夷稱呼彼等者，彼固自有名稱。波里亞古夫氏曾問彼等自稱爲何？答謂『烏路加』。巴德加奴夫據此事實，證明其與對岸之奧洛姬族名一致；更確定彼等相互之單語，大致相似，而證實二者之同爲一族。余在波羅方面，就彼等問之，其自稱曰『維塔』；此次在東海岸方面叩之，知爲『烏路珍』。而庫頁

之基里亞克，呼彼等曰『奧與格西』；基倫呼爲『基柳』；黑龍江之基里亞克，則呼曰『奧倫加達』。

據上觀之，奧洛古本住對岸；在古代某時，逐其馴鹿，履堅冰而渡至庫頁者。與彼等關係最深之奧洛姬，今尚在庫頁對岸錫赫特山中，以鹿爲家畜，到處移居。余更詳言奧洛姬之分布時，彼等蓋散在錫赫特山之海岸線，與黑龍江及烏蘇里江交界處；其周圍有基里亞克及通古斯族之曼根、高里特、奈格達等。要之，彼等從台卡司脫灣附近，及於四度一帶。余昔日聞諸維奴克羅夫氏，謂奧洛姬近來之分布，在伊姆貝拉德可基灣附近及其山中，與馴鹿同逐水草而居云。

今自後貝加爾州以東，在黑龍、沿海、薩哈連諸州，通古斯族中，以馴鹿爲家畜；而與之一同移住者，爲黑龍江上游、什爾額河畔，及興安嶺等處所住真正奧洛古及奧洛姬與夫奧洛古之二者。其他之通古斯諸派，以犬爲家畜；大致多在河畔，以漁爲業，有永住性。於此一點，奧洛古在人類學上，最足注意者也。

因思奧洛古之在古代，當住於今日奧洛姬所住之錫赫特山脈內；然以某種事情之故，比及冬期，海峽結冰，則彼等與其最親之馴鹿，一同移家於庫頁。其所至之地，蓋爲中央庫頁；波羅河或塔拉衣加湖畔之奧洛古，或其所遺。而彼等之一派，更加北進，達於今所見之東海岸地方，追逐水草。不僅彼等自身而已；基里亞克、通古斯、耶克脫等所言，亦復如是。彼等初至波羅方面時，基里亞克尙未至，似首先與蝦夷接觸衝突。奧洛古及蝦夷之間，亦復流傳此說；而言彼等曾在波羅河口之塔郎古坦地方交戰。修倫格氏謂：『基里亞克欲北進，蝦夷欲南進；其衝突之處，厥惟庫頁』云云。但蝦夷相傳曾與奧洛古衝突，而不及基里亞克。據此以觀，

或據奧洛古與基里亞克等所言思之，最初移住於南部者，爲奧洛古，基里亞克，其後始自北部移來者。果然，則修倫格氏有名之假定，不能不謂爲大誤矣。

竊思奧洛古，更遠溯往昔，其地理分布，當更及於南部。以此關係，彼等有時由北海道之宗谷，侵石狩河畔；有時由出羽海岸，侵犯日本海方面，至於能登、佐渡。日本史上所謂『米西哈賽』或曰『亞細哈賽』之肅慎，自其地理學的關係，其民族，其土俗風習，不能不轉而憶及奧洛古。日本史所稱肅慎之侵渡島，又如佐渡記事之類者，蓋於此與以一種暗示也。

余就奧洛古，方進而研究調查；自其體質、言語、土俗上，不日當有報告之機會也。

其三 通古斯

北庫頁有自稱通古斯者住於其中，顯然屬於北部通古斯族。其故鄉爲雅克德斯克州附近，其至此地，蓋較爲晚近也。

抑通古斯之名，非其自稱者，此爲雅克德斯克州附近土耳其族耶克脫所與之惡名，其意爲『豚』。蓋彼等以豚爲家畜，其飼豚爲他族所無，因而名之。彼等之某派，一有此稱，而學者乃作爲彼等一般人種之稱謂而用之；夫然，則彼等決不以此自稱可知。住於後貝加爾州者，自稱曰『哈姆尼岡』；然移住於北庫頁者，今猶沿用此稱，殆不知其由來所致，不可不謂爲奇妙也。而現今與彼等接近居住之耶克脫，則稱彼等曰『海墳基』云。

彼等今日在北庫頁之人口，約五十人。其住地，專在東海岸方面，以巴爾哈塔村人口爲最多；次之爲借米川支流之奴衣西川畔及東海岸北端，更或在西海岸保磯貝地方之瓦基西川畔。其生活狀態，與奧洛古同，以鹿爲家畜，隨而移轉於珍杜拉地方。彼等尙爲狩獵，不操漁業。其風俗，幾與奧洛古相似；然較奧洛古稍進化，多能讀俄書。十三年前，耶克脫之維奴克爾氏爲其酋長；氏之前，係通古斯之那求德金爲酋長云。

其在夏期，伴馴鹿至那貝里司基灣，冬則去而之巴爾哈塔。奴衣西方面，無甚變化；時或有由此至巴爾哈塔者。

其故鄉本自雅克德斯克州附近移住，分數次由對岸來此者。其中來此最古者，不出三代，其最新者有僅一代之者。據此以思，則其遷來之時代，實爲最近，從可知矣。

彼等自雅克德斯克州附近，至沿海、黑龍等州。在某時期，先分爲二羣，其一羣集於黑龍江流域之亞琿河畔，別一羣集於烏加克巴（以前爲烏滋司基郡烏滋河畔）。彼等非一次遷來，分爲數次，組織小隊，依次俟此島之冬期結冰移來者。其同族在十數年後，集合於孛賴雅川及亞麻爾川中流而出於黑龍江畔。更有一〇〇人之譜，在伊姆貝拉脫羅司基灣與台卡司脫灣之山中，與馴鹿一同生活。更分布於東北方，僅沿海州，已有四〇〇人之譜。在庫頁者，今尙履冰而往對岸焉。

其四 耶克脫

耶克脫在北庫頁僅有八人，純屬土耳其民族。其故鄉爲雅克德斯克州，較近時代由對岸來此。其北庫

頁之住處，去弩衣阿灣二五俄里，在巴爾哈塔。

其人口雖僅八人，而勢力乃行諸基里亞克之間；奧洛克、通古斯，更不待論。後二族現在之酋長，即該族之維奴克爾其人。耶克脫有西伯利猶太之稱，散布於西伯利各地，最長於商業智識，常在俄人及土人之間，買賣物品。其在庫頁者，飼養馴鹿及其他家畜，且營商業，生計最豐。彼等之分布勢力，以雅克德斯克為根據，而旁及於也尼賽斯克、後貝加爾、黑龍、沿海、堪察加、薩哈連諸州。其人口有一三〇〇〇〇人之譜，最為難侮。若使東部西伯利無俄人，則代之成中心勢力者，土人中蓋即此耶克脫也。

其五 現在過去之民族

以上為今日庫頁及黑龍江下游（或沿海地方）土人之自然狀態。此等事實，寧非庫頁與對岸大陸，人類學上互有密切關係之暗示。以日本人類學者而言，研究上興味蓋甚為深遠也。

其中古亞細亞族之基里亞克，似先至北庫頁，擇定住居；奧洛古續至中央部者。當是時，日本之蝦夷，亦來自北海道，占其南部；於是乎忽為彼等接觸衝突之處。此三族者，皆厠足於庫頁及大陸或北海道，互相連綴，至堪注目。即基里亞克及奧洛古，各與對岸大陸，發生關係；而蝦夷亦與北海道相關聯。夫如是，則庫頁島實三族北進南遷，移動衝突相會之中心點。此等事實，在人類學上，不能不謂為頗有研究之價值也。

基里亞克，其外無與之相似者；而蝦夷亦除蝦夷外，無可與比，皆為孤立之最古民族。凡此異族，乃會合於庫頁之南北，亦不可不謂為奇妙；而通古斯族之奧洛古，在其相會之中心點，加入其中，有如楔狀，更為可

怪。連綴日本本土與夫大陸，而欲自人類學上從而研究者，苟非注目於此橋梁通路之庫頁島，未見其可也。余昔在北庫頁亞港河岸，發見土城之破損者，與在南庫頁白主（即西拉奴西）之土城，屬於同一時代，蓋恐與女真、靺鞨攸關。此等事實，爲同一時代，大陸與此處連綴之有力材料。若此類者，北海道之石狩川畔亦有之；小樽手宮之雕刻文字，與此亦互有關係。即就歷史時代，日本與大陸之比較研究，非綜合此等事實，從而出發不可。就沿海州之土城而言，則菩西氏已有論文矣。

更溯而求之，北庫頁及黑龍江各處，有石器時代之遺蹟。分其種類，有豎穴，有貝塚，亦有堡寨；其遺物則有石器、骨器、土器。如北庫頁者，於東海岸卡衣阿、弩衣阿之珍杜拉中，有豎穴存在，堡寨隨之；石器、土器出於此處者，亦不少。此等遺蹟遺物，確可稱爲當時之文獻記錄，蓋實告吾人以其時代之民族與其文化也。

余以爲上述之遺蹟遺物，皆留自迄今所言民族之手。就此一點，可語者尙多；然有費時之慮，他日得有機緣，再行詳述可也。

一一 間宮林藏氏與庫頁及東韃地方之關係

本章爲大正十年十二月在有終會所講，與前各章極有關係，故並載之。

其一 天明文化當時之日本形勢

今就標題言之，間宮氏與庫頁及東韃地方，即俄領沿海州——今之薩哈連州，其關係余雖不言；諸君皆

爲專門家，意必知之。今所述者，德川時代之文化年間，即西曆一八〇〇之始。當是時，以間宮氏爲中心，於庫頁及黑龍江下流諸地，果有若何關係？試就其文化史上及人類學上約略言之。或與水路方面接觸，亦未可知。此非余所專攻。若有訛誤，尙乞諒之。

在日本德川時代，大有一種色彩者，厥惟文化時代。自天明至於寬政、享和、文化等朝，均有異趣，爲日本人之精神非常活動之時期。何以言之？當是時，俄羅斯南下之警報，時有傳聞；羣呼北門鎖鑰，不可或緩。其先有林子平者，著『三國通覽』，豫言北邊之必須警戒；但在當時，觸犯幕府忌諱，其書爲之絕版，即版本亦遭焚燬。林氏將死，自謂：『無親，無妻，無子，無書版，亦無錢；但未敢死也』云云。在天明之始，日本國民，方沈酣醉夢而歌昇平；日本邊疆，果爲如何狀態，一無所知。林子平憤國民之昏惰，乃著『三國通覽』，以警時人。其著書之目的，在以日本之地位，不可疎於周圍之研究。所謂周圍，即朝鮮、琉球、蝦夷三地，其形勢非明瞭不可是也。當時日本，今之北海道，即爲蝦夷地，其狀況如何，殊無所知。試觀德川時代天明以前所出之地圖，其中雖亦記蝦夷地，即所謂北海道，然不能充分知之；而庫頁、千島之在此時，僅存形式，更不能了然。其狀況如此。故林子平以爲在日本人，於理不應疎忽鄰國事情。與日本邊疆相接者，非深加研究不可；即朝鮮、琉球、蝦夷三地方之事情形勢，有必須詳悉者，故著『三國通覽』。其時日本之智識階級，於蝦夷地實無所知；庫頁、千島，更不待論；即附近之北海道，亦復無所見聞。但德川幕府，以處士橫議爲可疑，遂幽林氏而燬其書。惟其後北邊警報迭至，俄之軍艦商船，往往至蝦夷地，或至庫頁，或至千島列島之擇捉、國後等，頗施強暴。幕府於松前藩之施政，

始覺懷疑，急欲有所補救，此皆諸君所熟知者。吾人於此，不能不驚林子平先見之明也。

其二 俄國東部西伯利

是時俄國極東經營之中心，果在何處？以言其地，實爲勘察加。俄國張其經營東方之翼，席捲西伯利之際，自耶克德斯克，越史他奴伏山脈，遂出北太平洋之白令海峽方面。以人種言之，在丘克區與夫高里亞克等民族間，哥薩克從而侵入之。所謂彼得保羅之根據地，遂立於勘察加半島之東岸，此處乃暫爲俄國極東經營之中心。此殆元祿前後事。至此時，尙不知有所謂千島。會日本商船被難，漂至勘察加，始知勘察加羅巴德岬之南有千島列島。於是俄國在此方面，非常注意；其南方情狀如何，食指大動。其時爲愛加台里孛女皇時代，向此方面，派出探險隊；其探險家有可記憶者二人，一爲史台來氏，又其一爲克拉賽尼古夫。當是時，女皇之命令，謂汝等此行，調查勘察加；更有白令海峽之關係，及千島列島之調查——千島羣島中，占守、幌筵等，知之較早。俄國於列島自北方算起，曰一號島、二號島、三號島，依次數之；迄於南方之北海道，均編號數。——其各島中有何植物？其動物如何？地形如何？與日本有無關係？即與日本本州之關係如何？是否毗連，抑爲島嶼？調查其一切狀況。其結果所成之報告書，一經出版，英、德、法等，爭先翻譯。由此思之，俄國極東經營之根據地，當時爲勘察加，可以知之。職是之故，其犯蝦夷地，或以通商之名而至，擇捉與夫國後者，其根據皆在勘察加之彼得羅夫；今雖爲僻遠之地，而當時實俄國極東經營之中心也。

探險家之報告成功時，俄國方面，其狀態如是。先是日本新井白石氏著『蝦夷志』於該地大爲注意；而

一般學者以及幕府諸賢，幾於漠不關心。比及天明以後，俄人南下之勢顯然。其軍艦商船，見於庫頁以迄蝦夷地，即北海道；千島列島，更不待論；時或出沒於本州之東海岸。於是日本人民，始觸接北門危急之空氣。最初與俄國之交涉，以及北邊警備，松前藩當之；形勢日迫，松前藩謂無把握，幕府起而代之。此爲寬政時代迄於文化初年，其時日本人心，大爲緊張，學問亦有進步，蓋爲得意之時。無論學者或小說家，新鮮而廣大之氣，瀰滿於胸中，極其活潑。自文政以後，德川時代，遂形墮落；但其先自寬政迄於文化，人心緊張之故，蓋爲男性發揚之時代也。

其三 古克 拉伯爾 高橋作左衛門

俄既活動，日本之士氣亦緊張。在寬政文化之際，更有一事足驚世界者，即甲必丹古克氏之南洋航海是也。南洋羣島，即今所謂太平洋諸島。讀古克航海記，其島嶼之多，出乎豫想，可以知之。初，英國以天文上之觀測，曾往某島；而不圖發見多數島嶼。英國今在太平洋上占優越之地位者，得諸古克氏之航海，蓋甚多也。

古克氏之航海，同行者有各方面人物，據其研究調查，迄今未知之新事實，陸續發見。例如南洋方面，以爲惟有蒼波起伏者，而有無數島嶼，散若列星；不同之人種，珍奇之動植物，生育於其間，於以知之。且由其發見許多人種，而人類學上，人種民族之分類，亦復變更其價值；如彼馬來人，於孛羅門巴赫氏世界人類大別中，新增其一者，即古克氏周航南洋之結果。既有古克氏之航海，當時法國亦起而與英競爭，自南洋羣島迄於亞美兩洲沿岸航行一周者，即有名之拉伯爾其人。氏曾入日本海，亦嘗往沿海州（今日薩哈連州之台

卡司脫灣)其地名即氏所命名者;自庫頁起以至沿海州方面,凡有法文地名之處,大概皆氏所嘗到者。但氏於庫頁島,果爲大陸之一部,抑爲離開之島嶼,未能知之。夫如是,英國行之,而法亦繼起,蓋競爭時代也。

夫然,則古克氏之太平洋航海,其影響是否僅及於歐洲,實乃不然,日本亦復接觸。在日本文化七年,高橋氏作東西兩半球圖;觀此,可知德川時代之天文家,周知當日世界之地圖。更有興味者,於地圖之上,古克氏航程所至,引線以誌之,何年何月在何處,何年何月通過何處,凡古克氏所經路程,皆記入圖中。此德川幕府天文方面,從可知之。大抵在德川時代,若言科學之研究,例如醫學,世人以爲僅知本草;實則自寬政以及文化,據高橋作左衛門伊能忠敬等,業已從事測量。又如萬國歷史與夫地理,幕府諸人,亦加研究。余見之亦爲驚訝者,即克拉賽尼古夫氏之報告,有大小二本,小者爲荷蘭所譯,日本又因荷文而重譯之;觀此,則幕府力求通曉荷文,研究海外事項,可以知之。高橋氏所著地圖,其可注意者,爲間宮氏自東韃歸來之翌年,即文化七年,自荷蘭出版之地圖,高橋氏從而取材者。庫頁非毗連大陸而爲海島,係間宮氏爲之確定,可謂爲日本人所發見者;但觀此圖,則庫頁已爲島嶼。夫然,則迄今不甚注意之處,幕府學者,在當時固已知庫頁爲相離之島矣。

就古克氏之航路言,當時幕府亦曾顧慮;不但北部而已,南方諸島,亦嘗注意。小笠原島,當日幾瀕於危,以與古克氏航路相關;若稍有遼巡,則小笠原島,已爲英國屬地。此於德川時代之先輩,不能不大爲感謝者也。若是情狀,當時日本之士氣極盛;故余謂文化時代,爲霸氣所充滿,凡所作爲,均有丈夫之風,此與後來不

同者也。日人求知世界事情，不僅醫士；地理歷史，亦復如斯。觀此地圖，則當時欲知世界事情之心，頗爲強盛，可以知之矣。

其四 松田 間宮二氏之庫頁探訪

勇氣之消沈者，以西鮑爾脫事件爲始。西氏之來江戶，在文化之後。其時氏有一書，記載爪哇事情，高橋氏亟欲得之，求其慨讓。西氏謂讓與亦可，但有條件；昔年間宮氏庫頁探險之際，必曾製有地圖，願與交換。此在人情之中，高橋氏曰諾，即與交換；而間宮氏密告幕府。幕府大疑，乃自長崎放逐西氏，檢其所有行李，概予沒收，而刑高橋氏。自此以後，幕府非常注意，除醫學外，一切外國事情，禁人研究；而緊張之國民心情，爲之大挫。同時徒知謳歌太平，舉世趨於安享主義，丈夫之風，爲之一掃。其以前，國民志氣大張，文化時代，達於絕頂，間宮氏即在此時挺生者也。

間宮氏於東韃地方探險，以何因緣而往，此諸君所熟知。因幕府之命，使之調查庫頁島內地山靺。當是時，俄人南下之勢益急。文化三年九月十一日，俄人侵庫頁，擒松前藩之守吏。次於文化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又侵擇捉島。一方面爲庫頁，一方面爲千島之擇捉，俄人已露其侵略之鋒芒。德川幕府，爲之震駭，不知所措；而其事頗爲棘手。於是肥後守松前氏與但馬守荒尾氏連名向幕府執政，提出對俄意見。幕府益覺非直接處分不可。至文化五年，使松田傳十郎，巡察山靺地方。庫頁之北及黑龍江地方，稱曰山靺及東韃。一時間宮林藏氏隨行。於文化五年四月十三日，從今之北見國宗谷岬出發，而達庫頁之自主。出宗谷時，據松田氏

之感想，謂今年俄船有至庫頁之謠，或與相遇，亦未可知；若往，則糧食不繼，遂減從人，自江戶帶來之壯丁，辭而去之。謂若在內地致命，則宗谷開船之時，即爲忌日，於是出發。所謂自主者，在西方德羅岬附近，與宗谷相對，爲最近之庫頁南端。此處有日本之漁場汛地，住有日人。松田於是與問宮相約，謂君往東海岸，已則赴西海岸，至某處相會。二人乃分道而行。

松田所取之道路，往西海岸，直至霍洛古坦爲止。據相從之蝦夷所言，謂自此以往，皆爲史美倫格（即今之基里亞克）奧洛古山靺夷，恐怖不復前進。松田誘之，謂無論如何，必至泊星；於是更進，自塔夏姆達於那育洛，在此處暫停。松田復言自那育洛至東海岸，一日可達。那育洛地方，日本人先松田而來者，寬政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有最上德內氏，從者名曰和田。此爲寬政年中相當之古代，最上氏亦曾往來千島，實爲聞人。此外則有名高橋次者，亦曾旅行至拉衣區西加。日本人在寬政文化之間，已奉命爲內地探險，此吾等今日對於諸人，不能不爲之感謝者。其時俄人已每至庫頁之科穹塔貢，即今地大泊；防守其地之日人，有爲捕虜者。千島方面，擇捉島，亦頗受俄人之虐待。日本與俄國之衝突，宛如今日太平洋問題，日本與美國，常相齟齬。當時以勘察加爲中心，俄國之極東勢力，實爲與日本衝突之時代；其衝突地點，則千島與夫庫頁是也。

松田傳十郎，更進而至莫西利亞，此處顯然爲奧洛古與史美倫格雜居之地。更北上至奴台海峽，至此則已全無蝦夷，惟有基里亞克及奧洛古。觀當時地圖，亦云繼此以往，皆爲山靺人之風俗，此圖爲安政年間出版者。松田氏自奴台更向北行，至那資谷，自此西望，與山靺極爲相近，即沿海州之沿岸矣。附近海岸，潮落

時，則岸上一帶，海草叢生。松田氏更進而至拉資加，欲再北上；而海草腐敗，不可插足，陸行亦頗不易。此地爲曼谷河（當時呼黑龍江曰曼谷河）之出口，泥沙沖刷，海水頗淺。松田氏於此處，似較間宮氏先見庫頁爲離開之島也。從拉資加不能復前，遂以之定爲國境而歸那資谷，時尙未與分途之間宮氏相會。翌日，將返奴台，而間宮氏乘舟適至，互慶平安，同歸白主，乃返宗谷，以其顛末報告於長官焉。其時間宮氏所取途徑，即今日架設鐵路之地。蓋自科穹那至馬奴之道路，當時已爲官道；幕府官吏，巡視庫頁時，亦由此道而行。松浦氏補注之『唐太日記』中，即載此路。氏由馬奴經海岸直至知牀岬，自此以往，則波浪極惡，終不能行。不得已，循故道返馬奴，其地最近西海岸，即由其地越山而至西海岸之那育洛，以舟追松田之後。在那資谷與松田會合，如前所言，同歸宗谷。松田氏之工作，我輩不能不表示敬意。其時適在拉貝爾氏乘法國軍艦，測量庫頁近海後七八年；是時歐洲之形勢，方爲拿破崙威脅外國，侵入莫斯科之前後也。

其五 間宮氏東韃地方探訪計劃

松田、間宮二氏，既探險而歸。當時之長官謂間宮東海岸方面，迄知牀爲止，尙有疑點，若當探其前途。間宮再奉命而行。其時命之者，謂必往東海岸；不知何故，乃向西方。經第二次之探險，當時庫頁之海岸線爲如何狀態？泊船處狀況如何？其面貌猶可彷彿。此次爲文化五年七月十三日，間宮氏一人，由宗谷出發（所乘自爲小舟），與前相同，亦至白主。十七日乘蝦夷船至通諾地方。八月三日去通諾。十五日抵育那，二十五日行。九月三日抵托資修古。觀當時所記述，謂土民全非蝦夷，而氣候日見寒冷云。九月十四日，復返育那，以就

此空歸，殊爲可惜。乃定目的，待海中結冰，渡冰而出東韃；但結冰甚遲，欲進不可。其時自白主帶來之蝦夷六人，有四人欲歸，縱使歸去。率留者二人，久居非計，乃陸行而歸通諾，在此處度歲；直至文化六年正月二十一日，住於此地。至二十八日，復整裝北上。二月二日，抵烏西育路。自此深入，即屬滿洲。從行之蝦夷，無言願往者。乃擇最勇敢者一人自隨，餘悉遣去。雇土人五名，四月九日抵奴台岬。此地有基里亞克人三家，住此地約有六十人。自此地起，海已結冰，不能行舟；直至五月七日，留於此地。自烏西育路所雇之土人，又憚於遠涉；乃於此處雇一基里亞克人爲導，於是從者安堵。於五月八日出發，乘基里亞克舟而往山靉方面。據其記述，所乘舟非庫頁土人所造者，而成於古爾台人之手。古爾台者，即高里特人之謂。在今日，自黑龍江之馬林可克至阿穆爾上游之土人，大抵其船係購自高里特者。庫頁土人所造之舟，脆弱不耐波濤；故間宮氏記其所用者爲高里特所造之舟。於是乘舟而向山靉。十日抵伊克他馬，從人又怯於前進；更備土人一名爲引導。十二日抵諾尼阿。自奴台至此，與東韃地方即沿海州（今之薩哈連州）相對，最爲接近。海峽極狹，而潮水悉南流；其間雖有潮路，但浪不甚高，雖扁舟亦宜於進退。諸君或所夙知。土人往還黑龍江與夫庫頁，均於此處對渡。自更北，則北海漸濶，潮水悉往北注；浪高時，不能行船。無已，乃欲越山而出東海岸；從人皆不聽其言，不獲已，返舟。十九日復歸奴台。時從者六人，食糧將盡。從人亦復思歸，於是解雇。

其六 自庫頁出發經加姆喀塔——牟西——塔八川——哈爾馬

間宮氏暫時住於奴台會長曰古尼者之家中，爲之汲水採薪；且助其從事漁業。爲會長之妻所識拔，助

其操作，漸得信用。間宮氏乃由其妻言諸會長，謂欲往東韃一行，答謂無傷，惟此行定多困難，不如其已。但間宮氏百折不回，必求一往；於是漸得其許可，謂既然如此，則滿洲有官署地曰台倫者，將往交易，可附舟而往也。

間宮亟盼出發，有一刻千金之想。其時所聞者，爲東韃地方之俄境，果爲如何情狀？則此島四面環海，不與大陸相連。在東韃地方，住有高里特、基里亞克等諸色人種。湖曼谷河（黑龍江）而上，於台倫地方，有官署，交易頗盛云。台倫之官署，果爲何人所立？究在何處？益足喚起其興味，亟欲往觀。至六月二十六日，乘山靱船，出發奴台岬，對渡至東韃，蓋即乘高里特舟而行者也。其時同行者，有奴台之基里亞克人男女四名，烏雅克多之男子及小兒三人，合間宮氏爲八人。山靱之船，長約五尋有餘，濶可四尺。行將渡海，而當日風色不順，潮路大惡；一葉小舟，不能保其無事，遂折回至拉加岬。留此者五日，時間宮記述如下。謂：『此地雖在三伏中，而風來甚冷；濃霧濕衣，如雨中著簑笠然。此地不產魚，留此數日之中，大抵以海苔草根爲食；故腹中疼痛，心氣衰弱』云云。七月二日，風浪漸平，於焉出發；但霧深咫尺莫辨，不知所往，而漂泊於大洋之中。行約十八里，抵東韃之舊泊地方，即今之薩哈連州。由此沿岸放舟而南，至一處曰加姆喀塔。此地潮流亦頗迅急，浪湧如山。乃冒萬險南行三里，而至拉加馬基。停舟於小灣之中，以待潮流和緩；至日暮始行，約六里，泊於亞爾古埃，於海岸造成假屋。入夜則曳船上岸，藏於其中，以免爲風波所破壞。浮舟入水時，非常困難。此處有三灣，即今之台卡司脫附近。今日軍艦商船避風時，台卡司脫，較庫頁之亞港，尤爲安穩；自古附近土人，皆以此爲停舟之

地。間宮之船，於三日去亞爾古埃，自妥烏西經過脫埃加塔等處，而泊於牟西地方。四日，卸去船中一切什物，曳船上岸。間宮所記者，謂：『自加姆喀塔起，岩石之海岸約三十六華里，潮路險惡。泊船之地，惟有嚕嚕加馬基、亞爾古埃及牟西三處而已。』間宮氏於其中獨選牟西。但地無人家，惟曳船上岸，甚爲便利。海中有魚，可以得食。此地蚊虻極多，撲入口鼻，宛如撒糠，異常可厭。此即今日台卡司脫附近是也。此處人船輻輳，其原因在土人頗爲公道。今日自雞棲湖至台卡司脫，斬伐錫赫特山脈之針葉樹林而成大道；但昔日樹木繁茂，直至近時，無由橫斷。以一八〇〇年之事實而論，自台卡司脫至北方之牟西，由此往黑龍江下游，庫頁及沿海州土人，往來其間；而間宮氏所經道路，則錫赫特山脈漸至北方，遂與黑龍江平行，發達爲低丘，氏即通過其最低之處者。其地維何？即台卡司脫之北方，較往台卡司脫處，尤爲低下；自牟西曳起獨木舟而往者，尤爲合宜。曳獨木舟上岸，取去什物，成爲空船，肩之而過塔八嶺，即入雞棲湖。據間宮氏所記，五日荷牽上之舟，越三四華里之山路，至一小川，稱曰塔八河者，浮舟其中；歸而負擔行李，載入舟中，是夜即泊其處。又謂：『東韃所屬夷人，固不待論；此外東南海岸四百餘里間所住韃夷，至台倫交易者，皆至此處，曳舟上陸。此處山路，皆爲大道，雖夏日往來不絕。』即一過塔八嶺，有河曰塔八川，曳起之舟，浮入川中時，順流入於雞棲湖。湖與黑龍江連絡，立即可以出江。間宮氏即經由此道。且謂觀當時來此之土人，有卡加拉、奇蒙、蝦夷等；住於圖們江流域北方之土人，於此亦可見之。此大抵由波寨方面循海岸而來者。舟行至雞棲湖半途而泊，此處有基里亞克人村落曰雞棲者，約六十家；大概即今日哈爾馬之基里亞克村，當日即宿於此。

其七 黑龍江本流——台倫

自此以往，即入黑龍江，其時尙無所謂馬林斯克湖；溯江而上，遂至台倫。其時爲七月十一日。至台倫時，所經之路，蓋台倫當今日黑龍江沿岸蘇菲司克之上流，去黑龍江與戈林河合流處，稍在下游之黑龍江右岸。其地有滿洲行署。問宮氏來此之目的，以爲大抵有俄人居此，欲確知其事，故來此處；但其時絕無俄人，惟有滿洲官吏，在台倫署中，受各地土人貢物，而監督其交易。夫然，故在一八〇〇年之初，黑龍江流域及沿海州，爲清朝管轄，其事甚明。台倫官署，稱爲滿洲行署，爲臨時設立者；故其官吏，非終年居此。至氣候較暖之六月前後，有地曰三姓，即在與黑龍江合流之吉林省松花江畔——松花江與牡丹江合流地——此處在牡丹江上游之寧古塔，當隆盛之際，此爲繁華之地，滿洲官吏自三姓乘舟來此辦公；於時各地土人雲集，獻其貢物，開始交易。比及九月半前後，氣候冷時，行署撤銷，吏役皆歸三姓。問宮氏於此事，調查頗詳，作爲一八〇〇年時代黑龍江下游之最初記述，蓋非常重要之報告也。黑龍江流域，非俄國土地，而爲滿洲所管轄，於以知之。行署之於問宮，非常優遇。其行署各地皆有之。雞棲湖之基里亞克村落，即今之哈爾馬。問宮氏寄宿時所耳聞者，謂昔之滿洲行署，在雞棲湖；其後以次移往各地。問宮氏在台倫，蓋曾留七日也。

其八 歸途之亞琿河口——帝爾之石碑

七月十七日，問宮氏去台倫，沿江下駛；謂其時在江中見白鯨，恐係白鮫之誤。其記事中有謂有白蟲，其狀如蝶，成羣而來，飛入釜中，進膳頗感困難。漸次下行，江畔有土人，不類基里亞克；自包爾地方以下之夷人，與

庫頁之史美倫格相同云。所謂包爾，即今之泊爾。氏又至帝爾丘陵之下，此爲亞琿河與黑龍江相合處。丘上有明朝奴兒干都司故蹟，又有永樂與宣德二碑之處。永樂年間明朝隆盛時，於此建觀音堂，爲奴兒干都司防地，成爲黑龍江流域及庫頁等中心。永樂碑文，漢文、女真文、蒙古文並列。據碑文所載，永樂初，明朝曾伐庫頁，而知庫頁之爲海島；故庫頁之爲島嶼，中國方面早知之。庫頁既爲明所征服，故庫頁之基里亞克及蝦夷，均爲朝貢。觀康熙、乾隆時代文書，則庫頁之爲島嶼，判然無疑。惟日本人及西洋人未知；而中國人則自昔已早瞭然矣。問宮氏過此地時，謂有石碑。其次則所記入者，爲俄人循紅果河（即亞琿河）而下，至此建屋，而爲滿人所破壞。此處即前年巴爾丁珊自廟街逃來時所遁入之地也。

黑龍江自哈巴羅甫喀至河口，其間有二大支流，一爲戈林河，一即亞琿河；而亞琿河尤有意味。明代於此河及黑龍江合流之處，設置都司，誠非偶然。此處在考古學上饒有興味者甚多，以時間所限，茲不具述；且與問宮氏無關，故從省略。惟問宮氏自黑龍江下行時，從舟中望見石碑，但未登岸觀之；而此處之碑，要爲問宮氏所最初發見者。俄人於一八五四—五年探險後，始發見碑文；今藏海參崴博物館中。問宮氏此後即順黑龍江而下，至河口出海，復歸庫頁。

其九 問宮氏與人類學之關係

以上爲問宮氏事業。以此觀之，當時自黑龍江下流，至庫頁之狀態，可以瞭然。俄人於此處絕無關係者，以康熙二十八年即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條約之結果，俄人不能闖入此處。俄人入境，在一八五四年以後。一

八五四年，爲黑龍江地方與沿海州方面，可以特筆大書之時代。蓋即牟拉維氏爲哈巴羅甫喀總督之時，在其計劃之下，而行黑龍江下流之探險，自四年至五年；其後復續行二次，此爲我等學術上所不能忘者。最初之探險，爲一八五四年，修倫格氏爲總裁，受俄國大學院之命而行者；又其一則在翌年，馬克氏爲總裁，由聖彼得堡地學協會所派。此二探險，大足注意。自此以後，有此極大影響之探險事業，俄政府未嘗行之。試繙與黑龍江地方有關之書，例如日本參謀部出版之地誌等，即引用馬克氏之圖；大概不問何書，無不基於馬克及修倫格之研究者。惟修倫格氏之探險，雖早於馬克氏一年；馬克氏報告，當時即經出版；而修倫格氏之報告，則直至明治十七年始出。故從前所引用者，皆馬克氏之書，附有精圖。此等足資紀念之大探險，實後於間宮氏四十年；以歷史言，間宮固較早四十年也。

由此以觀，黑龍江下流之報告，以間宮氏所書者爲最古；其後爲修倫格及馬克氏。二氏當探討阿穆爾下流時，曾携有間宮氏著書，此實大可注意者。蓋自間宮氏著有『東韃紀行』以後，一聞宮氏探險後二十年，其書由西鮑爾脫氏翻譯，載諸本國之『地理協會雜誌』；而黑龍江下游正確之知識，遂傳播於世界。此書翻譯以後，當時歐人之所謂好奇心，大爲發動；而如修倫格及馬克氏者，亦以間宮氏書爲比較，雞棲湖在何處？何謂塔八嶺？由此以觀，則間宮氏之所從事，實多趣味；於黑龍江下游之探險，實較世界着其先鞭者。俄國亦不過在四十年後，始行着手。即間宮氏探險後之四十年間，黑龍江下游之狀態，意當與間宮氏所記者，絲毫無異；在修倫格及馬克以後，既入俄人之手，則其價值，與間宮時大異。觀此，則知現今黑龍江土人村落之狀

態，以及其他一切，取而比較，非參考『東韃紀行』不可。當時東韃地方，日本人雖懷疑慮；而俄人勢力，初未及於黑龍江方面，以此可得而知之。興思及此，則由問宮氏之個人，而當時黑龍江下游土地之狀態，盡情表暴；吾人之於問宮，不能不致其感謝。又氏所調查，有『北蝦夷圖說』，蓋圖記庫頁土人，即基里亞克、奧洛古、蝦夷諸事者。作爲人類學之調查，此亦先進；修倫格及馬克之調查，皆在其後也。

自問宮氏以後，由日本人之手，記述此等土人事項者不少。由此思之，則基里亞克、奧洛古、蝦夷等人類學上之研究，不必盡屬歐人居先；而今之日本人所有文化，亦決非由歐美之文化而進步者。蓋先輩之著書，不可不讀。試思德川時代前輩諸君之辛勤慘澹，吾儕對之不能不有肅然起敬之念。以余而言，所以研究此類故實者，實欲使先輩所經營者，致之活用；而彰顯昔人之功績。述問宮事，並致其感想云耳。

終

Geography Series
TRAVELS IN NORTHEAST ASIA

By
 TORII

Translated by
 T'UNG ÊR HO

1st ed., Nov., 1926

Price: \$1.0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回(地理叢書) 東北亞洲搜訪記(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日本鳥居龍藏

譯述者 湯爾和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A541 212 0003 7139B

少年史地叢書

本叢書或用遊記體或用筆記體敘述各地的歷史地理風俗人情及物產風景等極饒興趣今將已出版者備列於下以供採擇

蘇格蘭小史	一册	三角	意大利一瞥	一册	三角
人類的故事	上册	七角五分	瑞士一瞥	一册	三角
俄羅斯一瞥	下册	九角	瑞典一瞥	一册	三角
世界著名探險家	一册	四角	澳洲一瞥	一册	三角
蘇維埃俄羅斯	一册	三角五分	南美洲一瞥	一册	三角
埃及小史	一册	三角	高麗一瞥	一册	二角
羅馬社會史	一册	二角五分	緬甸一瞥	一册	三角
羅馬小史	一册	三角	南非洲一瞥	一册	二角五分
德意志一瞥	一册	三角五分	東三省一瞥	一册	三角
希臘小史	一册	三角	法國革命史	一册	三角五分
希臘一瞥	一册	三角	法蘭西小史	一册	三角
比利時一瞥	一册	三角	法蘭西一瞥	一册	三角
英國一瞥	一册	四角	日本小史	一册	三角
			印度小史	一册	三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英文 歐戰時代世界史

洋裝一冊
一元五角

本書共分四篇(一)戰前歐洲之情形(二)戰事之各方面(三)大戰之結束及國際聯盟之起原(四)東亞各國與歐戰之關係對於中國日本尤爲着重全書用淺顯英文描寫以供我國青年學子研究之用書中插圖極多亦爲其特點之一

參觀歐洲大戰記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順德黃慎圖博士通六國語言文字以私人資格赴歐洲實地參觀戰事由西比利亞而俄而奧而德而法而英如世人盛傳最近之末斯河戰事與登堡戰事聖康丹戰事博士皆躬歷而目擊焉最後由英北海航空而達俄都閱時數月於此次戰事之主因及兩軍交攻之真相各國國力軍備之比較分章敘述列說繪圖復附當時攝影數十幅實爲是書共計七萬餘言

戰後歐遊見聞記

洋裝一冊
一元五角

莊君后三涉重洋徧歷十餘國特就所見聞輯爲是書於大戰後各國政治教育實業風俗及遊學方法均提要紀錄酌加評論實爲教育家實業家絕好參證之新材料

